

社会人·拓荒人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人/闫成,跃燕,土夫,敦煌著. —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1.12

ISBN 7-5387-1600-9

I. 社… II. ①闫… ②跃… ③土… ④敦…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084210 号

社会人

作 者 闫成 跃燕 土夫 敦煌

责任编辑 邓淑杰

责任校对 邓淑杰

装帧设计 赵 兵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电话 5638648)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 北京市书林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 690 千字

印 张 36

版 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2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87-1600-9/I·1533

定 价:(全三册) 79.80 元 (单册定价 26.60 元)

引 言

在我的故乡洲上,与童年好友万富文相见,真是百感交集。这位人生颇为坎坷的中年人,初婚两年丧妻,到了五十多岁再婚,我原以为那定是个幸福美满的晚婚,殊不知恰恰相反,却是让人肝胆俱裂。记得我与他相遇的那天晌午,阳光明媚,故乡的盛夏季节是最美丽的,田野里的庄稼,宅基地里的菜蔬,村前屋后的树木,一切都蓬蓬勃勃。我对老母亲说,要烧八菜一汤,等待他的到来。但家里亲友都悄声告诉我,万富文的婚姻是很特殊的,他们讲述了大概,就惊了天地泣了鬼神,奇怪,陡然间,就刮起了狂风,下起倾盆大雨,足足落了好几个钟点。

不过,到了下午,风停雨住了。太阳复出,天空中霞光万道煞是美丽,家前的大河涨满了水,映着村庄的房屋与树木,显得格外清新,特别让我惊讶的是,在树梢上停着一对羽毛亮丽的黄鹂鸟儿,一动不动地注视着远方的田野,在阳光下透明得如同一对玻璃翡翠鸟儿,那种情景只有在梦里见着……就在这时,我的好友万富文骑着一辆摩托车从万村赶来了。我迎出屋去,一时简直不敢认他,十多年前回故乡见过他一面,如今花蓬叶茂又逢君,他却显得又黑又瘦,肩膀佝偻,苍老了不少,惟有那双长长的眼睛还算有神,那八字眉倒挂着,显得忧郁,那薄薄的双唇上含着笑意也是十分勉强的。他郑重地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张红色的结婚请帖,然后,一颗泪水就掉在上面了。

这次我回乡两月,几乎每天都与他在一起。他一改童年时那

种谨慎寡言的脾气,对我滔滔不绝地叙述他的往事。他说在洲上人当中恐怕没有一个人有着他那样痛苦的精神历程,一个人到世上来走一遭,恐怕难免波折,但感悟坎坷使他懂得了人生最大的敌人是什么?我听后眼睛为之一亮,我想把它写出来或许对于自己和别人还是有用的。

下面便是他对我的详细叙述,断断续续地从秋天叙述到冬末。直到两年后的春天,我才把它整理成稿。是为引言。

第一章

于是我为过去的悲哀再悲哀
忧郁地数着一件件痛苦往事
把多少叹过的叹息计算出来
像没有偿还的债务，再还一次

——莎士比亚

田野上的雾怎样形成？树林的风怎样让树叶簌簌？朝霞何时显露端倪？现在叙述我是怎么会爱上弟媳妇桂花的，这未必是它的真正开头。

那阵子，正是我女人驾返瑶池不久，我患了病。每当黄昏薄暮时分，我总喜欢依在大门口，或者坐在门槛上，呆望着西天的坠日。太阳正从那一片广袤的田野上沉下去，最后剩下的就是家父戴的帽子上那红珠玛瑙的一点。起风了，树梢起舞着无数只黑鸟，那是先辈的亡灵。两只大雁从我的头顶飞过，纸鸢似无声地飘落在太爷用金条置的十多亩的地里。我看见在暮色里有了穿蓝褂的女人向我走过来，我想上前招呼她。我知道那是我女人正从地里干活回来，我要赶快回屋替她沏茶。

我从门口转身回到堂屋里，在罩子灯的亮光下，我把表兄从上海带回的龙井茶罐取出来，揭开盖，嘴里唠叨着：二娘回来了？我在茶杯里放进茶叶，弟媳妇桂花随即就把热水充了进去，

说：我替你泡，当心烫手！这时，我的梦就醒了。我看到桂花站在我面前，脸上像水波似的荡起笑花，我心想：她怎么待我这么好？

她倒罢茶，还对我说：你是先喝茶，还是先吃饭？我说：那就先吃饭。她去灶间端饭菜去了，碗碟发出叮当的声响。我又跑到门口，天色更暗了。镰刀似的月光已挂在树梢头。在冥冥中，我想怎么就看见二娘了呢？人都说世上是没有魂灵的，可我会看见她的身影？精神也是物质的反映，如同蛙的存在让我听见了蛙鸣。

桂花画眉似的圆润而清亮的声音又响在我耳边：二伯，回家吃饭^喂！而我头脑里依然想着二娘。应该说，二娘她是死了，唉，可怜的二娘！我再次回到堂屋，跟弟弟富贵、弟媳妇桂花还有侄女桃一起吃晚饭，一点儿也没滋味。我总想着：要是二娘活着那该多好！我总觉得饭桌上她也在吃饭，她还是穿着那件蓝褂子，头发虽像马鬃似的细长总收拢在一个光洁的巴巴髻里，显得既干净又体面。她总跟桂花一样，吃饭吃得飞快，最后一个上桌，最先一个下桌，然后就忙着倒洗脸水，那热乎乎的毛巾照例是第一个给我用的。不知怎的，这两天，我头脑里怎么都想着她呢？也许是开春了，我父亲说过，“春日多梦”。我的梦从夜晚延至白昼，没个尽头。

桂花他们还在用晚餐，我躲进自己的西厢房，这下没人来干扰我的思路，可以让我畅畅快地想念二娘。

我又见到了那竹园里的草屋，我听见我在那草屋里呼喊二爷的声音。她在被家父锁上铁链的日子，我似乎变成了一只鸟，也只能叫唤一个声音：二娘，二娘，这是一种多么奇怪的声音呢！我只觉得这时的头颅爆炸了，疼得使自己要疯狂起来。突然，从天井通往西厢房的门像被风吹开似的，在油灯下我开始见到的仿

佛是桂花又仿佛是二娘那张圆脸和那炯炯闪亮的眼睛，她拿着药碗对我说什么……我仔细看，不对！哎呀！是二娘回来了，我喊了起来：二娘，我的老婆！你没有死呀！你没有被潮水冲走呀！你回来啦！哎呀呀！我太高兴了！……我冲上去，夺下她手里的药碗，把她紧紧地搂抱在怀里。然后便去关房门。哪知她拉开房门，飞快地逃了出去。我便追出去，却被门槛绊了一下，我摔倒在地……后来是富贵的脸出现在我面前，搀起我，我对他嚷着：富贵！我看见她了！快！去把二娘找回来！她没有死！真的！开始我以为是桂花，其实是她，二娘，她没有被潮水冲走了，活着！活着！哈哈哈哈哈……快去追！……太好了！……后来他给我灌了药，我在床上昏睡过去了……天亮后，他们叫来了医生，我对医生说：我确实见到二娘了，不是桂花，是二娘，她不是梳短发，脑后梳个巴巴髻，眼边有颗小痣……医生让我安静，不要说话，检查我的瞳孔，检查我的腿脚，又给我做算术题，后来他诊断我为因痛苦过度引起脑颅内病变，是器质性精神障碍引起的神经错乱，并非是精神分裂症，让我们放心。又开了新药，让我静养。

很快，我像做醒了大梦头脑清醒了。清晨鸡鸣时分，我起床，独自一人出门看田头。全家只有我能享受这份自由。那些日子，各村搞军事化，天蒙蒙亮时，村里就能听到一阵急剧的紧急集合的哨音。桂花和富贵从睡梦里惊醒，马上穿起衣服，顾不得擦把脸，从屋角里扛起锄头铁镢，懵懵懂懂地到大场上去集合。而我这个小学校代课老师，可以不凭体力得工分，况且我近来身体就欠佳，就更有理由不参加他们的紧急结合。

清早的田野间的空气像经过一夜浸泡，散发出一种青草的气息，淡淡的晨雾从田野四周飘散过来，向我的脸颊上喷洒着甘露，一种说不出的甜津津的滋味，仿佛能让我这个佝偻着肩膀未

老先衰的“夫子”挺起腰杆。晨雾在曙色里渐渐地消失着，露出那大片的秧田宛若丝绸般地展开去。

在那水田的尽头是条通往长江的柳清河。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的祭祖，关于二娘的记忆应该从那天开始。那天，成群结队的庄户人就从这条河边走过，那是乡村里最盛大的节日了。天蒙蒙亮，各村各户的人都到河岸边聚队了。男人们挑着花担，担子里坐着活泼可爱的小孩，那担挑得旋转起来，孩子的笑声和观看的村人的笑声惊飞起躲在河岸边苇丛里的灰雁。有的圩里则让姑娘们打扮成鱼婆，头上戴花插簪身穿红衣红裤，衣裤都是用金色丝线滚边的；小伙子们便打扮成渔公，头戴两头翘翘的打鱼帽，帽边垂下穗子，红上衣的领口是斜开的，一只袖子插在腰间，与西藏人的穿法有点儿相似。他们手里拿着木桨划动着，渔婆则手捏红手绢儿舞蹈着，嘴里还唱着戏文。而有的圩出舞龙灯的人马，犹如从柳清河里钻出了一条蛟龙。还有挑茶叶担的人，穿着唱戏的衣服，一手执扇，空手肩担，担上前后各有十盏灯，挑担人就那么晃悠着，转动着，确有玩杂耍的本领。最引人注目的要数在队伍最前列的担菩萨的人们，他们头扎红巾，面孔肃穆庄严，手执贴金纸的棍棒、铜球、刀箭，在阳光下闪着雪亮的光。他们是保驾菩萨的人，他们在观看者的眼目里也成了菩萨。一个个都恰似菩萨庙里的护卫金刚威风凛凛。当开道者鸣响铙枪后，全身着红的跑报者便冲向前来，他带着有病的人，和穷苦的人，跑到菩萨面前磕头还请，他们把家里最值钱的东西，或烛台，或香炉，甚至一只瓷缸，一只瓷碗上供，这便是对菩萨献上的孝心。他们呼喊着的，跪在菩萨面前，哭得死去活来。

——菩萨呵，你还我一对眼睛吧，我眼睛快要瞎了，叫我怎么过日子呵……

——菩萨，救苦救难的菩萨，你让我可怜的丈夫从床上起来

吧，他才三十岁，阎王不该收他去……

——菩萨呵，大慈大悲的菩萨，你让我媳妇生一个吧，老天爷，我求求你，我媳妇怀了十胎了，哪天才能生一个呢？

——菩萨呵，今年再不能旱了，蝗虫又要来了，菩萨，行行好，给我们打点粮食吧……

那哭喊声，像大出殡一样，把来祭祖的外乡人也感染了，他们嘴里叨叨着：造孽，造孽，泪水就滴落在新衣新褂上……

我就是在这美丽、神圣而忧伤的日子里，被我家父与二娘的家父于嬉笑之间，与二娘定下终生。我那年才四岁，二娘也是四岁，我们被一个壮实的穿红衣的汉子挑着。我剃着桃子头，她头上扎两个尖尖角，我们的脸上都抹着白粉，嘴巴上擦着胭脂，眼心间还点着圆圆的红点儿，也许因为我们俩脸蛋儿长得胖，就被人围观着，说我们俩就像年画上的老寿星身边的两个手拿蟠桃的娃娃，太活泼可爱了。我是木讷的，而她却是那么大方，还不时地对人作眯眼，逗得大人们乐个不停。我父亲与她父亲也相视而笑。我父亲是个瘦脸，平时总是板着，但那天在太阳下，他那双小眼却像两条柳叶鱼那般游动起来，笑道：就让他俩成夫妻吧。美事！美事！她父亲用手托托圆圆的眼镜也连连点头。于是家父就决定了我们以后的一切欢乐与痛苦。

我跟她是同在一个小学校里读书的。但我五岁始，已受家教。那时，父亲因为在上海的钱庄歇业，他那双细长的眼睛就眨巴个不停，终于决定把大半辈积攒的钱托上海的舅父买了美国发行的债券。开始明说到期用美金兑现的，所以他想美金是靠得住的，债券当即被抢购一空，后来美国人又说到期是用国内的金圆券兑现的。那时金圆券每天在跌价，父亲赶快给舅父打电话，让他把债券卖掉。但已损失不小，他把大部分钱赶紧投入国生棉纱公司。但那老板携款而逃台。父亲从此对在外做生意失去信心，

便回乡雇用些短工靠种田为生。他回家后，像私塾老师那样对年幼的我进行填鸭教育，每天要背诵《四书五经》，这样，当我读小学时，我的语文水平甚至超过了老师。于是，她就时常来问我生词造句啦，一词多解啦，等等。我自然对她悉心讲解。我们头靠近头在课桌前，班里就有人唱起了顺口溜：

三月蚕花黑白瓣
开瓣收瓣几时间
天暖一脱小青袄
胖胖娃儿蹦出来

二娘姓施名小青，那诗自然是为我俩而做。初小学生自然胡诌不出，不知是哪个下作的长者。同学就围在我们俩旁边唱着、嚷着，她倒是不怕羞的，就直刮着自己的嘴巴，大声嚷着：你们羞不羞呀！我则急得哭了，去报告老师。

光阴似箭，很快地进入六十年代。那时我跟她都成了人民公社的两名社员。由于我一心想报考北大中国古典文学专业的梦破灭了，那时，我心灰意懒，只能在家捏锄头把。但我一直多病，身体很差，便跟小学校校长说情，好不容易成了一个代课老师。父亲仍然在花他解放前积攒的钱，在家里是个游手好闲的人。他每天必读《纲鉴》（一部以帝王观点记载的历史典籍），并继续对我传授中国历朝历代的至圣要旨，期望我能持之以恒钻研下去，以后能著书立说。对于中国古人的道德文章，我接受了很多。以至在我结婚时，父亲要求我能按传统婚俗来操办，我也未曾反对。施小青做新娘那天，穿着一条的确良西裤，当时是最为时髦的衣料，便在通往厨房灶间的劈柴上跪行而过，在众人的欢笑声中，她咬着牙进入了厨房，那双膝上早已烙上了道道血痕，血沿

着两裤滴下来，众人捂嘴在笑，以为是新娘月经来潮了。她还是装着笑脸，进了厨房，边搅淘米缸边唱那首百年不衰的吉祥歌：歪水缸里搂搂稠，养条猪子大似牛，杀了八担肉，熬了九担油，一年到头不要买猪油……

就这样，她进了我家门。我们的婚姻在当初可算是可以的。我清楚地记得：我平时一直对她没有什么欲望，但当我在新房里揭开她头遮的红布时，她痴痴地对我微笑着，像一朵艳丽的花朵绽开她那最初的最新鲜最迷人的花瓣。我的心开始有点迷乱。当她躺到婚床上，那红木床上镌刻的鸟儿，在红烛里闪闪发亮，那床帘上方垂挂的彩穗儿和香包都散发出馥郁的芬芳，我的手抚摸着她的身体，就有了想解开她的衣服的欲望。在幽暗的烛光中，我突然见到她那洁白如玉的肉体，我霎时觉得有点儿晕眩，她蜷缩在那儿，用双臂遮着自己的双乳，曲着腿遮着自己的下部，结果那胸脯则显得特别的丰满，那腿连着臀部便像山峰似的突兀在那里，更引起我要揭开异性秘密的欲望。平时显得斯文的我，一下变得不可思议。我不费什么气力掰开了她的双臂，幻觉中仿佛用我自己的双臂代替她的双臂，我的双腿代替她的双腿，我们完全连接成一个人了……老人说，蛇的交配时间最长，那么我们就像两条蛇紧贴在一起，一夜我的性欲起了三次高潮……我庆幸对她意想不到的深厚情感，我深信到了明年春天，我准能看见她那挺起的肚子，那将给我父亲，给我，带来无比的欢欣。

二娘依然每月见红。对于我倒没有什么过多的负担，如今婚后两三年生儿育女的不乏其人。但父亲却是十分焦急。他时常对我说，常言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几乎没有一个正常人，结婚不是为传后的。他一直在我身边嘀咕，使我的精神也不安起来。我对父亲说：我在小学校听到一位老师说：河蚌是大凉的，不可多吃，吃多了婚后便会绝育的。当时我听罢也就过去了，而

现在我婚后一年多未能有后，岂非河蚌之故呢？我在十六岁时曾染过一次眼疾，眼睛红肿得如桃子一般，半个月也退不下来，母亲那时还在，说这是内火太重所致，便一日三餐只吃河蚌，后来眼睛就消了肿。母亲怕我还会复发，继而不停地食用河蚌。会不会……

父亲阴沉着脸说：你不要胡说八道，哪有吃河蚌的就没有嗣后的。昏话！听算命瞎子的，持之以恒。

唉唉，我们在期盼嗣后，哪知二娘不久就疯了呢！……

二伯——回家吃饭呀！——桂花的喊声打断了我的思路。她站在我的后面，那双麻雀似圆圆的眼睛朝我直转悠。她双手往后一背，打量着我，嘴一抿，笑道：我看你在看柳清河，我知道你又在胡思乱想了！对吗？

没什么，没，没……我是出来透透空气的。

回去吧！我跟富贵都从地里回来了，看你还没回来。

今天……出来功夫长了点……

昨夜睡得还好吗？她斜着头问我。

好，好，梦都没有。

我可是有许多许多梦呢！她对我笑道。

还是有梦的好呀！我说。

我跟着她回到屋里，见她早已把早饭都张罗好了。她从铁锅里——替我、富贵和她女儿桃盛粥。我弟富贵的一只脚就搁在长板凳上，显得气急败坏的样子。反正，这些天，他总是这样，不知为什么时常发火。他嘴里总是叨叨着那句话，我们家小土地出租，成分不算高，父母临死前看病花完了积蓄，现在我们家算得上贫下中农了！在生产队当不上队长，担任个记工员也不够格吗？多几个工分也好呀！

唉，我解释着，父亲过世了，按说兄嫂应该支撑这个家。要

是你嫂子在，她身体原本是极好的，她能像男人那样，一天干八九个工！可她……

我弟砰地又把饭碗往桌上重重一撂，骂我也像疯了似的，叨叨二娘怎么没完没了的。

我总是忍着。不过，那天晚餐时我忍不住地用眼睛瞪着弟，我说我心里难受，我不说想念她，我就觉得对不起她，老天也给我张个嘴巴。我知道自己对我弟的态度也是凶狠的，不然我的双眼里不会涌出泪花！

桂花那双明亮的目光朝我们俩扫了扫，然后，她那嘴巴朝丈夫撇了撇，对我说：二伯，你心里有苦，你就吐出来，心里可以舒坦些，啊？然后她就托着那蓝边碗旋转着，呼噜噜地喝着玉米糊糊。

我简直对她感激涕零了！古人说见善自存，见不善自省，人应有忠恕之心。我认为这到一百年后也是不错的。我不能在心底积压自己的恶行，那时自己以为在行善，后省悟过来委实行恶，于是罪恶宛若毒蛇天天都在吞噬着我的心，我要把它吐出来。我没有脸面向村人去刺刀见红，但在家里关着门，我向你们自责、忏悔我的罪，难道是不应该的吗？

我说我该让全家知道，二娘是怎么疯的？这就要先说她的父亲。她父亲平时是个极为慈爱的人，戴一付轻度近视眼镜，脸皮白嫩，一付温文尔雅的样子。他在镇上做布店生意，但也逃不脱一九四八年春那场“全洲动员抽壮丁”。他躲进了施家圩的苇丛里，就此失踪。解放后突然出现在洲上。由于有文化又在城里做过小生意，能算得上有能力的人，进了乡政府当上了统计员。但村里人都不知他平时为什么爱看侦探小说，那姑且作为他的兴趣吧。“文革”要清理阶级队伍，有人反映情况，说他平时人很正常，怎么会对×××说，他是受人委派，有一项特殊使命要完

成，要把对面长江当中小山军事布防摸清楚，一定要摸清楚，有个组织等着要，至于什么组织我也不能告诉你。公社马上组织人员进行调查，证明他不只是对一个人讲过，居然对江边好几个船老大都说过。特务活动怎么会这样明目张胆？他平时是极严肃的人，也决不会开这么大的玩笑。这样他被定为特嫌进行审查。在被关押的日子里他对此供认不讳，而且他还说他曾经好几次要乘船到山口去侦探情况，后来没有成功，便画了个地形图，标明山口位置，等他完成了山洞调查，他要把情报都报告给国内联系人×××，然后由他的联系人交到苏联去。他托托那琇铎架眼镜说：一切如实招供，你们判我多少年，我没有怨言。他岂非精神失常了？但调查下来，他确是个正常人。这真是件奇案呀！

这事在洲上掀起轩然大波。没想到在施家圩深藏着这样一个货真价实的涉外特务。为了查清他的罪行，在一天清早二娘就被捉走了。她被关押在公社的会议室里，清队办公室的头头亲自找她谈话，让她提供其父其它罪行。她就是不开口，于是她被剃成阴阳头带到万村祠堂来接受批斗。以前祠堂是惩处家族逆臣的地方，现在又在惩处一个民族的“忤逆者”了。那里原有的菩萨、供桌、幕帟、匾垫、关公像、家谱等等均被砸“四旧”化为灰烬。四周几间居住远道而来的祭祖者的房子都是空荡荡的。这会儿，潮水似的人把祠堂挤得水泄不通了。她被绑着，对众人说：我只晓得我爸解放前夕参加过地下进步组织，他不可能是特务！我在一片口号声中走上了台，我下决心要把她解放出来，我对她说：二娘，我是富文，公社领导找我谈过话，要你承认父亲的问题，你若是愿意与他划清界线，他们马上就放了你，要是你顽抗到底，我就与你一刀两断，离婚！

顿时，我看她像一个纸鸢那般摇晃着，就咚地跌倒在祠堂的方砖地上。那些口号声，她也许没有听见。她昏迷着，被他们抬

到办公室写材料，她却是一句话也没有。中午、晚上有人替她送来饭，她也一点不吃，连水也不喝一口，就这样她在办公室的小间里关了几天，等他们送她回家时，她已经疯了。她的双眼发直不认人，却总在傻笑。

想想吧，就是我在会上那要与她离婚的几个字，就像几颗子弹，把她一下击倒了，把他的精神的弓弦打断了。人本来是靠这弓弦生活着的。我当时怎么能知道，我的罪孽是如此之大，在顷刻间就能让一个有七情六欲的人，一下失去了理智。我竟然是如此残酷，让一个正当青春勃发的善良而美丽的女人一下变成不省人事的“植物人”，后来又变成了疯狂的“动物人”。二娘，如果你在天之魂还灵验，那么你就像雷公那样对我发出惊天的吼声吧，像雷婆那样执起锋利的宝剑，一下把我劈死吧！劈死吧！我这个万秀才怎么变成了一个刽子手呢？我为什么会那样对待你，我总不能跟一个苏修特务划不清界线呀，再说那时人们一边在批判封、资、修，一边却是那样本能地遵从：从命而利君谓之顺，从命而不利君谓之谄，我能逆领导的旨意而蠢动，成为谄君的小人吗？

我说着，早已泪流满面。而在堂屋里，桂花则低声地啜泣着。我知道，只有善良的人，在这种时候，才愿为我的罪过流下热泪，发出泣声，那便是分解着我的痛苦。我被别人认为是有罪的，我心里才觉得坦然一些，我听到别人的哭声，才在心灵中感到别人也许也宽恕了我的罪过。这时也许罩子灯里的油干涸了，或许夜风越刮越紧，那光线变得越来越黯淡，但我眼前西厢房墙头的那巨大的桂花树的阴影却越来越明晰，摇晃得更加剧烈。二娘呵，我是知道你是有灵的，你是在伸张自己的不幸呀！……

堂屋里，我弟那巨大的身影站了起来，显得不耐烦地说：好吧！你的怨与苦也吐了，以后你就别再叨叨你的二娘啦！听见

嘛！

我愣愣地看着他，我不知他为什么要对我这样。我说：桃他爸，这，这不是我罪过的全部，关于二娘……

他狠狠地看我一眼，说道：疯子！你也是疯子！这些话你再提，不觉丢自己的脸吗？

我不再吭声。

桂花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他把烟蒂往地上狠狠一摔，回屋睡觉去了。

恼人的春天的夜晚，我喜欢到竹园的草屋旁徘徊。竹园对我来说是个魔鬼的世界，弯月儿在云层里如同一把镰刀，随时随地都会坠落下来，斫到我的头上。在夜风中那竹林浓浓的影子无论哪一团都像二娘对我伸出的巨大的双手，她要卡死我，而我明知这样，却愿意受到应有的惩罚。我随着自己的影子向竹林的小河坎旁走去，站在那儿，想象着二娘当时是怎样从这里投下水去，就此成了水鬼。这会儿，我就觉得在我的背后有一股阴风吹来，推着我，也要让我向前跨去，去同二娘一起做伴。

忽然间，我觉得一阵颤栗，有一双手拉住我，说：二伯，你要干什么呢？我回过身来，见桂花站在我的旁边，依然是笑着，对我说话。我忙对她解释：没，没事，我只是头疼，出来透透空气的。我发现她已不止一次这样盯着我，生怕我会有什么三长两短。

这一次，她却沒有劝我别胡思乱想，而是把散发往耳朵后一掖，微笑道：二伯，你心里还有什么不痛快的，就统统说出来吧，说出来，你的病就全好了。

呵呵！是这样的！我惊诧地看着她，我觉得这仿佛是一个医生对病人说的话。我何以不想摆脱心中的痛苦呢！那种痛苦就像整天要作呕一样，但又呕不出，有一块石头梗在我的心头上，让

我奈何不得。我是多么想把那块石头从喉咙里吐出来呢！我愣愣地看着桂花，这下，她把我的心思可全看穿了！但我又不敢说，我怕说出来她的脸上马上会失去微笑，认为我是个心狠手辣的杀人犯，是存心要把二娘置于死地。而自己又能重媒再娶，所以我还是不说的。可是她那双目光依然看着我，似乎觉得我正在逃避她的目光，心中有鬼似的。那么，与其这样，我还是鼓起勇气对她说罢。

桂花，你不会以为父亲已故世，我能随心所欲地编造谎言？不不，你不是这样的人，俗眼不识神仙啊！

你都相信我说的，全是真的？

你是怎么啦？你就竹筒倒豆全说出来，心里会觉得舒服些的。

我双手捂住脸，我已经没有眼泪了。我羞愧，我自责，是没有资格配有泪水的。但我关照她，我所说的，你一人听了就罢，不能告诉我弟，他倘若知道了会愤恨，会跟我分家的，可我不愿意，我现在怀疑自己有自理家务的能力。

你说吧，我不会告诉别人。

这时我浑身颤抖起来，我不顾一切要把心里的话都倾倒出来。我领着她来到那蘑菇似的草屋前，我说：桂花，就因我当众表示与她划清界线，他们并没有撤我代课老师的职，并让我去县城购买教科书。半个月，回来一看，天啊！二娘已经被我父亲锁在这草屋里了！而且脚上戴着脚镣，这在历朝历代都是一样，只有被判死刑的重犯才是如此待遇。我想起在我去县城前，她只是嘴里胡言乱语的，她时常又是清醒的，她能接受我对她的劝告与解释，我说我这一辈子是不会与你离婚的，你懂吗？她有时笑笑，有时也能点点头的。可是，学校里让我去办事我又不能不去，只有短短半个月，她却已成了一个狂癫的病人。当我父亲打

开草屋的门锁，她见到我时，像一只凶猛的狮子披着头发，狂吼着，一点儿也不认识我了。她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然后就唱起她在小学校里一位爱拉胡琴的老师教给她唱的戏文《黄雀儿》：

知不知对春思念他？

背立在海棠花下……

她一边唱，一边用手做着动作，迥然如同在小学时，登台演出时那个模样，只是她的脚不能跨台步，铁锁在她脚下发出哐当哐当的声响，仿佛是镗锣替她伴奏着节拍点子。

我哭着，对她跪下了。我说：二娘，我回来了，你拉着我的手好好看看，我是富文呀！再也不走了！你原谅我吧！啊？她依然没有反应。我对父亲发怒了，我说你千不该万不该把她锁起来。哪知我父亲对我暴跳如雷，吼着：我要关她的吗？是她自己！那天我让你舅姨妈在房门口看着，让她别出去，哪知你舅姨妈一个瞌睡，她就跑到门外去了。她赤裸着上身，沿着藕塘跑着，村里出动了民兵，把她抓回来，让我好好看管！你还怪我！我好心把你领来，养大，哪晓得如此后果！……他冲着我吼着，满脸像酱缸一样黑红黑红，那颈项与太阳穴上的青筋像细蛇般暴绽出来，吼得满口唾沫，吼得气喘吁吁，吼着吼着，就瘫倒在地了。不久，他去世在二娘之前。

我的嘴唇颤抖得厉害，我说：桂花，父亲还保留了她那躯体，我呢？我把她那可怜的仅存的躯壳也毁了……我，罪孽深重，还算个人吗？……

夜风穿过稀疏的竹林，瑟瑟地向我刮起来，呛得我直咳嗽。桂花忙拍着我的背脊，说：二伯，冷静点，俗话说：人到黄泉难扶起，过去的事，别看得那么重……

我喘了一会儿，说道：我心中的石头到了喉咙口，还没有吐出来，你知道，她的一条命是结束在我手里的呀！那时我把她从草屋搬到自己住的西厢房，我去请乡村赤脚医生来替她看病。他们说：这么重的病，治不了，治坏了，责任负担不起，建议我马上送县级医院。但那时候，正在办家父丧事，按照父亲生前遗嘱，让我跟富贵给他做七，七七四十九天，而且按照旧俗，一百天内不能出门，我便只能在家守着她。一天我突然想到：她病发是因为我宣布要跟她离婚，感情的裂口需要用感情的方式去愈合。于是，夜晚我便亮起灯盏与她同床做爱，她却如陌生人一般拒绝我，我耐心对她解释，对她百般抚爱，我进入了她的身体，我本以为她会因得到我的爱而欢悦起来，事实上恰恰相反，她却哭泣了，说她没脸做人了。后来万籁俱寂，我睡熟了，哪知她却悄悄地打开了通往竹院的杠门，在小河里投水自尽了……是我亲手把她活活地杀死的呵！桂花……

我低声地呜咽着，泪水大把大把地从我的手指缝里流淌出来，我觉得自己的心里像是有一洼死水积沉在那儿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现在从我的眼睛里流淌出来了，我感到一个杀人犯在供出他的罪以后一种良心上的自慰。

桂花喟叹不已，劝我说，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你又不是故意要害死她的，也是为她的病早一天好，唉！世上的事时常是阴差阳错的。

《左传》上曾有“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这类的话。凡夫俗子的罪己，能让别人不怨恨你实已足矣。桂花也许为宽我的心，还说起她亲哥的事儿。在风中，她捋了捋那齐耳短发，望着那河上苍茫茫的夜色，那双大眼睛便显得黑沉沉的。她说：那是五年前了，我哥从无锡工作单位回镇江探亲，正逢春汛时节，我嫂为了孝敬丈夫，特地从船上买来了一条河豚鱼烧给我哥吃，以

前她也烧过这东西，可那次不知怎的，两人吃了都中毒死了。好在他的女儿桃在外婆家，没有吃，才留下了这么个后。你弟娶我，我说有条件的，要带桃当女儿，他也同意了。你呢，也不要对你弟有什么畏惧，他也是个有心有肺的人，我一会儿就告诉他，我在竹窠里呆这么久，是听你说二娘的事的，不然他倒要怀疑我黑灯瞎火在竹窠里干什么呢！

哦哦，你哥嫂已经不幸去世了。原先，我只以为哥嫂嫌弃女孩，桃这丫头是过继给你的，没想到……古人说：兄弟子侄，有同门异户而居者，于众事各宜尽心。你嫁到万家，犹亲哥尚存，对于弟媳和侄女我理当格外关照。我说这话时，心里已感到坦荡了许多。我明知她嫂让其夫误食河豚双双致死，与我对妻造成的伤害不能同日而语，但桂花如此出言，足以让我看到她是位何等善良的女人！桂花的话让我从一直负罪而不能自拔的心态里解脱出来，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这竹林的春夜，桂花让我告别了一段沉重的历史。

第二章

暖哟，这个空白！我感到我的胸中存在这个可怕的空白！——我常常想：如果你能够把她紧贴你的心窝，只消一次，这个空白就会完全填满。

——歌 德

当我办完了二娘的丧事，我久病不愈，整天人像生活在云雾里，飘飘忽忽。我总是支撑着虚弱的身体，到小学校去转一圈，然后就回到家睡觉。二娘死后，富贵就举行了婚礼，迎来桂花，这样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子。我在婚礼上见到她时，差点昏厥过去。呵呵，老天为什么那样折磨我呀，桂花，就是这位闵桂花，便是我在中学时朦胧相恋过的同学。她怎么嫁给了富贵？这对我又是一大刺激。闹完新房的第二天我便病卧不起了。但我没想到晌午时分，把一碗汤团送到我床前的却是桂花。

那四只雪白的汤团冒着热气，我嚼在嘴里甜津津的，我的心里便起了一阵变化。我觉得桂花嫁到我们万家来，其中必有蹊跷，她一定晓得我的不幸，她嫁过来，也是为分享我的痛苦罢？在中学时，我们之间友情甚笃，只是由于娃娃亲在当时已不能改变，我不能与她发展那种关系，现在她回到我身边来了，我心中又有了快慰。

我心中很快地对她重新燃起一种爱的感情。这首先是从她身

上有一股清淡的桂花味儿开始的。一早，与她一起吃早饭，这股气息就特别浓郁，那是因为她早起时用泡花水搽头发的关系，那是一种乡下女人用得最多的习传的头油，价格极为便宜。在她初三时，有时从大港中学回到洲上，我们相约见面，她头上便散发出这种好闻的香味儿。倘使在大热天，她和富贵从地里干活回来，她身上的汗味里也夹杂着这种味儿，我觉得那是她身伴的气息。就是这样，当时我的嗅觉似乎出现了对她身体那种气味的敏感与偏差。其实，每个男人对于自己专注的女人都会产生某种特殊的嗅觉敏感与偏差的。

自然，还有她与二娘有好几处极为相似，如上已叙，她俩都是团脸，双眼都晶莹透亮，爱笑。尽管二娘是无声地抿嘴而笑，她把痛苦与忧郁埋藏在心里的，二娘的微笑时常是掩饰性的；而桂花的笑却是朗声的，无所顾忌的，能惊飞树枝上的鸟，能惊动竹林里蛰居的蛇。

我对桂花在感情深处产生的不正常的变化，还与我后来逐渐养成的听房癖有关系。那种老式瓦房，为了保持空气畅通，防湿，在尖顶与房梁之间是没有天花板的。无论是正房、厢房，在房梁之上是没有墙壁的。老鼠可以在没有阻隔的空间自由穿行，以至于在家猫被野猫诱出之后的一段期间，老鼠能从灶间锅台上偷了食物直蹿到在堂屋右边顶上贴有“姜太公在此钓鱼”楹联的神龛里慢嚼细咽，那也是这种老式房屋结构，提供给它们的方便。早些年，我与弟还有姨妈睡在西正房时，母亲与父亲是睡东正房的，夜晚总是被父亲那抑扬顿挫的咕咕噜噜的读书声送入梦乡的：《左传》曰——晋灵公不君——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我觉得那声音很斯文、有韵味，能助我入眠，而我弟却时常用拳头擂击着床板，吼着：爸爸！你轻点声好不好！于是父亲也吼道：有你这么对长辈的吗！家无主，烧豆腐！但过后他那

声音像捻小的罩子灯黯淡下来，我也就睡着了。我结婚也是在西房的，但后来二娘疯后，父亲说西正屋里存不得邪气，要为弟以后结婚计，让我搬进西厢房。在我弟结婚前，父亲病逝后，生产队里来人说，你家里房子多，以后你家里空出的房间就借小队存放东西吧，小队可贴点钱呢！这样，我就一直住西厢房，让弟在西正房里结了婚。正屋与厢房一墙之隔，上面没有隔墙那自然不行。我便请了两位泥水匠做了隔墙。

然，在夜晚时分，万籁俱寂，能听到墙壁外竹林里沙沙声，难道还听不到内屋里声音吗？乡下的瓦房墙头本是单薄的。老房子有了年数，有的地板也会晃动起来，我能听到隔壁屋里富贵走动时的重沓声，和桂花轻盈快捷的脚步声。入夜，桃睡着后，富贵便像夜间捕食的动物开始活动了，有时我听见那床板咯吱咯吱的压动声，那算是平安的夜晚。但更多的却是桂花反抗的声音，从那声音里能辨别出她似乎是走下了床，睡到地板上去，那砰砰的声音把内屋桌上的茶盖碗也震得咣咣作响。有时我还听到她大声地骂一句：讨债鬼！你夜夜都放不过我呀！我弟似乎怕惊动我或怕惊醒桃，并不与她争吵，时常听到他重重的叹息声。

我不知因为内屋对我的干扰还是我对内屋的探秘，使我染上了听房癖。这使我非常痛苦。在二娘死后的数月里，她的魂灵仿佛附在我身上，夜晚上床后头脑里就出现我们夫妻恩爱的种种情景。后来她离我越来越远了，桂花却在我头脑里越发变得生动起来。我甚至胡思乱想：桂花平素待我那么好，体贴我，关心我，是否与她对富贵的态度有某种关系呢？难道我这个文弱书生，我的礼貌、学问、修养、文雅，正是她丈夫身上没有的？而富贵身上平常表现出来的烦躁、粗野、任性，使她感到深深的厌恶吗？她对我的关怀与照顾是出自于对叔伯的尊重与同情，还是对我另有意思？我甚至觉得深夜的格斗声，也在对我表示某种言语呢！

.....

夜里我这样想，清晨醒来便又觉得后悔。我想到明人《训子语》中的话：兄弟手足之义，人人所闻，其实未尝深体力求，盍思手足二体，持必均持，行必均行，适必皆适，痛必皆痛，偏废必弗宁，骈枝必两碍，是以为分形连气也。我与弟媳存有暧昧便是对弟弟的不仁不义。我在内心深处向富贵忏悔：原谅哥，只因夜晚失眠，以此胡思乱想作为安眠药剂罢了。清晨，我打扫庭厨，见桂花从地里干活回来，依然是不多言，不多视，我的头脑分外清醒，对于一个深谙处家的兄长来说，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做。

但理智往往不能克服感情的自然流淌。由于失眠，有时起床感到浑浑沌沌，我便独自步行到长江的大堤上，让江风把我头脑洗刷个干净。然而却总是抽刀断水水更流，桂花的笑脸、爽朗的声音，以及健美的倩影总是跟随着我，我一举手，看到自己的衣袖上有她钉的纽扣，一抬足，那双胶底的布鞋也是她从镇上替我买的。天空中飘来一片白云，那姿态宛若桂花那亲近的身影，那么温柔体贴，那么耐心真挚。那天，我坐在矮凳上剥豆，就随口说了句：唉，睡不好。于是，此后一到下午她必定劝阻我饮茶叶水，还做了个塞满扁柏的枕头给我用。那阵子，我一直感到整天昏昏沉沉，对什么事都打不起精神，在她再三劝说下，我才跟随她去了镇医院看医生。那位从城里医学院毕业下放的青年医生，男性，他说我得了抑郁症。吃药是次要的，要求家属能好好照料。桂花当即说：我就是他的家属，医生放心吧，我会尽力的。这样有好几个月，我过的是一种病人的生活，全靠桂花悉心服侍我。以至我后来分不出桂花是对我确有好感，还是我的虚妄？我有时摊开纸来练字，她总是悄悄地在我背后送上一壶茶，或者主动替我磨墨，总以一付羡慕的目光看着我，笑吟吟地说：你的字

真好咧，恐怕全洲找不出第二个呀！中午，我独自在西厢房午休，我发觉她麻雀似的圆眼睛时常在门缝里转动着，我不知她是想进门呢，还是什么意思？有时，她会走进我的房间里，笑嘻嘻地对我说：快把外面裤子脱下来洗一洗，下午就能晒干，我晚上把那脱线的下裆补一补，就给你送来，好不好呀？我不知怎的，当即红了脸，支吾道：好……好的……但心里却又想：为什么不能明天早上送来，偏要在晚上？而且我一直闹不清，有一次我患了重感冒，天擦黑了，富贵还没回来，在朦胧中，她忽然喊我：秀才，过来，我来摸摸你的头，热度退了没有？然后她就走近了我，摸着我的头，然后就说你真是个白面书生，皮肤有多光滑，又知书达理，又温和体贴。于是她那滚烫的脸就紧靠在我的脸上，然后就紧紧地拥抱着我……我不知那是真的事，还是头脑里的幻觉……这事我一直没有弄清真伪？医生说：人的精神就是那般奇怪，没有得过精神障碍性病症的人也许不知道，人有时会把真实的作为不存在的，而把不存在的作为真实的，这叫谵妄幻觉。我觉得那次在昏暗里桂花对我的亲昵的接触绝不是幻觉……您不知道，一个受过异性强烈刺激而患有精神抑郁痛苦的病人，对于异性的一次触摸那将会给他带来多大的愉快，您是不可能想像得到的。

那阵子我的身体虚弱极了，一次淋了点雨，居然发高烧三天三夜不醒。说胡话。嘴里尽喊着：桂花，桂花……苏醒过来后，我见富贵阴沉着脸对我说：桂花是你什么人呐？叫魂叫个不停！……我惊愕不已，说着：我真不知道，我该死……桂花那黑黑的眼圈旁却挂着泪，责骂他：你滚开，没有见他病得快没命了，还不快去冲碗糖茶去！……后来我身体好些了，仍然热度不退，躺在床上像死人一般有气无力，我呻吟着……桂花仍然在房里陪我，有时她伏在床边打个盹儿就行了。我可记得那个夜晚，我躺

在被窝里，开始做梦，忽然就醒了，我觉得被窝里还躺了个软软的身子，呀，是桂花！我顿时起了精神，桂花把我抱紧了，让我千万别出声，说富贵去放长鱼笼子去了，天亮才回来。那夜，我们干了那种事……我记得我出了一身汗，烧也退了，人也有了精神……就是这样！

秋老虎的晌午，我从小学校回来，桂花已烧好饭菜，等刚上小学的桃回家吃饭。我弟坐在堂屋的正中，一只脚搁在长凳上，抽着烟，嘴里骂骂咧咧的，说高田里的菜不能卖，捕鱼捉蟹上集镇也是犯法的，妈的，桃跟我讨几分钱买冈脐子（老虎脚爪）也拿不出。

桂花从厨房里端来饭，那饭里自然要夹着不少山芋干才行。她把饭放在桌上，对富贵瞥了一眼，似乎对他随口骂人很不满。她说：我倒是不怕的！我想这阵子过了农忙，就到镇江舅舅家去干裁缝活儿。哼，听不得雷声，经不起风雨，我偏私下里收料成衣，我才怕呢！

我边喝茶边对她说：桃她妈，你还是太平点吧！这阵子大批判风声紧，现在村里正在找活靶子呢！我指指堂屋的西边，越过那片竹林子，就是小三子爸家。我轻声地对他们说：我在学校里听说，马上就要批斗小三子爸了。我对他们努努嘴，示意决不能说出去的。

桂花把手臂往外一扬说：他犯啥法？前些年当过兵，他犯法，全村人要烧房子了！富贵也不以为然地看了我一眼：你说什么叫法？

这法吗？就是法律。愚则端恚而法，这话出自诸子。

什么猪子、羊子的！谁有权谁就是法！所以这辈子我就要个权！富贵一拍桌子嚷着。

桂花瞪了他一眼，说你在家抖什么威风呀？家里什么权都交

给你啦！你再要权到队里、公社里、县里去要！门里金刚，自大！

桃背着书包回来，走过天井院子就直叫：妈，热死了！热死了！她把外衣和书包一起脱掉，就径直往桌上一坐，等饭吃。桂花对她说，从小不要养成让人服侍的习惯，什么都该我做的吗？桂花的眼眸却是朝富贵白白的，而我弟却装傻，对桃嚷嚷道：去盛饭！姑娘家从小懒，长大嫁不出去！

桃嘴不饶人地说：男人家懒，不给记工分！说罢，她走灶台盛饭去了。

桂花不由地噗嗤地笑了。然后，她微皱起眉，轻声地对我说：二伯，我看你吃了饭去给小三子爸带个话，让他心里有个准备，现在村里那帮人都不是好东西，今天对你笑脸，明天对你绝情绝义。富贵也说：去报个信，他是你的堂兄嘛！

我对桂花和富贵的话从来是点头照办的。但我想到这是通风报信，而且我因二娘爸的连累，总觉得自己是反属，要夹紧尾巴做人，村里还让我当代课老师真是皇恩浩荡了。我心虚极了，我不敢沿着门外大场走他家大门进去，却是从竹林后面的篱笆墙的空隙处钻过去。

笃，笃，笃，均匀地三声，如同特务对他发出的秘密联络信号。剃光头的小三子来开门了，他对我说：是你呀！二叔，我爸爸说，奇怪了，后院门关得好好的，谁进去啦？以为是我的调皮捣蛋的同学翻院墙进来的呢！

我摸摸小三圆滚滚的头，问他：你爸在呵！我便随他走进他家的草屋的灶间。小三子爸正在烧午饭。我让小三子把大门去关好，说二叔有要紧话对他爸说。灶间设在草屋的堂屋内，这是乡间最贫困的人家的建筑格局，这大门一关，通风不好，灶膛里的豆箕柴因为潮湿吐出满屋的白烟，熏得我们俩人直咳嗽。烧湿柴

禾，这正是穷人省柴禾的一种方法。我自二娘死后，还没有上他家来过，他家的屋里除了一张破桌和两张长条凳，别无他物，可谓家徒四壁。那用芦秆搭的屋顶，四边受风，烟便像积成的云雾在堂屋里消散不了。

小三子爸是个不善言辞的那种内向性格的人。他没有虚言，也没有客套，当即就问我：现在找我，有急事呵？我坐下，心里琢磨着该对他怎么说？我想要尽量避免是向他报告情况的，而作为关心他那样，在话中暗示他什么。我说：富本，我来没有什么急事，只是……听说你不安心在队里干活，到七圩要开什么石墨地下工厂？当心有人……

他吧嗒了两口旱烟，往灶堂里推推火，说道：不就是我舅病了，要人服侍吗？你说，你是来干什么的！

内屋里的小三子妈被惊动了。她带了三个孩子一起跑出来，说：富文呀！吃过饭吗？她帮我倒水，并责怪小三子爸，什么人情世故都不懂，富文来找你说个话，能不为你好吗？她对他白了下眼睛，示意他不要开口了。然后，她对我说长论短，打从我太爷、太太到父亲、母亲，都是重视自家和亲戚的名誉的人，富文从小就进了万家，知书达理，也是要情面的人，总为万家的亲亲眷眷好哇！可惜呵，二娘死得太早，让富文年纪轻轻就担当家务，富文嘛，也是菩萨心肠，生怕亲亲眷眷再招惹什么大灾小祸的，二娘呀，世上少见的呀，不会来点虚的，平时一棍子也打不出一个闷屁来，可在高田里多了半桶粪也是舍得往我家菜地里浇的，可惜现在世道都是这样的，好人总遇不到好报的，富本为修村路，做的义务工比谁都多，你万秀才摇过笔杆，给他对村里乡里头头脑脑说过好话吗？……

我顿时觉得一阵惊骇，平时待人也像她丈夫一样少言寡语的她，已生了三个孩子，三子都十五六岁了，但她仍留着两条很细

很细的辫子，显示着姑娘般单纯的她，却是一位如此老道的婆婆式的女人，她的言辞在夸奖你，却又在奚落你，她在教训着我，也在教训着他的丈夫，她的言辞包含着她相反的心理，而那心里却又不显刻毒，让你接受。既然这样，我该是走了。就在她留我再坐一会儿的言辞里，我赶紧拔脚而逃，依然是从后门，后院，篱笆封口，野狗常蹿的地方。

批判小三子他爸的会终于召开了。祠堂的正厅里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了人。屋里的光线本来很暗，宛若密布着暴雨将至黑压压的云层。

桂花就站在我的身边，外村来看热闹的人还不断地涌来。那有限的正厅就像个封闭的锅子，只能听任那挤锅的水饺在里面相撞、升浮。桂化大声嚷着：别挤！都哄在门口，朝前走呀！有人的鞋被挤丢一只，在人堆里哄着、寻找着。人们像鸡鸭般伸长脖颈嚷着，仿佛在寻找从县城来的头牌淮剧演员到底是谁。轰起，又进来一批人，人群像潮水般向我挤压过来。我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向桂花的丰满的胸脯挤压过去，这样紧挤在她的乳房上，心里忐忑地跳着，耳里也嗡嗡地响，浑身的血都涌上了头顶，火燎一般，我想挣脱开，又不想离开，忘了自己是她的兄长，在感觉着她的身体……桂花在大声嚷着：别挤啦！快挤出人命啦！她用双肘把旁边、后面的人打退了。我们的身体便分离了开来，我看她的头额上汗水直淌。她仿佛为她的胜利而欢笑，声音朗朗地说：哎哟喂！开会记个三分工，也要使多大气力呀！随即她对旁边的别人家媳妇一阵笑。

主持会议的头头“关公”，对她直吼着：喂，桂花！今天是开批判会！你笑什么劲！小三子爸是你家仇人呀！啊？

桂花突然不笑了，那目光阴沉地看着原先贴关公像的地方。那头头正坐在那地方，神气十足，好像就是当今的关公！

桂花转过脸，急忙对我低声地说：“关公”是公社里派来的，他起鼓你别跟着起锣，飞来燕子独脚伙，本地麻雀帮手多，再说小三子爸还是亲戚，你发言可要有个尺寸，别跟你的堂兄过不去。

我说：当然，当然。这事实是在他们头头布置的，说正因为是堂兄弟所以才叫我发言……唉唉……我心里的苦衷一时对她难说清楚。

桂花的炯炯目光一直盯着我看，生怕我讲话有闪失，伤了富本，我对她点点头，让她放心。这时我猛地发现，“关公”的目光朝我俩直打转儿。

我简单不敢相信自已情感的脆弱。会场上我挤压过她那丰满的胸脯，几天内竟让我心荡神摇。她没有推开我，换句话说，她允诺了我，这样的意思要比事情本身还要重要得多。反正，我头脑中积累了过多的疑惑，我多么想亲自问问她，她是那种不顾一切去爱别人的那种人吗？身处弟媳妇的地位，她对于一个长兄的爱情如何处置？……在那空虚无聊的岁月里，我头脑里时常萦绕着这些念头。其实，我只想当她的面对她说一句歌德的名言：如果你能够把她紧贴在心窝，只消一次，这个空白就会完全填满。是的，我只求她拥抱一次我，在俩人的目光都充满了灼热的情感时，我便觉得能终生享用了。我一直不能平静，终于在一次我必须单独见她时，我涨红了脸，悄悄地对她说：桂花，我……我想约你去小树林……去谈一次话……

她笑咧咧地看着我，说道：好呀！什么时候？

我结结巴巴地说：今晚，今天晚上七时半……我等你……

天哪！我感谢老天的庇护。暮色降临时分，我们站在天井里，只有两个人，她看不清我的脸，涨得比酱缸还红呢！

我已忘记自己在富贵面前怎样匆忙地吃完饭，我怎样匆忙地

洗了一把脸，便消失在茫茫的黑暗里。毕竟是入秋了，到了夜晚便凉爽下来。我却只穿着一件单衣，像条外村落荒的狗，埋头走在小路上。我回想着我们中学时，那个令人颤栗的暑假，我们曾相约在这小树林里，那天，她身穿一件天蓝色的背带短裙，雪白的衬衫，头戴一朵绢花，梳独辫，像个苏联姑娘似的，这可是当时最时髦的打扮。我的手一直在剧烈地颤栗，激动得不知往哪儿摆……那天，不知怎的，我对她谈了许多话，大都是关于我未来的计划，但我的嘴巴却抑不住激动，也颤栗得厉害，我说《荀子》中有句话说得多好：是故无冥冥之忘者，无昭昭之明；无^昏之事者，无赫赫之功，我要使出浑身解数，先把北大拿下来，大学毕业后我想在古典文学中专攻冷门，补缺拾遗呀！比如《西游补》、《醉醒石》、《鸳鸯针》、《青楼梦》这些著作很少有人研究……桂花的双目像星星般闪烁着，看着我，聆听着，她那发育的胸脯起伏着，她也在颤栗，傍晚的风送来她闪亮的发辫上泡花的香味儿，和她那轻盈含笑的姑娘清纯的气息，我多么想拥抱她呵……

而今天，我们又相会在这里！而且在夜晚……其实，我多么想颤栗地拥抱一下她，这是我多久的愿望呵……

在树林里，我终于听到一阵熟悉的脚步声，我走出林子，站在小路上，胸口陡然间便忐忑地直跳起来。

她在我面前站定，嘴角向右边勾起，对我微笑着。我听到她那急促的呼吸声，不知是因为赶路急了，还是那种情感的冲动？

我说：你来啦，我太高兴啦……

她说：很要紧的话，个是？我怎能不来呢？

她的目光在月色下像镜子般闪闪发亮，她直视着我，一动不动，她的那双目光一下让我心慌意乱……这时我觉得有许多话不知如何开口！……我觉得她那久视着我的目光，便是我的期待。

我颤栗地说：其实，我，我……

她随即拉起我的手，依然对我微笑着，又放下了。

当我的冰凉的手接触到她那滚烫的手时，我心底便兴奋得什么话也不想说了。

她说：你衣服少穿了。来，我把绒线马夹给你穿。她便脱去外衣，脱下那件马夹，给我穿。

我说：不，不，你快穿上，你会着凉的。

她却执拗地给我穿，我便只能穿上了，身体依然微微抖索。

她说：我是个热身子，从小就怕热不怕冷。

我似乎觉得她的话是在重提往事。我便大胆地说：这倒是，在中学“文学社”时，我们一起演《罗蜜欧与朱丽叶》我几次捏过你的手，都是热乎乎的……

她笑了，又伸出手，捏捏我的手指，说：还冷吗？

我忙说：不冷了。但我心里却慌乱起来，我感觉到她那双温暖的手指，像当年舞台上捏我的手一样的动作：把我的四个手指紧捏在一块儿。她似乎在对我暗示那种爱恋的情景。我抑制着内心的慌乱，试探地问她：桂花，你认识富贵那会儿，是不是晓得我是他的哥？

她摇头道：不，不认识，是巧合。后来他告诉我的，并把你的不幸告诉我，我便催他马上结了婚……

原来这样，我几乎喊出了声。我内心狂喜地跳动，心想：在她那青春豆蔻年华，从她那两片红红的嘴唇间，对我曾吐露那一串多么刻骨铭心的语言：好人，再会吧！这一朵爱的蓓蕾，靠着夏天的暖风吹拂，也许会在我们下次相见时，开出鲜艳的花朵。这是她在舞台上对我说的，难道她来万家是要把台词变成现实？

我来的目的是要验证彼此间的感情。我似乎已达到目的。我没有勇气冒昧地再提歌德的那句名言。我只是对她说：桂花，我

跟你在这儿说话，你不怕别人说你——

她打断我的话道：说我“两个男人”，个是？两个男人就两个男人，我等着他们开会斗我。她噗嗤一笑。

我说：斗你怕是不敢，听说是要斗我了。说我对堂兄是假批判，真包庇，你是我的教唆犯，还说我跟你在中学时就乱搞男女关系。

桂花的眼光里先是闪过惊奇、担忧的神情，然后她却说：呀！那你就对“关公”说，我们在中学生过孩子，今年已经八岁了。说罢，她就沉下了脸。

事情还是发生了。那天早上，灶间的喇叭匣里，点了我的名，让我感到恐惧。

我无心吃早饭，我跑到村革委会办公室等那位“关公”。也许我走得过早，那门锁着，门前场地上不时吹起一阵灰土，把那平顶瓦房窗棂上的碎纸刮得抖动起来。我的手插在裤袋里，垂着头，无聊地在土场上转悠，看到那几头牛鼻孔被拴着绳，心里就不好自在。唉，还是主动来交代，免得今后被当作牛鬼蛇神对待，所谓时识务者为俊杰嘛！我应该这样对“关公”说：因为小三子爸为我堂兄，于是我就想到孔子曰：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

我正这么寻思着，忽觉得肩胛被人重击了一下，转头见“关公”出现在我身边，他那结实的脸盘总是那么红扑扑的，宛若即将开裂的扁萝卜。他笑咧咧地对我说：万富文，我知道你会来找我的。告诉你个好消息。你岳父的案子有结论了：他说他的联系人，在城里，以前是地下党，现在是公安局长，历史清楚，决无里通苏修的嫌疑。他不可能把中国军事情报送到苏联去。那位公安局长说，他在解放前夕进城，曾参加过地下党的外围进步组

织，有一次让他去通知一个正在召开的秘密会议必须马上转移，他由于在路途中摔了一跤，拐了腿，咬着牙赶到会场，与会者都已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了。他神经受到很大刺激。时常独自哭泣，后来他也不来参加会议了，而非常痴迷侦探小说。他倒也没患精神分裂症，日常生活井井有条，都很正常。后来公安局长陪你岳父去看医生，医生诊断他患了虚构型妄想症二十多年之久，他侦探江心岛军事设施带有明显的心理代偿。懂吗？你呢，与反属没有关系了，放心吧。你生父的问题早有历史定论，我们也不翻陈账，这次把你端出来，主要是为，啊，这个……你去做个准备吧。他讲话时总喜欢把双手竖起来，像打太极拳似往前推。反正他在乡村里是个推波逐浪的主角儿。

我悲喜交集地回到家里，桂花和富贵刚吃罢饭。我来不及地把二娘爸的事告诉他们。桂花说：啊？世上竟有这种怪病！唉，要是清队小组先查清楚，二娘也不会送命！富贵哼了声，说：这就叫什么欲加之罪，何忠（患）无词。桂花说：哎唷喂，成语说不来就不要说。她又对我说：锅里还有两个菜饼，快去吃，都凉了。她一边拌着鸡食边接着道：二伯有福气呀，人家替你在喇叭头里扬名呢，这种美事怎么轮不上我呀！

她在奚落我，又似乎在宽慰我，不要把这种事看得太严重。而富贵则是神情沮丧地训斥我：我们家怎么就出了你这个活宝！

桂花在一旁替我说话：你干吗责备他！准是有人捣鬼，把他抛出来当靶子的！她狠狠地白了富贵一眼。

怎么？你怀疑我是吴三桂呀！我弟横她一眼，从墙角里狠狠地取出扁担，他的嗓音像铁钩发出咣当当声响那般铿锵：当初，你早不该写那种大字报，什么享（孰）不忍享（孰）不可忍，反正我也不懂之乎者也的，不是露马脚吗？他又冲着桂花说：这都怪我父亲，从小让他在古书堆里过日子，出人头地呢！哼！

桂花说：行啦！你心里护着你哥，我就放心了。不过，哎，“关公”倒真是火眼金睛了，在会场上就能看出我是教唆犯？

我说：桂花，没你的事。人家就是要拿我开刀，我也奈何不得。

桂花把鸡食盆捣得噔噔响，边喂鸡边说着：哆哆哆，你又不是什么妖魔鬼怪，拿你开什么刀呀？哆哆哆，你别理睬他们，就像小三子爸那样，要稳住，批吧，斗吧，听问不开口，神仙难下手。哆哆哆……瘟鸡！还要挑食呢！

好吧！我看她一眼，心想她这话有道理，心里也安定了几分。

他们却没有开我的会。“关公”派人把我叫去谈话。我一进屋，“关公”就嘭地一拍桌子，说道：万富文，我关照你群众反映你的问题很多。我问你：你的发言稿阅桂花看过吗？“两个男人”的问题一定要交代清楚！我们不把你当典型找哪个当典型哪？我们还要掘你生父的老底！别想用“抗日英雄”的假象掩盖历史大案犯的狰狞面目！把你所知的你生父的问题一起交代听见吧！

我一下像断了脊梁似的弯下了腰，跟着两个青年人走进了祠堂的门。穿过一条狭长的通道，我被关进祠堂的后屋。屋内早有草席、粪桶、破棉絮。还有一叠纸和一支旧钢笔。在这深墙后院，我有与世隔绝的感觉。

雨天的黄昏来得特别早，后院全然沉浸在那淡紫色的雨声里，除了女贞树上飒飒的雨声，还有屋檐口那有节奏的滴水声，滴嗒、滴嗒、滴嗒……我百无聊赖地透过细方格的窗棂，看着后院的雨景，在越来越重的暮色里，那女贞树就变成了两个女人的身影，左边一棵像二娘，右边一棵像桂花，我心里忽然觉得充实起来，我多么想把那两个身影移到窗旁来，我想与她们谈谈话。

可惜不一会儿，夜色就吞噬了她们。雨声小了，而正厅通往后院的门声却响起来，许是外面起风了，那穿堂风把正厅的门吹得吱吱吱吱地发响，使我浑身起了一阵寒意。我的家父是信鬼的，相信由人变鬼，由鬼变人的永恒轮回，我对此将信将疑，因为我从未见到过鬼，但现在身处祠堂，那家谱里记录着多少万家的鬼魂呢！倘若也像《红楼梦》中写的那样，贾宝玉神游太虚境，见到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副册，固然也有花容月貌，香魂返故，但还是逃不脱迷津，内响如雷，有多少夜叉海鬼，将宝玉拖将下去，吓得宝玉汗下如雨，想到此，我不敢再去回想《红楼梦》那些段落。男人呵男人，何苦要沉迷于美色，结果被鬼魂拖去呢！是男人追寻女人，还是女人诱惑了男人？谁能说得清呢！思维造成了现实。我正这么想着，偏偏从正厅方向就传来了一阵杂乱的声音，吱吱的门声响后，便引出了一个鬼怪的声音，我屏着气息聆听着，那嗒嗒嗒的声音很像二娘的脚步声，我头脑里马上蹦出恐怖的念头，我正是在这祠堂里把二娘逼疯的，她是不是来找我报仇雪恨的……

此刻，在极其微弱的天色里，在正厅后门口果然出现了一个女人的身影，她头上披着白色的东西，像团白光在燃烧着，那团白光像电闪雷鸣一般把我吓得不能动弹，我直等她走上前来。那影子游蛇般穿过甬道在我站立的窗棂的外面消失了。我庆幸自己的幻觉，不由地轻嘘了一口气。但不一会儿，那房门就被推动了，闪出了一道白光来，那身影说话道：二伯！这门怎么打不开，这饭怎么送进去呢？

我从骸骨中一下变得宽慰，我镇静下来，说道：噢，是桂花！难为你了。

说什么客气话呢！这“关公”不得好死的，世上有什么王法呢！她打开手电筒在外面寻找可以送进饭碗的地方。我想到这种

封闭性的老房子，窗是装死的，不能打开，也许会有猫洞，这种老房子百分之百是有老鼠的。以前这种后房是专住管理祠堂的庙祝的，为了夜间能安眠，是一定要猫出入屋子的。我这么想着，电筒的余光已从猫洞的外面放射了进来。我想“关公”也许知道这屋有猫洞，所以他是绝不会把钥匙借给我家里的人送饭时用的。桂花把一碗山芋和一碟咸菜还有一块咸鱼干送了进来，连同筷子，我心里既感激又不安。这黑灯瞎火的，又在下雨，理应是我弟干的事。我说：桂花，明天你不要来了，正在风头上，人家正在搜集材料呢！

她却说：你去告诉“关公”，我有“两个男人”呀，他管得着嘛！还是叫他去管管他没过门的老婆为什么要偷人？她说这话时一点没笑，脸板着，神情很冷。

她让我慢吃，又说明天要上村里去责问“关公”，他这是叫矮子上楼梯，叫你步步高升，哪个给他的权利！啊？

我忙说：桂花，千万别，别，下午有人来，说我的案子归公社管，对富本的事我确实有错，我依他们，让我写书面检查我就写。

我是劝你耳朵劝不了心，你愿意写，我可阻拦不了。她嘟起了嘴巴。可你把我害苦了，以后每天三顿饭，我算有事干。她推开门缝，把电筒照在她那撅起的沾满泥巴的屁股上，对我说：看见吧，头一次送饭就摔成这样子，幸好没把讨饭篮摔出去！

唉唉，难为你^呀！我直叹息。

在黑暗中她又问我，里面有没有便桶？我说有，请她给我找几张便纸来，别的都不需要。她说她带来了，从猫洞里递给了我。我吃罢饭把碗筷递给她，她就递进来一条毛巾，让我擦嘴。居然还递进来一根牙签，她没忘记我饭后喜欢剔牙。我简直感动极了。然后她又从猫洞里递进一条手帕，一支白蜡，一盒自来

水。我轻声说这火烛他们允许我带进来吗？她说没关系，有时能派个用处，你会烧这房子吗？她笑了起来。那银铃般的笑声显得毫无畏惧。

我劝她早点回去，她却跟我谈开了。说：这鬼地方怪吓人的，本来富贵来送的，他怕在这儿撞上太爷、太太、父亲和母亲。就数我胆子大。练出来的。小时候，闵家村没有小学，我要到王村小学去念书，三天两头要出黑板报，总是天黑了才能回家。读六年级的一天，我在路上遇到一团鬼火总跟着我，我站定下来，想看看那鬼火到底是什么？那鬼火离我近了，却是用沙布包着的手电筒的光。这时我分明看见一个男人淫笑的脸，他一把抱住我，就解我的裤子。我说：我自己脱，我依你。于是我背过身解裤带，猛地伸出脚向后一蹬，正巧就踢在他下面那个东西上面，他哎唷唷地叫唤着哈着腰抱着那只东西，消失在黑暗里了。说罢，她便咯咯直乐。然后从猫洞里递进来一把柴刀，说：见着鬼就打鬼，见不着鬼对付蛇虫百脚也好。嘻嘻。

就这样，她替我送了两天饭。

第三天的夜晚，是个云飞月走的天气，半个月亮透过暖碇的云层在后院里散下了婆娑起舞的怪影。我站在窗口向外张望，那墙上的影子似张狂的烈马，在女贞树下奔走。看着看着，就觉得是活脱脱的桂花，散乱着头发不停地向前面扑过去，扑过去……我用双手捂着自己因多日失眠疼痛欲裂的脑壳，在等待着她的到来，但久等不至，我担心她在路上被大风刮到河里了？还是在堤坝上行走被劲风吹倒折了腿？或者她真的遇到什么坏人，那我就没法对富贵交待了。我坐在窗下，满纸的检查文字和我满脑还在深挖的西周时代的三纲五常都化为子虚乌有，烛光早已被风熄灭，我也从可怖中逐渐变得清醒。此时，我头脑里萌发出一种对桂花非常特殊的感情，她为什么撅起屁股给我看摔跤的烂泥印，

就如同童年时她在我们村西芦苇荡边割起草来，总把那屁股对我……一阵痴想中，我把她送进小屋内所有的物件都轻轻地亲吻一遍，我直想流泪。我心想现在这世界上还有谁在想着我，只有桂花，桂花……我住的西厢房是锁着的，面前这块干净的手帕，印着宽宽的红边，那是女性的手帕，那是她的手帕，她给我用……我觉得这是她在对我表达一种二娘式的感情，于是我在幻觉中把头低下去，低下去，把她那带着泡花味儿的手帕，塞进内衣里，贴在胸口上，我轻声呼唤着：桂花，没有你，我要死了，死了……然后我便躺下来抱住被子，便感到拥抱着桂花……

也不知过了多久，反正已到了月儿中天的时候了，我看见那月亮像条大河里的纸船儿飘忽着，飘忽着，云彩似波涛般戏嬉着它，有时把它托上水面，有时把它余下水底。骄傲的月亮也是可以被嘲弄的，何况像我这种活在世上齷齪般的小人。我开始怨恨起桂花来，她也许因为家有要事，或者富贵发脾气，要断了这顿夜餐，或者是“关公”有指令强行要用饿饭来加速我检查的速度与力度，这都有可能。反正饿一顿是决不会死人的。于是我不再傻等，我躺倒在地席上，把棉絮的一半垫底，一半遮身，开始翻来覆去，寻找入眠的最佳姿态，开始又一轮的“自我搏斗”。

午夜时分，突然从后院通往正厅的甬道上，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开始是快步后来小跑起来，那声音越来越近，一下把我的心悬吊了起来。旋即只听得门锁咣当一声，那沉甸甸的大锁就掉在地上了。门打开了，在那电筒光束中我见到了砍锁的人原来是桂花！她手里拿着一把斧子，在幽暗里闪着亮。她气喘吁吁，胸脯起伏着，鼻翼也在款动，眉宇紧蹙着，圆大的眼睛里闪出坚定的光芒，以一种命令的口吻轻声地说：二伯，什么东西都丢下，快走！

啊！让我逃走？我心中不由噗噗直跳，但马上又镇定下来

了，我说：桂花，有此必要吗？我确实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除非我生父又发现了什么新问题，他们会……我怕这……

书呆子！你懂什么！马上公社就要开你的批斗会，各大队的代表都参加！你还蒙在鼓里呢！他们还要挂你黑牌，就像前些年斗公社书记那样的。他们说你问题大得很，全县也难找你这样的“出土文物”，你写认罪书傻不傻呀？人家就有了根据，臭屎是你自己拉出来的呀！……

她的话像爆铜豌豆那么蹦脆，边说就拉着我手臂走。当她那双滚烫的手抓住我的手时，我觉得就如同有一股强烈的电流一下把我击倒了，她那双勤快灵巧的手，有着男人的气力，女人的温柔，当她提着满桶的水从河埠头回来时，我要跟她接个手，她总不要，那双纤纤手指是那样潇洒地把满桶的水倒入水缸，就像提起水瓶跟你倒茶似的轻松。但一有余暇，她坐在堂屋的门口，给女儿结绒线或缝衣服时，她那雪白的手翘起小指，飞快地来回动作着，那手指就像在花蕊上采蜜的蜂的翅膀，急速地震颤着，化作了波影的闪动，真使人着迷。自从我心底对她涌动起那种感情，我多么想去接触她那双玉洁的手，但那只能是在偶然的场合，偶然的会，居然满足了奢望。那是在刚逝去的盛夏的一天中午，那天她也许过于劳累，在家后院门口的竹榻上睡得很熟，竹叶稀稀疏疏的影子像图案似铺洒在她那件白衬衫上，我故意地在竹丛旁的树下，用竹枝挑着垂挂下来的卷叶虫，眼睛却是贪婪地对着她那仰睡的身体品尝着。她那前额是多么光洁，没有一丝皱纹，如同一片明朗的天空，她那鼻翼微微动翕着，微微往上翘着，显得情性活跃，那嘴唇饱鼓鼓的，显得健壮而善言。她那圆圆的手臂发出白瓷碗般光滑而细洁的色泽，右手臂向上伸展着，左手臂则轻放在那隆起的圆圆的胸脯上，似乎她在做着飞翔的梦。做梦是累人的，我就借着这个合理的念头，去把她的手从胸

口挪开。那柔软而温暖的手的感觉永远烙在我的记忆里，总让我忘不了。而现在，她那炽热的手竟然如此地紧紧地抓住我的手，把我拽出小屋，她一手捡起门槛旁的斧子，另一只手仍不放松地拽住我的手，拖过一阵幽暗，拖过后院和正厅，她才放开我，我的心仿佛已被她的那股炽热所熔化，我从反抗变为服从，听随她把我带到任何地方去。

穿过祠堂的大门口，我看到在那飞云遮掩的月色下，河堤内的田野如同奔驰的马群，河堤旁的柳枝在夜风中扬起她们的黑发，仰望着月亮，多么渴望与天上的行云一起向远方飞去呢！蝉鸣也随着风声时响时轻，波浪般地向前景逝。我的心何尝不想如夜幕下的所有生灵，乘着长风，飞往远处不再被人发觉的藏匿之处。

桂花从祠堂门外的芦苇丛后面推出一辆男式自行车来，她把那把斧子绑在车档的下面，让我小心别碰着，把手里的挎包交给我，让我在车后的架子上跨坐着。她便骑着车，带着我，越过祠堂前的小路，沿着一条长长的斜坡，上了河堤较宽的路。顺着南风向北骑，固然省力，但她关照我坐稳，拉紧她那坐垫的边缘。但那坐垫的下边太窄总是滑手，她便说：干脆拉住我腰上的裤带。那样，我的手指便会抠进她腰后的肉里，我心里虽然很愿意这样，但嘴里却说：那，那不大好吧！我便拽紧她腰间的衣服，但遇到河堤上有个坑洼什么的，车便会跳将起来，我终于被颠得摔下了车。

桂花忙煞住车，下车把我搀扶起来，问我摔疼了没有。她看看偏西的月亮，对我说：不要紧，这深更半夜的，河堤上鬼也没有一个，时间还来得及，你还是先吃点东西，看你，连拽我衣服的劲儿都使不出了。我喟叹不已，听她的话，从她的挎包里取出了饼子和煮鸡蛋，狼吞虎咽地吃下肚。我怕天亮前赶不到目的地，

我催促她快上车。她却说：二伯！好汉不赶乏兔子，你让我也喘口气吧！你没看见我满头大汗，嗨！我带个猪上镇上打针也没你这么犯难的！

她坐在河堤上，稍稍歇歇脚，就让我上了车。她说：这次你干脆抱住我的腰，就不会摔下来了。这有甚关系呢！

我便依照她说的去做。我抱住她的腰，透过单薄的衣衫我触摸到她那光滑而富于弹性的肌肤，我的手马上就像黏在火烧铁板上似的滚烫滚烫……只要我手稍稍上移，便能接触到她那突出的胸脯，我遐想着，要是前面路高低不平一颠簸，我的手就能滑上去……这在别人家的弟媳妇哪里肯这样让大伯子搂她腰的！反正，不管什么原因，我终于在搂着她了……我希望这段路程没有结束，月亮也不要坠落。

她边骑着车边对我说，她要把我藏到她娘家，那儿有个好地方，一定会让我满意的。她使劲地骑着车，那车上的旧铁皮在哐当当地作响，连同她粗重的气息划破了广阔田野的寂静。桂花回头看我，脸上绽出了荷花。于是我觉得我们俩成了荷花瓣上爬行的快乐的蚂蚁。纽扣洲荷花瓣似的堤填，是祖先留住泥沙堆积的证明。我想：人本是不应该随遇而安的。可事实上人往往随遇而安，合理现状，头脑里会自然而自然地生发出准则，使自己心安理得。这是一种要避免与环境抗争，自我保护的本能。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人的思想具有梦的随意性。自己打不破自己的梦，除非别人推醒才行。

这时，车正打着弯，不知由于风大，还是车下遇到泥块，车子晃动了一下，就把我们从高高的河堤上摔下，车在堤旁倒下了，由于惯性，我们俩却沿着堤岸的青草直滚下去。我头脑里马上闪出了绝望的念头，现在河港里正在哗哗地涨潮，我是一个不习水性的人，在潮水里会被淹死的；就在这瞬时，真的，很奇

怪，我面前映出了父亲、母亲和二娘三人的脸，他们都是一律地对我板着铁灰的脸，并对我挥着手掌，说别过来！别过来！同时，我分明又听到桂花在喊着我的名字，马上我就全然清醒过来了，只见桂花的身體向我飞快地滚动过来，伸出双手一把紧紧地抱住了我，她的身体是斜着的，一只脚死死地抵在一棵树根上，那只脚便支撑着我们俩全部的分量。我终于在临近河水还有几公尺的坡上停止了下滑，她是那么紧地抱着我，压在我的身上，仿佛要用她那浑身的重量压住我，镇住我。就在那样生命攸关的时刻，我终于得到她那“紧贴”在我胸前的一刻，我能感到她那丰满乳房的热力，她的脸靠着我的脸，像铜盆那般火烫，她那灼热的嘴唇分明从我的嘴唇上掠过去！天哪，这便是，她赐予我最珍贵的东西……接连多少天，我一直在回想那难忘的一夜……桂花的灵与肉就更深地镌刻在我的心坎里了……

第三章

于是有叹息声，由于抑压，显得更沉痛，
有窃视的眼波，由于窃视，显得更甜美。
还有满脸羞红，尽管不是由于干了坏事。

——拜伦

我住进桂花娘家那黑洞洞的地窖，我变成了瞎子，——睁眼瞎。我不知早晨与黄昏，不知阴雨或天晴，只能靠院子里公鸡打鸣的声音估摸着大概的时间。而桂花爸凭借那右眼尚存的一线微弱的视力，朦朦胧胧地替我递茶送饭，真让我感动不已。我知道他曾在乡政府肃反办公室工作过，所以我就向他打听，我生父的历史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

哈。他捧着那球型的紫砂茶壶对我说：解放后搞肃反时，西北曾派人来查你生父王子和的案子。我对案情一清二楚。你生父原是个穷人，由于祖上抽大烟，穷得揭不开锅。他曾想出让妻子替别人家生孩子（那叫典妻）来养家糊口。那时你的养父万顺寿娶了头房却没有孩子，他上门来问要不要个孩子，说他妻子是个大屁股大奶子会生育儿子的人，万顺寿听后十分悲戚，便动了恻隐之心，把他介绍到泰州学生意了。在泰州钱庄他四更即起，打扫庭院，干事抢先，甘食剩羹，安分守己，巴结掌柜，很快就为掌柜赏识，随其弟去咸阳银行，不久居然当上了出纳。这正是鸡

犬升天之时，哪知他却卷入了一九四四年震惊全国的金融大案。那起大案是由中央银行发放新钞引起的。民国三年中央银行发行的小票子“绿钢皮”“水交通”，都是有国库黄金作为保证的，所以有价。后来发行没有国库储备金作保证的大票子，全为平抑当时国统区的物价飞涨，即为空头钞票。所以当时西北各地就传出这样的话来：抗战胜利后八路军只认小票不认大票，反正那时老百姓都只认小票的。他任职的咸阳那家银行的行长姓金，有一日去他的住所，说王子和呵，现在西北各家银行都在做一宗大生意，以一千元大票兑换九百元小票，收进后投到洛阳黑市就能以一千元大票兑换八百元小票抛出，暴利呀！呃（我）也想做，兑换一千元就能得一百元。但虑及呃（我）是行长，地位不便哩，想让你操办，得利八二分成。呃（我）金行长自然得大头，你愿意干不干哩？他顿时觉得心脏忐忑乱跳，总觉得这事犯法，但又发财心切，所以就答应下来了，反正上面由金行长撑着，不会出什么大事。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之福。不料三月后，中央银行下达文件，说近查全国不少银行都在做兑换钞票黑市交易，必须全面查清，严惩不贷。金行长一有所闻，赶紧来通知他，让他把两个多月来所获钱财（当时都已兑换成黄金）统统交出，按八二分成了结此事。金行长是个银行内外都知道的“狐狸”，以前数次贪污贿赂案，总是以处罚下级自己得益而告终。他怕此案太大，赚得国难财有十余箱大黄鱼（金条）。查获后，必定为杀头之罪。虑及金行长会对他下毒手杀人灭口，他便在当天凌晨逃之夭夭了。金行长当即派他的助理作为暗探，配备枪支，不惜重金要捉到他。待取得他藏匿金条的地方尔后灭了他。以此向上级报告，此案犯畏罪自杀，金行长便可私吞那笔巨额财富。于是，便开始了一场暗地里进行的生死决斗。

富文呵！苦命的孩子！你父亲从小就父母双亡，跟哥哥在一

起过日子，所以他出逃回来后，东躲西藏一圈就去了哥哥家。桂花爸边呷着茶边叙述着。

他在镇江见到哥哥，以前在村里最会用脚采藕的人，却成了个走路一拐一拐穿旧军装的脸上有疤痕的人。哥哥头一句话告诉他，你老婆生了孩子改嫁了，不知去向。因为她听闻你父亲在咸阳娶了个姨太太。他用目光恨恨地看他一眼，接着又对他叙述自己被抓壮丁后入了国民党军队，他开拔前线与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奋勇杀敌，把腿也打瘸了。军队要留他下来管理后勤，但在军队开往与新四军交战的路上，他开小差跑啦！他幸免了一九四一年初那场皖南事变。他到镇江安了家，摆皮匠摊，与嫂子、弟媳一起糊口度日。他哥见他蓬头垢面，神色慌张，便逼问他为何而来？王子和便讲了自己犯法的经过。他哥愤然地打了他一记耳光，讲他想发国难财该千刀万剐。王子和受到震动，便说，现在外面已登报通缉追捕他，他万一死了，那十多箱金条委实可惜，便告诉他私藏在离咸阳八里路处郭庄的隋炀帝碑文旁的地底下，那是在一个阴雨霏霏的夜晚，挖地一丈余，深埋下去，只有一头驴子和他知道底细。他道了真情，没敢过夜，化装成讨饭的，又逃往丹阳一带了。他哥后来当即联系上新四军的外围组织，镇江中学的一个文学社团。新四军派人把那十多箱大黄鱼秘密地掘取了，支援了抗日前线。于是，后来村里传颂他是“抗日英雄”，那是他哥广造的舆论。万顺寿后来见到你大大^①，他双腿瘫痪不能走动了，便把你领回洲上。他随他老婆去了山东，就再也没有消息。既是“大案要犯”，又是“抗日英雄”，把你生父的名誉扯平了。就是这样。

我心情既感沉痛又感快慰。我方始知道“关公”是在欺诈

^① 大大：即伯父。

我。我不会因生父的问题，戴个什么历史反革命家属之类的帽子，或把我的行为视为阶级报复，云云。我心中释然了许多。

不过，唉！桂花爸摇摇头，用十分痛惜的口吻说：你生父让我感到最痛心的是，他千不该万不该，把你妈遗弃了，在咸阳重赎了年轻漂亮的姨太太，那姑娘是个高中学生，被称作“校花”。他出手小票给她的父亲——一位董事长。那位董事长见钱眼开，为获得他手中所有的小票，以他的女儿为代价。他女儿见你生父长得年轻英俊，以为他没有家庭，也乐于嫁他，希望他能圆她出国留学回咸阳办个棉纱厂的美梦。那女学生思想激进，想用实业救国，她哪知你生父不是什么银行家，只是个票贩子呢！他在婚前就把人家肚子弄大了，世界上又多了个没有父亲的孩子，这都是你生父作的孽呀！

也许他听到我唏嘘的唉叹声，他突然收住了话头，怕我难受，好多事情不往下说。这时恐怕已是下半夜，没有风声，没有狗吠，村庄睡死了，惟有堤外江涛的哗哗声和从头顶传来的蟋蟀的沉吟。他咕嘟嘟地又喝了几口水，在微弱的豆油灯下，我见到他的眉头紧锁着，不知在寻思着什么。

但“关公”依然没有放弃对我的“深挖”计划。桂花有时回娘家就对我说：现在他们在搜寻你呢！这么要紧的活靶子怎能放过呢！每次“关公”遇到我，总是有枣没枣地打一棒，说有人看见你们家的人帮万富文逃走了，你不老实交待他的下落，当心对你立案审查！桂花对他毫不示弱，双手在他面前绕着半圈嚷嚷着：谁看见的！谁看见的！哪家疯狗乱咬人呀！谁不晓得你们公社里有两派，把万富文抢去了还要跟我要人哪！我关照你，要是万富文有个三长两短，我要找你算账！我闵桂花不是好惹的！“关公”的脸涨得更红了，说了句岂有此理便悻悻而去。他对三代贫农出身的乡政府老干部的女儿也不敢较劲到底。

然而我怎么也没想到，后来桂花巧施小技，让我很快地安然无恙地回到家里。

那时，富贵心里总是有股冤气，认为上面批什么自发势力，断了他上街镇卖点鱼虾赚点小钱的财路，让他手头没有一点儿可以支配的现金。他曾偷偷地去集镇卖鱼虾，却被逮住打伤过腰。所以，桂花就出来帮他忙。有时在夜晚悄悄地把富贵摸来的鱼虾送到二姐家，让姐夫在私下里向村民兜售。一天晚上，她走过村后的那片小树林，那树林在微弱的月色下像片黑色的森林显出那神秘而令人可畏的威严。只有树林旁那条弯曲的小路泛出迷惘的白光来。就在那条蛇似的道路上，走来一男一女，那男的是“关公”，而旁边那个女的是万震云的女儿翠。翠当时正在村广播站当管理员，那晚全村停电，“关公”便找她出来谈谈心。桂花听见“关公”对她说：小翠，你最近连续出了两次事故，一次是没有及时把乡广播站的重要新闻传播过来，啊？不冤枉你吧？翠马上说道：哎呀！机器出了故障，真急死人了！那也不能怪机器呀，为什么不早找电工修啊？这是一；还有，你怎么播出了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克里姆林宫的钟声呢！这问题就严重了！所以，村革委会研究下来，……关主任！您别撤我！这工作每天能记六个工分，谁都巴不得！我干活怎么也做不了六个工，我求求您了……嗯！那以后你得听我的话呀！第一，每天要早起，先检查一遍机器，啊？第二，每天要晚睡，拔掉播出线，自己多熟悉操作业务。第三，要常来找我汇报工作，自己也可写些批判稿，但播出前要送我审阅过。第四，第四，翠，我是很喜欢你的，我想到小树林里去吻吻你，啊？翠马上说，就这第四点不行。吻一吻有什么关系……嗯？你又不听话啦！翠这时却答应了：就吻一下。她便依从他进了小树林里边。桂花在树林外什么也听不见了。

但后来……桂花见翠流着泪从树林里走了出来，她束好裤

带，摸摸她的后脑勺，说我的发夹呢？白发夹呢？她似乎要回树林去寻找，“关公”束着皮带说，有什么了不起的，白发夹嘛，我买一个送给你！赶快回家吧！啊？他依然用那命令的口吻，似乎一切都是不容分辩，在小树林这块土地上，是没有翠说个“不”字的权利的。

桂花气愤地看他们两人一东一西地分开走了。他便钻进了树林，在微弱的月影里，打亮手电在草丛里捡到了那枚白色的发夹。

第三天的晌午，“关公”又上门找桂花，说万富文有消息吗？啊？你们再不把他找回来，我可要采取新的措施了。桂花并不理睬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只白色发夹在手中玩耍着，并对桃说：桃，过来，妈买了一只白发夹送给你戴。“关公”马上沉下脸，转头就走。于是，桂花便故意地大声吆喝道：你不是丢了个白发夹吗！有什么了不起的，白发卡嘛，我买一个送你！桃马上说道：妈你糊涂啦，我从没丢过发夹呢！

“关公”出门的脚似乎在门槛前停了下，但他还是跨了出去。但当天下午他就像丢了魂似的找到桂花，把她拉到河边树下，轻声地对她说：你家富文的专案我们放弃了……

桂花对他狡黠地笑道：那我想办法把他找回来，要是你对他不客气，我看你这主任还当得下去吗？

桂花又对我说，论她当时的心里，真想咬“关公”一口。但她不知当时翠到底怎么想的？再说自己把这事明抖出来，伤害了翠的名声，翠也失去了每天六分一工的收入。

就这样，我大模大样地回到家，“关公”也没再纠缠我。而我对桂花的情感却是更进一层，对待这样的救命恩人我怎能不打心底深深地爱她呢？但我心里在训斥自己：你爱桂花却是另种意义上的，否则你就会玷污她的荣誉，你可不能发展与她的那种关

系啊！

但，理智能否控制下意识，这也许是有待未来研究的新课题。然而有的科学家说下意识与意识有所关联，那么我就要举双手坚决反对。现在让我来回答，我便想到万疯子祠堂后墙上用镰刀刻满的“气数”。“气数”是把万能钥匙，所有的疑难杂症它都能诠释。我做了斯文扫地的事，我痛骂自己活气数，我在“气数”中得到解脱，否则我真的要去自杀了。

事情是这样的。我的抑郁症痊愈后不再失眠，却患上了夜游症。这恐怕是由于桂花娘家地窖的环境有关，不分白天夜晚的黑暗，那么狭小，睡着做梦与站着做梦并无差别。回到万村后，有几次我在深夜起床，到竹院里兜一圈，又回到床上，自己并无感觉。夜游时，我只觉得自己是在认真地做着一件事，或者是在找东西，或者是在闲逛。早上起床后，富贵就问我：怎么？你西厢房里放了尿壶不用，半夜三更去竹院小便干什么？我很讷然，对他说：我半夜没有起来过呀！他和桂花便相视一看，说我有夜游症。桂花正色道：那么以后杠门上要带锁了。

这倒也罢了。但有一次我夜游到了不该去的地方。那天天气很热，院里的桂花树叶纹丝不动。富贵把竹榻放在天井里露天过夜。半夜时分，我在梦中开门出来，一下走进了堂屋绕呵绕，绕进了开着房门桂花睡的房间。我在她房间里东摸西摸，竟然摸到她的床沿旁。夜游症其实就是在行动中做梦。我事后还能记忆起来，也许由于她的床架蚊帐旁挂了不少香包，那种气息诱引我过去，让我感到面前是一片荷花盛开的藕塘，旁边还站着许多看着采菱采藕的人，那是我童年生活的复现，梦境叠回忆，那情景让我如痴如醉，我看到了荷塘里的鳞鳞波光，觉得那是一条条的大鲤鱼，我便跳入了水中，捉起一条条的鲤鱼，不停地摸着那光滑的身子，我快活极了……突然间，我挨了一棍，我惊醒过来，

发现自己在桂花的床头，见桂花只穿大兜和短裤站在我面前，旁边是拿着门门的富贵。我惊恐地叫了一声，昏了过去。

我不知何时醒来的，见他们夫妻俩在吵架。

桂花说：夜游是不能惊醒的，俗话说，人吓人，吓死人！

富贵则说：谁晓得他是夜游症还是动你坏脑筋的！他厉声地问我：你老实说，你在床边干什么？

我说：我在摸鲤鱼呀，谁晓得摸的是什么……

富贵又问桂花：你是被他弄醒的？

桂花说：噢，你是问我，他把我摸醒了喽？

富贵冷冷地说：哼！奇怪了，他在身边你倒没醒？是我听见房间有动静，在房门外喊了声：“有贼！”你才呼地坐起来？你就睡得那么死？

桂花说：你都看见喽，我在装睡，在让他摸，是吗？那么好吧，干脆对你说，我约他上我房里来的，要是你不发觉，我还要跟他睡觉呢！

富贵压着嗓门说：明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你何必那么大声嚷嚷，要让全村人都晓得呀！

桂花仍扬着手臂，嚷着：咦，是你说这事奇怪呀，我这么一说，不就不怪了嘛！啊？啊？

桃在一旁喊着：妈，爸是神经病你也是十三点，快烧早饭，我要读书去了。这时我睁开眼，从堂屋藤椅上爬起来，嚅嚅道：富贵……我赔不是……我……边说我便哐地一下在他脚前跪下磕了个响头，这下堂屋里没人再吭声了，静得连针尖落地都能听见。我挣扎地站起身，拖着沉甸甸的身躯回西厢房了。

我关上房门便哭泣起来：丢人呀，丢人！我怎么做出这么丢人的事呀！……我不敢再回首夜游的事，我在书里不止一次地看到，关于人的下意识与意识的关系，认为梦是被压抑的意识的反

映，不错，二娘死后我是渴望有新的爱情，但我还不至于在富贵眼皮下，就想与弟媳妇发生关系，而且付诸于行动。但夜游到她的房间怎么说得清？家里那么一块地方，有天井院子，有门廊，有灶间，有走道，你偏不往那些地方游，偏游到了弟媳妇的床头。我不愿细想下去，我一个劲地痛骂自己：活气数！活气数！我白活了这么多年，气数已尽呵……

桂花推开房门走进来劝我：二伯，别难过了，富贵刚才只是顺起嘴巴说横话，你不要在意。人常有睡在鼓里摸天的事，做梦夜游，由不得你。

我觉得无脸见桂花，伏在桌上捶着头，说：活丢脸！我不是人呀……桂花说：好了。好了。下午我陪你去镇上看医生，这夜游症要好好治一治，啊？

那些天，富贵对我一直没好脸色。但我想他的怀疑也许有道理。我事后想想，那天我在她床边摸鲤鱼，一条又一条，没完没了似的，时间蛮长。无论我摸床架摸凳子，总有声音，富贵在外里能听见，她居然酣睡不醒？这就可能说明我抚摸了她的光滑的身体甚至乳房？她听任了我……我这么想，又不敢相信。

翌年秋天，阳光特别灿烂，太阳显示出一种神奇的力量，把稻田照射得黄澄澄，把池塘照射得蓝晶晶，把小树林照射得红艳艳，那种耀眼的红，仿佛让人第一次明白，小树林里原来种的大部分是红枫；村前屋后的槐树和榆树也越发显得墨绿苍翠，而大路小道旁的野菊、龙牙草、田菁和向日葵也开得特别红火，大地从什么时候铺上了姑娘们所喜欢的花布呢？反正，你第一次感觉到万村原来是个彩霞居住的故乡呢！人们这样的好心情，与“四人帮”被赶下台有关系。“关公”也被免了职。村人盼望有个好头头上台，把万村重新整治起来。

正值冬闲，重新上台的老村长带领村民忙着整治水利。堤河被填平了，但两村的人为那并不很宽狭长的土地争执起来，人们哪怕多争得一分地也是好的。在我们万村，几百口人只有两百亩耕地，富贵自然肯抛头露面，竭力主张应该平分界堤的土地。但桂花却说，你是倒卖槟榔到广东，晓得个屁！筑界堤，都是当时先围圩的村民干的，土地应归人家六圩的。我们万村呢，是最靠东江边的，那江堤旁边还有一道堤坎，为防洪又是不能填的。所以河网化的结果，万村得不到地。村里的事带到家里，富贵与桂花争吵个没完没了。富贵捉起她的手臂就往外弯，弯，弯得她直叫唤。富贵边笑道：你的胳膊是朝外拐的呀，跟众人不同呢！桂花挣脱不开，她急中生智，猛一转身，另一只手臂便使劲地猛推他的胸口，富贵冷不防一个趔趄，险似摔倒在天井院里，桂花就双手插腰得意地看着他。就像小孩吵架一样。后来，六圩的生产队长说祖上造堤的事就不提了，我们二一添作五，对分吧！于是富贵就得意地对桂花说：女人家头发长见识短。一边站着去！

桂花那炯炯的目光看着他，显得毫不示弱，仿佛对他说：别看不起女人！走着瞧吧！

从那时起，他俩遇事几乎都要争吵，不知是什么原因。

修罢水利，万村有两年沉寂一片。老村长跟随这个参观团那个取经队去了外省，村里男女老少都翘首以盼，等他回来。有一天，老村长披着那件黑袄，神气地从村路上走过，挥着手说：开会！开会！村子方始热闹起来。老村长说要搞副业，富贵赶紧掐灭烟蒂，举起手头一个发言：你们要允许我能在街上卖鱼，那就是共产主义了！

老村长说：这自然是允许的，那你可以养鱼呀！搞鱼呀，虾呀，你是在行的嘛！

那好！那原生产队的鱼塘由我承包！富贵举起了双手。

不行！前人栽，栽了树，后人想，想乘凉呀！翠的爸万震云站了起来。他是个老实巴交、黑瘦的中年人，他说起话来声音就颤栗而且结巴，一副想哭的样子。他把手中的棉帽不安地揉着，说道：我……我对“四人帮”深仇大恨……鱼塘，是我爹亲手开挖的呢……我管了多少年啦……自然得归，归我……承包……人们听万震云讲话，那一副副脸也都苦皱起来，对他挺同情的，总会想到他的女儿的不幸，翠后来怀了孕，到城里去做人流，就此没脸回村，住在姑妈家里，暂时也没找到工作。所以尽管富贵在会上——而再，再而三地要求承包鱼塘，还是孤掌难鸣，未能得到众人的响应。老村长显得很为难，一摸头说：你们俩都想承包鱼塘，好事，回头再商量一下。

等别人七嘴八舌地把建议罢，牢骚话罢说得差不多了，老村长站起来，走到屋当中，把那盆火炭拨拨旺，又用火钳夹起一块炭，用嘴凑上去，燃起了一支香烟。他便对大家说起村里一项计划，说万村是田少人多的地方，不搞村办厂怕是不行的。公社号召，我们要积极响应。上面还准备借些款给我们，办个锅炉配件厂吧！这厂要找米下锅的，根据初步了解，这行当还是有生意的。我想这主意倒是泽加于民，达则兼善天下的大好事，众人定会热烈响应。

老村长讲在厂里干活可以像工人那样享有工资和奖金，如搞供销员，可以按合同额中的数字进行提成，那钱自然较多，但人成年累月地在外出差，是很辛苦的。

我身边坐着桂花和富贵，马上商量起来。桂花的意思让富贵去当供销员，他身强力壮能吃这份苦的。但富贵却是摇头说：在厂里干活不自由，板定的，我喜欢像条鱼，独自游来游去。

哎呀！人家万震云想承包鱼塘，你何必跟他抢呢！

她又与我商量：你说呢？

我说：这，当然是两全其美……

她并没有听我说下去，惟恐失去名额似的，举起手大声嚷嚷道：老村长，这锅炉厂我们家要个名额！

老村长把那枝黑色的关勒铭老式钢笔拧开，打开小本记下了。他抬起头来又说厂址在哪里呢？拆万家祠堂，那祠堂占地面积较大，空关在那里何必呢！留几间改作为锅炉配件的生产车间，其余的都拆了，砖瓦搬到小学校，修补校舍。

这会开得还让人兴奋，散会后，人们像群放飞的喜雀。吱吱喳喳地赶回家烧午饭。人们思维的入口往往具有非凡的意义，它甚至会影响人的一生，这便是思维惰性以及习惯思维的发端。思想的差异和冲突具有伸延性，往往就在于思维入口的缘由。富贵不理睬桂花和我，独自大步地向家走去，那风刮起他那件好几个冬春也没洗刷过的灰大衣，他双手背在后面，并不在意寒风把那大衣的一角吹刮起来，像面三角旗地飘动着，他也不在乎那竖起的衣领被风刮得咻咻地响，他那长长的腿迈出有力的大步，那头微微昂起，听凭那风吹乱他那齐耳长发，仿佛就是要显示给桂花看，我是自由惯的人，别想让我进工厂受拘束，他自己的主张是谁也干扰不了的。他眯缝着眼，眺望着那冬日浅水的小河，仿佛在对身后的桂花说，我的兴趣在那里呢！

桂花在他后面，步子也是急匆匆的。她的头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表示对丈夫生气，但却无奈。她不时地把包在头上的绿格方巾扎扎紧，理着那被风吹散的前额上的头发，然后就把双手在胸前交叉着，那身姿显出对丈夫没有让步的余地，似乎对别人说，我在会上说的话，决不是放的屁。我会说服你的，你就等着吧。

他俩遇事时常意见相左，我已司空见惯，不以为然。在春风里，我喜滋滋地想：现在改革开放了，杂志上有人写文章，说中

国的“情人现象”该解放了。这便解除了我心里的顾虑。我想到桂花去弄来一个名额，当然是让身强力壮的富贵出去。我期盼着我能与桂花单独相处，一种神秘莫测、令人心悸的日子在等待着我。试想一下，当夜幕降临后，老房子里漆黑一片，桃在大房间里睡去了，桂花走进了我的房门，我们从从容容地亲吻，我们热热烈烈地拥抱，我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做爱，彼此倾诉着说不完的恩恩爱爱……哦，桂花，你给我们创造了多么好的机会。

回到家后，桂花忙碌地烧午饭，那铅桶碰击水缸哐当地响，那拍击淘米箩的声音也很重，还有饭勺在锅台上发出的叮当脆响，以及拗柴禾时那噼啪声，都显示桂花是在生气。富贵则在天井院里抱着一只猫在晒太阳，脸色却是阴沉着的。我坐在阳光里挑黄豆种，开了春，屋前屋后拾边地里的黄豆都归我下种的，那是件较轻的农活儿。富贵没好气地朝我瞥两眼，我知道他要对我发落什么。果然，他大声地说道：秀才，依你看，我是该进厂当供销员的呀！可你说，农民就是农民，工人就是工人，农民为啥要去抢工人的饭碗？你是秀才不出门，尽知天下事的，不是吗？

我原想对这事再也不吭声了，可他分明在挖苦我，我不由得开口道：会上老村长不是说了嘛……其实，以前《周书》上有过这样的话：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匱少，则匱少而出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

富贵当即一拍大腿，乐道：咄！还是我哥有道理，桂花在会上不是替我们家要了一个名额吗？就你去吧！哈哈！不开玩笑，就这样！

我？我？……

桂花边拍打着身上的柴屑边走出灶间，说道：我不是护着他，他干不了那种活！再说，这又不是什么坏事，村里有这么好

的赚大钱的机会，你不去不是呆子嘛！

富贵从来要在她面前显出一家之主的样子，嘴不饶人地说：要是我高兴，我觉得外面逛逛也不错！我要去，不用你说，我不去，你也管不了我！喂，富文，要是去外面当个供销员，四处见见世面，倒也可以试试。可不知道这活儿是我们庄户人家干得嘛！

桂花见他心有点活了，便也不多话，回灶间烧菜去了。不知怎的，在他俩矛盾时，我总是倾向于桂花，也许确实她的话比富贵的话更能入耳。这时，我不由得火上加柴地说道：富贵，你就先试试嘛，你女人不是说过了嘛，这可不是什么坏事……

你别鹦鹉学舌地再来教训我，下星期办学习班，我去！他又一拍大腿。

老村长把他编入村办厂的基本人员名单。第一件事就是拆祠堂，改造车间。这件事他说什么也不肯参加。他说他相信迷信，绝对相信！那天村办厂的人来了一大群，手持工具，路过我家门口，吆喝着 he 一起去拆祠堂，他直摇手，说打死我也不干，指着我家院子里那棵桂花树，讲起一九七四年秋的一件事。那天夜里，月光很亮，中秋前夕吧，他到竹窠里解了小便回到灶间，关上杠门，走过甬道，准备回房间睡觉，忽然发现天井院中的桂花树跟平常不一样，有根树枝在月光下发出晶莹的亮光，恰似大雪过后树枝上积满了亮晶晶的雪。不过，那桂花树上的亮光呈银白色的，而且透亮，像城里的霓虹灯，在黑洞洞的庭院里闪现出来，既美丽迷人，又让人害怕。他马上窜进了西厢房，把我拖出来，我们俩凝神屏气站在门边看着，谁都不敢出声。后来，他问我怎么办？我不知如何是好。后来决定烧香吧。这么，我们俩人一起敬香磕头。过了一会儿，那光亮就逐渐地消除了。富贵说：这是真事，我哥在，他能作证。富贵又对众人说：这亮光早不出

迟不出，偏偏就在中秋节前，为什么呢？我当时瞒着桂花对富文说，中秋节是亲人团聚的日子，在我小时候，父亲也曾替我定过亲的，那女孩叫草儿，在一九六二年自然灾害时病死的，可她的魂没死，都快二十年了，她还找到万家来，就附在桂花树上显灵，那意思说，让我别忘了她就是我的桂花。在场的人都目瞪口呆了。

桂花在一旁听着就乐个不停。她对众人说：你看我家死鬼多会讲故事呀，把别人讲得一惊一怪的。这么说，世上果真有神灵喽，听说外国有人在研究，我们万村也有研究的专家，那就是我。

众人被桂花的话吸引住了，都问：这到底是真是假？

桂花不紧不慢地套着两只黑色的劳动袖套，直点头，说道：富贵说的是真事！我也看见啦！究竟怎么回事，改天有空闲时间我从根上芽上对大家说个明白。现在忙着出工，是听我讲故事的时候吗？不过，我告诉大家，那肯定不是显灵，大家放心地去推倒古祠！走吧！

于是众人议论着桂花可真能呀，还像个说书先生似的，来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吊我们胃口呢！说笑着，跟着她走出了我家院子。

话说回来，从我记事起，万家从来对于祭祖宗尊鬼神是按旧俗操办的。万事尊祖为先，是父亲时常对我们说的一句话。说白了，倘若没有太爷，哪有爷爷，没有爷爷，哪来父亲，没有父亲，哪来儿子，没有儿子，哪来孙子，尊上，是天经地义的。所以对于祠堂是否要挖除，村里有两种意见，老村长说，可挖也可不挖，只因村里缺地缺房，只能这样做。而富贵却是不愿去挖祖宗聚合之地，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我把祠堂视为文物，最好修葺一新呢！但拆是势所必行的，我见到村里长须老人拆房

者祈祷，跪在祖祠前念念有词：泥郎木郎，速去他方，作者自受，为者自当，所有镇，与我无妨，急急一如太上律令赦。却又使我感动。

留下的几间屋，经整修、改造，成了车间。富贵参加了由镇江锅炉厂请来的老师傅主持的培训班。他每天回家叫苦叫累，说坐在那儿听课比挑一天的粪都累。老师傅说：你们到外面接洽业务，锅炉型号、尺码、重量、性能、材料等等，基本概念总要弄清吧，为此，也要学会 ABCD 洋码字。就是背那二十六个英文字母，也弄得我家鸡犬不宁。富贵是初中毕业，他说已记不得他所在的县中有没有设英语课。而桂花则是读过高中的，算个准高中毕业生（由于“文革”没有正式毕业）她倒是学过一点英文的。我呢，虽然高中毕业，学的却是俄语。而且都忘了，对我弟一点忙也帮不上。于是，桂花就是她当然的英语教师。但富贵是有夫权思想的人，对于老婆教他，他从心底感到别扭。而桂花那嘴却是不饶人的，读错了音就要笑他，最后他把那二十六字母方块纸片狠狠地往桌上一摔，说道：你行呀！你有能耐，何必狼筋扯到狗腿上，你自己去嘛！

桂花却是笑，笑他笨，怎么一个 P 与 R 总是分不清，一是独脚，一个是双脚，区别就在这里嘛！

那好！你也别笑话我了！现在我决定——明天你去替代我，你去出差，我干家务！听见吗？我决定了！为示他的权威，他还把拳头往桌上重重一击。

桂花那脸顿时就像鼓胀着的气球，通红通红，说：你还算个男人哪，水中葫芦两边摆的，被几个洋码字吓着了，还不如女儿桃呢！

桃那时已读高小，每天一早天蒙蒙亮，就坐在堂屋门口哇里哇啦地背英文了。

也许是桂花这句话，触犯了他男人的自尊心。富贵咬着牙说：别废话，你说下去，这几个洋码文哪怕是铁是钢我也能咽下去。桂花这下满意了，笑咪咪的，一个劲儿盯着他看。

一九有雪，九九有雪。阴晦的云层遮住日头，风夹雪的天空迷濛一片。沸沸扬扬的雪花儿撞击在树枝、电线杆和屋顶上，变得无影无踪。林道上踩满了牛蹄，犁满了车辙，泥泞一片。羊咩狗叫，孩子在雪中奔跑，风雪仿佛把整个村子闹腾得摇晃起来。

屋里也不宁静，到底谁外出当供销员？他俩的争吵，从白天继续到黑夜。我也不管自己听房到底对不对，从他们关起房门开始，我就像面对一台收音机听到里面的一切秘密。又经过一场“拉锯战”，说定是富贵去。后来，我听到他们在谈论费用问题。原来搞供销员先要自己拿出出差费的，第一笔是三千元。桂花说现在厂子是白手起家，只能这样^呀！她问他手头钱够不够。富贵说，够个屁！桂花说，那我去跟姐借。富贵叹息道：妈的，还要求我出去穿西服，结领带，穿皮鞋，又是一笔开销。桂花笑道：出客衣服总是要有一套的。别上街买了，我去买料子回来给你缝制一套，反而合身！

另外嘛……富贵的声音变低了，说道：今天我可以痛痛快快干了，那些讨厌的玩意都可免了，你要替我生个大胖儿子，我们早就该有自己的孩子了……

桂花轻声地笑着，说道：噢！这也算你去当供销员的条件呀！嘻嘻。富贵，我是要生一个的，等你把供销员这行做稳当了，你出差，我就让我们的大胖儿子陪着我。

不行！现在！今晚！否则这供销员自我免职了！

富贵边说似乎已经在干什么了，桂花却是不同意，床板发出一阵格格格的声音，那是一种“格斗”的声音。

富贵似乎没能让她就范，连着喘气说：我关照你，我不是没

力气让你服我，强扭的瓜不甜，我饶了你！

桂花也喘着气，说道：去去！我说以后生嘛！即使挨一刀，也不会到你肚子上。

结婚好些年啦！别让人家以后说我也有富文的病！

这几年我们家什么生活条件呀！再多张嘴，养不起！等你回来了有了大把的票子，娃娃在我肚子里也会笑出声呢！

废话！你不说倒罢，说了就让我生气！你看看全村几十户人家，哪家不是今年结婚，来年有喜，就你是个怪人，我倒疑心你另有男人，不打算跟我过一辈子，是吗？

噢，原来你是说我偷人喽！那你说，哪一个吧？

你！你轻点声好不好？把桃吵醒了……你是存心让隔壁我哥听见呀！

好，我不发火，我问你：我另有男人是谁？

反正，我有感觉就是，你心里明白！他压着嗓子说道。

我的心被提了起来，我害怕平时对弟媳妇有过多的眼神或过于温顺的态度让他犯疑，我更害怕桂花对我平时过多的照顾和关心，让他看出来是那种感情。我像猫似的轻盈地从床上起来，干脆把耳朵贴在墙壁上听，我头一次发现隔壁的声音居然那般清晰，就如同在一间屋里。富贵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说道：我关照你，我马上要出去了，要是你跟万富文不清不爽的，我就拿柴刀砍了你！

桂花当即就哭了起来，听得出，她怕那声音传出去，她用枕巾或别的什么东西捂着嘴，但依然能听出她在哭。过了一会儿，她仿佛是用手狠狠地拧了富贵一把，拧得他叫了起来。

不说了，好不好？我给你话啦！睡觉！

他似乎翻过身去，不再吭声。

窗外，风早已停歇，无声地下着雪，窗纸映现得分外地白，

而且透明。也许我家瓦楞上已盖满了雪，天井院里，桂花树上都盖满了雪，全村也沉浸在一个银白的世界里了。

夜，多么寂静呵！但桂花还在嚤嚤地哭着，那声音很轻，如同院里的桂花树枝在轻轻摇曳。像她那样一个爽直、快活的女子，在深夜里从心头发出的呜咽声，她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她进万家好些年了，哪天不是起早带晚地干活，包揽子全家家务不说，还要服侍他丈夫，把洗脸水和漱口水都要端到他手里，替他上街打酒、买烟，还要用那紧巴巴的钱买回下酒菜，烦闷时他就要去赌钱，她阻止不了他，还要替他送雨伞、套鞋，他居然把她的结婚首饰偷去押赌，输了，她除了狠狠地捶了他几拳，哭了一场，别无他法。对于这样一个丈夫她可说是尽了自己的心，可结果却被他毒骂恫吓；她待我也是那般好，没有她，我怕也不能生活到今天，可结果却被他嫉恨无比……她那哭声充满哀怨，也许在后悔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进万家的门呢！……而我心底也在哭泣，我痛恨自己对她产生的那种感情，而那种感情在平时也许是难以不表露出来的。是我牵连了桂花，我深深地怨恨自己，对不起她。

过了许久，我听到富贵呼呼地睡着了，那打鼾声如同拉风箱那般具有节奏。桂花的抽泣声也止息了，夜静得像一口倒扣的锅那么令人窒息。我躺在床上失眠了，只听到从竹林那边传来哗哗的声响，我以为又下雨了，睁开眼一看，却发现风起雪住了。西厢房的窗纸上映着半截月光。在这寂静中，我听到桂花重重的叹息声。我想：现在，在洲上所有的村落里，恐怕每个人都睡着了，只留下我和桂花两人。她睡不着，也许跟我一样，在思考着不可思议的人生。如果当初桂花不是嫁给他，而是嫁给我，她就不会像佣人似服侍他，相反，对于这么好的妻子，丈夫会百倍地去体贴她，别说对她咒骂，对她赞美的话都说不完呢！桂花呵，

此刻你到底在想什么呢？……

清早，我起床后，走到大门口一看，哦，万村披上了美丽的白色的纱巾，像新娘似的妖娆动人，不远处的小树林上撒满了积雪，不由得令人想起那句脍炙人口的诗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我见到桂花正高一脚低一脚地挑着水桶担，从不远处的小河边走来，那弯曲的小路上清晰地留下她来回的两串脚印。她走近来，还是那张快快活活的红扑扑的脸儿，还是用她女儿桃的口气招呼我一声：二伯，早。然后，把水担挑进了灶间的大水缸里。

饭罢，她没有上地里，先是去二姐家借了钱，后来又往镇上去剪布，回来后就忙着替富贵量衣领、胸围、腰身、裤长，等等，然后就钻进房间画样裁料，哒哒哒地踩起缝纫机来。她神情显得那么欢悦，就像过年前夕，给桃做新衣服似的。

我看她太忙，就对她说：今天午饭，晚饭都由我做，口味不好，要请怠慢些了。

她双脚不停地踩着缝纫机，双手拉出了笔直的线脚，侧过头对我微微一笑，说：那我谢谢你了。

富贵却对我沉着脸，似乎在对我说：你干嘛拍她马屁呀！同时那眼神是在对我发出警告：我走了以后，你对弟媳妇可要放规矩点！

我对富贵的表情不以为然。我埋着头，在天井里削着豆饼。

富贵选择了一个绝好的大晴天启程。桂花高高兴兴地替富贵穿上西装，打好领结，穿上那双从姐夫那儿借来的新皮鞋，说他何止像个供销员，简直像个有派头的老板呢！这身打扮准能兜到生意。

富贵对着桂花的那面梳头圆镜上下照着，不住地用桂花的泡花水把后脑勺上那翘起的公鸡尾巴似的头发抹平整，他因这身衣

着显得更英俊、潇洒了。他那高高的个儿，宽厚的胸脯，很有一番气度，完全不像一个喜欢捕鱼捉蟹的农民了。他的肤色虽然黑黝黝的，但显得健美，特别是那双鹰隼般锐利的目光，也显得更加明亮和富有智慧。

桂花笑咧咧地打量着他，为这样剽悍、潇洒的丈夫感到骄傲，而一切痛苦都云消雾散了。

这会儿，隔壁的富本走进大门，也是西装革履，但他舍不得脱下那顶草绿色军帽，手里提着一只小皮箱，是约他一起走的。

小三子爸，你也一下成了阔人啦！桂花边说边递烟，从桌肚下面拖出方凳让他坐。

富本憨厚地一笑，仍站在那儿，摇摇手说：不抽烟，也不坐了，这身衣服，借的。快走吧，要赶到镇上乘班车进城，再赶火车去北方，时间不能耽误了。他对桃也招招手，表示告别，惟独不理睬我，仿佛没有看到我似的。我知道他仍记着我以前曾批斗过他，笑话我自己因此又受审查，他看不起我，也许认为我是个任人取笑的小丑。

富贵这时已把头发梳理得像新郎似的油光可鉴。手提大旅行包，走出了大门。桂花忙不迭地又给他包里塞了几个煮鸡蛋，和一叠韭菜煎饼。家里的花猫也在门口朝他喵喵地叫个不歇，仿佛知道他要出远门。在平时，花猫总是跟着富贵出去捉鱼，富贵总是把捉到的第一条鱼扔给花猫。花猫有时也独自去河塘边，用爪子向水中抛下沙沙的泥土，塘水边便荡起涟漪，稻鸡子便以为水里有鱼，从芦丛里窜出来，花猫一下扑上去，咬住它的颈脖，往家里拖。倘使见到富贵，它就会乖乖地丢下，这样家里的餐桌上便多了一道美味。富贵对花猫很有感情，用手亲昵地摸摸它的颈脖，依依不舍地离开家门。

富贵走后的一天晌午，桂花从地里回来，把锄头往墙角一

放，对我说：桃他爹走了也好几天了，也不寄封信回来，人家小三子娘就收到男人的信，说他们在外很辛苦，订业务是很难的。

我安慰她说：万事开头难。

她进厨房烧饭，烧菜，我照例是替她添火烧柴。她便炒着菜对我说，桃他爸这个人^哪！论品性不能算坏，就是欠修养，任性，开始我怎么就没看出来。那时候，我们一起到镇江、南京去串连时认识的。他那长相倒是很吸引我，跟他也谈得来，我爸爸说，你找男人先要讲人品正直，这年头野心勃勃抢官当的，溜须拍马想弄个头目的，欺压百姓的，不少，找个正派人最要紧。我妈说我们家穷，农村的人讲个粥家攀饭家的，男方家里也不能太差。几年相处，我发现你弟只是对这对那看不惯，爱打抱不平，倒是个男子汉，再说家里只有一个哥，有大瓦房，我、我爸、我妈三满意，蛮圆满的。婚事也办得蛮快。哪知，一俊遮百丑，他身上的毛病还不少呢！

我边烧着火边对她说：这金无足赤，瓜无滚圆，谁是完人呢！他才三十出头嘛，年纪还轻，以后能改变的。我父亲从小对我严教，读书颂经离不开那木板子，可对富贵却管束不了，就听任他，母亲又很宠他，是自己亲生养的，七岁时还抱他坐在怀里撩起衣服喂奶呢！

说到这儿我当即打住了。我为什么要说富贵的坏话呢？我只是为了他们俩以后更和睦，让她对他更有所了解罢了。

噢，怪不到！怪不到！她一边炒菜一边寻思着什么。

但，我的脆弱的感情有时在夜晚来临时，就会像屋檐下的蝙蝠毫无目的的游弋。夜晚，在昏暗的电灯光下，一家人在堂屋里吃饭，一边是桃，一边是桂花，当中是我。我一闻到桂花头发上那泡花的香味，心里有时就产生出异样的感情，一种想接触她身体的感情。但我觉得自己恰似蝙蝠，又有着特别高度的警戒，它

虽然到处乱飞却不会碰到实物，就如同我那两只脚伸在幽暗而神秘的桌肚下，既想接触到桂花脚却又怕碰着，那是多么复杂的感情呢！别人很难理解。在那昏暗的光线下，桂花脸庞便显得更加地亲和而美丽，特别是她那双眼睛越发变得明亮富有光泽，那是多么让人看不够的眼睛呀！要是富贵在家的时候，我是不敢多看的，现在，我觉得自由了、解放了，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去看她，这是多么幸福呢！也许我的目光在她的脸上多停留了那么一会儿，她感觉到了什么，她垂下眼睛，随即又离开桌面，走进灶间的幽暗里了。我一时冲动起来，多么想追到灶间，站到她后面，去抚摸，她那浑圆的胸脯，但我没有勇气。

有一天夜晚，内室与厢房都睡静了，我突然听见内房房间里吱吱一声的响动，然后，门打开了，桂花走出了屋子，我的心便莫名地忐忑直跳，我坐起身，凝神地聆听着她要去哪儿去？她的脚步从西厢房门口走过去，然后穿过天井，走到了大门口，把大门哐哐地拉了几下，然后又穿过天井，她那黑影在我窗前站了一会儿，才回房睡觉了。我心中噗通直跳，这大门是我闷好的，她干吗还要来检查，分明是要吵醒我，让我开房门，她要进来……我后悔死了。

我想到自己的软弱怎么变成了奥勃洛莫夫式的人物？在床上想得很美，但却没有行动。行动是什么？是思想的证明，是可以看到和感到的一种感情。只有有行动的思想才是真的思想，思想倘若离开行动只能变为一种心理安慰。而我不可阻挡的燃烧的情欲，已经无法按捺了！我把自己的嘴唇咬疼，我对自己说：以后当桂花再予我某种暗示时，我再也不能失却机会。于是我每夜都在聆听外面的动静，等待那哐当的检查门栅的声音，但是再也等不到了。我开始整夜整夜地失眠，好在那些日子小学校里没有课可代，我就在门内外转悠，一天上午，阳光灿烂，让人睁不开

眼，我走过桂花房门口时突然听到里面有人喊：富文哎，我冷死了，给我送一瓶热水来——同时我还恍惚听到里面有咣当当的洗澡水声。我的心顿刻颤栗起来，她洗澡时让我送水！我头脑里闪出她的裸体：那乳房未喂过奶，一定是翘翘的，像白鹅抖动着的双翅，非常美丽吧；那臀很硕大吧，白净得像个透明的月亮……我胡思乱想着，急着见到她，我大声地答应了一声：来啦！便兴奋地赶紧到自己的西厢房径自取了个热水瓶，我想今天我们可能……我慌手慌脚地去推她的房门，门一下就开了，里面却是什么人也没有，天窗的阳光照射下来，宛若一束舞台上的束光。我却听见在我的脑后厨房的方向传来从大水缸里舀水的声音转身一看，桂花却在那儿淘米烧饭呢，她对我笑笑说道：灶上有热水，不用你帮忙。然后她便随口唱起来那首她爱唱的老歌《杨柳青》，那嗓音像小河淌水，是极其清脆而甜美的：

正月里来是新春呀

家家户户点红灯哎……

我马上^裸然了。我想我刚才产生了幻听，多么可怕！那是我对她想过了头。不能这样下去，我只能等待她给予我的那种机会。

有一天，几个村民走进了大门口，探头探脑地问桂花：那桂花树发光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总是咧嘴一笑，对人解释道：嗨，我这人从小对鬼火特别有研究，那不是一种磷吗？我想这树上怎么会长磷呢？“文革”的时候闵家村外面的江滩上办起了五七干校，那可是从省城大学、科学院下来的有知识的人物呀！我问他们，他们兴趣大极了，特地到我们家院子里来看。并希望我们挖地三尺看看桂花树

下面究竟有什么东西。富贵一下就勃然大怒，说这会“动土”，惊动了列祖列宗那就会灾难临头。可是不久呀，五七学员们不知从哪儿调查来的情况，说：这树下埋着一头得瘟病的死牛，哈哈哈哈哈……桂花乐得直拍手，前俯后仰，然后抹抹笑出的眼泪说道：真的，这牛骨里有磷质，被树根吸收，长到树上来了。

众人听得津津有味，都夸奖桂花是高中生，说的在理。

众人走后，我问桂花：你讲的好好的，为什么会突然大笑？桂花便悄悄告诉我，人家五七学员调查来的情况是说：在一九六二年的初夏，村里有人听见深更半夜，万家的大门内有咔咔嚓嚓的挖土声，后来就发现大门内院子里多了一棵桂花树。这事是发生于草儿在县中的尸体失踪的时候。所以五七学员判断，万家大院内深夜的挖土声与草儿尸体有关。五七学员秘密地调查了草儿的未婚夫万富贵，说：这个题案与你们家有关呀！富贵一听他们调查得那么仔细，便对他们坦露了真情。原来草儿在县中因绯闻案自杀了。她是他的未过门的媳妇。那时，草儿的父母吵架离异，父亲重新娶妻，母亲也改了嫁。气得草儿与家里脱离了关系，只等嫁给富贵。她对富贵说：我生为万家人，死为万家鬼。富贵满足了草儿的生前愿望，生不能为万家人，死也要为万家鬼。于是，他就在月黑风高的夜晚，从县中偷偷地背回了她的尸体。但富贵请五七学员为他严守秘密，因为他害怕草儿的父母得知真相，会来要回尸体。这是桂花从五七学员那儿得知的第一手“绝密消息”。

我听后万分惊异。当时我正在小学代课，白天不在家，家里发生这事一点不晓得。我真没有想到富贵对草儿那般有情有义。

半月后，想不到富贵怎么提早从外面回来了。

富贵手提旅行包，西装笔挺地站在大门口，但头发似杂草般

乱，神情也很倦怠，我跟桂花和桃都微微一怔。

那天是星期天，桃也在家，她问富贵：爸，你不是说一个月才回来的吗？日历是你翻得太快了，还是我们翻得太慢了呀！

没心思跟你磨嘴皮子？富贵把手中的旅行包往凳子上一放，从中取出两盒高粱饴，递给桃，说道：我三千元亏光，也得让女儿甜个嘴呀！

桃却不显得大惊小怪，拆开那盒子，就吃起来，说：高粱饴才不管你亏了赚了，它是甜的！然后，她就大声叫唤起来：妈！爸把三千元都输掉喽！

哼！小毛丫头！我又没去赌钱，那有什么输不输的，你妈早说过，没准这三千元是你的学费。

噢，爸跟我一样，这次出去读书了，去交学费喽！

看我不揍你！小学还没毕业，嘴里就会搬弄是非，当心嚼烂舌头当肉吃。

我递上一碗水给他，说：富贵，你回来了。

我回来了，你这不是废话嘛。他接过碗大口大口地喝着。

我不吭声，他时常这样对待我，我似乎都习惯了。

桂花正在堂屋里擀面，见他把旅行包拎进屋里并没言语，直等他到内屋换去了西装，换了那件灰色的茄克衫出来，才说：要死了，一分合同也没订着？她的眉头拧得紧紧的，脸上显得很难受。

富贵在长凳上坐下，习惯地搁起一只脚，说道：我早说过，这活不是庄户人干的！

桂花依然皱紧眉头，继续擀面，问道：小三子爸呢？他也回来啦？

富贵说：开始几天，我们是一起跑生意的，后来就分开了，早晚还在一起。你别看他那憨厚的样儿，人家倒信了他，他订了

三万的合同，那单子也给我看了。我呢，压根儿就不愿当着那些厂长、车间主任、设备科低声下气，我替你们生产零件，打老远跑来，还要招待你烟呵，酒呵，请你吃饭，到头来，你就说一句，以后再说。这气人不气人哪！

富贵点起一支烟，锁起眉抽着，那浓重的烟雾便在堂屋里弥漫开来，桂花被那烟雾熏得咳嗽，用手直驱散烟雾，说：你就不能少抽点！那，人家三子爸怎么就能签上合同的？

是呀！我也问他了。富贵说，他说对待人家首先要客气，言谈要诚恳，一句话是一句话的分量。哼，他不才弄了个三万合同嘛，就像成了老太爷教训孙子呢！

桂花用手背把前额上搭拉下来的头发掠了掠，抬起头说：小三子爸这话在理，人家看他那稳重、诚实的样子，就相信他。你呀，定是张水嘴，给人家东拉西扯，显示你有能耐，少不了露馅。她嘟着嘴，显得很生气。

富贵吐了一口烟，说道：桂花，你倒是个神仙，怎么就让你说对了！唉，老村长出发前关照我们要待人热情，我当然要尽我所知对人家介绍我们厂里设备保证，质量保质，交货期限按时，结果人家一个个问题就提上来。一次在大连，人家问我你们厂目前用的是什么材料？我说不锈钢，当时人家就笑了。我心里窝火，那当然是不锈钢。我真不明白人家为什么要笑话我，后来三子爸对我说，这不锈钢有好多种，有耐热的，有耐酸的，人家要问的到底是哪一种？当时人家还问：是电熔还是炭熔？我一下想不起来了，含糊地说：当然是^哪！人家给我面子，却没追问。妈的，这电炉配件实在花样不少，不够脑子装的。

桂花听得不耐烦，打断道：看你聪明面孔笨肚肠，噢，人家三子爸倒是闷葫芦，肚里是有货。那你回来学习一段时间再去。别^哪嗦了！

富贵猛抽两口烟，狠狠地在鞋底磕灭了烟蒂，说：咄！打死我也不去了。再说，那苦谁吃得！头一夜在蚌埠转车，就在火车站坐了一夜，第二天我就腰疼，疼得直不起来。到了济南睡的是最便宜的小旅店，惹上虱子闹得我整夜没法睡。到了大连，那儿招待所倒干净，三餐面食闹拉肚，水土不服，把我折腾苦喽！

桂花停下手里的活，怔怔地看着他，责备道：三子爸能过，你就不能过！你呀，从小就娇生惯养，七岁还在娘怀里喂你奶吃！桂花也斜地看他一眼，便笃笃笃地飞快地切起面条来。

富贵像受惊似的把目光转向我，对坐在堂屋门口捡菜的我说：富文，我可从来没有在背后说过你的坏话，你不说，桂花怎么会晓得？

我觉得这也许不妥，当时怎么随口就对桂花说了呢？我急于解释，一下又说不清。

富贵那双鹰隼似的目光就阴沉了下来，他站了起来，走到我的面前，恶狠狠地说：你对她说我的坏话，是为讨她的好？为什么要讨她的好？你整天跟她在一块，我出去这半个月，你到底动了些什么脑筋呀？啊？

他的问话就像那抽水机的隆隆声响，把我浑身的血液都往脸部集中上来。

你看你这张脸，就是道貌岸然伪君子的脸！你不做亏心事，脸红什么，像酱缸一样了，啊？你说，就当着桂花面说！你算什么哥！他的脸痛苦地抽搐起来，冷不防地抓住我的胸襟，狠狠地往外面一搯，我便咚地栽倒在天井院里，我感到那是天崩地裂般的巨响。

桂花放下厨刀，忙从堂屋里跑了出来，在围裙上擦擦沾满面粉的手，把我搀扶起来，忙问我伤着什么地方吗？我一时感到头脑里嗡嗡直响，眼前直冒金星，肩胛也疼得很厉害，我知道要是

肩胛不疼，先是脑勺着地，那我这条命就保不住了。我为让桂花宽心，却是忍着，摇头说：没关系，没关系。

桂花转脸骂富贵：你中了什么邪！没出人命案，算你侥幸！

富贵的目光恶狠狠地看着桂花，那嘴唇剧烈地抖动着，说道：看看，看看，他摔了，你心疼了不是？

桂花当即回击道：你在外面又听说我什么啦？

还用我说？咄，你自己晓得！

桃在一边责骂他爸：我说，爸，你这次回来输了钱，在我妈身上发火呀！我想起老师教我们一句俗话：你这叫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有你这么待二伯和我妈的嘛，我去找老村长去，让他来评个理！桂花那手对女儿挥个不停，大声嚷嚷着：桃，你快去！快去！

桃！你疯啦！富贵大声喝住了她。

富贵还是被我的侄女降服了。我从心里佩服这个十几岁的丫头。她虽不是桂花生的，脾气却那么像她。

午饭时屋里很静，只听得面条呼啦呼啦的声音，饭罢，桃躺到小床上看天窗，富贵坐在堂屋旁的条桌旁抽烟喝茶，我站在堂屋门外发呆。只见桂花手忙脚乱地收拾了一半碗碟又去扫天井，回头见鸡上桌，忙又回头赶鸡，心神很是不定。她突然对富贵说：喂，你听着，谁丢了牛谁就把它找回来，那三千元不能白扔在水里。

好马不吃回头草，灰孙子才会上二回当。

噢，你倒成好马了！那，我去！

你去？洲上还没听说过女供销员。一个女人家方便吗？

不方便。我让富文陪我一起去！她那火辣辣的目光向我扫来，然后又向富贵辐射过去。

我心里好一阵悸动。难道她想弥补半个月来我们相处时胆怯

的接触；她暗示我去灶间幽暗处抚摸她，我一下失去了勇气；她夜晚在我房门外等我开门，我又举止迟缓……我的脸全然涨红了。

富贵一下跳将起来，说道：桂花，你是存心气死我呀！你要出去，我不拦你，你可以约别人嘛，比如翠，一起外出，为什么要约我哥？

这，你管不着，我出去要谁陪，是我的自由！二伯，那你帮个忙，去找一下翠，看她愿意不，如果她不想去，就你跟我一起走。

我当即走出了门。

万震云家住在村的最西头，两间草屋连着池塘。池塘长着一排柳树，柳树枝头绽出新芽，宛若池边腾起的绿色晨雾。养鱼不是个轻松活儿，日日夜夜操劳不歇。要管好鱼，还要管好人，夜间有人偷鱼，白天村里有的干部来吃鱼，不付钱打白条，白条从来就没有兑成现钱，他还是客客气气地招呼他们：来啦。慢走。留个条子吧。没得关系。我十分地同情他了解他。

我走进他家的草屋，里面倒搁着一只小船，散乱地堆放着渔网，渔叉，以及扳网的竹架，以及木桶、鱼篓等等用具。以前他见到人总是躲避，苦皱着脸匆匆而过，现在他的脸上却是显出了笑容。他的儿子搞运输，几个月就挣得了结婚的钱，在女方的宅基地盖了间平房，他也了却了一门大心事。他把那门窗通开，让带着凉意的春风吹进来，他不愿让我处在幽暗里，让春风把明媚的春光也吹进屋里。他与村里定了承包合同，这鱼池归他了，谁也不能来吃白食。他对我一挥手，说到年底净赚个五六千元不成问题。我与他闲谈了一会儿，就对他直言道：云叔，你女儿翠，现在在忙什么呢？

噢，她从城，城里回来了，说在姑妈家闲，闲得慌，还不如

回，回来跟我在鱼池和地里忙忙。

于是我把来意告诉了他。但这事桂花还没有对老村长提出来，不过，老村长自然是欢迎的。

噢！叫翠过，过来，你问问她。万震云走到门口，对着隔壁那间草屋喊着：翠，富文哥找，找你有事。

老实说，我一路过来，心一直扑扑直跳。我一直在想怎么对翠开口？说真的，我心里多么想跟桂花一起出去呀，那将会是多少个令人激动人心的日子！而且我能去见识外面大千世界。我知道，该怎么问翠。

这时，从草屋门口走出一个穿着方格茄克衫兰裤的女子，梳着城里人流行的长发，长发间扎着一条蓝色的手绢儿，步履显得稳重而轻盈，她比原来胖了一些，脸蛋显得白嫩，身体也比原先壮实，再也不是跳跳蹦蹦的小姑娘了。她似乎感到很意外，那双双眼皮的长眼睛一闪一闪的，问我：富文哥，找我有事？

我为她现在身体健康、气色红润感到高兴，她几乎完全从过去的阴影中走了出来，眉宇间没有一点儿受过欺辱的伤痕。我说：翠，你真像个城里姑娘了，还愿意到城里转转吗？

她文文静静地说：您说，什么事情吧？

我说：桂花要进城替村办厂跑业务，要找个陪伴。

她说：就是个陪同人员喽？

那是！跑业务是很苦的，富贵就是空着手回来了嘛，不能抱什么希望的。

那再去还有必要嘛？

那是！你不愿意也不勉强。

不过，出去跑跑也蛮好。桂花是个强性子，她恐怕能行。我不陪她不大好吧？

那也没关系。反正要吃苦的，不是游山玩水，你要是有要紧

的事就免了吧。

眼下倒也不忙，出去转转也好呀！

但是决不能自说自话，半途而废！

富文哥，您是怎么啦？条件还有没有了？

有言在先嘛！经济上也没有什么好处的。

她咬了咬下嘴唇，思忖片刻，说道：要是我不去，不是以为我经济上有什么要求嘛，那多不好意思。反正我是什么都不懂，只能给她做个伴儿。

这时我才了解翠说话喜欢与人反着，这是一种自觉被人看不起逆反心态的反映。早知道这样，我不会这样问她。现在却是始料不及了。

我把最后希望转向她爸的表态。她爸却笑道：只要她肯，我没，没有什，什么说的。

她妈从草屋后面的菜园子薅草回来，带进一脸阳光。她家的草屋南北都有门，南风把我们屋里的谈话窜出北门，送进了她的耳朵。她进屋把草筐一放，拍打着手里的泥土，便愉快地招呼我，说翠在家也没有事，将来作兴也能成个供销员呢！

妈！翠不高兴地扫妈一眼，说她才不愿干这种活呢！这次是陪桂花姐。

是呀！万震云直眨巴着眼睛，话里有话地说：这次出去，她并不算供，供销员身份儿，所以嘛，她也不，不必按村办厂规定办事……

我忙说：那当然。桂花特别关照我，说出差费是不必由翠垫出的，由桂花开销，合同提成有翠的份，你看我怎么就忘说了。我摸摸肩膀和脑勺，说道：上午我摔了下，摔乱了我头部的记忆仓库，还未完全调整过来。

翠她妈忙着走进里屋灶间替我烧糖水蛋。这在我们钮扣洲

上，无论什么时候串亲访友，都是两只糖水蛋招待，否则视为失礼。她这样对我客气，倒成了我离开她家的当口，我说：翠她妈，不要麻烦了，我刚吃了午饭，你也正忙着，我这就走了，那我就谢谢翠，谢谢你们全家了。翠，遇到你哥和嫂子，向他们问个好。

他们全家都按洲上人的旧礼，走出门送我。我很失望。

桂花正站在大门口等着，那强烈的从土场上反射的阳光使她双眼眯缝起来。我知道她很着急，我没进大门，就对她说：翠跟你去，没事。桂花转身进屋，到房间里扎了块红绿格的头巾布出来，便叫还在喝茶的富贵一起去找老村长。村里第一家厂事关重大，厂长是他兼的。富贵喝罢茶，去竹林后院粪缸解小便，磨蹭了一会儿便随她去了。桂花让我也去，说家里的事应该三人合计。这么，我锁上大门，随他俩后面走着。不巧在村道上就遇到老村长。

桂花叫住他：说要麻烦他一件事，说话间她已从富贵的上衣口袋里掏出香烟和自来火，替老村长点烟。两次自来火都在风中熄灭了，富贵说了她声：笨。夺过火柴自己点着，把火苗兜在他那被五指遮着的掌心间，烟点着了。桂花嘴不饶人地说富贵：他点烟不笨，可惜白送了好几条大前门。

老村长对这对夫妻笑笑。把披在身上衣服的袖子往身里抖了抖，就像鱼鹰准备下水叼鱼时那样，一个习惯动作。他把那边的衣袖也抖了抖，那黑里透红的脸膛上顿时打起树皮似的褶皱，那嘴巴就像鱼鹰叼着一条小鱼似的叼起一支烟，而那鹰鼻就往里钩，显得和蔼起来。他的脸是狭长瘦小的，所以以前在小学里我的同学给他起绰号，喊他鱼鹰。富贵嘴上自然也是有一支烟的，那是他平常不抽的劳动牌。富贵故意在老村长面前换了这种最低廉的香烟抽，包含了哭穷的意味。一个新上任出师不利的倒霉的

供销员在领导面前哭穷，表现了富贵的精敏。

桂花并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对老村长说：过意不去噢，桃他爹打败仗回来了，我想顶替他出去，鱼争上水人争气呀！并把她的计划对他详详细细地说了一番。

老村长笑道：女同志出外当供销社员更是不容易，那你先到村办厂学习一星期，起码的。他又看了一眼富贵说道：桂花，这样，考虑到富贵这次出去白扔了三千元，不能让你再垫个三千、五千的。这次村办厂拿出两千元给你，你订单订得好，这钱要还给厂，还是打败仗，哈，那就早点回来，算是你们俩的出差补贴。我跟别的头头也商量一下，怕是没什么问题。但桂花你千万要吸取你爱人的教训。富贵嘛，你也该给她上上课，你也是个教员。哈。

富贵说：不说盐咸，不说醋酸，就奚落我呀！我可是听了你的话，“热情，热情”，让我露了馅。

桂花除了到村办厂去熟悉业务，还下地帮富贵春播，晚上，她累得腰都直不起来，还来找我“说话”。她说富贵烦她，仿佛不信她出去能跑到业务似的。要我耐心地听她说。她把我当客户，演习如何谈业务。就为应该称呼人家同志？师傅？先生？老板？经理？大哥？掌柜的？也研究了好半天。一天，她去小店把头发修剪了一番，额前还烫了曲曲的刘海，穿上那件准备出差用的咖啡色两用衫，还有那双擦得锃亮的黑皮鞋，对我说道：大哥，您抽烟，您最近忙吗？麻烦了，跟您谈件事，不知道您的锅炉，有什么配件要修理、调换的，我们厂什么配件都能做……我被她那当真的样弄得面红耳赤。桃则在一旁说：停停，妈，我看你叫人家大哥，干脆你让人家喊你小妹算了！叫老板！还有：要说我们了解您厂里要做配件，一枪打个准嘛！桂花马上眼睛一亮，夸奖桃有能耐，那要事先对这个厂有个了解才行。桂花又问

我：跟人家告别是说再见？拜拜？留步？您忙着？请回吧？改天见？有空过来玩？动作上是握手？点头？鞠躬？挥挥手？还是抱拳作揖？她都一一做几遍，凡自己觉得发笑的她就筛去，其余都可考虑。

桂花还提着烟和酒去拜访富本。富本是村供销员中做得最好的，他也因农忙回来的。桂花回来后，高兴得像已赚到钱似的，朗声大笑着，说她在富本那儿取到了经，要搞“拉网式”，即每到一地就查电话本，把当地有关厂家“一网打尽”，聪明！聪明！不等春忙煞尾，桂花就等不及地和翠匆匆去了北方。

第四章

——人是多角度的镜子，他能把世上真实美丽的东西，照在里，变作妖魔鬼怪，像一片海反映着爱……

——雪 莱

桂花离开了我，便加剧了我对她的思念。天蒙蒙亮我便醒了，我穿起衣服，悄声拉开房门，卸下大门的门栅，到月色下散步。我看到那通向田野的小路，就想到桂花挑着稻子汗涔涔地走过来的情景。她挑起稻来，扁担似弯弓般坠下去，她那健壮的肩头仿佛对再沉的重物也没有感觉。转身又看到月色下的河埠头，那伸向河心的跳板，就想到她替全家人洗衣服挥舞槌棒的麻利劲儿，她边捶打衣服，边跟对岸的三子家的淘米、洗菜的堂兄堂嫂说笑着，那朗朗的声音，仿佛整个小河都能听到。我时常躲在大树背后，偷偷地欣赏着她，我觉得她比歌德笔下描写的少妇人绿蒂还要美，绿蒂是贵族妇人，她没有桂花那种健康与气质。可是维特把她比喻为“天使”，那桂花就当之无愧为“神女”了。哦，没想到青年万富文去步少年维特的后尘，爱上了一个有夫之妇。这样一对比，我便觉得很后悔。唉，在我鲜花初放的年代，仿佛天赐良缘，让我们聚集在大港中学那片晴朗的天空下，我们一起交谈、演戏、畅叙理想，我们有多少共同的言语呵，只要我们大胆地再跨前一步，我们便能发展为恋人。农村孩子从来是早熟

的，高、初中毕业后结婚司空见惯。其实，只要在小树林，只要等暮云低垂、柳月初照，我们再走近一步，我们大胆地拥抱了，那我们的日子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没有悲剧也没有烦恼，我们会是幸福的一对。

然而，是什么阻止了我对桂花再走近一步呢？其实并不在于婚约，欧几里得说过：法则是人制定的，人也便能打破它。其实我也曾想反抗过，但当我每次回到洲上，心里便又矛盾起来。施小青总是来到我家，替我洗晒被褥、衣服、鞋袜，总是满头大汗，然后就是小跑般地走好几里地，到镇上替我买甲鱼、黑鱼、羊肉、海参，烧了满桌的菜供我品尝，她没有言语，只有微笑，那笑容里带着一份痴呆。我热了，她替我扇扇，我累了，她替我捶腿，像佣人服侍一个从海外归来的洋学生似的。可是我幸福吗？并不。她是只读过初小三年级的农家女子，胖墩墩的身材，可以做十个工分。我是即将入考大学的高材生，我们之间文化的差异，没有交谈的主题，多少年来她守着我，不出家门，对我一片忠贞，一个定了婚的女子出外交际要被人说闲话的，所以这就使她一开口说话就要脸红，她的那种自卑感，让我沉默。同时间，我耳边充满了乡邻四舍对她的称赞：规矩、本份、福相、巴结，于是我便感到自己罩在一张网里，我是无法揭掉它的，我安分了，我不再想反抗，我甚至觉得古书里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有它的道理。桂花呵，我便这样错过了你。这就是——命。

我面对着入夏的霉雨，又想起我与桂花的告别。

那种雨天，我们俩就坐在这屋檐下捡菜或筛黄豆什么的，她就说：唉，真是的！你别看我平时乐哈哈的，其实想想生活多么没意思^嗽！出工，烧饭，洗衣服，还是过苦日子，我时常想找挑她爸叹叹苦经，他却嫌烦，拿着钓鱼竿出去了。其实，他有时一个人抽闷烟，也唉声叹气的，只是他心里的烦闷没说出来。

说来说去是苦闷。她说：在我们洲上，穷乡僻壤，既没有电影院，也没有俱乐部？到哪儿去娱乐？在这雨天，活儿不能干，怎么打发？有本事的出去发财去了，没本事就在家睡觉，唠叨家常，可富贵倒好，又去推牌九啦！赌博本性若能改，箩筐也能扣住海。

我听她这么颠三倒四地说着，真不知她要对我说什么，我问她：你心里平时到底在想什么呢？我边问心里在想：富贵是不愿让别人了解他的闭锁性的人，而桂花则不同，她是时时处处都想让别人了解她，她也想了解别人的那种开放性的人，所以我才敢这样直截了当地问她。

她抬起头，放下手里的活，说道：我想人是不该命中注定的。就比如说你生身父亲，他为什么要讨姨太太，把手中现有的钱都扔在姨太太身上了，除了因远离家乡要解闷，都是次要的，我爸告诉我，他曾对人说得很露骨，他说多少年他穷穷穷，被人看作牛屎，他有了钱要扬眉吐气了，那位姨太太不光漂亮，主要有一个有地位的董事长的爸爸，而且还有一个在西安当军长的亲舅舅，简直是凤凰头上戴金花。所以在娶姨太太的前后日子，他所到之处，人家都对他点头哈腰，奉承拍马，婚礼前后收到高档礼品要用小卡车来装，吓死人^嗽。婚礼时，餐厅内外铺了百米长的红色地毯，从西安来的军乐队为他演奏婚礼进行曲，他挽着少妇人的手步入筵席，乖乖，不得命，就像皇帝登基那么威风。金行长要致他死命，不仅是为那一箱箱金条，而且是出于那强烈的妒忌，一山哪容两只虎！他害怕自己的行长地位要被你父亲接替。不是？说过来倒过去，我就一句话：你爸当年就知道人是不该命中注定的，这叫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嘿嘿……她又轻声笑起来，我知道她是在嘲笑我父亲的不择手段，或者她是对我表示一种包涵，为说明她的观点，用了一个并不确切的材料。

我的脸顿时涨得通红，我为父亲的罪孽感到羞耻。但我一点责怪她的意思也没有。既然她知道那段丑史，我也不讳忌它，相反，我拉开了脸，继续叙述那段丑史，来说明我与她不同的看法。我接着道：可是我生父后来又怎么啦？你父亲在查办他的案子中，还知道一些后来发生的一幕又一幕的悲剧，我在住你娘家地窖时，他断断续续地对我说了不少详情细节。不知他有没有都告诉你？可怜的父亲在案发后第一个出逃的地方便是西安。他去找了二房太太的亲舅，那位军长。军长得悉贵婿从咸阳来看他，当天中午即设宴接风。我父亲把他约入内室，对他密告自己出事的情况，那位留着牙刷胡的军长大人，摘下了军帽，直撸那花白的板刷头，说道：哎呀，这事难办，我看你还是先躲一下，看看日后风头再说。这样他才离开西北，远逃江南。他怎能知道呢，当天下午舅大爷便密告了他，于是他才落入了全国通缉追捕网之中。当时他不敢收留我父亲，也不敢从中分得我父亲的赃款，他甚至连藏匿赃款的地方也没有问及，便把他打发走了，因为强龙压不过地头蛇，他担心金行长在咸阳的军警背景，他怕对付不了。可是，当我父亲在上海被捉拿归案后，军长大人却又派他外甥女去咸阳监狱探监了。

噢？我父亲没有对我细说，我只晓得一鳞半爪的。桂花说。

那你别打断我，耐心听我说下去，我的意思你还不明白。

我接着说道：我父亲关在咸阳监狱，满脸长着胡须，除了那双眼睛在幽暗里闪着亮，证明他还是个活物。经过多次拷打逼问他都缄言默口。因为他想如果说了，金条倒还未及时取走，金行长在军警界朋友很多，他勾结审判官挖得后，进行私分，照样可以把他灭口；如果赃物已被人取走，他们会讲他提供伪供，反会罪加一等。那天军长外甥女二姨太去看他，顿时他觉得面前突然升起了一轮圆月，他感到是救星来了，他艰难地冲到铁栅前，喊

着：秀娜，我的太太！是你呀！我这不是做梦吧！他仔细地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她，秀娜身穿时髦的女式西装，挺着大肚子，她的乳房已经鼓胀得很大。但脸还是那么清丽、漂亮，她烫着时髦的披肩卷发，显得雍容华贵，那发间油光可鉴，显然是为了探监特地做了头发。她的双目里噙满了泪水，却是笑着在说什么，他耳朵嗡嗡的，一字也听不清，他喊着：你说什么？什么？她便大声说道：子和，我知道，我们还能见面的！……她说上次他到西安找她舅，瞒了她，实在不应该，舅是有办法的，为什么不跟我一起去？他说怕连累她，如果她舅帮不上忙，他就决不再回来，不能误了她的前程。她嘟起嘴说：事情没那么严重！舅这次说了他能保你出去，让我来传个信儿。

她的嘴巴又像朵花般绽放开来，说道：子和，你别看我想出国留洋，可我还有一颗中国妇道人家的心呢！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呀！何况我们都有了孩子……

我父亲忍不住地直流泪，他何尝不想走出牢门，与她重新欢聚呢！可如今他是个戴着手铐脚镣的重犯，他耳朵也涨红了，羞愧地说：我……我即使能出狱，也不配你……现在你明白了，我是个想发国难财的恶棍！……他嚷着，惟恐她听不见。

可是，她大声地说，你如果把事儿都交代了，你丢弃了那些不义之财，岂不是心底干净了？你都说出来吧，我等你回家团聚。我舅对我说，他已给银行写了保释信。

我父亲惊喜地看着她，心想也许是因为秀娜已怀上孩子，死心塌地要跟着他，所以这次她舅改变主意了。他浑身颤栗狂喜地喊着：当真？当真？我说！我说！不过，我不能保证那财物会不会被人掘走？我说了不等于白说吗？

二姨太对他说：你放心，你只要如实地说了就行。财物被别人偷盗了，与你无关，你有什么办法呢！

秀娜替他撇清了责任，财物被人偷盗了，多好的遁词！他不知该怎么感谢她，他把热泪洒在手铐上，洒在铁栅栏上，洒在透过铁栅秀娜抚摸他脸颊的双手上。秀娜对他挥挥手，含着泪微笑地与他告别。但他感到她是轮没有离去的圆月，他感到这屋子变得明亮灿烂，他的新生活即将开始了。他马上歇斯底里地狂喊着：去找审讯科科长来！我要交代！科长像旋风似的来了，替他解去脚镣，把他带到自己的办公室里，没想到里面却是金行长在等着他。

一切都明白了！金行长已把罪过都推卸在他身上了，他是以审判他的身份出现在他面前。有什么办法呢？当初迫使他替他兑换票子的证据有吗？没有。他只能一个人吃进。但这次金行长一改平时那飞扬跋扈的样儿，低声下气地说：子和兄，呃（我）请您原谅，您受委屈了，呃（我）未能及时知道您入狱的消息，恭请西北军区军长来保释您，实在是晚了一步，呃（我）对不起您。他并祝福他马上就会有一个让他羡慕不已的婚姻重聚，实在是西北银行界的一个大节日，咸阳银行也要拿出钱来，大庆一番。在他那阿谀奉承的言语里，在他那躬身俯首的姿态中，我父亲知道他巴结的不是他，而是他太太的舅舅军长大人。但我父亲终于第一次昂起下巴，看着他，他觉得自己再也不是囚犯，穷人，而是军界上层人物的亲属，可以藐视你一个地方银行小行长的人上之人……

因为狂喜，我父亲两个夜晚都没睡着，清晨他从高级囚房的床上爬起，能听到自己心脏“咚咚”跳动的声音，他听到外面有“叭叭”的喇叭声，他想定是二姨太驾驶着那辆兰鸟轿车来接他回去了。囚房的门打开了，他却见是一名持枪的军人，对他吆喝道：喂，上车吧！

他看到面前是辆囚车，门口没有秀娜，只有一列持枪的士

兵，看到那亮闪闪的枪口，他就狂喊欺骗！欺骗！士兵自然听不懂他呼喊欺骗到底是什么含义？如果这两个字是针对秀娜的，那就大大地冤枉了她。在我父亲被枪决的那一天夜晚，穿军服的舅舅摸摸牙刷短须，微笑地告诉她：秀娜，金行长打来电报，说王子和已在成都伏法，像他这样一个穷人，罪犯，我可能为他保释吗？我能让他进入我们的家庭吗？只不过因金行长所求，为搞清他的问题罢了。你看看，这电文中说：王子和供认赃物埋在郭庄隋炀帝碑文下是个假情况，实为罪有应得呀！唉唉，可怜的秀娜为此哭了整整一夜。

我讲叙完了这段关于我父亲的往事，天井里的雨下大了，如万箭齐射，院子的砖头地上溅起了一片白兰花，阴沟来不及排水，天井顷刻间便成了一汪浅浅的池塘。桂花停下手里的活，出神地望着那雨，微笑地点着下颔，似乎懂得了我的言外之声，话外之意。

我对她苦苦一笑，说道：人在社会中是分成等级的，在不同的层面上，你很难逾越，这恐怕是命中注定的。再者，人有惰性，或者说本能的惯性，造成你在故有的习惯的生活程序中活动，就像宇宙间有无数颗星球有着固有的运行轨迹，如果离开了它，便成流星、陨石。就说我吧，我明明想救二娘，却害死了她。我时常觉得在实际生活里，我无能为力。

桂花马上紧锁着眉，以惊愕的目光看着我，说道：原来这样！你原来是这样想的！……

过了一会儿，她站起来，把手伸到屋檐下，用雨水洗净手，掠了掠散乱在脸颊上的头发，对我微笑道：那，明天你跟我一起走吧！就这样！啊！

我心里怦然一动。我目光也直视着她，有些颤栗地说道：这太突然了，翠去，我也去，怕富贵不同意吧！其实我真想跟你一

起走。

她马上又笑我：你怕富贵呀！那，那就以后，以后肯定有机会！

.....

望着那雨，没完没了地从天空中降落下来，我回想到在富贵出差之前的那个雨天，我们俩时断时续的交谈，我心里不由地感到既苦涩又欣慰。现在，她仿佛要改变命运似的，迈出了那一眼能看到头的小小的村庄，到那宽广的天地去闯荡了，我衷心祝福她能成功。

她已走了一个多月，却是杳无音信。也许我对她的牵挂超过了富贵对她的关心。有时，我到镇上打肉买酒，总要去邮局问问，我家有信吗？那戴着大盖帽梳短发的姑娘，说道：富文叔，你家有信我会送到的。我还到村办公室去转悠过几次，我装着看报纸，其实是希望老村长会拍着我的肩膀说：哎，富文，你的弟媳给我来信啦！她在外边混得可以嘛！而实际情况往往相反，老村长拍着我的肩膀，反问我：桂花有信吗？她在外边到底怎么啦？我只能对他摇头。有时为了情面，我支吾道：唔，富贵怕是……有她的信……

我还去过翠家。万震云一见面就对我说：富文，哎，桂花她……她们是怎么搞的，翠……翠也不来封信，她娘着急呢！我反而劝他说：云叔，农村里不习惯信来信往的，有桂花在，翠会有什么事呢！于是，他就把手中的草帽捏来捏去，脸上显出苦巴巴的样子，说道：唉，我当初不，不该……这阵子正是下鱼，苗的时候，我可真，真缺个帮手，哪晓得她一去不……不归。

好不容易盼来了桂花的信。那是一个雨后的傍晚，太阳仍然挂在树梢上，就像朝阳那般使人感到生气勃勃。我从小学校回来，一到家门口，桃便迎了出来，说：二伯，妈来信了。

好，好。我说道。我相信富贵的分析，也认为她揽到业务才会来信的。这是一种好强的人的性格。因此我心里感到一阵欢愉，问道：你妈在外面好吗？她那双小辫儿直摇晃，说：爸在堂屋里发酒疯呢！

我不敢进堂屋。在大门口看到堂屋已笼罩在一片昏暗里，惟有富贵那双炯炯的双目，像夜色里的狼眼，闪耀着两团恶狠狠的光来。只有酒后的双目才会那么呆骇与可怕。我怕他会伸出拳来揍人。我在大门口悄声地对桃说：你爸倒是怎么啦？

桃也轻声地说：他说妈这次出门的钱是他去年冬天冒着寒冷到四里外的野浜网螃蟹积攒的最后一笔存款，都给她挥霍完了！哼，上次他出去可是妈替他凑的钱，你花掉我的，我花掉你的，正公平呀！

我轻声责备桃这种时候不作兴笑话爸。我问她那信里到底说怎么了？

那信也是写给我的呢，我愿意给谁看就给谁看。话音未落，她就转身进了房间，把那封信取了出来，交给我。我拿到那封信犹豫了一下，还是从信封里抽出了信纸，躲在大门外的犄角里，在最后的落日余晖里看了起来。

富贵、桃：

近来好吗？我这次和翠出来时间已久，你们一定不放心了吧！我想再不写信，你们会以为我们出了什么事。现在我和翠正在大同。我们沿着沪宁路跑又北上，跑了镇江、南京，再到河北石家庄、邯郸，再折回河南的洛阳，又返回河北张家口。我像一只风筝，只能随风飘荡，因为每到一处，都接洽不上业务，就回到火车站，随着方便的列车，任它载我们到任何的地方。富

贵，现在我知道你当初出来的辛苦了。讲起我们在外面的苦，我真想哭。

我虽然是个女人，但我不愿对人低三下四地求气的。我心里想想，生活是多么不平呀！我请人家吃饭（起码要花百元以上）说尽好话，人家似乎总以不信任的目光看着我，好像我们是稀泥抹不上墙似的。我越是请他们帮忙，实事求是地对他们说，我们是个新厂，希望求得你们的帮助，他们就说：唉，农民要搞锅炉，实在是难为你们了。有的人家要了解我们厂的规模，技术人员的资格，设备情况，等等，不担心我们做不出，而是质量不合格。我一直在想，这是跟许多家工厂争饭吃，这就很难。

我签到的一份一万元的合同，惟一的一份收获，还是翠耍了鬼。那是在洛阳，一位戴眼镜的胖乎乎的厂长带着设备科科长来看我们。我们住在一家简陋的旅社里，铁栅窗，木板床是用长板凳搁的，窗外有棵大梧桐树遮阴，屋子里白天也要开灯的。我一般是防止人家到我们住处谈业务的，因为我们住处的条件能说明我们村办厂的经济实力，有几次合同最终没签成，都在这种倒霉的低级旅社里。那次，不知他们怎么就找到我们住处。那位胖厂长亲自出马，说明这合同有点希望，但他进屋后，目光在那旅社石灰剥落的墙壁、挂着蜘蛛网的屋角打量着，我就知道这合同准又吹灯拔蜡了。翠倒了两杯茶，放在他们面前，仔细听他们发问。那厂长劈头就问：你们厂有多少人呀？忙不忙呀？我刚想开口，翠却先开口说道：我们厂的规模在同类厂中可算最大的，大多数是由镇江锅炉厂退休职工组成的，业务嘛，忙得

很，生活很多，当然我们都是按客户要求，及时交货的，您放心。

那胖厂长推推鼻梁上的眼镜，看看身边的设备科长，说道：噢？这村办厂的条件倒不错，都是正规锅炉厂的老师傅嘛！

我的脸一时像上了层胶绷得很紧，我心里在责备翠说谎，但又觉得她的话是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我只能听之任之了。就在这时，胖厂长对设备科长一努嘴，说道：签吧！先签个一万吧！做两个配件，试试吧。于是设备科长从皮包里取出了图章，哈哈气，在我给他的厂合同书上敲下戳，签上字，一式两份。就是这样，三十多天来，我终于签到了第一份合同。

那天夜晚，我睡不着，我想到如果要以这种方式去签订合同，那事情就变得方便多了。我也可装着金牙说黄（荒）话，说我们厂实际上是上海锅炉厂的分厂，主要骨干是从上海派来的，开办至今，已创利近千万，可以说在江南是一座山头一只虎。如果这样说，岂不是在客户心目中有了绝对的信任感吗？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编造着假话，我甚至决心从明天起就这么干，那么，我会在短短时间内拿下几十万元订单的。我能在一次出差中得到几万元的提成，这样干下去，我们家的富裕是不成问题的。我为什么要那么实事求是地对别人叙述厂的苦经，希望别人同情与支持呢？以前你哥富文说过“无商不奸”之类的话，现在我既然投入商海，也该学会奸诈！……

我这么想着，不知是哭，还是想笑。不过又想到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要是到时候被拆穿了，人家可以毁

约，反过来追究我们责任，岂不是没吃着羊肉惹了一身羊膻气。再想想，做人走上这一步，还有什么意思呢？坑拐蒙骗弄来的钱，不能要。明人不做暗事，我不能替洲上人丢脸。……天亮时，我还原了我，并对翠说：谷怕八月风，人怕志气穷，以后揽业务我们可不能再对人家吹牛撒谎了。

翠埋着头，只是一个劲儿整理着自己的辫子，她鼓着嘴说：桂花姐，我是替您着急，钱都用掉了，我们空手回去，村里上上下下将会怎么耻笑您，您家里的损失也太大了。再说，您吃了多少辛苦呀，还不是为村里多揽订单多开工……说着说着，她就抹起泪珠子，她觉得委屈，更是从心眼儿里疼我……我知道。

富贵，说起我受的苦，最受不了的是心里像拉锯似矛盾的苦。我把翠拉到我身边，我用手轻拍着她的肩膀，不再责备她，泪水就落在她的衣衫上了……怎么办呢？命里注定的吗？我不能像鸟儿飞出纽扣洲那块小小的天空吗？

富贵，想法借两千元汇我，输也要输个明白，彻底。

祝

全家安好！

桃，你代我向二伯问个好呵！

桂花×月×日

我读完那封信时，西天上的太阳已坠入远处的村舍，紫蔷薇色的暮霭已笼罩着我，在读那最后几行字时，不得不把那信纸凑近，依稀分辨出那用粗头钢笔写下的男人似的笔迹。我看到她的

笔墨，语言通畅、生动，真情实感。在中学时，我跟她参加了学校的“文学社”，我知道她的作文底子是不差的。她的文字像一群飞虫全都飞入了我的头脑，嗡嗡地，搅得我好痛苦。特别是最后她说“命里注定的吗”？这六个字就像六记重锤狠狠地撞击着我的心扉。我害怕她会因为我曾对她表述过的想法，最终动摇了她的意志，同时我又觉得她的进城揽活，也许是对我的想法的一种抗争。无论怎么说，她的痛苦都与我有关，真是该死呀！

一晃，近两个月又过去了。在我们洲上，每块田里的水稻都已果实累累，沉甸甸地垂下头来，在熏人的夏风中传来那稻熟的香味儿，各村各户都在忙着收拾打谷场，检修脱谷机，到镇上铁匠铺打镰刀或者磨着旧镰，准备收割了。就在这时，桂花和翠回来了。那天下午，我打着油布伞从镇上买麻绳回来，见到家门口都是横七竖八的脚印，预感到家里来了不少人。不知是为什么？我赶紧跨进大门槛一看，天井院子砖地上也都是烂泥，只见堂屋里围了一群亲戚、邻居，我走进堂屋，看到桂花躺在竹榻上，看来翠没有回家，她的小包裹就放在堂屋的四方桌上，她那双眼睛里泪盈盈的，说道：富贵哥，快送桂花进医院吧，她实在不能再坚持了才回来的。

我见桂花躺在那儿，脸上消瘦了许多，像死人一样一动不动。以往那红润的脸蛋苍白得如同一朵收拢花瓣的白荷。我的心不由地发怔：她怎么累成这样！我想到她定是没有改变她的初衷，奋斗到她精力的极限，她才肯回到家里的。她忽然呻吟起来，想呕吐，她吃力地低声地说：我心口像刀绞似的疼，送我上医院……话音未落，便哇地一下，吐出一大口鲜血，把胸襟染红一片。

富贵浓眉紧锁，手托下巴，在一边看着她，看她实在不行了，对站在一旁的小三子说：三子，快！你把耿子家的那辆小四

轮快开过来，送阿姨到镇医院。

在等拖拉机的当口，富贵很不耐烦地问翠：你们这次回来到底签到合同吗？翠是个有心计的人，凑进他的耳朵，说了几句什么，我也没听见。富贵的脸仍然阴沉着，也不知他在想什么。四围的亲戚邻居在议论什么我也没感觉，心里在寻找着话，我该对桂花安慰几句什么，想好了，却也没有说的机会。她的眼睛一直闭着，转过身侧躺着，把身体缩成虾米似的。右手紧捏着自己的胸襟褂子，她在跟疼痛搏斗着……

富贵的目光朝我看了看，他似乎要对我说什么，却没开口。后来，拖拉机开到了家门口，雨也停了。富贵和三子两人抬起竹榻，把桂花送上了拖拉机的拖斗车里。他把还未打开的桂花随身携带的网袋放上车，对我说：你赶快带上自己的洗脸巾和牙膏牙刷，跟我一起去，过两天要割稻了，我哪有时间陪她，我看这病要住院呢！

我赶紧跑进西厢房快拾了东西，锁上门，便随车出发了。

通往镇子的泥路，雨后像牛塘一般，到处显出坑坑洼洼。车行走上面，如同扭秧歌一般。我和富贵都坐在拖斗车里，看护着桂花，就像乘坐在被狂风大浪恣意颠簸的江舟上，五脏六腑都仿佛要被翻兜出来，富贵对驾车的三子吼着：你会不会开车哪！人都要被你摔出去了！拖拉机放慢了速度但依然摇晃得厉害，桂花被颠得喊叫起来，像她那样的重病人是受不住那种折腾的！她又开始吐血，竹榻上撒满玫瑰花瓣似的血迹。她这样下去要死的！我恨不得把她抱在自己的怀里，让她离开那硬邦邦的竹榻。我的目光不由地投向富贵，富贵的目光却是一动不动地眺望着那一望无际的田野和村庄，嘴里像生了根烟囱管，不住地向车后喷吐着雾霭似的浓烟。

经过这番不可避免的坎坷之路，当富贵和三子把她抬进镇医

院的急症间时，她虚脱得连呻吟的气力也没有了。她像个木头人似随便医生检查、拍片，很快就确诊她严重的胃出血，用管子从嘴里经过食道伸到胃里，抽出来半痰盂的血水。医生不停地对她吊血浆和补液，在急症室呆了两天，便动了手术，切除了她三分之一的胃。

富贵等不及她出院，回家收稻了。那长达一个多月的病床护理全由我担负下来。

其实，我的事很轻松，三餐替她到后院的食堂里打饭，从喝流汁到喝半流质，然后也能吃点细软的面条了。早晚替她打水，洗脸、洗脚，很快就不用我动手，拧干了毛巾由她自己动手。还有就是帮助护士替她量个寒热，按时按点让她打针服药。不久，她就能下床，到小花园里散步了。

小花园前有个池塘，池塘几乎全被墨绿色的荷叶覆盖住了。盛夏时节的炎热的风经池塘吹拂过来就变得十分凉爽。我陪她在小花园里转悠着，我不希望她多说话，养养精神，恢复元气。可怎么办得到呢！老村长经常来看望她。她总是兴奋得不能自己。老村长那树皮似的老脸上总是荡漾着笑意，夸奖桂花能带四十万合同回来实为不易。

桂花却是感激地拉着老村长的手，说她在城里最困难的日子，多亏向他写了求援信，他把别人在外跑业务的好经验告诉了她，让她一定要实事求是，对客户要宣传小厂有小厂的好处，厂小可以不分多少批量都可以加工；厂小对那些特殊型号、非标准化的配件，大厂不能加工的，我们都可以开模另做；厂小生产调度快捷，交货及时，这就是“三大法宝”。说着，她就像以往那样朗声地笑起来，护士马上赶来阻止，说这会影响刀口的，把老村长撵出了门。

桂花是属于那种好动的人，在医院里无事可干，嘴巴闲不下

来，喜欢跟病员扯东扯西，没完没了。傍晚时分，吃罢晚饭，她就让我陪她去小花园里散步。池塘的上空燃烧着落日的晚霞，四周的田野沉浸在深褐色的暮色里，远处的河流像条银蛇闪耀着最后一道霞光的姿色，晚归的鸟群从远处飞近，寻找它们的归宿，在那悠悠的羽翅的无声拍击中，我仿佛总是感到有一首无字的合唱从沉寂的田野里升起来，那么庄重而美丽，听着，听着，我便听清了，那是壮阔的充满诗情的晚风的声音，带着荷叶的沙沙声，予你温柔而甜美的爱抚。这种时候，我感到自己的心灵微微地颤栗着，我感到自己的心灵无所适从，我觉得自己想哭想笑，我多么渴望爱情。看到她那闪闪发亮的嘴唇，我就想：哪怕像暮色里的蜻蜓，只对那荷叶上晶莹的水珠轻轻地一吻，然后就飞远开去也好。

月亮出来了，把那银色的清辉洒在桂花那身洁白的病员服上，她像刚从纯净的水中浮游上来的仙女，那么飘逸，那么美丽。养病的生活让她脸庞又显得饱满些、白皙些，似乎比以前还要迷人。眼睛也显得格外地大，格外地黑，在月色下晶亮亮的。我与她保持着距离走在花园的小径上，我害怕在这儿只有两个人的世界，在这神秘的夜幕垂落时分，我哪怕碰到她的手指，甚至她的衣服，我都可能疯也似的去拥抱她，谁也不会了解，在我内心深处积聚了对她多少感情，我怕自己会在突然间做出对她无礼的行为。

桂花能不感到我对她这种异样的感情吗？夜晚，我怕她着凉，每每用双臂压在她睡毯上面守夜，我伏在她的脚边，能感到她那双脚有时就靠在我的臂上，仿佛在回报我对她辛勤的护理。有时她干脆抓起我的手，久久不放，问我：我的手心发烫吗？或者把我的手放在她的头额上问：有寒热吗？我觉得那双温暖的手与她那双直视我的目光一起传递过来一种爱的感情。我心里便颤

栗起来。但我想到近来在杂志上看到这样的文章：说婚外恋是一种感情的补充，无可指责，有益无害。我心里便又释然了。婚外恋！怎样来界定她与我的婚外恋呢？

一次，医院允许即将出院的病人去大礼堂与医工及镇民一起看电影，我陪桂花去了。那次放的影片是国产片，讲有个情人咖啡馆，是专门提供婚外恋者相聚在一起互相寻找慰藉的地方。影片把婚外恋歌颂了一番，看后我很激动。回来路上，桂花就一直叹气，问我：富贵怎么啦？多少天了，也不来看我，我都快出院了。

我对她摇摇头，无言以答。我是回家过几次的，都没见到他的人影。桃已放暑假，倒是整天看着家，我问桃：你爸在忙什么呢？她说：我该管爸，还是爸该管我呢？她也不知道。桃倒是来过医院多次，每次都给妈带些水果、藕粉、熟鸡蛋和糕饼什么的。她说这是爸让她送来的。桂花说：我有事跟他商量，就不见他人影儿。桃说：你回来了，他高兴了没几天，每顿又喝上酒了，那脸像黄霉天，一会儿晴一会儿阴。有时喝了酒就呜呜地哭。桂花的脸也沉了下来，说：没好事！家里准出了事。

在这月色明媚的晚上，桂花仿佛要从心底吐出她那久积的闷气，看着飞舞在池塘边的萤火虫，对我说：你看，我跟富贵结婚都七八年了，我还是摸不透这个人，他整天在想什么？魂不附体了，你比他还关心我，还要来……个是？

她的话引起我对他的不满，我说：他从小就是这种人甚至连他可怜的母亲，也不在他心上。

桂花似乎以一种异样的神情看着我，用手掠了掠那齐肩头发，说：哦，他可是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你给我说说。

她让我说我就说。我毫无顾忌地告诉桂花，他母亲原是位既端庄又贤惠的农村妇女，他父亲头一个妻子因不能生育被休，她

是填房。那时他父亲随舅公去了西安银行任职，她留在家里除了种田还要服侍祖父母。正当她青春年华，却整整七年在洲上“活守寡”。抗战时期交通不便，丈夫几乎杳无信息。有人说丈夫已另有新欢，她不信，也不退这门亲，全然把照料祖父、祖母，种田养猪一肩担。抗战结束后，丈夫回上海钱庄，她那时已被生活快压垮了。他常从上海回洲探亲，未有嗣后，我便出现在万家了。过了两年，她居然有孕了，生下了富贵，她已是骨瘦如柴。后来，她在病中又过了多年。我在大港中学读高中时，一天，她在病榻呻吟，叫富贵去镇药店抓药，那时他十六岁，身体结实得豹子般，他满口答应，上午出去的，却至晚上方归。后来他半路把中医的药单丢失了，干脆下河摸鱼，在镇上卖了，喝醉了酒。空手回家，母亲一急，就过世了。

这一次，我是真的在桂花面前讲了他的坏话。

桂花似乎从我的言语里明白了什么，她对着那皎洁的月亮，还有那片云影飞过的田野，说道：不爱母亲的人，就不能把母爱接受过来，母爱是最无私的呢！早知他是这么个料，我才不会嫁给他。她又重重地叹着气。

那天是晚上，月色特别明媚。她对我吐露了心里许多怨气。这便是洲上人婚外恋的表叙方式。

桂花出院的那天，富贵还是没来。桃乘坐在三子开来的拖拉机，来接妈回去。我们都乘坐在这斗车里，那高低不平的路仿佛要把她愈合的伤口重新震裂似的。

虽过了立秋，天气依然很热。在日头下三人都皱着脸，挥着汗。妈问桃马上要初中毕业了，还想读下去吗？桃说：芝麻开花节节高，你都读过高中，我能不如你吗？桂花又问：去县中？桃说：哎呀，老黄历？你晓得有个镇江外贸中专吗，学做生意的。那你将来准比妈强？桂花朗声笑起来，鱼尾纹便像花似的开放

了，那是城里半年的艰辛岁月给她留下的纪念。

那当然。假如妈比我强，那一代更比一代强就成废话喽！

鬼丫头！以后嘴巴可要磨圆点，否则一张合同也签不着。

不对！嘴巴得磨尖点，人家准求你签合同。

母女俩就这么一路磨着嘴皮子。后来，快进村时，桃忽然对桂花说：妈，你回去千万别跟爸吵，这几天他八成变了聋子，对他说话，他不答理人。

是吗？桂花微蹙起眉，看着她。

到家时，正是中午。没想到，富贵弄了一桌菜迎接桂花回来。见到桂花，他的脸上显出罕有的笑意，他说桂花比以前胖了，气色好多了，这让他放心了。

桂花口直心快地说道：你是脚蹶了，还是腰病又犯了，就抽不出空来看我？

他的脸上马上掠过一阵愧色，说：吃饭，吃饭。我都告诉你，别忙嘛！

桂花招呼三子一起吃，三子腼腆地说：不啦，不啦，我还有事，以后吧，以后吧。他边说已走出大门外。

桂花对他喊道：饭都上了桌还走，本家还见外呀！回来呀！

门外传来的却是拖拉机的噗噗声，远去了。

我还是第一次领教，富贵能做这么一桌菜：青菜狮子头，红烧豆腐，炒河虾，青葱鲫鱼，白烧肚片，菲菜炒蛋，罗卜煨肉，炒青菜，还有一个菠菜蛋汤。满桌飘溢着诱人的香味儿。他边给自己倒着洋河大曲，边说：你们没听说呀，三子定亲了，那姑娘是县城里的呢！那天我在河埠头淘米，正巧见她在对岸站着，小胖子，白白嫩嫩的。

桂花边吃边说；三子他爸^哦，也不容易，就这几年，把两个姑娘嫁出去了，又忙着给三子找女人，都要花钱。

富贵说：想不到他倒发起来了，正在给儿子盖新屋呢！

似乎大家都饿了，都埋头吃着饭菜。在我的记忆中，我们万家四口人，似乎从未像今天这样和和睦睦地美美地吃上一顿饭。那桌菜，吃得桃的小辫儿直摇动起来，说：太阳从西边出了，我爸居然还能露这么一手。

富贵照例把脚搁在自己坐的长凳的一头，不停地喝着白酒，他几乎很少吃菜，像喝白开水似给自己的酒杯里斟着酒。脸上泛起红晕，越发显得威武雄壮。

桂花在一边细嚼慢咽着，对他说：酒醉不知愁，我看你有事瞒着我。

富贵把举到嘴边的酒杯放下了，看着她，说：什么事？没有……没有什么事。

桂花说：那就好。酒有什么营养的，少喝点。她把那瓶酒放到了自己的面前。又说：哎，我问你，老村长说，我的提成款，在医院里给我不方便，都交给你啦？

先付了一万，还有一万等人家的款都到了账再付，老村长这么说的。

家里从来是让你管钱的，放放好。

唉！我……我，没那么倒霉的！富贵撸起袖子，撂下筷子，一撸脸，对桂花道出实情。这叫酒后吐真言。

他憋在肚子里的话一古脑儿地倾倒出来：在两年前，我曾在胥大头家推牌九，输了四千块，你没注意，我把父亲临终前分给我的三枚金戒，就在那时抵了债嘛！一直像块石头堵在心口。我拿到老村长的钱，就想翻那个本，又邀了原班人马，在胥大头家玩了那么几天，又输了六千！再去翻本，又丢了四千一！喏，倒欠了一百元，给你报个明细账……

桂花一听，顿时傻了，手里的碗也砰地掉在桌上，顿时就哭

起来：你这个没良心的！在家就干这种好事呀！人家三子爸赚钱回来嫁女儿娶媳妇盖新房，你倒是作孽都来不及！呜呜……

桂花哭着，我心里也在流泪，这一连串的打击即使对一个男人也是难以承受的。富贵那因过量的酒而变得似火炭般的脸，目光躲闪着桂花，嘴里却还在辩解：难道我是疯了，存心去放血嘛！我也想富，钱上滚钱，我作什么孽啦！

我实在听不下去，责备他道：噢？你还有理呀！你……不能少说几句呀！

富贵转过脸，那血红的眼睛对我瞪着：你乱插什么嘴！我不讲理？有过，那回我把你推倒在地上，怪我神经搭错，可我不是改正了吗？我这次是存心不去医院，让你陪她一个多月！你纯净，纯净得像头羊，身上没一根杂毛，行了吧，你就别来火上加油了，哥！

他那么叫我一声哥，与其说是亲近我，毋宁说反惹我远离他，在医院陪伴的日子，说实话我心底对桂花的爱与同情，竟造成了我反常的心理。有的医生护生或病员把我当作她的丈夫，我甚至也没去解释，我要观察一种在别人眼里对我有这样一个美丽而能干的妻子的羡慕或嫉妒（那是因为我老气横秋）我要体会一种丈夫去照料妻子那种特有的温馨的心情与气息，这里既有我对她昔日情感的延续，也有对富贵对她莫不关心的报复，哼哼，我哪里像头羊呢，或许更像匹杂色狼，不知在何时会突然从阴暗处蹿出来伤害她和他！老实说，此刻愤怒的我，也不知什么对什么错。气怒的我白了他一眼，埋头自管吃饭，头脑里只有一个念头：赶快吃，离开饭桌。

桃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手绢，替妈擦泪，嘟着嘴，眼睛不时地也斜地看着爸，说道：赌桌上输了钱还想在饭桌上讨个脸呀！我怎么就没去胥大头家帮您一把呢！

小×！你这话不咸不淡什么意思？啊？

下回你带我去，我把派出所的人也带着，您就不会输了！

桃的话激怒了他，他的拳头攥得紧紧，气怒地喘息着，从嘴里喷出那浓重的酒味，但他终究没敢动手。

桃又劝她：妈，你别哭了，要是落下什么后患，你怎么再去外面跑合同？你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嘛！

她不再哭，掏出手帕擦擦脸，擤擤鼻涕，拿起筷子，又吃起饭来。

晚饭后，天气依然闷热，我们四人坐在土场上乘凉。四个人谁也不说话，只听得高田里的毛豆丛中纺织娘在^歌_歌地叫唤，间或有几声蛙鸣从水田传来，像是在丝竹乐声中加进了几声鼓击。天空像是被纯蓝墨水浸湿了，透明而深邃，逶迤着淡淡的瓦片般的白云，似几簇羊群在滩涂上牧草。眼前的树梢，丝瓜架，以及电线杆的深色轮廓，剪纸般一动不动地簇拥在那轮圆圆的明月旁。洲上的空气从来是纯净的，那圆月也分外地明晰，月兔、樵夫、牛郎、织女都依稀可辨，月盘绘制了一幅静谧、安康的生活图画。由此，我想到往日夏夜乘凉，在习习凉风下那种特有的舒适与祥和。桃总是让大人给她讲故事，桂花偏有声有色地编些曲折离奇的鬼故事，吓得桃憋着尿不敢一人回屋上马桶，桂花则敞怀大笑，笑得泪水都出来了。这时，富贵从稻田里收了头瓮回来了，带回来好几条长长的黄鳝，桃把鬼事便忘记了，便议论起爸是多么能干，这鳝鱼怎么个烧法？那是个多么温馨的小家庭呢！可我为什么对他俩的反目只有怨恨没有劝解呢？我又想到也在这土场上，童年时玩弹子的游戏，我被别人打了，富贵当即武郎神般替我大打出手，却被一块角砖击破了头，当即满脸是血，回到家中血人一般，居然用香灰止住了伤口，一月后便痊愈了。后来，我害眼睛的秋天，那年他才十四岁，他整日在河中替我摸河

蚌，每天回来水鬼一般，打着颤换衣服。有一次他吹了风着了凉发起高烧躺在床上昏迷不醒，母亲便在房门背后放面镜子，把铜板竖起来在镜面上立着，一面叫父亲到门外去叫魂：富贵乖儿，家来^耿，家来^耿——母亲便跪在镜子前，嘴里也念念有词，在镜子前立铜板，一直立了半个多小时，那铜板才竖立在镜面上，她这才作罢。他病愈后便借来^耩耙，替我搞河蚌。没有那么多河蚌，没准我的双眼早就瞎了。我能忘记他的这些恩德吗？我一下又感到羞愧了。古人言：兄弟间有不相愜处，即宜明白说破，随时消释，无伤亲爱，看大舜待傲象^①未尝无怨无怒也，只是个不藏不宿，所以为圣人。倘使说富贵是象，但我毕竟不是舜。我心灵脆弱，多情善感，但还不至于要去破坏富贵的家庭。我虽性格软弱，但清醒时也有良心。我打破那令人烦恼的沉默，说：你们俩赌气不说话，总不是办法，我看富贵该好好地向桂花认个错，以后还是和和睦睦地过日子。桂花把蒲扇摇得吱吱响，我知道她还在生他的气，而富贵埋头坐在那儿一个劲儿地抽烟，我觉得他也许默许了我的话，这已不错……

^① 象：舜的弟弟，平时为人蛮横不讲理，经常对舜无理取闹。舜即能隐忍而感化他。

第五章

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

——陶渊明

那天，事情并没有就此平息。后来土场上全然安静下来，桃早回房子睡觉去了。富贵去放长鱼笼去了。土场上只有我和桂花。我见桂花一直坐在石磨上，看着前面不远处的河水发呆。我轻声对她说：桂花，你刚出院，早点休息吧。我带着小凳进大门了。但当我刚走进大门的阴影中，突然桂花跑了进来，就在门口捂着嘴哭，我不知该怎么办好，忙关起门，怕被别人听见。她便放声大哭起来，并情不自禁地扑到我的肩头，直跺着脚，说道：万富文，你替我拿个主意吧……我该怎么活呀？你看我拿性命换来的钱被他输掉了，以后怎么过日子呀？哇哇……我好苦呀！……妈妈呀，我当初瞎了眼嫁给他呀……这个讨债鬼，要送我的命呀……你给我拿个主意，我还要跟他一起过日子吗？……呜呜……

我一把抱住了她，上帝呵，她那颤动的乳房就在我怀里跳动，我今天得到了在小树林就想获得的她那颤动的拥抱呀！我用手抚摸着她的肩膀，我劝她别哭，我浑身顿时燃烧起来，在阴暗里我仍然可见她那张哭着的脸是多么美丽，她的嘴唇像朵暗红色的郁金香在燃烧着，我情不自禁把嘴唇向她的唇凑近……我想对

她说，我是真心实意爱着你的，我能分解你的痛苦……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大门哐啷被推开，富贵站在我面前，只见一只黑乎乎的拳头向我太阳穴砸来，幸好我拉住门，没有摔下去。桂花惊叫起来，他回过身又要揍桂花，我使劲地拉住了他的手臂……桂花却是毫无畏惧挺着胸看着他。

几天后村里就沸沸扬扬传开了关于我与桂花在竹院草堆上做爱的事。后来的半个月富贵一直在酒后大吵大闹：太阳要爆炸了，地球末日来了！厉害呀，报复我，两人联合起来报复我！只有分家！分家！……那阵子，我到处被人咒骂，认为我太没良心，富贵父亲把你养大，吃尽辛苦培养你，到头来你却把弟媳搞了。也有人同情桂花，说万富贵还像人吗？桂花这么做也出了气，再说女人么，水做的，她可怜富文，人么……老村长也来调解这事，我一口否定，我说：捉奸捉双，你们有证据吗？分家在天井里打墙，各走各的门，各过各的日子，我没意见，哪怕村里另分我一间屋，远离他们家也行。

桂花站在我一边。她“乒”地关上大门，挥舞着手臂，嚷道：万富贵，你一定要分家，我就跟万富文去过了，把桃也带过去。这才制止了分家。以后村子里骂富贵是“活乌龟”，都传到孩子的嘴上。桂花在村里被人唤作“偷人精”。

不过，富贵与桂花之间还是有了和谐的乐章。那些微妙的变化，我是从桂花出差用的那只马桶包开始觉察到的。以前，她上路总是自己提着，步行去镇上乘车，以后每次总是富贵提着去送行。开始他很不习惯走在她旁边，总是拉开距离，渐渐变成自觉地走在她后面，显得心甘情愿的样子。她每次回来，他开始对马桶包里面感到兴趣，他一把接过包，就搜寻里面有什么脏衣服要洗的，或者他乐滋滋地从包中取出中华牌之类的好烟，有时则屁

颠颠地对她说：把东西都出清，这包我马上用肥皂粉好好洗洗，包你满意。村里人像传播新闻似的扩散着一句老话：有钱能使鬼推磨。

不过富贵也有皱眉或发脾气的时候，当他从马桶包里拿出两条绣花的胸罩或那透明般光滑的三角裤，或者是摩丝、瓶装外国香水，他就话中有话地说：马到崖头收缰晚，船到江心补漏迟。桂花则对他不屑一理。一次，他在马桶包里发现了一枚“炸弹”，着实吓怕了他，——桂花与某厂长在厂门口的留影。他便对那小头厂长进行全面攻击：头似猴子精，身似臭粪缸，痴头呆脑待枪毙。说罢就把那照片撕得粉粉碎。桂花一时对他无奈。次日去东滩挖来不少芦根，富贵便问她给谁的？她说给城里姘头的。他一下倒也无言以对。到了临出发的日子，他还要把那些洗净晒干的芦根塞进马桶包内。

然而，他们毕竟和睦如初。特别对外看法的一致性，让我惊讶不已。那时，村民委员会已成立多年了，老村长被选连任为村主任，自然众望所归。老村长高高兴兴地召集村办厂供销员开会，讨论今后的计划，没想到头一个发言的是万富本，他提出要辞职。反对啊？富本是个倔脾气，也不多对他说什么理由，辞职就是辞职，去东滩承包滩涂地养螃蟹去了。村里的舆论对他很不友好，说他当了多年供销员盖了房子，买了车子（拖拉机），娶了娘子（儿媳妇），得了果子忘了树，念会经文打和尚，太狂妄自大了。我也觉得他不该那样让老村长下不了台。但富本义无反顾，执意去了东滩。桂花和富贵倒是拼命替他讲话，有关的言语也端到家里的饭桌上。桂花说：富本在外跑业务时间最长，知道鱼有鱼队，虾有虾群，现在村办乡办锅炉厂一窝蜂地上，他估计厂不转行，难做，趁早离开。富贵则说：嗨，这叫庙小容不下大菩萨，人家富本有魄力，他承包的滩涂有好几十亩地呢！那养起

蟹来才叫痛快！要不是我恋这个家，也想去大干一场呢！后来在砍苇挖塘时，富本不小心让一根尖尖的芦根戳穿了脚背，他暂时回家养伤，有人看他笑话，说他自作自受，可他俩一起去看望他，一搭一档，对他讲了不少安慰的话。他俩性格的共通之处，便是经受婚姻风雨的漆布伞。

我希望他俩能长此已往，白头偕老，定下这宗旨，我爱恋桂花才感心安理得。我看到有的杂志上这样说：婚外恋并不意味着破坏别人的家庭，关键是要善于处理这种情感，男女相约吐露自己的情感，不要让丈夫（或妻子）知道，岂不是一种美好的事呢！对此，我深信不疑，那我们之间为什么不能发展这种关系呢？

近来，我写下了好多封不能传递的信，例举一封，从中可见我那无声的心底却是翻腾着滚滚风云。

春天的信——

桂花：

你一别又是两个月，小学校里白果树上的新绿，不知不觉变得郁郁葱葱，这让我想起小时候村西芦苇荡的春天，我想起第一次认识你的情景。那天云开日出，我站在那青草过膝的苇荡旁边，手拿着高小的语文课本，对着水塘的一杆苇叶上的红蜻蜓出神，却见水中映出了一个穿红衣服的小姑娘的影子。我抬头看，对岸有个小姑娘，身上背着草筐，也朝我这边望着。她长着圆圆的脸蛋，散乱着头发，仿佛在夕阳中燃烧着，特别那双眼睛又圆又大，如同两汪清冽冽的塘水。——那就是你呵！我不知怎的，怎么会那么长久地欣赏着你的那双眼睛。我害羞地脸红了，却见你朝我笑，你笑起来嘴角是

往右边斜上去的，还发出清朗朗的笑声，像大人笑那样，很大方呢！……盛夏时节，我又见到你，你屁股一撅一撅地割着草，总是汗流满面。我想自己有了跟你说话的机会了，便把准备好的凉水（那是用玻璃瓶装着的）递给你。开始你不肯喝，我说：你喝呀……我是特地替你准备的……你那双眼睛里闪出惊喜的神色，接过水便咕噜噜地喝下了肚，然后，用手背一抹嘴，说了声：难为你噢……又对我那么一笑，嘴角再往右边斜着，又发出一阵芦莺似好听的笑声……我们就这样相识。于是我晓得你叫桂花，是闵家村人，村里合作化了，羊都归你家养，你只能走很多路，到处打羊草。你又问我：你干甚要在长满草的地方看书呢？我支吾地回答你：我，我喜欢……我不知自己为什么见到你就心跳，跟你说话要脸红，为什么那么希望见到你……

真想不到七年后，在大港中学，我们又相遇了。有一天，“文学社”开成立会，你手里卷着一本《萌芽》杂志走进教室，七年不见了，但我从你的双眼和嘴角上一下就认出了你。那时我高三，你初三，但你早早地发育了，身材高挑，浑身波动着小山似的曲线。你穿一件鲜红色的上衫，像朵郁金香燃烧着。我被你的美震慑了，那天老师给我们谈“文学社”的活动计划，我一句话也没听清楚，我满脑嗡嗡作响。我心里不明白，一个已经定了亲的人，为什么心里却会那样爱恋着一个梦里的姑娘，对于洲上的施小青，我决没有那种让我心颤的感情……

哦哦，那些日子我终生不会忘记。你的性格是那般天真开朗，一下就接受了我对你的主动亲近。那时你很

喜欢冰心的诗，有时写几首，先给我看，比如：天空中那纤白纤白的云朵呀/你是我心中理想的风帆吗？我总是夸奖你，说写得好，那时正是自然灾害的艰难岁月，我把家里给我带的咸菜炒毛豆（那是最好的菜肴了），总要分一半给你，而你总退还我。就在我宿舍的门口推推搡搡，招惹一群男同学的起哄。我红着脸说：她是我妹妹……你们别，别……这才解了围。

只有到了放忙假时，那是属于我们俩人的日子。那时你家虽没有一只羊了，但你仍到芦苇荡来割草。有一次中午，也许你割得太累了，便在芦苇里睡着了。我做了件蠢事：我把一块手帕放在你的脸上，然后隔着那层布，我亲吻了你……哦，原谅我吧，桂花，那不是我的发明，是我读了那本苏联小说《初升的太阳》，学来的……当时，你却一动不动仍然睡着，是睡得太死，还是接受了我的吻，装着不知道呢？……哦，我的高中生活，因为你变得多么美丽呵！……

我忘不了在温课迎接高考的日子，有一天，你来到我住的宿舍，把一个插满五颜六色野花的墨水瓶放在我的桌子上。你俏皮地对我说：老夫子，好好地考吧，北大古典文学系有你一个名额，到时候，我会感到心花怒放呢！就这样，每过几天，你就给我换上新鲜的野花，这给了我多大的动力唷。后来我去东江一中参加高考的日子终于来临，那天，我是从洲上家里出发的，你偷偷地躲在码头前面那丛苇芦里等着我，我还未踏上摆渡船的甲板，你便从苇丛里穿出来，一把拽我进了苇丛，你满脸通红，在晌午烈日下像个熟透的石榴，你对我说：万富文，无论如何你要好好地考，你能考取北大中文

系？能！一定能！然后你从身后取出一个大布兜来，里面放满了熟鸡蛋和我最喜欢吃的韭菜饼，你小心翼翼地
从布兜里取出一束枝枝花，对我说：用漱嘴杯养着它
吧，你闻，多香呵！闻了它头脑清醒。话音刚落，你就
催我快上船，最后对我挥着手，说道：去吧，去吧！船
要脱班了，我在洲上等你好消息呵！

后来……我有多少要对你叙述的“后来”呢！桂
花，我还是落了榜。我能责怪你吗？是你一定要我填写
只报考北大中文系，因为你说我是大港中学的高材生，
靠我十多年古典文学家教的底子，我能名列榜首；我能
责怪你吗？就是你那雪白喷香的枝枝花，让我陷入幻
想，使我魂灵颠倒，临考前一夜，我住宿在镇江的亲戚
家，你的倩影与那些题目一同在我头脑里飞转，翌日进
了考场我晕场了；桂花，我心底知道，这原是不能责怪
你的，因为我对你有过多的自诩，我过于自信，到后
来，事得其反了。

你在报纸上早知我落榜的消息。那是个阴雨霏霏的
天气，你听闻我为落榜要自杀，你来看望我。我坐在大
门前的竹椅上望着不停的细雨发呆，突然我看见了
你，你撑着一把红布伞站在村道上，看着我。我心里忽
然像被螫了一口，我慌神地逃避你的目光，因为我对你
承诺过：要是我落了榜，我就再不见你！这会儿，一个
败者的自尊开始支撑我，我不想见你。但我一下又回心
转意了，我不能让你站在雨里，我转过身招呼你到屋里
来坐，你却是像未听到我话似的，仍然一动不动站在那
儿看着我，好一会儿，转过身走了，消失在茫茫的雨幕
下

.....

后来我给你写了封长信，我叙述高考落榜的痛苦，婚姻上的无可奈何，我父亲每年都接收了二娘家送来的彩礼，仅此一项，我就没有力量把这桩必将过门的亲事推翻。我只能痛苦地中止了我们中学的深情厚意，掐灭了爱情最初的火星。

后来我却收到你由别人转交给我的两件毛线衣，并附了短短的信，你说：你母亲已经去世，家里没人编织毛衣。收下吧，我们以后还会有机会见面。可是，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见着。

然而，世界上的事本来是难以预料的。生活本身就是一部传奇。你居然成了我的弟媳。可你究竟为什么要嫁到万家？这些年过去了，你给了我太多太多的谜，依然没有给我最后的谜底：你想嫁给我，还是当我的情人？但我知道，你在爱着我，那我不怕万富贵的反对。是的，我就是要跟你在竹院草堆上幽会！幽会！幽会！永远地幽会……

顺颂

丽安

富文×月×日

秋天，桂花又回来了，她显得消瘦了些。而我又重犯失眠症。每当夜晚，万物开始归梦，只有那秋风越过竹林的瑟瑟声，只有那秋风吹刮门外电线的噓噓声，只有那秋风掀动后院河埠头水波的唿哨声，只有秋风传来远处夜犬的吠叫声，我都会随着宁静变得兴奋起来，会想起欧阳修的《秋声赋》：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而听之，曰：异哉，初淅洒以潇飒，忽奔腾而澎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止……此秋声也。我不是故意要折腾自己，而

是为打发时间，我总要等到从正房里传出富贵与桂花的声音后，万籁才算俱寂，我才安然睡去。

那几天，是他俩感情最融洽的日子。他俩上床后，富贵总要讲一通“新婚不如久别”之类的话，而桂花对做爱依然淡漠，轻声细语地谈些城里的见闻。几天后，他们为一件事“磨擦”起来，富贵要她生个孩子，桂花总说：烦死了，富贵怀疑她对他心怀二志，没有亲生的骨肉，他俩的感情如果今后晃荡起来就没有能压杆的秤砣。桂花讲：这是废话！废话！孩子嘛，我也想生一个的，但我刚开刀不久，身体要恢复一段时间，再者，果真怀了孕，第四季度还怎么出差？好几天，他们就争这个事。一次，富贵对她采取强暴手段，两人乒乒乓乓地打起来，桂花打开房门，把他反锁在房内，自己在正屋拼起长凳睡了一夜。

失眠者的痛苦就是讨厌一切声音，特别是他们关于房事的声音，我怎么受得了！几次，我都想去找村委会谈，把借我家多年的父亲住的那间房还给我们，我想搬进去，但那间屋由于年久失修，一直关着，地板全烂了，而且屋顶还漏雨，只配给村里堆放杂物。但有时我心里又很变态，又很想窃听他们的房事，从中找到一点刺激。

秋收一过，桂花和翠去了南方，家里太平了一段日子。我觉得似乎是我们万家最平静的日子。经过一年的试验，对比，原先生产队集体种田的人家，水稻收入比分田到户的承包户每亩低两三百斤。在解放初，我记得我们洲上每亩才收三百来斤，后来五八年上报年产千斤自然是虚报，那时搞深翻、施重肥，稻子疯长倒伏，老村长哭丧着脸，还要对乡里说谎话。今年秋收，倒是有的人家水稻亩产上了千斤。富贵觉得很后悔，说道：我万富贵生来不比别人矮个头，我跟别人一起混，要让桂花看不起了，现在

我算看明白，村里跟男人打离婚的，都是女人比男人强，她看不起你，要跟你离，你就没办法，如今法律是向女人那边倒的！你看着，下面我家里准出事！

我揣摩富贵是这么想的：以前桂花在生产队干活，工分自然是及不上他那个强劳力的，可是如今桂花在外面赚大钱了，他再不混出个人样，桂花就随时有可能把他甩了。再说，他又输了那么多钱，都是桂花挣来的，要是自己再不好好干出点名堂来，桂花完全找得到理由跟他离婚。

其实，桂花倒不是那么个人。临走前她只是对他说：富贵，你这名字倒蛮好，可你要对得起自己的名字。家里要富起来，我赚你花，要到猴年猴月呀！你自己要争口气才行。

她当着我的面对他这么说，富贵自然显得很不自在。他嘴里强辩道：人家说你胖你就喘，到时候还是男强女弱，你看着。

桂花笑道：好嘛！有你这句话就行。

桂花出外后，一直没信。村前的那片小树林，绿叶开始枯黄，红叶开始飘零，渐渐地露出了枯枝秃干。几场秋风秋雨后，树林变得萧索了。太阳早早地就从那苍茫的树干间坠落下去，初冬来了。富贵收到了桂花的信，让他直拍大腿，一阵喜悦。他说桂花的业务不顺，不过，她给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在泗州，她遇到一个村办厂的供销员，闲谈中说他们村里好些人家搞稻田养鱼收成很好，有的人家还发了小财。富贵拍着信纸说：这怎么个搞法，每年能多赚多少钱，上面都详细地写着呢！我的好女人！好女人呵！

就从那天起，他再不整天在外闲荡，我觉得他的魂灵归心了。他按桂花信中说的，把从村里承包的四亩责任田，全都在田边挖深一米、宽二米的沟槽，把那土堆在田埂上，拍打得结结实实。想想吧，四亩地的周边都要挖这样的沟槽，那就如同从我家

门到村头歪脖子树那么长的路上要开掘一条小河沟，全村动员那是不费劲的，但落在富贵一人身上，却是件何等艰巨的大工程呢！他却是每天从清晨干到天黑，而我只能在加高的田埂上拍拍土，做些辅助的活儿。我刚被老村长从小学校调出，主要的时间是要做村文书的工作。但每当我看到富贵挥汗掘土，他那结实的臂膀机械地不停地挥动着，他那种恒心与毅力，让我总想到他的生母。当年，瘦弱的母亲只要不病倒在床，她总是拿起铁耙去翻地，那一垅麦地在我孩提年代的眼里像是看不到边的，母亲却是那样一铁耙一铁耙地翻垦过去……

富贵那犟牛般的倔劲儿让我惭愧不已。于是，我一有空闲就偷偷地溜回来帮弟干活。整个冬天，我们都为这长长的边沟奋斗着。期间，桂花回来过一次，一到家她就到村办厂去交合同，报账，办完事回来，拿起铁铲也去挖沟。桃放了寒假，从镇江外贸学校回到家，也帮着爸干活，她十七足岁了，长得似松树那般结实，又似柳树那般婀娜多姿，确是个活泼可爱的姑娘。桂花也回来过年了。她把订单交给了老村长。老村长脸上浮起菊花丝瓣密密的笑容，高兴地说：好呵！今年应发你三万！喏，拿着，点一点，签字吧！桂花让富贵去信用社存了二万五千，余下留着过年。

桂花回来后，村里断断续续地下着雪，她也没有多少事，开始忙扎麒麟了。这是她每年都做的一件事。她在竹窠里选了几株细细的燕竹，劈成竹丝。搭个有小鸟般大的麒麟架子。然后又从镇上买来白纸，糊在架子上，然后就精心地把那些剪成许多碎片的彩色蜡光纸，放到方筷上去捻，那碎片就起了褶皱，于是，她便把皱片贴在白纸上，那是麒麟身上彩色的羽毛。最后是装饰麒麟头，嵌上两颗弹子眼睛，在张开的嘴里贴上红纸，那舌头便有了生命。她做一点儿就后仰着身体欣赏着，揣摩着，像是位雕塑

家在制作一件伟大的作品。我家堂屋里总是围满了前往观看的孩子们，她们都说桂花阿姨扎得像，那麒麟像是活的，真能唱歌呢！说到唱麒麟，桂花在闵家村当姑娘时是参加的。她编的唱词传遍整个洲上。如说：锣鼓一打响呱呱，夸你媳妇好当家，五月十三下大雨，撩腰挽裙去耒耜。

五月十三日是雷公过日子，一般人都在这大雨天歇着，而她却喜欢编这种即口令，觉得这才有意思。后来她嫁到万村，就不再唱麒麟。她间或还编些词，给小三子他们唱。年初二，风雪初霁，天气晴朗，小三子领着一伙青年人就来到我家大门口，在锣鼓声中，他唱的是赞扬桂花的自编的新词：锣鼓一敲格铮铮，万村出了大能人，出征全国做生意，招财进宝女财神……桂花涨红了脸，站在大门口，忙送他们两条上好的香烟，边笑边嚷着：三子哎，你连姨娘也不饶呀！你羞得我没脸做人呀！快走吧！走！

就在这美宵良辰，富贵对桂花重提旧话，说无论如何今年家里非得添个小子，哪怕桂花在家歇一年不出差，也得实现。不出十五，他俩便争吵，有什么办法呢？桃去爷爷奶奶家过年了，那隔墙之声我是听到的，不仅知道他俩坚持己见的态度，而且还知道富贵也许在同房时故意在那器物上搞鬼，急得桂花不得不在深更半夜去灶间用水，然后她回到房间，就睡到女儿桃床上去了。为此桂花发了火，大声骂他：下流坯！杀千刀的！不得好死！那声音我自然听得一清二楚。

桂花是个不怕别人耻笑的泼辣女人。当天中午，她姐姐、姐夫一家人来做客，她居然当着亲戚的面，指着富贵说：今年年内，你别想我会给你养儿子，你不同意可以跟我打离婚嘛！她姐便在一旁劝着：桂花，新年头上呱里呱啦地干什么，你辛辛苦苦在外，回来团聚团聚，大家高高兴兴的，啊？她姐边对富贵摇手，让他别吭声。看来桂花是太气愤了，她是不允许别人跑出来

挡她的道的。

之后，每天夜晚，桂花和桃睡一个床，富贵独自睡大床，房间里都是静悄悄的。现在家里的经济收入主要靠桂花，他感到在她面前矮了一截。那天饭后，他吸着桂花替他买的中华牌高级香烟，头脑仿佛清醒了许多。他说：桂花，我搞稻田养鱼花了你的钱，心里过意不去，我这阵心里躁得很，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请你原谅。

桂花边收拾饭碗边说：你总要强人一头，自己又干不出名堂，唱高调、发恨心，顶什么用？还是要一鼓作气埋头干下去。平时做人，可不要强人一头，让别人都依着你，你是天皇老子，还是龙王大帝？为什么别人就要依着你呢？你看人家三子爸，蟹塘才干了两年，当上了县劳动模范，人家平时屁不放一个，听别人议论，可现在大家都从心底服他。

富贵用手指掸着烟灰，摇头道：我不服他。他自己对螃蟹懂多少？还不如我呢！他还不是靠从外面请来的技术员？他靠别人，有什么了不起，我可是靠自己，自己的本事！

桂花用手指点着他：江山好改，本性难移。你能跟人家富贵比？三子娘告诉我，富贵今年在崇明岛上租了滩涂地搞蟹苗，投资二十万，搞自然苗，还要搞人工苗，你有这个魄力吗？

富贵沉下脸：你又瞧不起我了，对吗？将来总有一天，哼！

桂花淡淡一笑，说道：我说万富贵，你别将来总有一天啦，眼下把稻田养鱼搞上去，我也心满意足了。她把手里的一把筷子在他面前的桌上戳得噹噹响，接着道：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洲上人这句老话你记记牢就行了。

桂花时常这么当着我的面训富贵，她又与富贵分睡，我觉得她是在对我表露一种什么意思？——她对他那种粗俗之人厌倦了，她渴望有文化品味的爱情生活。她一直在城市里跑，自然对

于当时流行的婚外恋的时尚有所感悟，她希望在凡俗的生活能寻找到一种属于精神世界美好的东西，也是很自然的了。我这样想，紧接着发生的事实也是这样——

那天晌午，村子里响着春节的爆竹声。我接到了一封镇邮递员寄上的贺年信。那信封上印着龙飞凤舞的红色图案。我一看，那字好熟。拆开一看，却是桂花写给我的。

信很短，只有几句话。

富文：

我很想念你，平时见面不便谈，年十五晚上，我在小树林等你。亲吻你。

爱你的桂花

×月×日

从那字迹看，她写得很匆忙。也许她怕富贵突然发现她写这种信。我能理解她的处境。

我双手颤抖，心里好一阵悸动。在我等待年十五晚上到来的几天内，我的脸一直在发烧，见到桂花我故意不看她。她却像平时那样对我微笑。我不由想起这次她回来过春节时，送我那盒精美的巧克力糖，那上面贴着“快乐约会”的商标，那透明塑料纸包装十分考究。我当时看到富贵的脸黑沉黑沉的，显得很不高兴。从那天起，我便魄不守舍了，我想入非非，盼望她早一天实现这次约会。她通过书信方式，那么大胆、主动地约我见面那还是头一次。

正月十五的晚上，家家都放鞭炮，敬祖宗，吃汤团，玩彩灯，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海洋中。我吃罢汤团，便穿上只有出客时才着的新西装，独自走了小树林。回头看，村子里烟花纷飞锣鼓

铿锵，热闹非凡。而在小树林旁，却只有那一片黑森森的沉寂。西北风呼呼地吹动着树梢，拂来一股股寒意，我后悔出来时少穿了衣服。但我一想到桂花的身影即将出现在我面前，在漆黑的夜里，她也许会用浑圆的胸脯拥抱着我，用她那滚烫的嘴唇亲吻我的唇，倾诉她那热情的话语，谈论我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我便不觉得那么冷了。等着等着，远处的玩灯的欢笑声渐渐地消匿下去，鞭炮声也显得那么零零落落，却不见桂花来。我等了她是有一小时的功夫，在树林旁边绕了一圈，便沿着一条小道，绕回到了家里。

回到家，仍不见桂花。我问富贵：桂花呢？

他说：二姐约她去玩了。他边剥着花生边说道。

我嗯了声。

他却进一步以怀疑的眼光看着我，问道：你问桂花干什么？

我说：没什么，随便问问。我便回西厢房了。

我估计桂花刚想出门会我时，也许二姐突然来到，约去她家玩了。她这次失约，我并不怪她，心里依然热乎乎的。我觉得桂花是在真心地爱着我，在我单身多年，精神痛苦的岁月里，有了她的那份爱，我就心满意足。不过，我很想知道她失约的真正原因。

正月十六一早，桂花便启程出差了。

每年一度的春风，又把纽扣洲吹绿了。一种思念桂花的情结，驱使我走向童年在春风里放风筝的地方——芦苇荡。童年时，我总觉得春天是从这里开始的：从那解冻的泥水塘，从那冒出新绿的芦杆尖尖，从那荡边一丛丛黄灿灿的迎春花，从那游动在清冽冽荡水的小蝌蚪，从芦苇荡上空那浅蓝天空充满水气的白云，从芦苇荡坡地上站着的那个穿着红袄，散乱发辫，高高地

撅着屁股，背着草筐的小姑娘桂花的水晶晶的大眼睛，从她那不时对我发出的芦莺般的笑声里，我感到了那春的清新与暖意。现在，这一切都在眼前消失了，这里早已被开挖成水塘，开始时藕育菱，后来变成了鱼塘。就是万震云承包的那块鱼塘。眼前只见一片淼淼的清水，在阳光照耀下，闪着粼粼波光。如眯缝起眼睛，你会觉得水面上像似布满了一张偌大的鱼网，正在期盼着丰收。

桂花曾对富贵说过：你想养鱼，那就要当个鱼王。这句话把他的劲头鼓得十足。一开春，他便来万震云的鱼塘买鱼，然后小心翼翼地把鱼苗投入自家稻田的沟槽中，那一群活泼可爱的小精灵，恰似在水面上掠过一阵雨点游远了。他赤着泥腿，站在田头巡着鱼苗，一天总有十几趟功夫，他喜悦地咧开了大嘴，仿佛水面上游动着白花花的金子。可他没想到第二天，稻田里飘起一片鱼苗，在晨光里闪闪发亮。他一拍大腿惊呼：糟糕！旋即把万震云拖到田头，让他看。万震云愣愣地看着那些在水面上的鱼苗，对他说：富贵，你在放苗前浸……浸过种嘛？富贵说：怎么个浸种？万震云说：那太……太简单了，用食盐水浸……浸个三五分钟就……就行，你既然懂……懂稻田养鱼，就不……不懂怎么个投苗吗？富贵愤愤地用纱布鱼罩捞着死鱼苗，边说：你为甚不对我说？存心看我笑话？

这，这，……哎呀，我以为你，你懂。

我从未投放过苗，你是晓得的，你不是存心栽赃人嘛！富贵大声吵起来。

别吵，我补，补你一百条，够……够意思了吧！

一百条？哄鬼！你看看，死了多少呀，死一条，补一条。

富贵盛怒地来到万震云鱼苗池旁，毫不客气地用细眼网罩捞起苗来。他嘴上叼着烟，那微凹的眼窝里闪动着水面强烈的反

光，那双眸子像碎玻璃一般闪闪烁烁，放射出轻蔑的神情，仿佛对万震云说：既然我站到了鱼塘边，一切都由不得你了，现在是轮到我教训你的时候了！他随手拿起竖在树叉上的鱼兜子，伸进育苗池捞起来。他边捞边看看万震云，显然他决不仅为争回那死去的鱼苗，而是对他发出一种警告，传达最初的示威，从今以后，我们的较量算开始了！他像是这儿的主人似的，恣意地一兜一兜地捞着，仿佛要把那池里的苗儿捞个一干二净。万震云在一边看着，等他估摸到了二百条左右时，他就来夺竿了。他的行动是激烈的，但言辞却是乞求的，说道：富贵兄弟，村，村里人，低头不见抬，抬头见的，桂花帮翠，翠，翠帮桂花，也就是帮，帮助你……翠……

你别把你的翠挂在嘴上，她算什么东西！富贵仍然在捞着，嘴里却是带出了一句让万震云不能忍受的话。就在这一刹间，我看万震云的脸陡然间仿佛要爆裂开来，那头额上的青筋在扑扑地跳动着，胡子拉碴的嘴颤栗起来，他狠狠地把鱼兜把杆向富贵猛推过去，富贵猛不防地向后一退，抵在一棵柳树上，要不是那棵柳，他定然被推倒在池水里了。而万震云自己却因用力过猛，收不住，咚地栽进鱼塘里。他在鱼塘里狗爬式地打着水，游上岸，初春的风刮得他浑身哆嗦，他骂着：万富贵！你这无……无赖！等……等着！等我换，换了衣，衣服回来……找你！

趁万震云离开鱼塘的时候，他便拼命地在育苗池里用兜子捞着。等他换了衣服出来时，富贵已提着小半桶鱼苗溜之大吉了。刚才他俩如此剧烈冲突时，我也不知说了哪些无济于事的话，此刻我更怕万震云急出事，就在鱼塘边等着，他双手拍打着腿，跺着脚，呼号着：万富贵！你这个畜牲！你等着！哪天我把你的鱼都……都放了！富贵已走上村路，回过来，对他嚷着：你敢！你只要放我一条鱼，我就要你的脑袋？

不行！不，不行！这事我非要去，找老，老村长来……来解决！

我怕这事闹大，息事宁人地说道：震云叔，这鱼苗又不是金条，他取走也不过那么多，我赔你钱，行不行啊？富贵就是那么个人，全村都晓得，我向你赔不是……

那好！你都看见了，我，我看在你，你富文的面子上，这事就……就罢了！不过，我关，关照你一句，我万震云也不，不是好，好欺侮的，我这就去村，村办厂要人，我家里缺人手，鱼祖宗不是好伺，伺候的……他作兴骂翠不是个东，东西嘛！这话比用刀割我，我心还难，难受！就这话，翠，翠，翠说什么也不，不陪你弟媳了……除非他来赔，赔罪！万震云的嘴边挂满吐沫，我从未见过他那咬牙切齿的样。

我对他好说歹说都不行，只能回到家求富贵，不要小事惹出大麻烦。他听罢，却笑起来，说：哼，巴不得她这就回来呢！她在外边算得上高级讨饭的，求爷爷告奶奶挣来的钱，我不希罕。她在外边跑一段时间可以，长此已往，我可受不了。我可以跟你打赌，我万富贵不靠养鱼发家致富，就不是人养的！

富贵精心地操作着那四亩地，除了对稻禾要薅草、上肥等，而且还要对鱼儿格外关心。他从小就喜欢捕鱼捉蟹，对鱼有特别的情感。不久，桂花寄来了信，说她正在泗州一带催款，抽空去了一次农村，她仔细询问了那里稻田养鱼的许多技术，让他切切照办。比如：隔几天要提高一次水位啦，水稻必须要烤田啦，鱼饲料一定要有植物性、动物性两种啦，夜晚点马灯灭虫啦，等等，富贵都一一照办了。

桂花如此细心地指导富贵稻田养鱼，使我想到她并不是那种喜新厌旧的人。她就像沈从文小说中的翠翠，愿意把自己的爱分配给兄弟俩。如今年代不同了，不可能兄弟俩共有一个妻子，但

桂花愿意我们俩都好，都幸福，尽管她的爱的比重不同，她觉得可以同时爱两个男人。这便是我对她进一步的剖析。自然，她对于富贵的悉心关怀，我一点儿也没有嫉忌的意思，我也希望富贵事业上的成功。我只想分得一点她的爱，而富贵却是要绝对地维护妻子对他一人的忠贞。我懂得爱是排他的。由此，我又感到自己是个多余的人。

盛春时节，到处都散发着那清新的、潮湿的绿的气味，桃红梨白，春日融融，人们都是匆匆地忙碌着。我呢，有时随老村长到乡里开会，更多的时候参与解决村里发生的关于提留款、宅基地和计划生育发生的纠纷。我的工作繁杂琐碎，大家都忙，几乎把桂花都忘却了。但有一夜，我在梦里见到她，居然是她从村前的河里钻出来，变成了一条美人鱼，就如安徒生笔下描写美丽的美人鱼，浑身光溜溜地闪着光，我也变成了一条赤裸的鱼，俩人游动着，接着吻，一个又一个，于是便吐出一个又一个的水泡泡，向那明亮的水面悠悠地升上去……

这又使我开始牵挂她，想到万震云说翠来信讲现在合同越来越难签到了，便暗自替桂花担心。一天，风和日丽，她突然回来了。原来她是要到双抢时回来参加收割的，现在稻子还在拔节生长，她怎么提前回来了呢？我不得而知。

她脱去了那件藏青色西装，换了件淡紫色方格两用衫，从房间里走出来，她的脸色很红润，只是因奔波而显得疲惫，但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却依然显得明亮、有神。整个脸盘在天井阳光的反射下，显示琥珀色的光亮。她那饱满的胸脯和匀称的身材，依然显出那迷人的魅力。我似乎因为她的不期而至，显得局促起来，随手替她倒了碗开水，递给她，只说了句废话：你……回来了。

我自己来。她接过茶碗，说道：这次不顺，南方市场早给人

占了。

那，就换个地方。

还是去北方好。富贵呢？

噢，上镇上买鱼饲料了。

我刚从田那边看过来，就晓得他在稻田里下了鱼苗。这次我有机会参观了一次外地养鱼的稻田，嗨，稻子收得还特别多。

噢，噢。

富贵还行吗？

行，行。把鱼伺候得不错。

哼，这次我回来是找他吵架的。她说罢，沉了脸。

我感到惊诧，也不便对她询问，我真不知她说了什么。

她背过身喝水，目光穿过天井，看着大门外那方在阳光照耀下的田野，仿佛在欣赏着一幅挂在墙壁上的大油画似的。我家后院里的那道河从屋子里右边转弯，流进村前那条大河，河畔旁能见三子家新盖的二楼，他便是在那楼房里举行了婚礼。透过大门，能看到那新楼的一角，许多光点在红顶上闪动着，那就是三子养的鸽群。万村沿着村河向远处伸延开去，能见到又有几幢红顶白墙的二层小楼在远处闪闪发亮。村河旁种着一排整齐的垂柳，翠绿的柳枝与白色的炊烟在轻风中一起飘动……

我从未遇到过那样沉默的场面。我仿佛觉得桂花对我有意见似的。以前，我是否对她有过过于热情的日子，后来却又对她冷淡了不少，这在我心底的感觉是十分强烈、明显的，就像暴雨如注以及风平浪静迥然而异，但她的感觉又是如何？那我是难以猜测的。或者是因为那次她从二姐来溜出来，走过小树林，没有见到我，她以为我失约了而生我的气。或许，这种沉默是与我无关的，她是在气愤我弟，他们之间又发生了什么事。我继续埋头伏在堂屋的方桌上做着那张全村计划生育情况统计表，尽管那些数

字我已经反复核算过两遍，但我又轻轻地拨动着算盘珠核对第三遍，否则那无所事事的场面就更显尴尬了。

富贵出去多少时间了？她冷冷地问。

噢，有一会儿了，骑车去的，作兴即刻就会回来。我说。

门外响起脚步声，我以为富贵回来了，进门的却是翠她妈。她头上包块白毛巾，身穿蓝褂子，桂花马上笑吟吟地迎了上去。翠她妈细声细语地对她说：桂花，难为你把翠带出去挣钱。桂花却说：不不，是她帮我挣钱呢！翠她妈说：你是个好媳妇^嗽！我们家对你不起，你看翠她爸这就催我来对你说句话，当初她爸同意她去几个月，不能一直陪你，现在生意难做，翠笨嘴笨舌的，野雀叫不出凤凰音，还是另找个巧女子。家里呢，就是我跟她爸，你看我，生翠的时日，落了个脚心疼，一走路就像赤脚踩在石子上疼呀，眼下黄花鱼要上市了，要人挑上街去卖，翠她爸顾里不能顾外，就难为你了，过意不去啊，桂花。

桂花怔怔地看着她，觉得这事很突然，也很蹊跷，说：翠还是愿意在外面跑生意的，她告诉过我，你家卖鱼总是她哥回来帮忙的。我悄声地对她说：翠她爸为鱼苗的事跟富贵不愉快了。桂花马上笑咧咧地拍着翠她娘的手，说道：婶婶，烦你走一趟了，我要去看震云叔的，我会跟他说的，我知道翠还想出去的，他有什么困难，我想帮他解决，好不好？

翠她妈说：哎呀，这次他是吃了秤砣铁了心，怎么也不放翠了。桂花说：我会去找他谈，她跟我搭档得好极了！我求你了。她一直送她到了门外的村道口。

翠她妈前脚走，富贵后脚到。他一下就出现在大门口，他的双臂不费气力地一提，把自行车从门槛外挪进来，然后推放在屋檐下，嗒地放下了脚架，咔地上了锁。他高兴地说：桂花！你可让我盼苦喽！一去又是这么长时间，辛苦了！辛苦了！

桂花板着脸说：你用不着我恭维我！

啫！对你沉着脸不好，笑着脸也不行，倒让我难做人了！

你让我难做人！

大晴天下雹子了，什么事啊？

你说，我这次干什么要早回来？我两个月没有月经，胃里泛酸水，你可称心了！

行，太好了！盼星星盼月亮，我就盼着这天！富贵叭地拍响了手，然后喜滋滋地拍着她的肩膀，亲昵地说：你是该早点回来歇歇了。歇一年，明年再出去也不迟。啫，我看你发了财没准要换丈夫，就像有的人当上老板就闹离婚，换老婆，时髦呢！你还看得起我这种人吗？非得蹦个小子，巩固巩固家庭。

你别想得那么美！我回来是要上镇医院去做掉的！不做掉我就要吃大苦了！你们男人家就晓得自己开心！

去做掉！富文，你是懂政策的，这孩子可是计划之内的，对不对？现在人家想超生，哪怕罚款，多个孩子就多了根顶梁柱，你是二百五还是神经病呀？

桂花不理他。翌晨就骑上她自己那辆紫色女车去了医院。富贵知道她定是去做人工流产，马上就骑车尾随在后。他们走后，我无心填写乡里发下的那几份报表，坐在天井里剥蚕豆，时常把剥出的豆仍在篮里，而把豆荚却扔在碗里。我头脑里闪出那一幕幕：富贵贸然冲进手术室，被医生、护士撵出来，他自然是不服的，又强行冲进去，把桂花从手术台上拖下来……或者，桂花进了医院到女厕所躲了起来，正在他找她时，她悄悄地进了手术室，他无理取闹要进手术室，被医工人员扭送进了派出所……我胡乱地想着，却听到门外万震云的声音：桂花——桂花——我迎了出去，见万震云气冲冲地跨进大门，见我就问：桂花呢？我不难为她，上门向她赔，赔不是还，还不行吗？我说：桂花出去有

事了，有话慢慢说，来，请坐。

他显得气急败坏，哼哼几声，那小眼睛里却泪影闪闪。他不肯坐，站着对我说：富文呵……我，我是前世作，作了孽的，日妈妈的，这几天鱼塘里闹什么隐，隐鞭虫病，我也说，说不清，花钱打药，药水，还不晓得能，能行吗？要是你弟不捞走那么多苗，我心里也不，不怕减产，现在我闭上眼睛等，等死吧！他急得手背拍着手心，唾沫洒四溅地说：这次，我是牛角弯弯扳，扳不直的，说什么也不让翠再出，出去了……除非，除非……

你别着急，慢慢说，我肯定把话带到。

除非让，让桂花替她丈夫追，追加鱼苗赔款，一千元，这钱对她是牯牛身上拔，拔根毛，她有钱，瞒，瞒不了人。他又竖起一根手指，说道：还有，每月要给翠加，加钱三百元，也不为多，她有，有钱。

这要对桂花说说看，她收入不如去年……

他打断我的话：那翠就别，别想走，除非我两脚一蹬上，上西天。这次他特别话多，诉苦、道冤、威胁、求情，想敲桂花的钱。最后，他说明早来听回音，转身挺胸而去。

晌午，阳光像往日一样明媚，家前的小河的水像往日一样平静地流淌着，土场前菜园里的青菜、茄子、蕃茄和黄瓜都是郁郁葱葱的，闪烁着耀眼的光。呢喃的春燕从远处飞来，箭也似的窜进了大门口，在屋子横梁的窝边停下，把嘴里衔的粉蝶送进那唧唧叫唤的雏燕的嘴里。春天显得多么安详而静谧。桂花和富贵骑着车，一前一后从村路那边驶过来，那车骑得慢悠悠的，显得平安无事。但车近了，却见两人在争吵，那声音虽不大，但两人的脸都是绷紧的，我就知道，谁也没有战胜谁。

吃罢午饭，富贵骑车到闵家村，带回了他的丈母娘。桂花妈快六十岁了，头发早已花白，像洲上所有的上了年纪的妇女皮肤

黝黑，丈夫残疾增添了她的辛劳，反映在她那脸上的皱纹比别人多且密，简单地说，如同一张褐色皱纸。但她的身体倒康健，精神也乐观，没跨进门槛就听见她那朗朗的嗓门，说桂花这丫头忙得到门口来迎我的时间也没得呀！她不来看我，倒让我来看她！桂花正在灶间烧鸡食，忙不迭地跑到大门口，招呼道：妈怎么来啦！我本想下午去看你的，还给你和爸买了红枣、木耳、西洋参。哎呀！谁让你来看我的呢！快到堂屋坐呀！她在堂屋的椅子上坐下，我赶快冲了一杯茶放在她面前，她刚坐定，就开口道：富文，你都快 40 了吧，二姑娘也死了多年了，你怎么也不找个女人呀？

我一下就感到满脸火辣辣的，这事村里的亲戚邻居都曾提起过，我都是敷衍地说：是呀，要找一个的，急不起来。我心里早已想定：要找就要找个像桂花那样既聪慧又漂亮的女人，恐怕在我接触的人当中，很难见到的。我羞于向别人叙述自己这颗破碎的沉郁的心灵，它上面锈迹斑斑，需要一把有力的锉刀才能把它锉亮，它坠入了井底，需要一双有力的手臂才能把它提上来。她哪知我正在爱着她的女儿桂花呢！我对她照例回答：是，是，可急不起来。

桂花把糖水蛋放在她面前，对家里父亲、二哥、二嫂、姐夫、姐姐以及侄儿的近况一一问询，她责怪自己跑供销，对娘家关心得太少了，其实她在外常牵记他们的。桂花娘打断她的话：我们要你操什么心！我倒是对你放心不下。她的目光看看富贵又看看她。桂花马上眼睛一转嘴巴一撇，当着母亲的面数落起富贵来，看来她本不想说的，但母亲与丈夫的目光都炯炯地看着她，似乎她是理亏似的，她便不能不说。她用手点着富贵，对她妈说：天下有这种男人吗，当着医生护士的面，责问我：计划内的小孩为什么要做掉，难道这孩子是别人的吗？是万富文的吗？

妈，你听听，这是什么话！他莫不是像他祖父犯了精神病！医生只能劝我了，你们回去好好再商量一下吧！桂花妈又打断了她的话，说：你看，要不是富贵来告诉我，你怀了小把戏我都不晓得！噢，你是圣人呀，不要跟丈夫生儿育女的，这么些年，我就盼你们有个小把戏，现在总算如愿了，你还要去做掉！你有病！

妈！你瞎说什么呀！我总不能挺着肚子出差！

工作、家庭都要照顾，你爸也这么说的！

桂花不吱声，顿时双眼里涌出了委屈的泪花。我见此情状想到：桂花本是对富贵说过，她也要个亲生的孩子，可是她这次回来为什么那么生气，也许因为富贵耍鬼，强迫她怀上孕，也许更因为她第三季度计划完成的不好，她是想在第四季度想法赶上去，她是属于那种具有天高也有驾云路，水深也有驶船人英雄气概的人，现在呢，儿女情长英雄气短了，怎能不让她暗自神伤？……她背过身去，掏出手帕悄悄地擦泪。

大家都不说话，在静寂中，我把刚才万震云来找她的事告诉了她。既然如此，我也希望她在家乡待一年再说吧。她听后却发作起来，说怪不到洲上女人以前都说下次投胎当牛做马也不要当女人，女人要干点事，为什么那么犯难？为什么呀？她本想在肚子显形前两三个月还想出去跑一圈，现在万震云又来敲竹杠，使她的计划完全泡汤了。她双手叉腰站在天井里，双眼上下翻动着，欲哭无泪，欲喊无言，既愤怒又绝望。不由使人想到落入陷阱里的青蛙，双眼只能看着天吧嗒着，却怎么能跳得出来呢？然后，她紧抿着唇，在葱绿的桂花树旁走过来又走过去，如同被关在笼里的猛虎，再也不能奔跑在那宽广的天地……

富贵站在一旁，那漂亮的双眼一动不动地看着桂花，嘴角上显露出得意的神情，稍息站立的前脚在微微颤动，无不显示出胜利者的姿态。他又如同在观赏困兽，觉得这一切是多么有趣。

第六章

临木根以结_菹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
兮，索胡绳之_{緼緼}。

——屈原

富贵每天以他那青筋暴绽有力的双手在实现着他的诺言。他是属于俗话中讲早起没饭吃，晚上有马骑的“暴发户”。三年后，他的稻田养殖发展得很快，头一年赚了几千元，第二年在田埂旁插上水泥板养殖螃蟹，一年功夫就赚了好几万元。后来，他干脆把一大半稻田变蟹鱼塘，收入翻番。桂花看他终日辛苦，脸架子也瘦了一层，对他很为体贴，一早给他煎蛋，时常上街买猪蹄煨汤，牛筋红烧，猪肝清煮，腰子清炒，洲上人相信吃啥补啥。夜巡回来还有红枣或人参汤，他享受起父亲在上海做钱庄最鼎盛时期也未有过的美日子。

既然桂花待富贵那么好，我便无颜与她说及约我上小树林的事。但我一直把那封信放在身上。那是她爱我的一颗心哪！

那时，桂花在村办锅炉配件厂做会计，后来看他忙，干脆辞去了工作，回家与他一起干活，除了奶孩子，带好孩子，还包揽了家务。于是我除了村文书的工作，就变得清闲了。

我时常到长江边去散心，站立在那高高的堤坝上，眺望着那宽阔的芦苇滩，以及远处那茫茫的江面，听云雀在我头顶歌唱，

听江鸥在我身边窜行，岸边的风吹起我那细软的头发，把我那件宽松的茄克衫吹扬起来，我顿时觉得自己仿佛是只不能飞行的鸟，多么痛苦的鸟！痛苦是什么？痛苦是一种差别，是一种惊觉，是一种缺陷，是一种妒嫉心。在庸庸碌碌的生活中，看见别人盖了新房，买了小车，西装革履，受人尊敬，而他原本智商也不见得比你高。他比你强只因为有一个能干的女人。难道不是吗？富贵那么甩^①，靠的是桂花。富本那么拽^②，离得开三子他妈吗？其实，富本创业比富贵艰难得多，蟹塘开挖好以后，头年下蟹苗时，他是苦透苦透呀！东滩蟹塘是与他堂弟富仁一起合作的。富仁一直在外做小生意，认识不少朋友，得知上海崇明岛在五月下旬有不少人在那儿捕捉蟹苗大眼幼体，买苗的事儿就托他经办。富本让他带四万元现款，那是他建塘后全部的积蓄，去了崇明。富仁明眸亮齿，衣冠楚楚，能言善辩，称得上是个起眼的聪明人。他到了团结沙，不见蟹苗，只见港里停满了泡沫船，富仁便问怎么回事？有艘泡沫船上的农民说：今年苗发期拖晚了，耐着性子等吧！大家都在等。这么一直等到六月中旬，从各地聚集来搞蟹苗的，看着你等，我等，于是他便等下去，直到梅雨已过，大暑来临，众人都无趣了，富仁便也悻悻回洲。这么，洲上的苗塘要空暇一年，富本初战受挫，他发了牛脾气。突然间拔出拳头，重击在富仁的肩胛上，也不能解气。富仁冷不防便击倒在地，满腹委屈，团结沙一月，过的是钻乌篷的船上生活，回到家，人瘦得脱了形。富仁一气之下，要聚集众人毁塘放水，亏得富本老婆三子妈出来周旋。她找富仁老婆说话，责备富仁不该在团结沙盲目死等，这两天才晓得，今年团结沙有“赤潮”，蟹苗北迁三十里，富仁在那儿也不多打听打听，他的脑子不派这么死

① 甩（土话），即神气活现的意思。

② 拽（土话），即十分富有，有威望的意思。

板；同时，她又向富仁老婆赔礼道歉，不该对堂弟如此粗暴，看在亲眷份上，请她原谅，并送上一只两斤来重的青蟹，让富仁补补身体，清除劳累。这么，这对堂兄弟很快地和好如初。别看三子妈身材矮小，小鼻小眼，终年梳两条细细的辫，那旧式农家妇女的样儿，她倒是有当村妇女主任的能耐呢！（村里人都这么说）翌年，扣子蟹养成后，卖了好价钱，富本净赚了十多万。要不是当初三子妈的调解，那蟹苗场没准一开始就垮了呢！

江风鼓动着我不息的思潮，我仰面对着苍穹，几乎想喊出声来：女人原是男人身上的一根骨头，圣经里这么说，上苍呀，你哪天趁我睡着后也来抽我一根肋骨，让它变成我的女人，从此，给我也添上一双能飞的翅膀吧！

就这样，我在江堤上踟蹰着，忘了时间。当我回家吃午饭时，他俩已饭罢，富贵扛铲下了田，桂花在饭床旁等我回来。她说：怎么？村里事情忙，不吃午饭啦？还是有人请客呢？

对不住，我，我去堤岸上捉金龟子了。我是想说句幽默的话，可以缓和缓和近来我感到与桂花独处时显得尴尬的气氛，但不善幽默的人硬想幽默，幽默便来嘲讽幽默者。

她马上就噗嗤地笑了，说：到堤岸上捉金龟子，到菜田里捉大灰狼。她边招呼我赶快吃饭，于是飞快地结着毛线，说道：你有那么好的学问，有空的时候不能写写文章吗？我在一份报上看到，说现在正是知青作家最活跃的时候，上海的叶辛、王安忆，名气蛮响的，说是他们初中毕业下的乡，可写出来的小说呱呱叫呀！

那人家勤学苦练花多大功夫呀！我摇头道：桂花，世上抛头露面的是极少数人，凡人活着就像篱笆上的牵牛花，它只开放在早上，你不能让它在中午开放。我这朵花要是开放也该在考北大中文系的时候，落榜后我就想自己这辈子完了，果不然嘛！

桂花依然笑盈盈地看着我说：没出息的话！人嘛就算是一朵月光花，开放在晚上，也要显出自己的美丽来！她那双明亮的大眼睛久久地看着我，仿佛要用她那炽热的光芒去消除我眼里的阴霾，她的目光又是那般坚定，仿佛一定要我接受她的这个比喻，让我也像她一样也能充满自信。而且她那目光里还显出那么一点儿得意，她可是找到了一个恰当而美丽的比喻，算是对人世间最差境况人的希冀都穷尽了，而且那么符合生存规律，那么无庸分说。

是呵！我说：人倘若是一朵月光花倒也不错，可惜人不是月光花。人可以幻想，但幻想不是都能实现的，我何必去做自己不到的事，那反而会更痛苦。

那你连一朵月光花都不如！她依然对我笑道，但那目光却也斜着我。须臾间，我觉得她那笑容里带着一种轻蔑，我立刻觉得自己心态失去了平衡，她如此刻薄地评价我，我万万是想不到的，我觉得陡然间受了一记重创，几乎全然把我击倒了；这时敏感的心灵感应又在扶正我，刚才她还不是在说我有学问吗？或许她只是随便打个比方，想戏弄我一句而已。女人，不论你与她什么关系，她有时总想显示出她比你高出一筹，否则她便会显得缺乏魅力。

她看看绒线针脚，抬起头来又看我一眼，这一眼我却感到柔和多了，又让我感到了她的美丽。她说，你看我跟你弟之间不是一篇文章吗？我怕写不好，否则我真想写。她的话里带有几分玩笑的意味，可她当即却又微蹙起眉宇。我想到这几天他俩之间发生的事，确实能写篇短篇小说。

事情应该从孩子喜宝出生的那天说起。那是立冬的前一天，喜宝生于卯时，即拂晓清晨，算得上好时辰。富贵特地从镇上叫了辆面包车，把她和孩子从医院接回家。按照旧俗，坐月子的女

人房间是不能睡男人的。所以他便把桃的床拆掉搭在堂屋里睡。那时桃早已考上镇江财贸中专，住校，放寒暑假才回来的。按理说，桂花三十出头，也没破腹产，生下个男孩，丈夫应该是欢天喜地的。而他却有点反常，隔天下午从镇上买红糖回来后，就把我拉到竹林里，神秘兮兮地问我：俗话说九月怀胎，一朝分娩？我说：不，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他剑眉挑起，说道：那，从我那个，从她跟我吵架的上午算起，到立冬才九个月不到呀！他马上转过身去，穿过灶间的门，到天井里搅拌鱼食去了。

孩子过了百日喜庆之后，一日在田头放水时，他问我：富文，到底是二娘不会生孩子，还是你不会生孩子，父亲才为这门亲发那么大的火呢？我感到很突兀，回答他：当然是我。

他那对剑眉又高高扬起，说道：那我后来听父亲说想要你跟二娘离婚，另找女人。

我又是一阵恍惚，心中不解其意。父亲可从来没有让我休妻另娶。我不想与他多烦，随口说：那就算她不会生孩子好了。唉，现在说这些话，又有什么意义呢？

他当即淡淡一笑，说：我祝贺你，那说明你今后还有生儿育女的可能！

我似乎明白了他的意思。

来年开春，有一天，我在场，他抱着喜宝端详着，对桂花说：真是操蛋！这孩子怎么长得就不像我，这扁头，宽脑门，像谁呀？桂花马上就来了火，说道：扁头，宽脑门，像你哥！这孩子是我跟他生的！

富贵马上把孩子放进摇篮里，随手拿起桌上一只杯子，横眉竖眼地骂了句：我只是随便说说，你找死呀！随即“哐”地一下把杯子砸个粉碎。孩子受惊吓，哇地哭起来。

他这话不知骂谁，骂桂花，还是骂我，或者两人一起骂进。

我惶遽地离开堂屋，走出大门外，只听到屋里俩人大声相骂起来，桂花边哄着孩子，孩子仍哭个不歇。他们相骂些什么也听不清。我随即跨上两级台阶，把大门关起来，我独自蹲在土场的一角晒太阳，心想：孩子那双杏核眼跟万富贵一脱是样，比我这双小眼睛漂亮多了。我用手摸着自己的脑门，宽脑门是因为我前额头发秃得早，所以脑门就特别地宽。而喜宝的宽脑门却是因他是婴儿。我的头是偏的，因为小时候睡在摇篮里，父母没有多加翻动的缘故。富贵小时候却一直怀抱在他母亲的怀里酣睡，所以是圆的。我算尝到了我婴儿时期安分老实的报复。

我便以此题材写了篇短篇小说，投到南京《雨花》杂志。不久，我却收到了登载拙文的刊物，而且收到了稿费。随两本刊物还附有编辑的信，称：尊作虽为习作，已见文字水平，你说自己已到不惑之年，应该讲生活阅历和思考力已具有多产的条件。盼今后多加联系，赐惠新作。

我把信和刊物给桂花看，桂花似乎比我还高兴。她双手一拍，说道：哎呀！太好了！你看，多顺，一炮打响，你是块作家的材料！哈哈，我们万家也出了个作家！

请你别挖苦我，我这是活猫遇到死耗子，碰巧。很抱歉，我用了你们这块好材料，很对不起。

那有什么！你可替我出了一口冤气！我倒要给他看看，问他文章里的男人像不像他自己？

是应该给他看，教育教育他，可我真怕他动手把我揍扁的，……这也可以说，不是写他，小说嘛，形象是多方面凑起来的……

桂花便笑我：看，写好了又害怕了，不是？

后来，生活中的原事又有了发展。一天，富贵酒后话语像洪水滔滔不绝，他那脸被大盅中的酒精烧得像炭火一般红，那双眼

珠像玻璃弹子般闪闪发光。他用手指点着我，说：你，你，你还能算个人吗？明里说，喜宝是我的儿子，可他哪儿不像你？像你不像我！桂花，你也算个人吗？跟我哥……啊？他随即就“啪”地一下，给了桂花一个耳掴子。

桂花震怔地看着他，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她捶胸顿足地跟他吵起来，拖着他要去村里说理去。他的牛劲却是那么大，桂花被他搥得远远的。他嘴里还一个劲儿地骂着，嚷着：我现在要你，马上跟我到镇江去做亲子鉴定，亲子鉴定你懂不懂呵？是镇医院医生说的词儿，镇上医院还没那设备，只能进城，现在就走！三子！来呀！你给我开车，送我们去镇江，现在就走！开一趟要多少钱，你说吧，我有钱！现在我有钱了！……

我一时惊怔地站在那儿，不知富贵怎么会这样？他平时尽管心胸狭隘，对人对事存有偏见，但我想也不至于发展到动手打人。我不知怎么相劝才好，木木地站在那儿也忘了去关大门。初秋的风把他那大嗓门扬出门外，路过的村民都涌了进来，人们纷纷相劝，他开始大口大口地呕吐起来，男人们忙把他扶到天井里，让他吐干净，让他吹吹清凉的秋风，对他劝说着：你是酒喝多了，糊涂了，尽说疯话。

有个小伙玩笑地插话说：别忘记富文叔是“棉花客人”呢！

我站在堂屋的门外，听着有人这样说我，我简直要暴跳起来，好在旁边有人在责备那小伙不要听信胡言乱语，谣言绯闻，我心里方始好受些。同时，我又听到堂屋里三子妈在相劝桂花，富贵是喝得太多了，说胡话，你也不必在意，夫妻嘛，床头打架床尾好，这事过去了，以后也不要提了。

桂花的脸一会儿红一会儿白，如同受到一个界定不清是否为疯人的污辱，那种愤怒涌向心头，她嚷着：他打我耳光，我要还他一个耳光！她冲到他跟前举起了右手，伸开的五指一下又捏成

拳头收住了，她强忍愤怒垂下了头，狠狠地吐了一口气，说道：要不是看他喝醉了，我可饶不过他！她背过身悄悄擦泪。

我对桂花心底的压抑与苦楚是从她平时一人痴呆的目光里看得出来。特别是在一天中午，我在西厢房里打盹儿，她的姐来看她，她天井里忙着洗衣服，她对姐说着说着就讲起富贵那天喝醉酒的事，又说她实在也太苦了，自己想趁现在政策好，出去干一番事，多挣些钱，她可不是那种小天井过日子的人，她总是幻想能闯番事业的。她两三个月能签上四十万的合同，就说明她行！可富贵呢，说什么我跟桂花是一对鸳鸯，她离开我我就会死！不晓得他是什么意思！自从上次富贵打了她，她多少天不跟他说话了，可她还得替他烧饭洗衣、打酒买烟……她说着，语调里带着哭腔。

我腾地从床上坐起来，我本想关窗，可又不想关了。这时我心底在滋长着一种正气的春笋，它破土而出，向上生长。我心中决定了一件重大的也许是愚蠢的行动。

在一个濛濛秋雨的天气，我从村办公室出来，打算回家，突然看见桂花撑着雨伞手弯里挎着篮从镇上打作料回来。我迎了上去说，能不能绕段小路，我有要紧的话对你说。她同意了。

我们各自打着雨伞沿着村后的一条弯曲的通往坝六圩的小路往前走。细雨飘洒在左边的稻田和右边的小河里，路旁的杨柳和梧桐开始纷落着秋叶，不远处坝六圩的纸浆厂和自行车配件厂的烟囱冒着白烟，给天空增添了一条浮动的不消散的白云，而近处的藕塘里的荷叶已经枯黄，只见有一只白腰雨燕停歇在铁色的荷叶秆上，显得既孤单又凄苦。泥路被牛和自行车刻上了坑洼或杂乱的图案，我俩的脚步声在泥泞的道路上发出咕咕的响声。我们说了些闲话，我好不容易才鼓起勇气对她说：我知道你心里很苦，想约我到小树林谈谈……我现在就对你说句实话：你跟富贵

之间潜藏着爱情危机，要弥补这隙缝，你就不能一味迁就他，你应该……

她有些吃惊地看着我，说：什么……小树林？

我想她是忘了，便取出那封信给她看。她一下就愤怒了：这是描我的笔迹写的，哪个有我的信？我想想……只有富贵。

我窘迫极了，说道：那天……我在寒风中等你一小时……

她却笑道：活该，你也自作多情！我可从来没有把对你的亲情变爱情。富贵总是疑神见鬼的，他干得出这事，让你去喝西北风。

我的自尊心遭受狠狠一击，无言以对。

沉默少顷。她反唇相讥地问我：二伯，我们俩的事何必你操心呢？请你别把绿豆看成西瓜，我知道怎么对待他……

桂花，你不要以为我卑鄙，请你不要欺骗你自己，以前你们经常吵架且不说，近来，他可是时常发病呀，他骂你，打你，这难道是在爱你？

喂，对了，有爱的成分，尽管方式方法错误。

上帝呵，真让人不可思议！

他不相信我对他忠实。但他希望我对他忠实，况且喝多了酒……自然，要是以前我知道他是这种脾气的人，我是决不会跟他结婚的，现在既然我们都有了孩子，我看他尽管粗暴，但对我还是始终如一，再说，他比以前有进步，勤奋多了……她沉着脸，说道。

想不到她反倒表扬他。我很尴尬。但我要对她直抒己见：也许我对富贵有成见，对你的心里也看得太浮浅了，不过，我觉得如果你心底真的感到非常痛苦时，你不要一味承受，承受，承受过重的扁担也会断裂……请原谅我今天说了不应说的话……因为我觉得在正常人生活里绞心绞肺的痛苦，往往是爱情……

噢，是这样么？她破颜而笑了，说道：富文，我知道你为我好，我感谢你，现在你还在为爱情绞心绞肺吗？

我淡淡地一笑，自嘲地说：我已经不为爱情绞心绞肺，因为我不是正常的人，你是不懂得的……

雨下大了，雨声妨碍了我们的谈话，她撑着伞靠近了我，对我说：二伯，我早就想给你介绍一个，我心目中你是再也老实不过的人，自己是不愿去接触女人的。我想改天给你看一个对象，好吗？真的！真的！

当然我很想让自己变成一个正常的人，我说：可以呀，不过我自惭形秽，各方面条件太差……同时我心底在想：这次谈话我很后悔，原来我一直在做白日梦！而这美梦却又由自己挑醒。

那你们谈谈看嘛！她对我大声说：我得赶回去烧饭，你慢慢走。于是，她一步赶一步，沿着田埂道路，赶回村里。我的身影与灵魂都失落在路途上。我后悔之极，愚蠢呵，愚蠢！原来我是单相思！大病中的谵妄幻觉便是她对我“爱情”的起点！可是这一切多么美好呵，我长时间埋在心里，为什么要对她吐露呢？我恋着她，也真是为她幸福呀！每当夜晚，我已在麻木地忍受着富贵对她的那种纠缠，简直要成为虐待狂了，似乎妻子不能满足丈夫的肉欲，便是大逆不道的。他虐待她的身体，意志，妄图扭曲她高尚的灵魂和远大的志向。他像个暴疾的鹫鹰去追食在绿茵地上奔跑的白兔，像个潜伏树洞旁的鳄鱼要吞噬绿水中自由流动的白鱼，像躁动的乌云想吞噬蓝天皓月，像会耍弄魔法的阴阳人想永远地把她置于那扇黑漆漆的大门之内。这到底出自什么原因？

在雨中我这么想着，同时我又想到自己曾是个抑郁症患者，莫非我又在犯偏执狂了？只有妻子才能从每一根汗毛里，每一声鼻息中，感到她丈夫的善良与丑恶，我却多管了闲事。我何以不该像屈原所描写的那样：临木根以结_幽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

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_{纍纍}。——自己自修品德，就能得到安宁。在沙沙细雨中，我又想起万家祠堂门口原来刻有的家神词：

哀生于苦涩
乐生于圣诚
善生于助贫
怒生于狭_隘
福生于勤俭
命生于和畅
寿生于宽容
禄生于珍惜
道生于静性
德生于谦让
患生于多欲
罪生于不仁
祸生于多贪
过生于傲性

我从中看到生命的真谛在于积善平和四字，我何必为桂花感到不平，她倒能泰然处置呢！也许有的夫妻就是这样，一辈子吵吵闹闹，内心却是彼此宽容的，他们照常共此一生。

自从桂花不再出差后，我每天能按部就班去村委会办事。一天上午，我正在黑板上抄写一份关于安全用电的宣传材料，桂花走了进来，跟别人打着招呼，对我说：富文忙着，出来一下，有几句话，马上就好。

我跟她走出村委会的门，在牛棚后面的路边站着。她脸上洋溢着喜气，诡秘地对我说：我在外出差时，有个姑娘时常说起

你，说你有学问，人品又好，怎么就没续个老婆呢？那姑娘还说，她家穷，没钱念书，还是在四清时，在你扫盲班里摘了文盲帽，她很感谢你哪！嘻嘻。

噢，你说谁呢？

你听我说呀！她曾不止一次对我说过，她很崇拜你呢！说你的文章写得好。文革时，你们都在村里搞宣传，她对你印象很深。

你在说翠，对吗？她怎么啦？

呆子！桂花瞋怪地看我一眼，又说道：我今天一早去找过她，她愿意跟你谈谈。

噢，这样的……翠……我的脸马上就热烫起来，想了想说道：……我比她大十岁，合适？

那有什么！城里人还有找女儿辈的姑娘呢！

那，谈谈，也是可以的……

那我走啦！她回身即走，还转过头来笑吟吟地看着我。

雨后的一天夜晚，桂花约她和我在村后的一棵大榆树下见面。本来她说干脆让翠上我家玩玩，我说不行，头一次就把人家约到家里，传出去村里人会笑话的。啊啊，秀才喜欢秘密进行，哈哈……桂花乐起来，神情诡谲地说：那就在那四处绿障的大榆树下，好地方，好地方……我看见那棵大榆树就想起她暗中当红娘的那份调皮狡黠的劲儿。那树长在一块土坡下面，那土坡没被平整，因为土坡上是一条通往外面的公路。那土坡上长着油亮亮的草皮，雨后被风一吹很快就干燥了。月亮从榆树枝上爬上来，那土坡下的河流映出了弯月的倒影。榆树旁长满了醉鱼草、灯笼草和夏枯草，河边长满了芦苇，可以遮挡从田野及公路两方面行人投来的视线。翠上身穿红底黑格的两用衫，下身着深色的裤子，晃动着两条小辫，翻过公路走下坡来。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对于这次见面，我思忖过不少，倘若年龄不是障碍，那她跟

“关公”有过关系就成了我犹豫的焦点，洲上人对于姑娘的贞洁夙来讲究。这也是她近三十岁了还没有出嫁的原因之一。但我想，那不是她年轻时代的过失，应该说她是被害者，不应歧视，应该同情呢，再说自己都到了不惑之年了，怎能要求人家是玉洁冰清的黄花闺女呢！

她走近了，那走路时一晃一晃的样儿，还显露出那姑娘家的单纯，我眼前不禁闪出桂花中学时代的情影。现在我面前分明是翠。她依然苗条，而且文静，我的心底愿意接近她，我迎了上去，我们就隔着一丛低矮的灌木站着。她用手抚弄着辫梢。

我说：翠，你来啦？

翠对我微笑道：让你等啦。

我说：没，没有。我们随便走走吧。

于是，翠与我并排地在那块有限的草地上彳亍着。

我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倒是她主动地挑起话头，说扫盲班的事她是忘不了的。她爸总是对她说，你可要好好跟着万老师学习，他从小是怎么学习的？在五岁时就能背唐诗，饭前若背不出，他爸就不给他饭吃。

这，这倒是真有其事。父亲对我很严格，对我抱希望也太大，临死前把他所藏的二十四史全部交给我，这是他给我的惟一遗产。可惜在文革中都被烧了。

那，富文哥，我听说你爸是做过钱庄的，没有什么积蓄吗？他的主要积蓄都败在舅公的手里，不去说他了。

那这些年，你的日子也不宽裕呀？

我明白她话里的意思，我对她说，古人早就说过：居家之方，惟俭与约。要紧是情感，我这个人论财富，没有，论学问，也不过高中毕业，论情感，我是个富翁。尽管有人说我对不起二娘，我们心自问，我是真心爱她的……十多年过去了，我单身一

人，情感像溪水那样在我心底越积越多，我未来的妻子一定会享用这份富有的情感……

唉！翠站停住，摘下一片树叶放在鼻下闻着，感伤地说道：可我却像久逢大旱，我的心里全都干枯了，干旱得都有了长长的裂缝……

不知怎的，这话激起我内心的冲动，我知道，她像我一样，在青春勃发的年华，孤身一人地守着，现在她是多么渴望爱情。她的话语里难道不是对我的一种允诺吗，她不是在渴望着我用我自己的感情激浪去浇灌她那久旱的心田吗？我便情不自禁地跨前一步，伸出手去拥抱她，顿时我感到她那胸脯有力的弹性，爱，使我浑身的热血沸腾起来，在朦胧的月光下，我把唇凑向她那光洁的脸，去追寻她那颤动的唇……她一下像惊吓的猫似的在夜色里亮起那雪亮的眼睛，轻声地说道：富文哥，别，别这样……她那颤栗的声音，似乎是惧怕，又似乎是一种女性的羞涩允诺了我……而我却是不可抑制了，我的双手没有松开她的腰，让她的胸脯紧靠在我的身上，我去亲吻她的唇……但她挣脱了，我一个趔趄，在光溜的草皮上滑倒了，我的身体压在她的胸脯上，我赶快把她拉起来，她的脸沉下了，摔开我的双手，沿着那被月色照射得十分耀眼的草地，跑上了公路，消失在远方了……

秋风一阵阵地吹过来，吹凉了我滚烫的脸颊，我双手抱着头，悔恨地坐在灌木丛边，全身都躲进那浓重的阴影里，我回想着刚才自己粗野的举止，怎么也不能相信那就是我干的！哦，清心寡欲，一当心不能平静，那欲望就会像火山爆发一样，多么虚伪的清心寡欲！我十多年来奉行着它，在一刹时就显露了卑劣的面目。我无地自容，我将怎样面对桂花？翠，我向你跪下了，你千万不能把这种事告诉桂花或别人！……我痛苦地诅咒自己，默默地念叨着……

事后，桂花遇到我却是笑。我猜想也许翠把我们头次见面的事告诉她了。果然，一天早饭后，富贵下田了，桂花边晒衣服边这样对我说：看你！头次见面就对人家……那样……我记得上个月你在闲谈时曾对桃说过一位名人的话：什么？——如果你要别人爱你，就不要过分地露出你自己爱他（她）。这是头次见面的窍门，你怎么忘记了？

我难堪地回答：那是罗曼·罗兰小记《母与子》里写的，我，我……

桂花皱起眉说道：翠这个人以前在感情上受过伤害，你要好好地爱护她，你跟她感情的发展，要有个过程，不然，翠就接受不了……其实，这些理路你比我懂得多，我只不过提醒你，以后……啊？……

以后，我跟她还有以后吗？……

那看你！翠倒不会就此不理睬你。不过你最近不要去找她，她把你的事告诉我，可真的很生气呢！让我先找她谈谈，做做工作……

那请你告诉她，我实在对不起她，请她原谅……

你不说我也会这么对她讲！她打断我的话，抬起头来对我微笑，那神情是在安慰我，不要为此事整天一愁莫展的。她又说：二伯，你或许不大懂女人的心呢！成熟的女人是十分珍惜自己的感情的，她在对你没有建立信赖，觉得你确是她理想的对象之前，她是不大愿意把自己的感情给予男人，性格再干脆的女人，内心也比一般男人要复杂、缠绵些，考虑得可细致呢！何况翠，这么多年没有结婚，一来是男人挑剔她，二来是她在挑剔男人……爱情，不是摘豇豆那么容易可以得到的……

也许我用以前旧的人生经验来看待当今，确实，现在再也不是与二娘成婚的年代了，现在的女性自立起来，她对你的选择或

许超过了你对她的考虑……既然这样，那么我就等待，等待桂花再次约我与翠相会。

一天，我突然接到《雨花》杂志寄来的信函，铅印件，江苏作协举办作家讲习班，旨在培养有前途的青年作家。为期两个月。十一月中旬开班，一月中旬结业。但费用需自理。我很想去。把此事告诉了桂花。桂花说：好事呀！去呀！黄狗出角变麒麟。我为难地说：我的钱……不够。她马上说：去南京所有费用我出，这次机会不能错过！

机会！是呀！我曾错过人生转折点的机会。这次不能错过！难道今后我就此有可能走上作家的道路？桂花在我心中点燃了一把新的人生希望的火把。但，家里经济大权是由富贵操纵的，存折由他管，他肯不肯拿出钱来呢？

时值深秋，是他最忙的时候。晚稻收割到手，就忙着河鱼起田的事，而且他又向富本购买了一些幼蟹与鱼混养，到现在正是收获期。秋收后，我们万家失去了昔日农家的平静，成了一个小小的农贸市场。天井里放着一个个大缸和小缸，大缸里是头两斤重的大鲫鱼、鲤鱼还有草青和鲢子，小缸里盛满了三两左右的螃蟹，用石板压着缸，缸外能听到那些肥蟹噉 噉 的爬动声。村里村外的人或外县的小贩都登门购买，供不应求。

那天夜晚，富贵美美地喝完酒，剔着牙，提起马灯，背起蟹网，又去起蟹，桂花抱着喜宝边喝粥边对他说：富贵，我跟你商量件事，这可是件好事，这样的……富贵问道：什么事呀？桂花说：《雨花》杂志有信来，让你哥去参加作家讲习班。富贵对我白了一眼，说：管我屁事！说着他就要走。桂花马上喊住他：别走呀！这要自己出钱的，我想拿个一千元给他……富贵马上把马灯往桌上重重一放，把蟹网往地上一扔，说道：他写文章在《雨花》那杂志上骂我，以为我不晓得吗？那杂志就藏在枕头下面，

以为我看不到吗？

我存心放那儿让你看看的。你别瞧不起你哥，他会写文章，那文章也没指名道姓骂你呀，让你从中也要想想，自己怎么对待老婆的呵！

你是存心气我，是不是？他在骂我，我还要拿出钱来培养他，让他再骂我，我是孬头。算了吧，在村里守着翠吧！富贵背起蟹网，扫我一眼，又要走。

桂花丢开碗筷站起来，一手抱着喜宝，另一只手从他肩上卸下蟹网，说道：你就积个德吧，我求你了，还不行吗？就一千元嘛！

求我？我倒是头一次听你说这话。富贵笑笑，把牙签在嘴边转了个圈儿，慢悠悠地说道：现在这世道是变了，谁有钱就得求谁？啊？那阵子，你跑供销，你赚了钱，我要求你，现在我发财了，你就求我，啊？我倒很喜欢听这句话：求你了。说起来，我哥呢，也真可怜，在村委会拿点钱连出门的盘缠食宿费都不够呀？富文。他沉下脸，又对我说：要是你为别的事，花上三千五千的，我也给，惟独什么《雨花》，什么写文章的事，我是铁公鸡一毛不拔。

桂花马上翻了脸，对他说道：家里你管钱，可里面有我挣的！你拿一千元出来，我三年不添衣服不买新鞋就是了！

富贵说道：好好，有你的钱？我可要管好，别的不说，桃读外贸学校就花了多少钱哪！

他看桂花一眼，弯腰从地上拿起蟹网，说道：今天我没功夫跟你算细账，反正这一千元我不给。说罢，他便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大门，消失在茫茫的夜色里。

桂花气得直喘气，说道：天无绝人之路，你不要着急，我明天到我姐那儿借钱，也要让你去南京。

我直摇手：不不，桂花，我，我不去了。我何必为这事惹得你们俩不高兴，我今后决不会再做有损你们俩感情的事。

桂花边用匙子喂喜宝稀饭，边说：你想到哪儿去了！哎呀，这么好的机会，错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不能错过！

我埋着头说：我对自己这辈子已经领教了，我战胜不了的不是环境，而是我自己……我转身进了西厢房，关上了门，把那皎洁的月色拒绝在门外。

想不到桂花与富贵分道扬镳的日子那么快来到。那天是洲上赶集的日子，人们把自己家里的蔬菜、鸡羊、刺绣或编织品拿到镇上去卖，然后再买回一些吃的或用的回家去。那日正是桃从镇江贸易中专毕业，回到家里待分配工作的第二天，我们万家倾巢出动，乘着三子的二吨卡车，热热闹闹地去赶集，半里地长的街衢走道放满了挑担和箩筐，各种菜蔬和鲜果，鱼虾蟹鳖，以及手工制品，琳琅满目，令人应接不暇。这次，富贵是个例外，什么货也没捎，只是来购物的。

在兴荣服装店里挤满了人。那是全镇最大的一家店，店主说他的衣服都是从大城市里批来的，面料好，做工好，自然价要高一些的。富贵挤在人堆里，打量着挂在货架上的一件裘皮大衣。那大衣一抹黑，黑里泛出那油亮亮的光泽来。他问服务员：喂，小伙计，有比这衣服更贵的吗？那小伙计回答道：这件最贵，衣领可是真貂毛的呀！桂花，来，你穿着合身吗？他大声招呼道。桂花手里抱着喜宝，直摇头，说道：富贵，你疯啦！这么贵的衣服是我穿的吗？^瞎！说起来你的脑袋比我开放，一件衣服就把你吓住^咪！我关照你，你要是不穿，那以后就别想让我替你添东西。桂花睁大眼正想与他理予，桃在一边接过妈怀里的喜宝，说：妈，你今天犯傻了，人家抬举你，你还不给个脸。爸是百万

富翁呀！你穿的寒碜不丢他的脸吗？鬼丫头，看我不揍你！富贵催桂花快过去。桃又说：妈，去试试呗，那件虎皮让你变老虎了？

好吧！穷人也寻个开心！穿着试试！桂花抖了抖肩膀，像新疆人跳舞似的，来了那么个动作，好不自信地把那件只有城里阔太太才配穿的裘皮大衣套在身上。她在落地镜里上下照看着，乐得直不起腰，说道：不行，不行，我变阔太太了，穿不出去！富贵说：穷人！就不能直直你的脊梁骨嘛！嗯，我看合适！小伙子，我买了！他不由分说地从皮茄克里掏出一叠大团结来，用大拇指一黏吐沫，咔嚓咔嚓地点数起来。桂花忙脱下大衣，说道：不买，不买，这太贵了！

我在一边轻声地对她说：富贵待你好，你就让他破费吧。

桃在一旁对妈做了个鬼脸，说道：不穿白不穿！这么好的衣服不穿一回，今世算白活了。

小伙计已经从富贵手里接过钱，桂花还在嚷嚷：富贵，暖暖，我倒是无所谓，要不给桃挑件新衣服过年吧！那倒是需要的。

妈，你可别把矛盾往我身上转移，我早说了，我自己挣钱自己花，你何必要割他身上的肉呢！

鬼丫头！你不损我两句嘴里就痒，我偏不给买。富贵半嗔地说道。

桃的脸顿时沉下来，说道：你替我买衣服？还是等我替你买衣服？

顿时桂花的神色也很难看，对桃说：爸不替你买，下回妈替你买。佛面上刮金，他心疼。

富贵说：既然你妈这么说了，好，看她替你买件比这大衣更好的，今天我真不替你买了。

本来，一家人欢欢喜喜的，就为这话来话去的，都绷紧了脸。

中午，富贵在镇上花了四百元吃了顿午餐。饭罢，他让三子开二吨卡车送我们回来。桂花把睡着的喜宝交给三子娘抱，坐在司机座里，说自己要跟富贵谈事呢！我们四人乘坐在敞开的车厢里，迎面西北风把道旁树梢上五颜六色的秋叶吹送到我们的身上、脸上，落在车厢里打着旋儿。桂花把被风吹散的头发掖进那绿色花格头巾布里，大声地对正在打瞌睡的富贵说：喂，我跟你说话呢！我是想好了，月底，就去镇江做服装辅料生意，你给我几千块做本钱。富贵像被一阵寒风吹醒似的，似乎打了个寒噤，说道：你好了伤疤忘了疼，上回在南方只捞了点杂鱼小虾回来，忘啦？

没忘！要不是因为体谅你，我不会辞去供销员。

可我现在还是忙呀！别人冬闲，我可闲不下来，要修鱼沟蟹沟，要备饲料，幼蟹冬天放养要挖深池，生活一大堆。你好坏算个帮工嘛！他嬉皮笑脸地说。

这一帮一工一三一年一我一是一决一不一再一当！她一字一字斩钉截钉地说。

这几年，家好不容易才理顺，你又犯病啦！你不是存心要我死给你看嘛！

你倒出桶来另打水，另找帮工！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富贵的拳头噔噔地敲击着车板铁皮，嚷道：我不缺你赚来的钱！

桂花把头一扬，说道：我缺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钱！

桃在一旁说：爸，你凭什么不让妈出去干活，宪法上规定妇女没有劳动权，是吗？

你别插嘴！今天这事还不是因为少给桃买件衣服吗？那好，

下次赶集，再买不迟。

我要等你那件新衣服，身上早就打赤膊了。

母女俩联合起来叽叽喳喳地对他进攻，他招架不住了，只能横眉竖眼地把拳头往车厢的铁皮上重重一落，说道：你们要跟我吵呀，今晚家里就停火，我把今天买的兔子肉斩斩碎，倒在蟹食槽里喂螃蟹去！

那我就饿一顿吧，减减肥也好，明儿一早回学校宿舍住！

你别搬着门槛斗狠，我上我二姐家住！

西北风越刮越紧，我双手紧抱着臂膀，坐在车上，很后悔跟他们出来赶集。他们争吵，没有我插话的空隙，我也插了几句劝解他们和睦的话，他们只当耳边风谁也听不进去。不一会儿，七圩路口的那棵歪脖子桑树就在面前了，桂花用手轻敲驾驶室后窗玻璃，示意三子娘让三子把车马上停下。三子把车停下了，桂花跳下车，拉到驾驶室的车门，从三子娘手中抱过喜宝，三子娘还没问清什么事，桂花的身影已消失在那片通往她姐姐家的桑树林的后面。

我们仨无精打采地回到家。桃用冷水洗了把脸，就去村里看望她小时的老同学了。富贵的脸宛若布满了铅云的夏日的天空，随时随地都会打闪响雷。他像似丢了魂似的在家里走来走去，一会儿到灶间，一会儿回堂屋，一会儿又在天井里绕着圈子。他对面前的一切都不顺眼，用手摔打着铜吊、锅盖、饭勺，用脚踢着扫帚、簸箕和经过他面前的猫。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发泄给我看的，似乎对我说：你还不赶快去把桂花找回来嘛！难道要我亲自出马吗？

我猜测着他的心。我对他说：富贵，你何必这样！有话好好说，我去把桂花叫回来。他不再摔打东西，坐在堂屋里抽烟，似乎在寻思着对付桂花的方法。他急促地抽着烟，对我说：你去对

她说，她今天不回来做饭，以后就永远别进万家的门。

我沿着通往七圩的田埂小路，一直朝前。眼下，晚稻已经收割完毕，田野袒露着那褐色的身躯在晴朗的秋空下静憩。天空中，大雁成行慢悠悠地向南方飞行，宛若高空中流动的浮云。我几乎带着小跑向桂花的二姐家走去，并不感到秋风的寒冽。风婆子如同一位摇铃人，向田野送去一阵阵银铃般的嬉笑声。我转头看，不远处走着一群衣衫鲜艳的姑娘们，她们赶集回来，是没有什么烦恼的。

我来到桂花的二姐家，在大门口，桂花正在跟赤着泥腿的二姐谈话。自从桂花从泗州带来稻田养鱼的信息后，她姐家也搞起这新玩意儿。看来刚才她跟桂花姐夫一起在地里整治鱼沟，被桂花叫回来的。桂花姐见我，就招呼我屋里坐，又是烧糖水蛋又是削苹果，对我很客气。我在一旁看她的行为举止就跟桂花一个样儿，快手快脚的。只是桂花性格爽朗，而她比较秀气而已。如果把桂花比作为奔腾的大河，那她姐就是弯曲的涓水。她对桂花说：你要向我借钱，可以，不过，回去跟富贵再商量商量，别伤了和气。我接着道：还是二姐的话在理，我也是这意思……孩子在她怀里哇哇地哭着，她便哄着孩子睡，边说道：这两年我停了村办厂的事，帮他发了财，噢噢噢，喜宝乖，乖儿子，睡，妈讲话低点声噢，睡，睡……现在，我再不能替他当老妈子了，我要干我的事，他挡不了！

桂花把喜宝哄睡着了，放进房间床上，出来又喋喋不休地说：我去镇江，靠近家，时常会回来，再说，我带喜宝去，反给他添个清静。桃呢，工作是就地分配的，她刚工作，我也可对她有个照应。我就住我舅父家，舅父从小就对我们不错。

我正想劝她说，回家把这番话对富贵说吧，想来他不会反对的，话未开口，只觉背后涌来一股风，富贵气吼吼地冲进门里，

说道：桂花，你也太不像话了，今天我花了七千块钱，替你买了件裘皮大衣，你反倒要进城做什么服装辅料生意。二姐，你也别忙招待我，你别走，就说句公道话，我哪里亏待了你妹妹？

桂花姐忙把食指放在嘴唇上，看看房间的方向，示意他轻点声，别把喜宝吵醒。她说：你们俩都是磨骨头养肠子的人，谁也别谁说谁的不是，我可是只吹冷风，不添热火的，有话心平气和地说。

富贵那张脸阴转了多云，说道：桂花，你不是不知道，外面那口饭不好吃，你懂什么辅料、正料的？别鸡孵鸭子瞎起劲。

你懂个屁！我舅舅家就是开成衣铺的，哪年寒假暑假我不去舅舅家过一阵，我早就学会了服装那行当。再说我是握着蒺藜死不去的人，不会像你从外面逃回来。

大话又不能顶饭吃，现在我可没功夫跟你说短论长，你现在就跟我老老实实回家，烧晚饭前把那碗芝麻磨出来，还是好好在家呆着，我们家不缺钱。

哼，你以为真的了不得哪！三子家盖了楼，老村长家盖了楼，富仁家盖了楼，连“关公”家都盖了楼。你呢？老房子你打算住到猴年马月呢？咄，就修了东屋漏雨，富文住进去了，还是他出的钱。那老房子地板、柱子都发烂了，你说要拆了翻幢楼，有钱吗？

我在一旁忍不住插嘴道：桂花，这，这倒是无须着急的，这房子是老太爷时候造的，父亲说过，那柱子都上过五六遍桐油再抹漆的，那房间地板下面有空罐子架着，这叫罗底砖式的，能住些时候的。

她转过头来，对我似乎轻蔑地一瞥，说道：秀才，你该晓得，我们洲上是只澡盆，旁边有江堤护着，其实地面比长江水位还低。潮湿得很，罗底砖垫得再高，地板也要烂。哪间房的地板

不在摇晃，我是真怕哪天一脚下去，摔到地板下面去喽！

我说不过她，只能不吱声，但只要富贵不再给她吵，我也心安理得了，一时间屋里很静，能听到从堂屋的后门口传来的蟋蟀的唧唧声。这时桂花姐出来，不紧不慢地说了几句，倒把富贵制服了。她说：富贵兄弟，要得公道打个颠倒，假使你要做这鱼蟹生意，桂花反对你，你心里舒服吗？再说，我从小就晓得她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她就那说一不二的脾气。以我说，头醋不酽二醋薄，桂花要是三个月里亏了本，那过了年，我也出来劝她拉倒吧！

桂花等不及桃的工作分配通知，就离开了家，到镇江去做生意了。她在街上租了一间小屋，挂起了招牌。她让外婆替她看店，做零售生意。她每天把喜宝往背上一系，无论刮风下雪骑着单车，到四边乡镇那些兴办的服装小厂里推销服装辅料产品。各类钮扣、拉链、搭攀、松紧带、滚边、垫肩等等，品种不少。一天清早，她喂饱喜宝菜粥，给他穿上那缝着绑带的风衣，正打算出门，有位陌生的客户来了，那人穿一件呢大衣，低扣着鸭舌帽，说是慕名来订货的。她马上就从茶叶罐里抓出一点儿茶叶末，像在茶杯底撒了一点儿香灰似的，冲上开水，不好意思地递过去。那位客户姓石，说道：闵老板呀，我们知道你是小本经营，可你信誉好，我还是找到你。我要一批塑料带。桂花听了他所谈的具体要求，却摇头道：哦，这些要求，我目前还达不到，胶带质量不过关，我不能给你做。那人紧握桂花的手说：我就喜欢你这种实事求是的人。不久，那姓石的客户又来找她，成交了不少生意：辅料中的洗涤标、吊标、钮扣（有几百万粒），成了她的大客户。

那时，她惟一的乐趣是在晚间逗喜宝玩耍。她在外婆家的过道里搭了一只临时床，挂上帐子，在昏黄的灯光下，她把喜宝像玩具娃娃似的坐靠在被窝边，对还只会叫妈妈的孩子说：喜宝

哎，妈妈对不起你呀！让你风里雨里跟着我，把你冻着饿着^哪！打妈妈！打妈妈！然后，她就抓起喜宝那像团白面雪白的手在自己的嘴唇上打着，打着，喜宝那小嘴就像花朵似的笑开了，桂花就亲吻他的小手，然后用手去抓他的面团似肥胖的脚底，母子俩的笑声便像河面上小鸭追逐母鸭那样嘎嘎地响起，在寂静的冬夜里荡漾开来。

一个雪天的早晨，窗外纷纷扬扬地飘着雪花，那对面街坊的屋顶上铺着一层薄薄的雪被，于是窗内便显得格外地明亮，喜宝那花朵般的嘴唇吹喇叭地叫着，虽听不清什么，她感到那是孩子欢乐的叫唤。外婆的嘴巴瘪动了几下，说道：桂花，外面天冷路滑，就让小把戏靠着我吧。桂花说：外婆，这孩子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他要哭的，闹的，你对付不了他。再说，俗话讲：天寒地冻冻不死娃，对他身子骨反倒有好处的。这么，她就把他系在背上，骑上了车，又去跑生意了。

她出门后，雪倒住了。街道旁孩子们在欢乐地堆雪人打雪仗。中午，太阳从云层里探出头，看来天要好了。母子俩在南柳镇点心铺用了午餐，她便按原定路线跑了远程。哪知在下午归程时，天气又阴晦起来，不一会儿，又飘起鹅毛大雪，那雪花儿在迎面刮来的寒风里飞舞着，桂花使劲地骑着车，为下午做成的一宗大生意感到喜悦。在漫天风雪中，她情不自禁地对背上的喜宝大声嚷着：喜宝子，我的乖乖，四桥镇服装厂向我要一千条滚边，不是卖你喜宝的面子嘛！你跟妈大雪天出来受苦啦！他们被你感动啦！一千条哪！……她那么大声地嚷着，孩子却在风雪里哭了起来，那哇哇地强劲的男孩的声音穿过那层薄薄的透明的蓝色的雨披，随着车轮在田野上飞扬出去，桂花却是在大笑着，神经兮兮地大声地在空寂无人的雪道上嚷着：喜宝子哪！你哭吧，再哭得响点，你中午吃了一小碗面条呢，不哭不消化呢！你哭，

让你爸爸也听见，喜宝懂人事啦！你哭吧，妈妈太苦啦！……你爸爸还以为妈妈在城里享福的呢！她大声地喊着，不知在哭还是在笑，泪水就洒在风里，雪里……后来，孩子不哭了，在静寂的田野上，她感到寂寞起来，她又开始对喜宝说话：心肝宝贝，你说我们挣来钱，干什么用呢？喏，要给你姐姐做一套新衣服过年，给你也做一套，还有你的二伯，还有你的老外婆、外婆、外公、姨娘，都要做一件，要不要替你爸也做一件呢？……喜宝，你叫妈妈呀！你不能睡着呀！要冻坏的！……她赶紧背过一只手去，把背上睡着的孩子摇醒，逗着他说笑。回到家时，天已黑了，那窗外街坊房顶上的雪也变得灰濛濛的，黯淡下来。喜宝睡着了。她这下轻轻地舒了口气，把被子掖掖紧，准备去外婆屋里吃晚饭。她顺带地摸摸孩子的头额，哎唷，不得命！滚烫滚烫的，她慌手慌脚地忙把他裹在小被里，抱起他，没命地跑出门，看医生去……

有时，她回到洲上过个一天两天的，就喜欢讲她那些创业史，总是把喜宝举得高高的，对富贵说：嗨，辅料生意旗开得胜，功劳嘛，我跟喜宝二一添作五——一人一半！然后她就跟儿子疯起来，亲他，逗他，抓他痒痒，母子俩笑成一条声。富贵却对她说：得胜猫儿欢似虎，钮扣、拉链的，能赚多少钱！这叫猫舔灶台瞎转悠，能舔几颗米花子？桂花并不生气，却乐哈哈地对他说：你懂什么呀！这叫四处打塘子，要钓大鱼。

辅料生意都是不起眼的小鱼小虾，哪有什么大鱼呢，别招人笑话，富贵说。

你懂个屁！可现在我还不能告诉你，铺盖掀早了，热气跑光了，何必现在告诉你。她边说边翘着嘴唇往喜宝的怀里钻，逗得他那长了乳牙的小嘴巴咯咯地笑起来，那双细嫩的手臂往上举着，像鸟儿张翅要飞起来。这便是她最快乐的时候。

第七章

天作孽，犹可为；
自作孽，不可活！

——孟子

桂花再次回洲，我与翠的恋爱便很快地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事应该说是很为跌宕，颇有一番戏剧性的。开始，由于她的周旋，我与翠又在那棵大榆树下见面了。我自然表现得小心翼翼，我与她漫步在那被树丛、芦苇掩映的芳草地上，总是相隔一个人的距离。但我们每次短暂的相会，总能让对方了解到一些彼此内心的东西。翠总是对我解释，她与“关公”那件事，是她自己愿意的，那时他们在恋爱呢！她又说，乡下人太封建了，其实恋爱中偶尔有那种事，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经她这么一说，奇怪，我马上就改变了对她的看法，她昔日的耻辱一下变成了一种浪漫。由此我想到对人不要囿于一时一地，时间地点的变化会改变对人的看法。并且我又了解到她的一种心理状态，她想嫁给经济上比较好的人。这种观点在六七十年代洲上被视为资产阶级恋爱观，现在当我知道她是为帮助解决家里的困难，我便感到这也是实事求是，无可厚非的。她几乎每次都向我诉说她父亲不善养鱼，鱼场每况愈下。我也总想在经济上帮助她，但一下又拿不出多少钱。她似乎对我开始变得疏远起来。但有一次，她突然约

我到老地方见面，她穿得特别漂亮，红衬衫，白裤子，那是城里人的打扮。那天，她显得十分兴奋，令我吃惊的是，我们谈了一些话，她就搂住我的脖子，主动地亲吻了我，我感到她嘴上是抹了蜜的，那一吻时间蛮长，是很甜很甜的，我的魂被她勾走了。而且，在我们急促的呼吸里，她居然抓起我的手，放在她的胸前，我一下触摸到她那柔软的乳房，那股热力迅速向我脸上传递，我满脸灼烫，心房忐忑直跳，我心荡神怡地抚摸着她。她闭起眼，轻轻地对我说：傻秀才，我知道你是真心爱我的，我随便你，听见吗？……我知道，你爱我，我家里困难……你让桂花转交给我五百元钱，我拿下了，我感谢你……

我一下惊怔了，我放下了自己的手，很尴尬地看她一眼，又把目光移开了。我心里全然明白了：她也许向桂花诉说了我们的近况，桂花从中悟到了什么，拿出自己的钱来，想继续发展我与她之间的关系，一定是这样！我心中多么感激桂花呵，但我又不能对翠明说，我要是告诉她那是桂花钱，我们的关系会很快中止的。这对我，又是多么丢人的事呢！我只能顺着说：那，那只是一点小意思，我希望你家里能很快地好起来，我也打算以后……找机会多挣些钱……我只希望我们以后能好下去……

她依在我怀里，把脸靠在我的脸上，表示着她那真诚的心，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但我觉得心虚，言语并非现实，不知今后能否有多挣钱的机会？我的经济状况能满足她的要求吗？我只能接受她这样的爱意，我不敢进而去亲吻她，拥抱她，抚摸她，占有她，因为我怕对她负罪，那将会是无法赔偿的罪愆。我还是很快地与她分手了。

我回到家，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我拉开抽屉，把钱点数着怎么也凑不到五百元。我便一咬牙，决定变卖母亲在临终前送给我的一枚金戒指，那价值近千元。母亲在临终前关照我，这戒指是

她母亲给她的遗物，不要送人，也不要变卖，要我今后能传给后代，如果自己不能生育，领养一个孩子也行。现在我决定把这戒指去变卖，心里不禁涌出一种酸楚，我本想永远保存这枚上面雕着一条小龙的戒指，便想永远保存母亲身上那股吃苦耐劳的精神，龙的传人最可贵之处便在于此。但现在，这钱无论如何要还桂花的，我只能这么办。翌晨我就去了镇上的寄售店，把它卖了。中午饭后，趁富贵下田后，我就如数还钱给桂花。桂花说什么也不收。她说：我有钱，这是我以你的名义帮助翠家的钱，你还给我，这不是让我丢了两份情吗？一份对翠，一份对你。现在我当上服装厂的副厂长啦，还缺这几百元吗？你别烦了，我马上要出去办事了。我看她坚决不收，只能对她道出真情，我变卖了母亲给我的遗物，我是铁了心要还你钱的！桂花一听，瞪着那双大眼，久久地看着我，责备我道：二伯，你怎么这点事理都不明白，母亲的遗物能变卖吗？你对我说过，你很爱母亲，非常崇敬她，你却对她最后的纪念都丢弃了，说什么，你要赶快把那戒指追回来，快去呀！去呀！我被她这一阵吆喝，不知怎的，掉转头，就走上了通往镇上的村路。

唉唉，桂花送了我一份情，我却就此背了一笔债，特别当我得知她最近在富仁办的服装厂当副厂长，那份工钱的不易，我心里就更显得沉甸甸的。先是为服装厂的业务搞什么，桂花与富仁争得哑了嗓子，差点伤了和气。在富仁家那宽敞明亮、装璜考究的楼下客厅里，桂花呷了口茶，润润她那嚷嚷得已经沙哑的嗓门，说道：富仁，既然你们把我这狸猫当虎看，让我出任副厂长，我就要对你这个厂长负责。最近的市场情况搞服装很难呀！我们这一带服装厂太多，竞争太激烈，白手起家，你以什么特色取胜呢？搞手套厂吧，我们这一带很少，我可以到服装厂去买碎料，花不上多少钱，我再替你找出口代理，手套外国人要呀！那

赚头可好呢！这叫各自头上一片天！富仁双手背着，在客厅里像陀螺似的转着圈，大声嚷嚷着：笑话！笑话！我放弃螃蟹，要搞服装，你偏要搞什么手套，你是老板还是我是老板呀！岂有此理！桂花不示弱地说：那驴嘴马嘴说不到一起去，我还是拍拍屁股回家，定金还给你！她站起来就要走。三子娘站在一边听着，马上劝桂花：请坐，请坐，能人好不容易请来的，怎么能走呀！富仁兄弟，我也说几句好不好？桂花是你嫂子，你能这么待她吗？下河方知水深浅，出水方见两腿泥，你桂花嫂子不晓得外面行情，富本也不会找她来了。今天就说到这里。三子娘对桂花努努嘴，示意也给富仁一点面子。经过三次争论，桂花的意见最终才被接受。回到家她就咕咚咚地喝着凉开水，说：我是活见鬼喽，回来自讨罪受。想想亲戚吗，总有个情面呢。再说，厂开出来，村里有二三十人也只能挣些现钱用，我闷桂花背后遭人说三道四也罢了！

人进入预言的时空，便是对宇宙与人的再认识。预言并不只是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说，如同进入但丁的炼狱，它是一块关于人的坦诚品质的试金石。预言自己厄运的人，必定藏有难言之隐，那样的预言现实，其中必定扑朔迷离。桂花一开始就遭到村里“说三道四”，并非偶然。她也许早已设想好达到目的“捷径”。村里人说她为富仁的厂一下就贷到三十万款子是跟邢市长睡觉睡来的。我不懂她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在我想来是不可能的方式。如果不是这样，她预言村里人对她“说三道四”又指什么？她曾在家里对富贵和我说过，她在镇江搞辅料生意时，曾从邢市长手里接过个体先进工作者奖状，想通过邢市长替富仁搞贷款，还叫我和富贵不要声张出去，这又有什么可“说三道四”的呢？而这会儿怎么却又会在村里沸沸扬扬地传得不堪入耳呢？

小虎婶婶是个有善心的女人。但她把详情细节对我描叙得很

具体，说桂花是拎着两只甲鱼去邢市长家的。那天他老婆到省里开会去了，她便跟市长聊呵聊呵，到夜半时分。这么，在他家洗了个澡就上了市长的床，市长在枕头边就说：这贷款三十万，支持个体、私营企业发展，应该办，小事一桩嘛，啊？说着说着就关上了灯。

我严肃地问：这是听谁说的？

小虎婶婶凑近我悄声地说：市长家的保姆亲口讲出来的。她也是洲上人，三灶村的，前两天被解雇回村了，就因市长怀疑她在窗外偷听了房事，人家心里有气嘛，干脆讲出来解气的嘛……唉，这怎么是好呀！

洲上是块会生长故事的地方，也许因弹丸之地，孤陋寡闻所以需要借助想象力，才能平衡精神生活的枯燥。反正对这类绯闻我将信将疑。但我也信无风不起浪的俗话，桂花决非放荡之女，她或许为应诺富仁的事没有办法便不择手段，或许为显示她的能耐。我又觉得她为急于成就一件大事，也可能做得出。唉唉，如果这让富贵知道了，那还了得！不是把她打得半死，那就是要跟她离婚，一个好端端的家，就会毁于一旦。我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似乎是我惹了事似的，甚至不敢去看富贵的脸色。

那两天，富贵一直在天井里补鱼网，显得无精打采，脸色不好，下眼睑似两只半片杏子那么垂着，不时打呵欠，说明他夜里和我一样，也睡不安稳。

那天下午，我正在村办公室开会。突然那扇木门哐地推开，由于推门人用力过大，以至那把手的圆球在门后墙壁上留下了一个半圆型的凹膛。屋内的人都一齐回头看着她——桂花。

老村长喜出望外地说道：噢，回来啦！听说那贷款解决了，不容易。

桂花却对他说：不用你夸奖我！我是来交代腐化问题的！

老村长愣愣地看着她，说道：什么？什么？别开玩笑！……

桂花却又说：开什么玩笑，纸里包不住火呀，不是有人揭发了我吗？说罢，她随手抓起烟灰缸往桌上重重一敲，吼道：老村长！你去替我去核实呀！

老村长脱下老花眼镜，尴尬地说道：桂花，核实……什么呀！……桂花打断他的话，双手在胸前挥舞，像似在指挥众人唱革命歌曲，连珠似的嚷着：村里头头脑脑，你们都在这儿呀！你们有眼睛没看见吗？我闵桂花哪天不在村里办事呀！替万富仁办厂，也是为村里人办好事呀！为什么糟践我的话就像刀子在我脊背上戳呀！我哪年哪月做了对不起众人的事？我要遭这种报应呀！你们耳朵都聋了吗，没听见吗？听见了，嘴都成哑巴了，就不能出来管一管，查一查，造谣的人是犯法的，侵害名誉罪嘛，这该不该管一管哪？

老村长叼起一支烟，抽起来，说现在上面在布置关于村办厂以及个体企业承包和租赁的事，这几天忙了一点，唉，村里那里闲得没事干的人造谣生事，我还来不及管。管！当然要管！他马上走到黑板记事栏前写下：周三上午召开村民代表会，关于辟谣。写完后，他拍拍手里的粉笔灰，看着桂花，那意思是：就这样吧！他一举手，又对桂花道歉：我没有及时管，对不起呀！他吐了口烟，眨巴着眼睛，又想起一件事，走近桂花，说道：万震云的鱼塘搞不下去了，他想有人转包，但是没有人响应，我去找过富贵，他也不同意，说那鱼塘让万震云糟蹋成了死鱼塘，不包！我想来想去还是富贵合适，你帮我做点说服……他的话音未落，桂花却把手臂往外一甩，没好气地说：有事有人，没事无人，父母官呢，怎么当的！桂花气冲冲地要走，老村长一把拉住她，说：桂花，你不要生气嘛！我再次向你道歉……桂花气呼呼地走了，把门砰地关上，那劲很大，门框上的白石灰也震落下来

了。

村里召开了专门辟谣的会议，并要追究造谣的人。

在会上富贵为了自己的老婆愤慨陈词。那是当会上人们汇聚种种谣言时，那些污言秽语简直把桂花描成一个乱搞男人的下三烂，富贵的头额上青筋暴起，啪地拍案而起，说道：舌头下面压死人，这话不假。草儿当年怎么死的吗？为了她的名誉都说她病死了，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她本是与我定过亲的，十六岁那年，说她在中学里跟体育老师乱搞男女关系，她触电自杀了。万疯子当年怎么疯的，我父亲告诉我，村里舆论说他老婆是偷人精，他老婆气得回了娘家，他也疯了。男女“触刮”^①的事就可以那么胡乱的编吗？洲上人全成了“触刮病”了吗？痛心呵，痛心！我也向桂花认罪，我发酒疯，也胡言乱语过，我在这里当众再检讨！我们的神经出了毛病呀！

他的话引起全场掌声一片。富贵回到家，更是对桂花安慰、同情。想不到他拿起一把镰刀，在自己手背上划了条两寸长的口子，顿时鲜血直流。他咬着牙说：桂花呵，桂花，多少年了，我头脑里钻进了魔鬼，总以为你长得漂亮，有人在动你的脑筋，我割下这口子，在手背上留个疤痕，就是要让自己天天看见，让自己再也不能犯那邪痛。说完这话，他才用橡皮膏和纱布把伤口紧紧包扎，但那十多层纱布一直印出那止不住的血迹。桂花说他犯了神经，赶快把他送往医院，这才止住了血。

盛夏开始了，夜晚特别迷人。在轻风淡月下，稻田里流水潺潺，像一群银蛇窜向稻禾间隐蔽。四野里响起最初的蛙鸣，我的心扉随之被震撼了……就在这样美丽的夜晚，翠又一次主动约我

① 方言，性交的意思。

在大榆树下幽会。在月色下，我见她的眉毛和嘴鼻都十分清晰，那双柳叶眼也特别明亮，头发上扎着天蓝色的手帕，发际间散发出一股檀香气味。她分明是头一次化了淡妆郑重其事地与我相会。更让我想不到的，她一见到我就依在我的怀里，把头靠在我的肩上，然后把我的双手放到她的背后，她那翘翘的乳房便紧靠在我的胸上了。马上，我又感到她那灼热的唇在亲吻我的脖子和脸颊，她那急促的呼吸里夹杂着草丛里八月野花芬芳的气息，瞬间，我觉得自己化成了一团气流，被她那爱的热浪吞噬融化了。她衬衫上的两颗纽扣不知在何时松开的，她拥抱着我，抓着我的手放在她那赤裸的胸口上，轻声细语地对我说：富文哥，我迟早是你的人，你干什么总是萎萎缩缩，你不想与我结婚吗？

不，不……我拥抱着她，觉得这样我已经非常满足，非常幸福。同时心里却又涌出一股苦涩。我们见面次数并不多，除了那一次她为那五百元钱对我近乎神经质的举动，当然我是忘不了的。可平时相见在这里，都是平淡，她几乎每次都劝我不要太老实，应该多动些脑筋多挣些钱。她这话自然是对的。又说村支书能接触上面许多干部，这个位子是一座桥，可以通往乡里、县里，自己表现积极，可以升上去，那多好呢！这话自然也是对的。她每次都说她爸无能，鱼塘伺候不好，妈又多病。妈就指望有个好女婿让家里振兴起来。在这种言语面前我对她的感情不敢放肆。我害怕自己不能支持这个家不敢去占有她更多的感情，更何况肉体……现在她突然对我提到结婚，我顿觉驷不及舌，说道：我是很愿意的……可你们家对我要求不能过高……

翠捧起我的头，在我的嘴唇上轻轻地吻了下，说道：看你，我能让你怎么样。你能让你家富贵把我爸的鱼塘转包过去，这就是我嫁给你的条件。真的。

我惊愕地看着她，我不相信这便是她的结婚条件。这对于我

来讲，并不算太困难的事，因为我知道老村长也正让桂花在做富贵的工作。所以我十分高兴地亲了亲她的嘴，说道：那好！我一定尽力而为！

于是，她便扑向我，疯狂地亲吻我，拥抱我，恨不得马上把一切都交给我……她气喘吁吁地说：富文哥……你不知道，鱼塘转包掉，对我们家多么要紧……我爱你，爱死你了……

那天夜晚我回到家，久久不能眠。我想到这场廉价的爱情究竟是怎么回事？水吧，是最为廉价的，它却能托起万吨轮船，可见万吨轮船的价值远远及不上水，这里是否有番轮回的哲理。一个富翁用一根金条买个平平常常的碗，因为被他放置在古董柜里，所以它便成了稀世之宝。其实碗是每家常有的廉价之物。何必去制造稀世之宝的神话而抬价呢！从《诗经》上看，爱情的价格原本是只木瓜，对方还发出那种的声音：匪极也，永远为好也。看来越廉价的爱情就越值钱。于是我再不迷信被世俗哄抬的价格。我沉沉地睡去。

那是个凉风习习入秋的晌午，翠穿着一件红色灯蕊绒新褂子和一条新裤子出现在我家的大门口。她是如同办大事那般来邀请我们一家三口去她家喝酒的。桂花刚从新建的手套厂车间回来，让我从田头叫回富贵，我们三人也换了整洁干净的衣服去她家。

我已好久不进她家正屋的门。一走进去，我便发现原先在堂屋里摆满的家具和渔具怎么都没有了。在那已经破裂有缝的方木桌上却放满了鸡鸭鱼肉各种菜肴，一瓶洋河大曲放在桌子的北边，那朝南坐的位子显然是替富贵预备的。万震云笑容可掬地躬着身子招呼富贵和桂花上座，桂花却在下座坐下了，对我瞥瞥眼，让我去坐。富贵已落座了，我也就在他旁边坐下。翠她妈头上扎白毛巾，也许正在头疼，脸色枯槁还竭力地微笑着，一定要

让桂花坐到右边的位子上，她这才在下座落座。万震云在下席坐下，欠着身子对富贵和桂花说：富贵兄，桂花嫂，今天好，好不容易把你们请，请来，实在是……

桂花打断了他的话，说道：震云叔，您怎么能称呼我们兄嫂呢，您比我们长一辈，不作兴的。

万震云一下红了脸，说道：我是出，出自对你们的敬……敬重和包，包涵，别的也，也没有什么意思。对，对桂，桂花，我，我有愧呀……

桂花打断道：过去的事都一笔勾销了！

翠也竭力想摆脱父亲一开始就制造的那种阴晦的气氛，大声地说：请喝酒、吃菜吧，我妈今天有点头疼，菜烧得不好，请你们原谅吧！翠把每人面前的小酒盅斟满了酒，万震云忙着替富贵、桂花和我递烟，尽管不会抽，按洲上人的礼俗，也要接受过来。富贵的脸始终板着，似乎让人觉得万震云还没有对他说过一句道歉的话，是很不应该的。

万震云似乎也没有对富贵要检讨什么的意见，只是恭维地说：说真的，富贵伺，伺弄这鱼呀，我万震云甘……甘拜下风，死狗扶，扶不上南墙哦……边说，撕了只鸡腿放在富贵的菜碟里。

富贵顺了几口酒，心情好了些，他拿起那只鸡腿咬撕着，说道：其实，养鱼，并不烦难……

万震云也在吃鸡，那是在啃着一只鸡脚，他那么仔细地啃着，连一根线细的鸡丝也不放过，那鸡骨比洗过还要干净。他恭敬地说：我有眼不，不识泰，泰山，有佛没有去，去拜……

富贵重重地咳了几声，桂花那双犀利的目光向他瞪了下，便劝翠她妈有病要去看，拖不行，镇上看不好，她愿意陪她去市里大医院。

万震云还是沿着他的思路，逐渐地要把话引向正题。继续说道：唉，我悔呵，悔呵，就拉，拉不下脸，心憋，憋口气，就不肯向你学，学技术呀……他好不容易把那根鸡脚啃完，用手抹了抹嘴，说道：其实，我也……也在暗暗地想……琢磨这……这稻田养鱼，怎么就让鱼见膘呢？对了，稻田要下，下肥，对鱼……定有好处……我也下肥，喏，氨，氨水啦，硝酸铵啦，过，过磷酸钙啦……我都，都用……

富贵不屑地说道：那不行，氨水，硝酸铵就不能用，养鱼的水稻田不能用，这两种肥料对鱼有毒。

万震云用手轻拍桌边，说道：对呀，怪不到，那有的小，小鱼就翻，翻了白……

桂花在一旁注意地听着，插话道：震云叔，你这是想当然呢！你养鱼就不买些技术书来看看？

万震云说：我……我是文盲。就凭，凭个经，经验。

桂花皱起眉，说道：那可以让翠给你讲解书上的道理呀！

万震云说：翠自从城，城里回来，心不安在乡，乡下，更不安在鱼塘，自己出，出去，进城打，打工，当保，保姆，摆烧，烧饼摊，都做过。

翠坐在我斜对面，慢慢地喝着雪碧，一下就红了脸。

富贵对桂花也斜了一眼，说道：你就相信什么书本！那玩意儿是可以看看的，主要是靠自己摸索嘛！我跟鱼虾蟹鳖打了多少年交道啦！那鱼儿在水面上打个泡，我就晓得它是饿啦，饱啦！

桂花朝他笑笑，那意思我能看出来，是提醒他别自傲，你搞稻田养苗有了经验，离得开那些外地经验吗？她把那不满的目光收拢来，看着那秫秸杆的屋顶，那从屋檐缝口钻进的风，把那挂着的几根草屑吹得轻轻地晃动着。

万震云的思维正行进在即将到达终点的冲刺阶段，他对富贵

吹喇叭抬轿子的言辞不会止歇，他吐沫四溅大声地赞扬道：我们万，万村，出了个鱼王呀，是全村的骄，骄傲呀！鱼王万，万富贵，绝招少……少不了的！就凭这，我敢……敢说，我塘子里的鱼，在他……他手底下，一，一条也死，死不了！他又拣了块四喜大肉放在富贵的菜碟里。

富贵把那膝盖举过桌面，他撸起裤子，说道：不能那么说，不能那么说嘛！

桂花看他那眉飞色舞的样，把筷子往桌上一放，说道：喂，看你什么样子呀！

富贵看她那不大好看的脸色，马上把脚从凳上放下了，万震云马上站起来替他递烟，替她说好话：桂花，这就像在自，自己家里嘛，没，没关系。他又替他斟酒，乞求地说出正题：富贵兄，这次，我请你来，求……求你了，就把我这鱼场接，接手过去吧，我离承包期还……还有好些年，我是王小二过，过年，一年不如……如一年呀！

富贵当即嗯了声，他知道万震云有求于他。他把油筷子对他直点点，说道：我说万震云，你当初为啥跟我争着要承包这鱼场呀？你不行，我也不行呀！

一下，万震云果然像点了火似的跳脚了：怎么？你，你也不，不包，我白花了这，这桌酒钱，不，不得命了……翠，桂，桂花是怎么对，对你说的！啊？……翠惊怔地看着桂花，桂花让万震云坐下，别着急，她便对富贵投过一眼，那眼神像探测仪判断着他的心机。她的目光低垂下来，仿佛以一种玩笑的口吻说道：那么，好吧，这桌酒席算我请客，多少钱？我来付。我让你们两位鱼老板见见面，谈谈心。是呀，怪不得村里有人说，干脆把这专门死鱼的塘子填了种庄稼，就是那自称鱼王的万富贵也是望洋兴叹，他有什么本事让鱼场的鱼不死，除非太阳从西边出！

噢？有人这么说我万富贵吗？那我还叫什么鱼王！好！桂花，就冲着这种小看我的人，我万富贵可以当你们拍胸，看着吧，不出一年，我让这死鱼塘变成聚宝盆，那时县报上会登出一条消息，称我鱼王！桂花，你信不信？

桂花似笑非笑，把脸扭向一旁。

我愣愣地看着桂花，我作为村文书，怎么就没听说过这种对富贵的议论呢？会不会是她当场编的？也许只有这种激将法才能对付他。妻子当然比谁都了解她的丈夫。

唉，哼哼哼……万震云坐下来擦着满头的汗，那是他心灵上的泪滴。他开始喝酒吃菜，缓过一口气来，他终不明白，富贵为什么要捉耍、威吓他，更不明白他们夫妻俩唱的什么双簧？

富贵搁下筷子，一抹嘴，说道：好，就这样，转包给我，我怕个屁！不过，我也得提点条件。翠，你先说，我这要求合理吗？

翠马上回答：富贵哥，您说，我们应该尽量满足。

父女俩几乎同时也连连点头。

万震云说：那，那你尽管提，提，我全……全答应。

富贵先对翠笑了笑，说明那条件与翠相连甚多，我也竖起耳朵，听得特别仔细。他说要做，就把事做大喽！要把我们家竹窠里的草房拆了，在那里盖个小平房，门口挂块牌子：万家村养鱼场办公室。里面要装上电灯电话，费用自然都由他万富贵出。但翠每天要去上班，当个办公室主任吧，午饭也不必回家吃，工作餐嘛！听说城里大小企业都时兴这个。不过，还要相帮带好喜宝。最近一直请她姐带，是暂时的。喜宝现在会走路会说话，不是婴孩，蛮麻烦的。这叫工作家务都兼管，月薪当然是不会低的。养鱼场还要发展几个身强力壮的能干活的人。这也是马上要办的。

桂花听完他那一套完整的计划，方知他是事先决心要包鱼场的。便说：二十六位算盘打得多精，也不跟别人商量一下。桂花看看我，我忙说：好呀！我没意见。桂花又说：那他们家呢？翠微笑地看着桂花，桂花便知道她没意见，说了句只有我跟翠能听懂的话：翠跟我们家越来越亲，快成亲家喽！

我心里自然很高兴，但跟翠的目光顿时都不敢相连，我们俩的关系还刚开始不久，除了桂花、富贵知道，她父母也许还不知道呢！

万震云眼睛不停地对富贵眨巴着，他似乎来不及反应那么多的新情况，他说：行，行……不过，我，我跟翠她妈……算……算个什么？富贵回答道：她养病，你进养鱼场干活，明天就去找老村长，办手续。他举起酒盅与万震云的酒盅一碰，两人饮下了幸福的酒。

富贵头一件事就是拉倒那竹窠里的草屋。他请来了村里几个男人一起来做这件事，那轰地一声倒塌声，让我想到二娘最后一次在我心中的微笑，最后一次在我心中死亡；那轰地一声倒塌声，让我想起草屋旁边的竹院草堆不复存在，那里可是诞生绯闻的地方，我从不解释，因为我盼望事实就是那样……我诅咒那草屋，又留恋那草屋，那轰然巨响，抹平了我心中对于草屋幻想的波澜，我觉得庆幸，我希望生活在瓦房里的翠，开始一个全新的未来。

紧接着，他完成了第二件事，从塘底捞上来百把斤的鱼，都是抗过病毒生存下来的大家伙。他与原主万震云二八分成。富贵虽得小头，但他卖鱼时以他鱼场的名义，其影响大大超过了经济收入。不少鱼贩都知道他不再是稻田养鱼的小户，而是大鱼场的场主，都愿意与他签定订购合同。塘用水泵抽干后，他把沟头沟脚无不例外统统撒上重石灰，在冬季来到前就开始晾河，免得那

些季节性的疾病再去戕害。同时，稻田养鱼养蟹的工作也不放松，年底前的捕捞又获丰收。富贵真是个能人，我不能不服。

岁月呵，就像村里那片小树林总是在变换色彩，春季淡绿如烟，夏季墨绿盖地，秋季七彩烂漫，冬季萧瑟沉郁，但我却不能掌握我心灵季节的规律。翠每天到我家竹窠办公室里上班，我满以为明媚的春天开始了，但没有多少日子我便感到枯竭的冬天即将来临。最初的日子，我每天见到她，中午都要与她共餐，每天都享用她烧的美味的菜，还有香喷喷的大米饭，我总有一个错觉感到她已嫁给我了，她已以那平凡的举止在显示那份爱妻的关切了。那些日子，她对我的微笑是真切而温馨的，我觉得她穿着打扮时有变换也是为了我的，女为悦己者容，我还曾为她对我过于长久的凝视而红过脸。可是，我从富贵的眼神里感到对我的轻蔑与嘲弄，就感到自己与翠的相恋是不相配的，似乎难以久长的。他对我从没有过祝愿、鼓励的眼神，嘲笑，还有妒嫉。那是多么痛苦的冬天，小树林的枝干落下了所有的叶片，而我心里也没有一片绿叶了。我与翠之间似乎变得没有什么秘密，无须到大榆树下去幽会，我们之间也没有什么话外之音，更没有什么令人心悸的身体语言。相反，我倒感到她与富贵之间有些暧昧。

我忘不了那个春雨沙沙的傍晚。天井里的桂花树浇绿了，那枝干挺立在细雨里映着天光，雨水像一条条雪亮的蚕缓缓地从树枝上滑落下来。我把饭菜都端上了桌，等待开饭。富贵对我说：替翠加双筷，开春了，业务忙起来，她要在这里算账。不一会儿，翠抱着睡着的喜宝，披着一件白色透明的塑料雨衣，像猫儿避开水塘那么挑着干地从竹林里走进屋来。翠把喜宝放进里屋的床上就要走，富贵留她吃饭，并让她当晚把开年的账结算一下，她像往日一样，无论什么吩咐都是依从的。

饭罢，富贵让我看着孩子，说他要跟翠一起去做账，我点点头。桂花为手套厂的订单出差一个多月了，我理应相帮照料好孩子。孩子睡得很熟，我随手去摸摸他的头，有点热度，我不知该替他服退热片，还是抱他去看医生。我有些踌躇，便轻轻地带上房门，去竹院的办公室找富贵。细雨打在竹叶上沙沙地响，从树枝上滴下的雨水有节奏地滴落在水塘里，一点一个泡，从办公室窗口透出的微弱的光线里，发出淡弱的反光，那朝西的窗口在树枝的遮掩下依然能看到那白墙上人影晃动的影子。我刚走近几步，却清楚地看到屋内的人影像皮影戏似的乱晃，定神一看，富贵与翠在推推搡搡的，不知里面发生了什么事。但我却清楚地听到了翠的声音：现在不要！不要！……我又听见富贵对她说：我是真心的，我真心喜欢你……现在，这种事……在城里……在乡下，都不希罕……我实在受不了啦……又一阵沉默，后来，我听不清富贵对她说了一通亲昵的话，灯便关上了，然后便传来富贵和翠那挖我心挖我肺的呼哧声……

天哪！我顿时感到天旋地转，我咬着牙想冲进门去，但我一时却失去了勇气，翠，该死的翠，她分明是依从他的，按我对翠的接触、了解，我知道如果一个有钱的老板，比我英俊、潇洒，富于男人魅力，她是会很快地投入他的怀抱的，我算什么？我算个可怜虫！现代爱情已把我彻头彻尾地排斥在队伍之外了，迟早我会受到这种命运的发落的！我想到这无法挽回的现实，便无力地瘫倒在树下，但我不愿听到那种要窒息我生命的声响，我还是咬紧牙，振作起来，拔脚离开这座新屋，向老屋大步逃跑了……

连绵的春雨下个不停，把我的心也淋得冰凉。翠能从我对她的神情上感觉到对我似乎已经了解了她对我的变故。所以在那天富贵披着黑色的油亮的雨衣去养鱼场时，翠抱着喜宝摇晃着身体哄他入睡，便对我说：富文哥，我真对不起你……我的身体先给

了富贵，他……他对我是真心的，他为以前曾看不起她，狠狠地痛骂自己，他说结婚多年的中年男人不会计较一个姑娘年轻时的单纯与不幸……现在他每月给我五百元工钱，说场子办得好，还要发奖金……他说要跟我结婚，他说桂花姐的心是不服他管的，就像缸里的水瓢，你按它一头，它那一头翘，总是逞能，自以为了不起。他说我到养鱼场当他助手，总是听他的，很顺手，说我是把铜勺，只要轻轻一按，就能沉到水缸底……

这就是她对我最后的一次话别，像春风那般稀稀落落，断断续续。我听着，一句话也没有。换言之，我在夜晚失眠时心头涌出的一切怨恨、反斥、挣扎的语言，都像思想那样无影无踪地消失了。我只有承受、允诺，听其自然。翠说她是真爱我的，但不能与我结婚，我懂得她话里的意思。她又说，她与富贵的关系现在千万不能对桂花说，那会把事情弄得很僵。我对她说了句：我是木头，什么都不知道。翠目光里闪烁着泪水，看着我苦笑着，我知道她直到现在还在爱着我，我能不同情、体谅她吗？喜宝睡着了，堂屋里变得更静了，谁也不说话，只听得那雨声变大了，如同筛糠般淅淅沥沥。她轻手轻脚地走进内房，把喜宝放在床上，对我招呼了一句，要是喜宝醒了，就去竹院屋里喊她。她那么熟练地拉上房门，利索地把堂屋的凳子、椅子和桌上的针线筐都归到原处，迥然一个家庭主妇的样儿。然后她换上套鞋，披上雨披穿出旁门，向竹院走去。

望着她那远去的背影，我想本来我与她的感情便是有隔阂的，每次见面，我总向她讲述关于感情神圣、至上的那一套，她总笑我的迂腐，但我总幻想我们之间的隔阂能逐步消除，但总终还是分道扬镳。这使我想到桂花与她的不同，翠是铜勺，桂花是烈马，她总是那样充满幻想奔驰在她未曾去过的远方；每次与她谈话，她似乎如同一股烈风，要把你卷挟到那美丽的地方。她有

幻想所以哪怕她的气息都有一种煽动我对生活的自信。在被春雨包围的孤寂与忧郁里，我的精神又因想起她而振作起来。我想象着她怎样在这雨天，怎样神秘兮兮地钻进人家涂塑厂，以送货的名义，一边背着沉甸甸的白手套往车间里走，一边却是双眼骨碌碌地朝那并不复杂的涂塑机上转，一次次来来回回，一遍遍地默记着那机器的结构与零件的特征，……他在出差前曾对我说过现在手套厂只搞白手套赚头太小，浸塑后再卖出去赚头大得多，人家乡镇小厂能做，我们为什么不能呢？……她与翠不同，并不满足现成的、一时的拥有，她往往总是手里做着一件事，心里又想着另一件事。你很难想象，手套厂有她这样的一位副厂长主管业务，将会做出怎样的大世面！忽然我又想到她日渐削瘦而越加显大的眼睛，自从办手套厂以来，她的胃病复发过两次，她不肯进医院治疗，只是大把地吃药，渐渐止住了胃疼，春雨时季，天气乍暖还寒，我真担心她在外面劳累过度，不注意饮食与休息，再犯病疼……我更担心倘若有一天，她知道了丈夫在家里有了别的女人，她将会何等地痛苦，她会对丈夫采取什么态度呢？桂花呀，我真想让你早一点知道真情，我又想让你一辈子不要知道这件事，可我又为何那样牵肠挂肚地思念弟媳呢？我真是又犯痴病了。

我依然每天去村委会办公。主要是写一份关于富本兴办蟹业的先进事迹材料，乡里说要报到省里去的。在我们洲上，出了富本这样的人物，也是洲上人的骄傲。他居然有那样大的魄力，从上海一所名牌大学里聘请了一位专家教授，给他四万的年薪进行生态苗和人工苗的研究，这不能不引起轰动。更引起轰动的是头年聘用，未见成效，第二年继续聘用，至今仍然只有失败的记录，关键是抱卵蟹进入实验室产下的卵，遇到病虫的侵袭，用抗生素杀菌同时损害了幼苗本体。富本那严肃的脸上依然挂着亢奋

的神情，嘴角上依然显露淡淡的笑容，那是他对未来必定成功信念的表示。他相信那位戴着扁框变色眼镜老教授的话，如今国际上试管婴儿都已诞生，一个小小的螃蟹的生命就不能长成吗？自然苗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捕捞，人工苗的培植就显得尤为迫切重要了。但是，几年下来，一无成果，村里便有人看笑话，一撇嘴说：麻木（盲目）麻木（盲目）钱太多没得地方用喽！

当然，他有条件这样持之以恒地做下去，他靠的是每年都在扩大扣子蟹和成蟹的养殖面积，收益呈积数上升。他已成为江苏地区搞螃蟹的知名人物了。他如此大步向前，他的堂兄弟富仁却认为他的头脑发热，总有一天要把他们的辛勤积累输尽。他们之间难免有种种不愉快，最终他也左右不了富本。富本在手套厂能志高气昂，说一不二，他对桂花的言语可是不由分辩的，但遇上桂花那样性格的人，却对他并不买账。不断地有信息从上海传来，说他和桂花在上海旅馆里为手套厂要不要发展浸塑手套争吵得不可开交。桂花列举了有的外商用十二元一打的价格购买我们的白手套，经过浸塑加工，又以六十元一打卖给其他国家，这气人不气人哪？为什么那么厚的利让外商赚去了？要知道浸塑工艺是个并不复杂、投资不大的项目呀！但富仁背着双手在旅馆房间里逡巡，那梳着油亮头发，小白脸的脑袋像装了弹簧似的不断摇晃，晃得他脸色铁青。桂花责备他只满足手套厂有几万一月的纯利润，这就叫鼠目寸光，一两米也能把你撑死！富仁怎听得副厂长对他如此出言不逊，拂袖而去，与他侄子去逛城隍庙、玉佛寺、外滩、浦东新建筑，拍照、购物、上馆子。桂花再次与他悬谈此事，他留给她的话是：我这厂长至今还未罢免，我还能作出决定：你要坚持你的意见，那么我不强留你，你的工钱现在就可以结算。等富本和他女人赶到上海时，桂花已去了镇江，那火车票便是用富仁给她的最后的一笔钱购买的。

春雨终结了。村里小树林外面几株桃树上的花瓣被打落了不少，每次经过时心里都有一种沉郁的心情，我总会把自己的失恋与桂花工作中的失意联在一起想，看吧，尽管我与翠有过那次最幸福的大榆树下的相会，尽管桂花能那样迅速地创办了马上能出效益的手套厂，却只是两朵美丽的桃花，经不住风雨的吹打就飘零了，变成了美丽的回忆罢了。春光复又明媚，家园与田野上复又听到那婉转悦耳的鸟鸣，桂花和桃回来了。桃已在市里一家外贸公司任职，剃一个男孩头，更显活泼、调皮。桂花的神情也显得很愉快，阳光把她身穿的红色皮茄克照得闪闪发亮，她那脸上显得红扑扑、金灿灿，多时不见她那么高兴。她顾不得先去竹院新屋看喜宝，兴冲冲地对正在天井里喝茶晒太阳的富贵说：喂，富贵，你过来，过来。

富贵坐在椅子上，说道：你过来！你过来不行吗？他瞄了她一眼，又说：看你像吃了喜_雨似的，要对我说什么好事呀！

我在一旁给桂花递了个凳，并把一杯茶放在她手里。她接过茶，把凳子放在富贵的身边，坐下，凑近他，神情诡谲地说：我说，机会不是来了吗？石桥离我们洲上也接近，他们那儿有家乡办服装厂搞不下去了，说是要公开招标，聘用一名厂长，你看，我要不要去试一试？

富贵并不看她，淡淡一笑，说道：噢，被富仁炒了鱿鱼，又想东山再起。

桂花立即正色道：是我炒了他，你懂吗？……她马上变得激奋起来，仿佛要有满肚的委屈要倾诉，但她还是抿起嘴唇，把所有的话都咽下了肚。

富贵的脸上露出淡淡的神情，说道：不要当小厂的副厂长，要去当大厂的厂长。你凭什么呀？你有什么来头呀？是乡干部？连个党员都不是！你做辅料生意做手套生意赚了多少钱啦？刚涉

商海，就这山看那山高。我说你没那本事去竞争，还是到镇江卖你的钮扣去。

我看桂花的脸也沉了下来，她自然是不能接受他那番话的。我便劝说富贵：她要去试试，有什么不好呢？她如能当上厂长，可是了不得的。

富贵马上坐直了身子，点起一支烟，对桂花说：我倒不是反对你去，我看你是没那能耐，落选回来了，传出去多难听，石桥离家近，一阵风就传来了，呵，××人，人心不足蛇吞象！丢人吗？

桂花嘟起嘴，站起身，进堂屋放下茶杯，她回头看了一眼富贵，那眼神似乎觉得他有些奇怪，便说：我倒是不在乎别人说三道四的，要是我试不上还可以出去干辅料老本行吗，你为什么就不同意我去试一下呢！

富贵也回过头打量她一眼，反过来问她：你说我为什么反对你去试一试呢？桂花莫名其妙地看着他，只有我明白他那试探的眼神和言语到底是什么意思。

桂花很不高兴地扫起地来边咕噜道：告诉你吧，这次即使被聘上，也要先交六千元风险抵押金的，如果年终亏损，还要扣自己的钱呢！但我是要去试一试的，你放心，我有钱，不会跟你拿噢！

富贵却唉了口气，说：是呀，现在你翅膀硬了，爱往哪儿飞我是管不了喽！我看以后干脆分开过，井水不犯河水，倒也干净。反正我管不了你。

桂花不懂他话里的意思，说道：你别葫芦牵到扁豆藤胡闹好不好？现在要马上决定。我把你当个人，才跟你商量的。

我的话不是给你了吗？

桂花放下扫帚，走到他面前，诚恳地说：富贵！你就真的觉

得我不行吗？

富贵站起身，扑打着挂在身上的烟灰，似真似假地说：喏，你真有本事，那你再就搞贷款呀！自己去买机子，买料子，把厂办到县城去，我替你去当看门的。

桂花却对他讲真格的：要是现在石桥服装厂没有这个机会，我真想也办个涂塑手套厂给万富仁看看的。要是我发起狠劲来跑贷款，这事没一定能办成！可现在有个现成的机会不去试试，也怪自己太没出息。唉！她从天井走进堂屋，又从堂屋走进天井，像个无头苍蝇团团转。

桃正在一旁洗自己的衣服，听着父母的争执，便插嘴说：妈，你去应聘天会塌下来吗？又说：妈，你是呆了？傻了？你自己想干的事，干嘛要跟别人商量？她的目光不时地也视着富贵。

我在一边轻声地说：桃，爸妈讲话别插嘴，你的嘴像蜜蜂似的，长刺。

噯，怪了，二伯，我也长了嘴呀，是不能用来说话的，是吗？

我看她一眼，何必跟侄女儿去抬杠。

桂花倒对她的话有兴趣，走到女儿面前，撸撸她的短发，说：噢，你说妈行？

桃说：我说你行就未必行，我说你不行你准行。上回他不是不同意你去搞辅料吗？你照样旗开得胜。

桂花说：这回事情太大，我心底有点怯，我希望别人撑我一把。她把目光转向富贵，仿佛在乞求他说点好话。

桃说：噢，别人存心看你笑话，你就趴下啦？

富贵让桃的话刺得开了口，说：桃，鬼丫头！爸把你养到二十出头了，你倒对爸有枣没枣地扫一棍子！

桃说：你如果跟妈说几句好话，我恭维您的话也会说呀！

富贵笑笑道：真是了不得！现在姑娘家，嫁出去准骑在男人头上。

桃说：那我就终生不嫁，服侍您就中意了，是吧？

富贵从堂屋回到院子里，对她说：桃，你今天的嘴像开了闸似的收不住啦！洗衣服上河埠头，别把天井里弄得都是水！

桃说：我是要去河埠头洗衣服呢！没闲功夫跟你斗嘴皮子。说罢，她端着脸盆就走出了大门。

这时从大门外走进一个人来，穿一身黑色西装，系着淡蓝色领带，神情端庄，腰板挺拔，他是富本。他对我们三人打着招呼。桂花忙招呼他进堂屋里坐，随即泡上一杯热茶。富贵递上了烟，他却掏出了中华牌带过滤嘴的国内最尚好的烟递给富贵。富本开门见山地说：我来是请你们今天中午就过去吃饭，我跟三子娘去上海没来得及遇到桂花马上就回来了。

桂花边打开糖果罐和饼干盒，推到富本面前边说：你们到上海去找我啦！富本说：你不能走，手套厂不能缺你这个能人。桂花说：我算什么能人！不过，我可以发誓：以后我再不会窝窝囊囊给人当下手。富本说：我晓得是富仁的不是，中午上我家好好谈谈嘛，我可是对浸塑手套很感兴趣的。桂花把手腕往下一扣，像似要永远了结与富仁的过去，说道：那你就另请高明吧。富本的目光看看富贵，意思是让他出来说几句劝她的话，富贵吸着烟，叹息道：我还不了解她吗，她是七头壮牛拉不回头的强女人，我替她当个拎包的，还不够格呢！……堂屋顿时静寂下来，桂花喝了一口茶，对站起身欲走的富本说：哎唷，屁股没坐热就忙着要走，我有事要向你讨教呢！富本又坐了下来。桂花向他简叙了想去石桥服装厂去竞争当厂长的事，他从未干过服装厂，能不能去试一试呢？富本说：怎么不能？你从未搞过手套厂，不是搞得很好吗？拿我来说，以前没跟螃蟹打过交道，现在的生意做

到各地……富贵却是不要听，退场了。而桂花却是毕恭毕敬地听着，微笑着，直点头，又替他的茶杯里斟满了水，还想与他聊下去，但夙来不善言谈，少言寡语的富本看了看手表，站了起来，匆匆地走了。

午后我回到东正房坐憩。随手打开欧阳修的散文集注，看到那几行名句：嗟乎，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唯物之灵，百忧感其心……我读不下去，掩卷而息，沉于冥冥之中，我想桂花那般兴高采烈地回来，谈了她的新打算，富贵为什么待她那么冷淡呢？除了借以表达对她感情的疏远，恐怕还有别的。你猜不透他的底细。

这次桂花回来是她精神上最痛苦的几天。没有不透风的墙。桂花在短短几天就听到人家的议论，议论中富贵与翠的关系比事实更风流浪漫，说翠已与富贵同居，有时翠是在深夜两点偷偷地回到自己家去的。这时甚至传到七圩桂花二姐的耳里，桂花姐自来找桂花谈过一次。桂花也问过我，说我应该最清楚，我支吾不语，推说不知道。我怎能把那夜亲自耳闻目睹的事告诉她呢！那他俩的关系也许会破裂。桂花与翠相处时，翠也显得很不自在。所以桂花那天当着全家人的面问富贵：你跟翠到底算个什么关系？富贵当场就拉下脸，说道：要是你怀疑我轧姘头，那我只好睡到竹院新屋里去。那几天我见桂花整天苦皱着脸，不出门，在家晒被褥晒衣服，跟我也没有话说。后来她很快地就去了石桥。

傍晚，往往是我幻想起飞的时辰。我从村委会回来，站在大门口眺望着村道的远处。那轮血红的太阳坠下树梢，归巢的鸟儿就在我家竹院后面的皂荚树树顶上栖息下来，那狂噪的不协调的声音久久地在我头顶上盘旋着。苍茫的暮色赶紧在树丛间、土场的角落里寻觅归宿。当富贵粗壮的身影担着木桶晃当晃当地走进

竹林的篱笆门，那扁担的铁勾在幽暗里发出最后叮当的声响，鸟儿的噪鸣也开始沉寂下去了。我依然一动不动地依在大门那红闪闪的楹联的旁边，似乎在等待桂花在唤我吃饭的声音。但她已有三天不这样叫唤我了，我总觉得她马上就要回来了，告诉我们落榜或中第的消息。

富文哥，吃饭了！翠的声音代替了桂花。我回头看，在堂屋的电灯下已摆好饭菜，富贵留翠吃晚饭，她也没推辞，她吃得很少，总是顾着照应喜宝吃，桃也去上班进了城，只有我们四人。喜宝边吃边玩着坦克车。谁也没有一句话，过了一会儿，富贵把酒杯往桌边一搁，让翠替他打饭了，便对我说：桂花这魂就掉在石桥啦！你看她临走走得那么匆忙，连换洗的内衣裤也忘在柜上，都装进塑料袋了，就没带走！不是丢了魂吗！明天你替她送去！啊？我抬起头看看他那像蒸熟的蟹壳似血红的脸，说道：好吧。

天蒙蒙亮，我早饭也顾不上吃，在包里揣上两只馒头和几段咸鱼干，去镇上赶去石桥的头班车。我委实是心急了些，我此行的主要目的急于了解桂花对富贵的态度。我在镇上等了一个多钟点，那长途车才开。也许谁也不信，我活了四十多个年头，总是呆在洲上，很少出外活动，乘坐在公共汽车上，我就觉得头晕，想呕吐，好心人与我换了个位置，坐到司机座前排窗口旁，我便感到那清凉的春风，于是才觉得舒服了些。车沿着新公路一直向南，离开了这小小的半岛，就径直向石桥开去。我看了一下手表，总共只花了一个多小时。

石桥服装厂就在石桥镇的东头。我进那厂门打听闵桂花这个人，看门的老头说：她正在里面食堂考试呢！我谢了那老头，便走进厂的食堂，有二十来排座位，看来这厂有近百人的规模。桂花坐在前排，与两位穿西装的厂长对坐着，我估计那就是考官

吧，是乡领导，还是原厂的负责人？我不敢惊动她，悄悄地混在看热闹的人当中，坐在后面。

桂花取下那条绿格扎头方巾，把齐肩长发往耳后一掠，不紧不慢地说道：鼓要打在点上，笛要吹在眼上，刚才三位说的办法都不切合厂的情况。你有钱把厂买下，没有办法扭亏为盈还不是石炭抹嘴，白说！你让服装厂职工手上沾腥搞渔业加工有必要吗？我调查三天，这家厂以前还有点名气，撤掉太可惜。搞股份制吗，不见得一股就灵，如果找不到产品出路，有资产拼命地生产，还是堆在仓库里。

全场的目光都盯在她那圆圆的脸膛上，仿佛她是一轮太阳，会给这败落的厂子带来光明。而她的脸色显出在大庭广众不善言谈的羞涩，还是显出她拥有新决策的兴奋？反正分外地红润而亮泽，那双圆圆的大眼睛也分外显得神采奕奕。她把双手往两边的头发掠过去，仿佛是为理清她叙述的思绪，她又对三个竞争对手笑了笑，仿佛要从这自信的笑意中给自己增加勇气。她的头往两边偏了偏，嘟了嘟嘴唇，说道：嘿，怎么说呢？她的目光看了看窗外的小河，又移回到那位主持的考官胖子身上，朗声地讲道：我的想法很多很乱像团乱麻，但可以理出个头绪，就是说：厂子的现状基本不变，但要从被动变为主动，以前我们厂是给人家大城市名牌厂做衣服的，人家要你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反正衣服的款式面料都是人家定下来，我们是家加工厂罢了，当然被动，现在人家吃饭了，不要你干了，你就只能半开工或者停产。假如我来当厂长，我要自己去考察市场，由我们自己来设计产品，外面没有的，但又受别人欢迎的衣服。

那位戴鸭舌帽的瘦领导已经注视了她好一会儿。他的那种注视让我心里好生反感。像似在买一匹马，浑身打量着，恨不得掰开嘴看看牙口。有对女人不尊重的意味。而且更让我受不了的

是，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似乎被桂花的美丽所震慑，不住地在咽着口水。或许由于他已是六十多岁的领导，嘴巴神经难以控制。反正我对他印象很不好。他轻轻地对她说：你恐怕是朵长在田地里的花，怎么能让厂里生产对路的成品呢？

桂花先是前倾着身子坐着，此刻却像暴雨后的树苗，又直挺挺地坐正，而且直笔笔地站了起来，回答道：我不种田，一直在出差，可以说，镇江一带，各个服装厂的具体情况，恐怕只有我最清楚，我在不少家厂做服装辅料生意，石桥服装厂原来的王厂长我认识，这儿服装钮扣我也供应过。所以，我今后决不会生产别人家现在在做的衣服。我呢，也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十岁就会量、裁、剪、缝，十四岁就能开业缝纫，要不是后来我嫁在洲上，早到镇江成了哪家服装大厂的厂长喽！哈哈……她自感说过头话，而笑个不停。那位瘦领导也笑咧开了嘴。

中午，他们四人的竞选答辩还没有结束，暂时休会。我先到食堂门外，等桂花出来。桂花见到我来，显得十分高兴，我从未见她那样开心地对我笑过，那眉宇之间洋溢着兴奋的神色，也许她觉得考得顺利。二伯，你怎么来啦？她又觉得有些意外。我说：富贵让我给你送衣服。她一把接过塑料袋，说道：哎唷！你看我这记性，我还以为丢在路上了。中午，她要留我在厂的食堂里吃饭，我说：桂花，你到了万家，我这个长兄也没好好照应过你。我无论如何请她到镇上去吃一顿。好！二伯请客，我去！她爽快地答应了。

我们还没出门口，就被那位瘦领导叫住了：闵桂花同志，走，上新雅饭馆，那儿已在等候我们了。

不，厂长，我们上街吃碗面。桂花有些受宠若惊地看着他。

瘦领导手一挥，一辆紫色富康车已到了我们面前。他一定要

桂花去，桂花只能依从。

新雅饭馆是座三层楼高的中式建筑，那红色的楼柱和绿色的琉璃瓦，在镇上显得十分耀眼。我们走进了明轩厅包房，里面有四位服务员小姐恭候着。那桌面上已摆满了各种菜肴，让人目不暇接。旁边并备有白干、黄酒、葡萄酒、啤酒、雪碧、可乐。瘦领导招呼桂花入座，对我也带过一眼，于是，乒、乒、乒，各个瓶头都打开了，瘦领导说：桂花，不必客气，随意呀！桂花拘谨地坐在那儿，我更自不待言了。瘦领导开始高谈阔论，他说自己早过退休年龄，力不从心喽，为这厂着想，半年内，我已经招聘过四十个有志之士面试，都不满意。你呢，给我印象是最深的。不过，下面还有人等着与我见面，所以你的前途如何，不能定笃。我想再问你一个问题：一个外地人如何在本厂取得威信？

工作实绩。桂花不假思索地说道。

瘦领导摇头道：套话，老话，过时话。

桂花看我一眼，感到讷然。

瘦领导呷了一口白酒，说道：对你实说了吧。你来报名的隔天，我就派人去纽扣洲调查你的情况，去过乡里，村里。你的口碑不甚好。你与丈夫长期感情不和，是啖？

桂花皱起眉，很不满意地说：你们调查得过于表面了吧？

瘦领导说：不管怎么说，你丈夫在村里搞女人，那说明什么呀？这不利你的威信，我对此会保密的。但这说明你即将与他离异，一个能干的女人是应该承受这种侮辱的。何况你的长相很不错。

桂花说：厂长，我真不明白，您今天是给我脸请我吃饭，还是让我来钻迷宫的？

瘦领导又挟了口菜放在她面前的碟子里，说道：远靠亲，近靠邻，如果你能嫁给我的儿子的话，你当厂长就会具有威信。

桂花噗嗤一下，差点把嘴里的嚼物喷出来。

瘦领导说：你以为我在说玩笑话吗？是这样的：桂花，我的儿子是建筑公司的老板，长期忙于工程，丧妻后无暇顾及婚姻，一晃，都过了不惑之年。他听说厂里来了这么位女士，他托我说亲。

桂花说：好吧，让我考虑考虑。

我的心顿时忐忑直跳，桂花怎么能这样说呢？她偷偷地看我一眼，对我眨眨眼睛。

也许她这个微妙动作，被正在拆骨的瘦领导的余光发觉，他拉下了脸，说道：不成功也行呀！招聘厂长要好事多磨，不找到合适的，我不会退下来。显然，他这话是双关语。他放下拆骨的小刀，看看手表说道：我有事，少陪，慢用。起身告辞了。

桂花看着他出门，伸伸舌头，坐下来，对我说：唉！怕没希望了，那我回村。她拿起一只豆沙包，边吃边说：哼，我又不是来考驹马的。

我对她扫过一眼，她狼吞虎咽地咬着包子，看着窗外。她在我咫尺之距，她的脸我看得一清二楚，近日虽瘦了些，但不见老，近四十岁的人了，脸上竟没有什么明显的皱纹，只是肤色黝黑了些。她边吃边问起家里的情况，我告诉她，富贵准备多雇几个人，从外村再找二男一女，都要身强力壮的，管饭不管住，让他们早来晚去。她最关心的是喜宝，身体好不好？顽皮不顽皮？我说蛮好的，三顿饭都是翠喂，没生过病，很讨人喜欢。

临走时，我想到还未完成此行的主要任务。我故意问桂花：假使洲上传闻富贵与翠的事是事实，你……桂花马上明确地说道：我跟富贵结婚多少年啦！老夫老妻还想闹出什么事嘛！再说我还要替桃和喜宝着想呀！你倒是听说些什么啦？我明白了她的意思，就懂该说什么话。我说：我没听说什么，你多保重。吃完

饭，我就在镇上趁车回洲了。

莺飞草长的早春天气，被太阳烘晒了半天，田野上就升腾起紫色的氤氲。我行走在村口小路上，一边脱去蓝棉袄一边匆匆赶路。突然间，我被一个女子有力的手臂拉进了小路旁的看瓜棚里。定神一看，面前是翠边喘着气边对我苦苦地笑着。

我有多年没有钻这种看瓜棚了。这种只用几根粗毛竹搭置架子，然后盖上厚厚的芦苇的人字棚，是田野上惟一可以躲避别人眼目的地方。我惊魂未定地看着她，等她发话。她没说话就先啜泣起来，说道：富文哥，我可是等你半天了，你上哪儿去啦？……我……我可没法活了……呜呜……她干脆一头钻到我怀里哭起来。

我忙扶起她的身体，惊异地看着她，轻声地对她说：翠，你有话慢慢说，别这样，人家以为我躲在棚里欺负你呢！

翠掏出手绢擦了擦泪水，说道：富文哥，是我对不起你，我身子给了富贵，他是答应娶我的……可是今天一早，我刚打开竹窠办公室的门锁，他走过来，对我说：翠，我们的事就这样了，我不能跟你结婚，明白吗？说完这话，他就走了。我真傻呀，我明知不配他，我还想嫁给他……现在，怎么办？像我这种人，哪个还会娶我呀！富文哥——她又扑到我的怀里，用那双乞求的目光看着我，说道：富文哥，我知道，你是真心爱我的，你现在见死不救吗？

我惊骇地看着她：见死不救？

翠说：如果我真的无路可走，我要学二娘的样了，让水鬼把我拖走吧……呜呜……她又哭泣起来。

我一时不知如何办才好。我想到翠，可怜的翠，两次遭人凌辱，我对她怎么去爱呀！……可我又想到家父活着时对我说过的

一句话：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自然是要救救她的，我没有把她从怀里推开，我竭力地想词儿去劝慰她。

我说：最近我翻看一些书报杂志，说西方有的国家的女人，婚前许许多多人都不是姑娘了，她们有的人不止与一个男友做爱，就如美国作家德莱塞所说：培育一个贞洁姑娘需要一个世纪……人比人，就没有什么想不穿、解不开的疙瘩……

奇怪，我说这话时，不知怎的，把翠的错误也看得轻淡了许多。况且，她与万富贵的事恐怕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别人都是传闻，那也是不足齿数的。同时，我又想：如果我们俩人重新相好，那也解除了富贵的婚变。桂花现在正为这事担着心。我应采取什么态度不言而喻。

我对翠说：你别哭了，行不行？我不是冷酷无情的人……

翠不再哭，又说道：假使，假使万一我有了孩子……那怎么办？

我看着她那惊虑的目光，一时倒也说不出话来。这时，从田野上刮来一阵春风，棚顶的枯黄的苇叶发出了沙沙的声响，从原先旧堤岸的方向传来了牛群哞哞的吼叫声。在田野的宁静里，我一时不知怎么才好。

春耕时季，村委会没有什么事，各人都在忙自家的事。在养鱼场，开始了大面积的放苗。放苗前要施足基肥，要备好充足的鱼料，稻田里育好秧苗，要耕田、耘田、插秧，对留鱼留蟹投饵，同时也要投放新的鱼苗和扣子蟹。富贵忙得脚打后脑勺团团转。我们家春忙头绪特别多，用工特别大，富贵还从外村选来了三个强劳力。

福财。矮个子，健壮得如同一座铁塔。

耿子。高个子，脸很瘦，但伸出手臂比我小腿还要粗。

石榴。胖胖的身体，胖胖的脸，像石榴一样结实，红彤彤的。

桃也回来帮忙了。城里外贸公司让她做农副产品业务，一开春就让她下到各乡镇联系蚕网，手工编织，洲县在绣花编织方面全国颇有名气的。而在春汛时期洲上江面上的河豚鱼经销毒处理，每年出口日本赚取外汇。桃在洲上接洽出口业务，在插秧那天就回家下了地。

桃下地却像花儿招蝶，三子那天也从东滩蟹苗场赶回来，在桃的身边飞快地插着秧。我也不知是否是富贵请他来的。

那天富贵在养鱼场忙下鱼苗，水桶不够用，让我去三子家借两只。三子家那新盖的小楼属于别墅式的，马塞克的墙面，铝合金门窗，走进那宽敞的正室，那里摆设着电视机、冰箱、还有空调等等现代电器，着实令人羡慕。三子的女人叫秀梅，是个十分泼辣的女人，她抱着孩子在屋里歇着，嘴里嗑着瓜子，见我来就嚷嚷着让我评个理，说孩子三岁了连个名字也定不下来！他为什么不可姓我娘家的姓！女人嫁到男方，为什么一切都要归男方呢！封建社会五千年，现在还在继续！我现在就要来个改革，男人与女人的位置换一下，就为农村女人伸了冤！三子什么料呀，两面派，嘴说没意见，推说他祖母不同意，嗨，骗鬼呢！他就想着那蟹苗场，一回家就喊累，我让他去买个话梅呀，橄榄啦，酸杏呵什么的，他就是不去！二伯，你说说，现在改革开放了，就不兴男人替女人做点事！他骂我懒×阔！可我有孩子呀！我知道他说我凶是假，心早就飞到你家是真！唉，你说，为什么每次桃回来，三子都要去看她！你看看！你看看！她把我拖到门外，能看见我家的田里，三子与桃并排插秧的身影。呸！呸！她冲着远处不停地对我发泄。

晌午，我提着茶壶到田头送水，悄悄地把秀梅的事告诉她。

桃说：秀梅是城里长大的姑娘，她对三子耍的是典型的时髦的女权主义！谁让三子要从城里挑个姑奶奶太太呢！三子呢，跟他爸一个脾气，不多话，只是埋头插秧，桃插六棵一行，三子则能插十二棵一行，这样就始终与桃在一起。有时，他直起身来看看自己家的院子，秀梅气呼呼抱着孩子站在门口，朝他和桃吐瓜子壳。

中午，三子跟着桃一起上我家，他手里拎着鞋，赤着足，对河岸旁他家的宅子喊着：妈，我不回来吃饭啦！桃请我喝酒呢！这时在宅基上却出现了秀梅的身影，对他喊着：好呀！你干脆就别回来，吃了午饭，吃晚饭，桃喜欢你呀！

桃这时从大门口走出来，替三子帮腔：三子我是喜欢他呀！一行栽十二棵，真卖力呀！我要灌他四瓶“马尿”！（啤酒）

秀梅气得一扭头，回屋去了。我真不明白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

盛春了，养鱼塘上浮动着重稻秧分蘖时的那种翠绿，稻田里响动着鱼塘里鱼儿吃饵般稻苗拔节声。那天是周日，养鱼场放假，我跟富贵在门外土场上给一条小船上桐油。我抬头，见从村道上有个人骑着自行车过来，她前倾着身子，双脚像踏了半天水车似的那么吃力，顶头风把那草帽吹晃得像藕塘里的荷叶一样。我一眼就认出她是桂花。她逆着风向，沿着村道向家门口骑来，富贵却是别转头回屋去了。我迎上前去，把她手中的挎包接过来，忙招呼她进屋吃饭。

桂花走进屋就问：喜宝呢？富贵讷讷地说：噢，翠把他带到她家玩去了。

我们三人在堂屋的方桌上坐下吃饭。桂花这才摘下草帽，这时我却是惊怔住了。她的头顶上包着一块蛮大的纱布，旁边的头发遮掩着。富贵冷冷地看了她一眼，只顾喝酒。我小心翼翼地

问：这是怎么啦？她笑笑，边吃饭边说：这么多天不回来，还不是因为当上厂长了！可上台后不久就被人打了啦！到石桥医院缝了二十多针。

哎呀！这是怎么的！谁敢打厂长呀？我问。

她便从头到尾把事儿说了。她上任后第一件事便是减员增效。厂里人也实在太多，粥少僧多。她决定多用媳妇们而裁减未婚的姑娘。因为姑娘都面临结婚，那婚假、产假、奶孩子一系列麻烦事会影响工作，又因为她们未婚，责任心比那些成家的媳妇们要差些，所以她就打算让那些手艺一般化而工作态度又差的姑娘们下岗。那些姑娘们马上就吵闹起来，说她是没屁眼的坏良心，专欺负年纪小的人，一人起头，三人帮腔，五人起哄，七人呼应，九人就闹成一锅粥了。有人嚷着：这个女人是洲上人，凭什么要来管我们石桥人，石桥人团结起来，把她撵走！会场上陡起一场暴风骤雨，有的男青年，也许是与她们沾亲带故的，就钻出来骂人：×他祖宗！这个女人有什么水平，一来厂就要人家下岗，存心跟我们过不去！在吵闹的人群中，有人愤愤地捡起地面上的玉米棒子啦，泥土疙瘩块啦，向她扔去，她举起手东挡西挡，忽然哇地叫了声，她觉得有块小石头像三角铁一般砸在她的头顶，她忙用手捂住头，随即那血就大股大股地从她的手指缝里直冒出来。不得了！厂长被打成头开花！人们喊着，马上就扶着她上了场院边的一辆小面包车里，把她送进了石桥镇医院。幸亏及时缝了二十多针，才止住了流血。瘦厂长来看她，说：你看看！看看！言下之意是她没有“靠山”嘛！包扎好，打了破伤风针，她只留院观察半天，又急着回到了厂里。

她说到这里，我觉得那石头就如砸在我头上一样，我不由地啧啧了两声，很为桂花感到冤屈。而富贵不知怎的，却气呼呼地说了句：哪有你这种不要家的女人，自找的！这话桂花感到何

等伤心。她放罢筷子，愣愣地看着自己丈夫说道：噢，你也说该被人家打！是吗？你倒说说看，我，闵桂花，自己拿出六千元的风险抵押金，跑到那么远的石桥去，就是为挨打的吗？她说着，那双黑黑的大眼睛里，便涌出了晶莹的泪膜，那泪让我想起春天小溪里清澈的泉水，秋天那忧郁的雨滴，她那双眸子被泪包围着，像夏天的星辰那般晶亮，像冬天的冰凌那般寒彻。那泪像河口的漩涡在眼眶里打着转，却是倔强得像荷叶上的露珠，那么任风摇曳，也决不滴落下来。她想哭，但没哭，喉咙里响着呼哧呼哧的声音，但她忍住了，只是说：想不到，我高高兴兴地回来是报喜的，你却对我浇凉水。

她掏出手帕擤擤鼻子，说道：打我也罢，骂我也罢，看我笑话也罢，我这个厂长是石桥乡政府批准的，就是个厂长！这样，二伯，我回来是想找你商量的……

找我？我知道她这是气话，便忙说：桂花，你别生他的气，他心里也不好受呢！

富贵不吭声，抽着烟，目光瞥了她一眼。

桂花不看他，只埋头吃饭，三口两口吃罢饭，边收拾桌子边说：二伯，这次回来，我想让你跟我一起回石桥，我身边缺一个帮手。

我一下感到震动，我这么个人，从来没有与企业打过交道，能帮助她什么呢？我嚅嚅道：当你帮手，这，这不合适吧？我不行……

你总说自己不行，我最恨的就是这个！你满肚子墨水，可以把你的本事用到我的厂里去，我开会做报告很吃力，你给我起个草，现在要订厂规章制度，你能让别人钻不了字句里的空子，我要搞严密的合同书，聘用证书，对外要写产品广告，而且还要给报纸写稿，宣传我们厂，这些事你都包下来，可好？

当厂长秘书也许我能逐步适应。但我想到自己从今以后要与桂花在外乡一起工作，这无疑让富贵增加了许多想法，这对于和睦他俩已经很僵的关系肯定带来的是负面作用，我推说：怕是老村长不会同意，最近村委会的事还蛮忙……

桂花对我一抬眼睛，说：我去找老村长谈，他肯定会支持我，这就没你的事了！

这时富贵吐了一口烟，说道：既然缺那么个角色，富文还是去吧！他飞快地打量了我们俩一眼。

桂花与我争抢着收拾碗碟，她让我马上去拾掇拾掇，说下午就走，要赶去石桥的末班车。

我赶紧进屋收拾行李，心里却是忐忑不安地跳动，双手都微微有些抖索，哦，在她婚姻危机的时刻，她那么执意地让我去石桥，整天与她在一起，她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富贵也鼓动我去，他的目的又是什么？而且，我又在担心翠还留在他的养鱼坊，还会发生什么意外吗？实在太匆忙了，我连跟翠碰个头好好地谈一谈的时间都没有，她现在对我究竟怎么考虑？……唉！

第八章

银瓶乍破水浆迸，
铁骑突出刀枪鸣，
曲终收拨当心画，
四弦一声如裂帛。

——白居易

石桥服装厂倒是个环境十分幽雅的地方。劳作的车间虽然是几间矮平房，看来是河岸码头仓库改造而成的，但四周有哗哗作响的树林，有蜜蜂嗡嗡的花丛。有条高高的堤岸通往集镇，初夏的风似乎把喧闹声都送到那远处了。傍晚，我喜欢在此时刻沿河岸散步，呼吸郊野那淡褐色的凉爽的空气。

——二伯！

有人在叫我，我转过身。桂花就站在我的身后。

——你的规章制度写好了吗？

——当然。闵厂长。

——叫我桂花，叫厂长多别扭呀！就像我称呼你万助理，你不觉得怪难听吗？她笑起来，那雪白的牙齿在夕阳下显得很耀眼。

我赶忙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已经誊清的文稿，她接过去，在夕照里仔细地看。

厂有厂规，国有国法。历观古今，以约失之者实寡，以奢失之者盖众。故倡治厂如家精神，切切注重克勤克俭。丈布不可寸用，短线不可废弃，料有斑渍可洗涤或裁避，切不可废之入仓。劳作时聚精会神，可避针头损折。

司财务者，出入账目，巨细皆然，必经厂长签章为效。千元开销，必经厂务会议定笃，不可垫款充账，亦不可挪款济私，一经发现，当即开除公职。凡经销者，切切秉公清白，不得行贿，回扣交公，凡私下作鄙猥之举，或吃喝无度，或允诺财礼，或虚账牟利，或分谋私利，皆会以起乖孚，以资本厂亏陷。亦或轻妄取得订单，事后必付争讼之费。……

桂花刚看了个开头，眉头就似水波涌起，似如小学生在陌生课本面前读不下去。她用责备的口吻对我说：你这是给谁看的？

这，给石桥职工看的，别以为你是洲上泥腿子……

哎呀！他们会以为我用的助理是个老夫子，反倒看不起我，收起来，重写。他们这儿职工大都是小学毕业程度，要通俗易懂，容易记才好。你是怎么搞的嘛！

抬轿子吹喇叭错了调，我自认白费劲。后来我根据她召集的各类座谈会上提的具体要求，作了条头糕式的规纳，用大楷抄出，张贴在各部门醒目处，桂花也不满意。她举起食指向我直点点，说宣传规章制度要好好地动一番脑筋呢！于是有一天晚上，灵感在我居住的斗室里飞翔起来，我想了十个自问，准备贴在厂的大门口。

我是否尽最大的努力在工作上超过了最好的同事？

我是否想过由于个人不良卫生习惯会损害整体环境面貌？

我是否喜欢在干活时与旁人谈话影响了人家？

我是否由于一时疏忽给成品检查员带来了麻烦？

我是否为一线上的工友们做好了我的本分工作？

.....

翌日一早，我在办公室里把这十个问交到她手上时，她竟然高兴地向我伸出手来握着，称赞这自问方式很好，亲切自然，并以鼓励的口吻催人上进。

桂花对我的“开导”，便是这样开始的。

八月，酷暑的日子。她约我在石桥河畔树阴下谈话。周日，厂里阒寂一片，能听到鱼儿在水面上打泡的声音。带着河里水草腥味的风吹过来，给人送来一点儿凉爽。从远处天边传来隐隐的雷声，似乎在酝酿着一场暴风雨。在我们当头，烈日从树梢间投射下那炽热的光线，烘烤着那发烫的土地。她不时地用手中的柳条抽几下那桀傲不驯的黑色树干，对我说：你倒是对我说真话，村里传闻他跟翠的事，都有根有据吗？风吹起她那黑色的头发，吹竖起她的衣领，衣领噗噗地拍打着她的头颈。我的心里被一阵痛苦煎熬着。我不敢去看她那骑士般凛悍的脸膛和风姿，她那忧郁的脸显得比她快活时似乎还要美丽，波光映照着她那黑亮亮的双眼，从那双眼里似乎要滴出泪珠来，我知道她虽然与富贵时常争吵，但她心底依然是爱着他的。她有时说，要是富贵来当我的助理，比你会强十倍，你信不？不过，我又觉得她那双眼睛里又不时会显露出一种倔强，男子般的倔强，那神情不由让我想起高

尔基小说《马加尔·楚德拉》里的美丽的女主角娜达，她可以对佐拔儿爱得要死，但一分钟后她可以一刀杀了他！我心里在剧烈地颤栗，我要不要说真话？我想起桂花曾说过，尽管富贵有种种缺点错误，狭隘多疑，但至少他还没有另有女人，他是以他的那种方式在爱她。但现在，她可是真的与翠发生了关系，而且村里已传得沸沸扬扬。现在她在为富贵痛苦着，这就足以说明她还在爱着他。如何来挽回这婚姻的危机。所以我第一步要做的是稳定她的情绪。

我对她说：桂花，我早对你说过，我们洲上人的想象力夙来比外地人丰富，年前不是传说有个叫斯特拉维得拉克斯国的外商要到洲上开探石油，此国是否存在于地球还是个问题。起码我孤陋寡闻，并不知晓。又说，省旅游局在洲的对岸山上发现了古代桃花源的旧址，住了几个洪秀全手下的将领后裔，依然义军布衣打扮，还拍了照上了报。我父亲说祖母曾看到过对岸山上有扎红巾的长矛，但古书记载的桃花源却是湖南武陵县，什么时候东迁本洲，不释其惑。

桂花以疑惑的神情看着我，说：上次回家见到翠，她对我那么拘谨，分明不正常；富贵对我的态度也变了，居然那么冷淡。

我说：带着成见去观察人与事必定不准确。

桂花不吭声，想着什么，淼淼流水的光波在她脸上编织着美丽的花纹。

她的心似乎平静下来，我又对她进行第二步的工作。我说：桂花，你是常去大城市有见识的人，倘若你还爱着的丈夫，他在喝了过多的酒或者一时糊涂的情况下发生了一次不检点的行为，你不能原谅他吗？其实报上说，在国内情人现象不少见，富贵即使跟翠有过那么一次风流，跟情人关系也是不能同日而语的。据我所知，您平时的心胸是很宽大的呢！

她看着流淌的河水，嘴角上渐露出苦涩的笑意，她说：当然，当然，我还不至于像乡村里的旧式农妇，为男人做了一件不忠诚她的事，就要去和他拚命。我能忍就忍，眼开眼闭；可是翠现在每天都去我家上工，富贵果真看中了她，那就不好办了。你回去时要好好找他谈谈，即使为了喜宝吧，他可要有点道德心吧！

她的话让我心里一阵颤栗。

她的眼睛离开了河水，转向我，问起了喜宝的情况，脸上也有了爽朗的笑意。

我刚去过洲上，住了一天。我跟喜宝说了好一会儿。我告诉她：喜宝好呢！现在可是什么都懂。

日子过得真快呀！桂花感慨地说：明年他都六岁了。你五岁时，已经在背唐诗了。我想把他带出来玩玩，让二伯教他背古诗，好吗？

我回答道：好，我兼当你的家庭教师。

在八月台风过后，我又回家一次。她让我捎一瓶竹叶青和一条中华香烟给富贵，捎一罐饼干给喜宝。一进村，人们看我西装革履的打扮，对我敬重几分，都说万老师胖了，年轻了，到底是第二厂长呀！厂长助理一下在别人嘴里成了第二厂长，提拔得多快呀！但回到家，富贵却用一种冷冷的目光打量着我，腮 声 腮气地说：回来啦！我笑盈盈地回答道：回来了，拿些秋天的衣服，桂花也要让我带几件她的绒线衫。这是她给的酒和烟，都是最好的呢！还有饼干，给喜宝的。

富贵接过烟酒，说道：唔，东西倒是不错的。这么说，是我欠她的情了。

我边打水洗脸边说：富贵，什么欠情不欠情的，老夫老妻了，还说见外的话呢！桂花让我带话，以前你们之间疙疙瘩瘩的

事，都算解了，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她也不计较，你也别计较。全国人口有十亿多呀，两个人走到一起结成夫妻多不容易呀！文革那时苦日子都熬过来了，现在好日子才开头，何必闹别扭，不愉快都是自找的嘛！富贵，你说这话在理不在理？

富贵朝我笑笑，说道：我说富文，你到底当了什么厂长助理，茶馆里的铜吊——好一张嘴。他马上又沉下脸，说：嗯，看来你俩是密切合作，黄金搭档，所以她就不愿回来了。

我懂他话里的意思。我解释道：我跟桂花是工作关系，不怕别人胡言乱语。富贵，桂花当为一厂之长，她是忙得顾不上家，你就原谅她点。富贵，我再说一遍，以往的事让它过去吧，你们重新开始，以后桂花每月回家两次，她对我讲过这意思。

富贵点起一枝烟，把烟在嘴唇上转动着，不停地哼哼着，像是发泄，又像是呻吟，他想了好一会儿，才说：现在嘛，富文讲话声音也响了，气也顺多了，可惜呵，还是桂花的传声筒。那你回去向她带句话：我晓得她要闯番事业，心不在男人身上，我也想番事业，可我的心常想女人，所以以后局面不可收拾的话，她要负责！……

从他话里我听不明白，他是要让桂花回来，还是他与桂花的关系难以恢复，她要娶翠为妻。

翠没有什么大变化，显得消瘦了些。我看着她，她对我笑笑。她把喜宝带到我面前，让他叫人，教他讲一些讨人喜欢的话，我就把喜宝拉过来搂搂、亲亲，多么伶俐的小孩呀！我说：桂花还想在明年把喜宝带到厂里去玩，让我教他背古诗。翠说：好呀！二伯聪明，侄子也不会笨。富贵在一旁却说：不行！我怕喜宝这一去再也回不了家喽！他把喜宝一把拉过去，让他狠狠地亲一下他的脸。于是喜宝就把整个小嘴都压在他那长满胡碴的嘴巴上。但我听到他那话语，心里就发冷，感到他与桂花的情感危

机，已到了一触即发的边缘。

这次回来一下就跟富贵打上了遭遇战，我就再没有好心情。想不到三子的女人秀梅又来找我诉苦，她说她害怕桃她爸那板着的脸，她说我是通情达理有文化的人，她有话只能对我说。她把我约到小树林的后面，那里没有人，可以大发少奶奶的脾气。她说你家的桃越来越不像话了，居然到我家当着我的面约三子去镇上去看电影！我晓得她本是野种，撒野撒到我秀梅头上来了，不是瞎了眼嘛，我听后很震惊，我对她说：秀梅，你有话好好说，别骂人。秀梅说：我就当面骂她，她说些让你听不懂的无赖话，你听呀，什么“世界上没有女人就没有男人，男人能生孩子就成了怪物。”还说：“母系社会都是男人尊重女人的，我们想法让它颠倒回去。”又说：“以前谈恋爱是男人追女人，现在是女人追男人呀！像猫逮老鼠，一捉个准，哈哈。”她不是分明要拆散我跟三子吗？她回来替外贸公司揽生意是假，看中三子是真，他搞螃蟹有钱呀！我痴痴地看着秀梅，我说：不会吧！我又说：等我遇到她，一定好好跟她谈谈。

我在家只待两天，回到石桥。心想翠没有来找我见面，恐怕事情不妙。按我的心情，真想马上与翠发生一次性行为，把我们的婚事定下来，免得富贵心猿意马，使桂花心烦意乱。桂花见了我就问：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我说：没，没有。我竭力装出愉快的样子，我进而劝桂花，马上回洲上一趟，与富贵面对面地好好谈一次，我说以前富贵对你作威作福时我劝你狠狠批评他，你却饶了他，现在你们关系板结一块了，再不主动沟通，怕是难以挽回了。桂花却轻摇着头，说当厂长呀，忙得我像陀螺似的团团转，实在顾不过来。我仔细打量了一下她的脸色，像菜皮似发黄，我说：你是不是病了？她说：生病？生病都没时间。于是，

她告诉我就在我离厂回洲的当天下午，一批成衣装箱等待出厂，技术监督员开箱抽检，发现服装上的妆钮颜色配错了，技监局提出要求重新配换，车间里有的女工嫌麻烦，说：就这样算了，就说这批成衣改换妆钮颜色了。桂花马上对那几个女工横了横眼睛，说：自说自话！重新配换！于是，全体出动通宵达旦，把几千件妆钮全部调换。第二天客户按时来取货，深为他们对质量负责的精神所感动，说：只要石桥服装厂开着，我们的订单决不会给别人家。桂花轻轻地舒了一口气，她最感到欣慰的莫在于此。

那阵子，车间里很忙，她就说明年春季服装要赶快搞了，否则就来不及了。那位服装设计师一张又一张地画样子，每天都要给她新的，她都不满意，晚上看电视，她也没心思，总不停地把电视频道换来换去，仿佛存心要把电视机开坏为止。其实，她是在寻找什么衣服样子能给她启发呢！后来，她终于自己画出了一种样子给设计师参考。我在一旁，桂花让我发表意见，我看她画的人像棵小树，实在不成样子，但那女装上领头有两条带子，不由让我随口而出两句古诗：“风吹仙袂飘飘举，犹似霓裳羽衣舞。”我说：古人倒是十分重视女装的飘逸之感的，所谓“云想衣裳花想容”就是这个意思。桂花当即高兴得笑起来，说：我还有知音人嘛！后来，服装师便画出一套“印花飘领衫”，后来又为新老客户看好。

那阵子，她正借镇招待所召开服装订货会，从省内外来的人不少。她忙得似麻雀一般，跟这位客户谈话，那麻雀似的圆大的眼睛就朝另一个客户看，她惟恐对哪位客户不周。在餐桌上，她总是拖着，让我替客人说说好话，厂长真不会喝酒，切望包涵！有时北方客户则缠住她，说根据我们的风俗礼节，您不喝，就是看不起我们哪！于是，她就只能喝，没喝几杯就发酒疯了，笑个不停，并对我说：我酒量还可以吧，不会醉的，哈哈哈哈哈

……在她笑的时候，无论是微笑，欢笑或狂笑，我心里都感到十分难过，她为石桥厂赢来了那么多的客户，她兴奋，欢乐……可她知道嘛，她的家庭即将分崩离析，她仍然还爱着的丈夫与她要“各归各”了，而且，她亲生的爱子也未必能归她所有；再说，桃的变化也令人担心，她却是无暇顾及，甚至一无所知……我该不该把实况都对她说呢？我怕影响她的工作，也怕她一时接受不了，暂且仍未告诉她。

过了立冬，天气一天天寒冷起来，我回洲上取自己的冬衣。一回到家就遇到了桃。她也是刚从外地出差回来看看的。她正在有一句没一句地跟她爸对话。她说：你要跟妈离婚，我不反对，可你要说出个道道，我也好去劝妈呀！富贵沉着脸：大人的事，你小孩子不懂，别夹叉螺丝一边去！桃也沉下脸，说道：傻瓜，听不出来吗，我是帮你忙，要是我有你这种丈夫，早离了！……这不咸不淡的话激怒了他。我见他抓起堂屋里放绿豆豆种的陶罐，使劲全身气力狠狠砸在地上，转身就跨出了大门。

桃倒显得无所谓的样子，轻轻地哼起了歌：爱这么难，爱这么烦……我心里不禁一阵抖索，但我抑制着，不让自己去多想。我对桃说：你不能有嘴说人无嘴说自身。我俩把秀梅对我讲的事告诉了她，叫她别没事找事。她却对我说：有事要作无事。我听不懂。她又说：女人有小秘密男人家是不懂的。我不跟她饶舌，直截了当地说：你插在三子与秀梅之间对不对？她说：对。你去问三子，我与三子来往是否对？我更不懂了。二伯，她说，你是个老实男人，现代女性心理你一点儿也没有，女人需要有人对她挑战，她才会有紧迫感。妈就对我说过，她看爸养鱼那么来劲，她就不愿自甘落后！这叫作：人刺激人。正当的叫竞争，不正当的叫嫉妒，懂了吗？我仍然不懂。

东滩投下完了扣子蟹，她知道三子没事在家休息，她便跑到三子家，很快地把他喊来，说要向我“摊牌”。她先让我念首小诗，那是三子墨迹刚干的新作，叫做《岸是绿》。那是首朦胧诗，我怎么也看不懂，那纸页上草草地写道：

一把旧伞念
岸是绿
岸是忆头大春绿
岸没又温花
岸枝会中天
慕灿忆白景

我看了一遍又一遍，怎么也看不懂。我说：现在的朦胧诗比猜谜语还难。桃对我说：哎呀，二伯，我让你念，你是当过老师的，要用标准的普通话去念才行。

我依从了，就轻声念起来。哪知他俩笑得眼泪水都冒出来了。桃擦擦眼睛，对我说：二伯，你用普通话念的诗写下就变成了：

一八九三年
俺是驴
俺是一头大蠢驴
俺没有文化
俺只会种田
亩产一百斤

我也不由哑然失笑，说道：桃，三子，你们寻我什么开心

呢！

三子说：二伯，这诗不是我写的，桃胡编的。

这诗分明是嘲讽我的。我有点生气地看着桃，对她说：你跟我“摊牌”，摊什么牌呀？

桃正色道：你让三子说，我一有空就去看他，对他有好处不？

三子摸摸后脑勺，说：每次她找我一次，秀梅就对我好些。她甚至说小孩跟她姓也不坚持了，我说孩子姓娘家的，不要更改了，但两人要分工明确，我外勤，她内务。桃教会我表演呢！

我这才知道，桃在生活里开了这么大的玩笑。

接近晌午，我遇到翠。她从养鱼场回来，穿着黑色的胶鞋，那胶鞋似乎进了水，咕哧咕哧地作响。喜宝紧紧地跟在她身后，仿佛是她亲生的孩子。她把那黑色的塑料围身取下来，挂在大门后面的勾子上，对我招呼道：回来了。我走过去抱喜宝，向她问好，说道：这阵子忙吧？她显得很累的样子，说道：嗯。她说：你看日子多快呀，第一批放塘的鱼苗倒可以收了。我问：都是哪些鱼呢？她说：青鱼、草鱼和鲫鱼，大家都忙着在捉呢！我问：今年塘里有没有死鱼？她摇摇头说：富贵有本事呢！从她对我弟的称呼中，我感到他对他的关系有了进一层的变化。后来，她进灶间烧饭去了，我便随便地在家转悠着，天井里放满了大缸小缸的，堂屋里放了不少渔具，四处散发着鱼腥味儿。

不一会儿，富贵和三个雇工都回来了。他们四人肩担着两大筐沉甸甸的新鲜的鱼扛进天井，倒在地上。院子仿佛成了一张网，任鱼儿活蹦乱跳着，如同刚离水面时一样。阳光从屋檐口投洒进来，那鱼儿闪着耀眼的金色，我从未见过那么多的鱼，那么好看的景色。富贵顾不得跟我打招呼指挥着福财、耿子和石榴，赶快把各种鱼分开，按鱼的大小规格，归放在各个水缸里。我注

意到翠有时到旁门口去弯着身子作呕，我以为她身体不舒服，走过去问道：你怎么啦？她的脸一下红到耳朵边，没说什么。我的心便一下收紧了，她莫非是怀孕啦？

我掩饰着内心剧烈的痛苦，显得无所事事地走到院子里看他们飞快地分鱼归来。富贵坐在一旁抽烟，看见一色白的家猫叼了条小鱼向竹院里逃去，他骂了声：瘟猫！喜宝学着大人样，抓起鱼就往水缸里扔，富贵喊着：喜宝！过来！把手弄得兮脏的！喜宝便听话地走到他爸身旁，他搀着儿子到灶间去洗手。我在院子里背着双手看着，耿子分着鱼，不时悄悄对我说话。我多次回家，跟他们都认识了。耿子说：二伯，我们生活可辛苦呢！每天要三次巡塘、巡田，早上天蒙蒙亮就要去看水里有没有浮头，深夜点把钟还要看一次，我们不能回家，只能在竹院办公室里打地铺，从来没睡个好觉呢！加班不知多少次啦！他又凑近我耳朵说：老板说发加班费，到现在也没拿到个鸟钱！突然他身后响起一个声音：不想干就趁早走！你怎么晓得我不发加班费！转头看，富贵那炯炯的目光正盯着他。这时，翠喊开饭了。我才发觉桃不在家。我说：桃呢？富贵没好气地说：她呀，她嫌我的饭里有鱼腥，总是上她姨娘家揩油。

晚饭一般他是不留他们的。吃晚饭的人只有我、富贵和翠，翠还要喂喜宝。他沉着脸喝了酒，对我一抬手说：走！我有事找你。翠，你把喜宝看管好，我过一歇就回来。

我跟着他走出黑洞洞的大门，问他要去哪里？他说，最远的地方。在我们万家村所谓最远的地方就是村头大岸，其实那不需十分钟就能到达的地方。我边跟着他走，心里嘀咕着，这定不是什么好事，才把我找到那没有人的地方。

西北风呼啸起来，沿村的电线杆和树梢都发出噓噓的声响，远远的就听到那江潮奔腾的声音。我们登上堤岸，只听到那潮水

在喧嚣着澎湃着，发出那暴风雨的巨响，水鸟如同黑色的闪电从翻腾着波光的浪涛间掠过，在芦苇滩里留下嘎嘎的回响。狂内吹起富贵那身黑呢大衣，他像个苍鹰停留在天际间，在随风滑翔。他伸出五指兜住嘴巴，在吸着烟，那一明一暗的光点把他的脸显现得可怖。他对我说：这次你回来正好，不然我要派人找你回来，对你明说了吧，翠已经有了，那是我的孩子，我只能跟桂花离婚了。

果然这样！我在风中打着寒颤，说道：桂花还以为家里没出大事呢！

你这个伪君子！恶人！现在还对我说这种话！你要想想我们家庭的破裂，你负有什么责任！

我……我怎么啦？是我破坏你们……啦？我顿时觉得富贵那双铁手伸进我喉咙，一把抓出我的心来，在拷问我。

想想吧！我怎么会走到这步！那时候，桂花要当供销员，你支持她，桂花要去搞服装辅料，你支持她，桂花要去当厂长，你也支持她！她就无法要这个家！

这样的，你听我说，她早对我说过，我们万家村人均耕地只有六分，洲上人可以走出去……古人说过，子弟必使之有业，士农工商四者皆可为……

你不要瞎说，当初，我可是让你出去的！忘记吗？如果你出去，桂花也不会走，那我们是个多安分的家！我需要她，而不需要你！

……我一下哑然。我不想再对他解释。

气人哪！我想来想去，你在桂花到我家后的第三天，对我说过一句话，让我忘不了，他毒蛇一样咬我的心！你说：桂花长得真漂亮呀！我嫉妒你呀！弟。

我尽力地回想着，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我想起来了，我

说：噢，我说过，说过。桂花长得是不错，所谓妒嫉之类的话是随口说的，那是一种描写类的形容词。当时我看你拉下脸，我马上就觉得后悔了。

他把手中的烟蒂一摔，吼道：你别装扮得那么清白，你看她漂亮，你头脑里就没有胡思乱想了？……

我忙对他解释：我剖开心扉，对你说实话，我有过胡思乱想，那，那是精神寄托，我从来没有存心要破坏你和桂花的关系……

哈哈哈哈……他在风中大笑起来，这么说我错怪了你！我错了，我错了，我居然怀疑喜宝不是我养的，哈哈，其实，他处处像我！我疼这宝贝疙瘩，你听着，你回去带个信，对桂花说，离婚，我把老房子都让给她，但喜宝跟我走。

我浑身冷得厉害，我想到了桂花，她也许不会同意的。因为儿子毕竟是她亲生的骨肉。我必须言在先，否则桂花会误解我。我说：富贵，如果你们真的要离异，喜宝不能给她吗？翠还能给你生孩子。

那不行！他斩钉截铁地说：翠生男生女谁知道！喜宝是个男人！我一辈子在这块土地上，希望喜宝成为像我这样的男人！再说，她原本就不要孩子，像她这种女人是没有母爱的！难道你想把喜宝当你的儿子？

我陡然间感到周身灌满了烈酒，甚至要燃烧起来，我不知哪来的勇气，冲上前去，一把抓住他的衣领，我狠狠地对他说：万富贵！你的话说到现在就一个意思，是我万富文破坏了你的家庭，我心中另有图谋？是不是呀？我可以告诉你，这么多年了，你对桂花的不少言行我看不惯，我希望你们俩和睦，现在你却倒打一耙！告诉你，你别把流氓逻辑推论到我的头上！即使我死，也不会跟桂花结婚的！啊？你明白吧？啊？我大声喊着，已喊哑

了嗓子，我实在对他不能委屈求全了，我要挺直腰杆给他看看，我的神经虽脆弱过，但还不失为一个善良的人。

伪君子！富贵吼着，把我的手从他的胸襟上扭下来，我的手心中竟带下他胸襟上的一颗铜钮扣，可见我用力之大，那是一种愤恨的力量！他迎着狂风走下堤岸回家了，举止潇洒，神情傲慢，他回过头大声喊着：我成全你们相好，你跟她结婚吧！他如同战场上的胜利者凯旋而归。我嘲笑他那种阿 Q 相，心里在默默地说：富贵老弟！我得感谢你呢，你吼吧，你嚷吧，那么我就以母亲为榜样，保持万家的清白的荣誉。在那抗战八年的日子，她慎独地生活在万家，日本鬼子用刺刀逼迫她去当慰安妇，流氓恶棍上门纠缠，好心人要为她重新找婆家，她没有一点动摇，母亲那种重于名节的精神在我是不能丢失的！我不会去跟弟媳结婚的，我会去寻觅一个合适的女人，但决不是桂花。

在这入冬的日子，石桥河畔空荡得如同放了寒假的校园。呼啸的西北风劲刮着杨柳树光秃的枝条，宛若吹起桂花的那头齐肩的长发，那么猛烈地吹打，仿佛要把它们送上那彤云四合的苍穹。桂花紧抿着唇，微弓着背，一动不动地站立在暮色将临的傍晚里，紧拧着眉，看着风里有只歪歪斜斜的小鸟沿着河岸低飞，向那干枯的河草丛飞去。她问我：那小雀，在寻找什么？我呐呐地看着她，没有回她的话，她又对我说：不，喜宝不能归他，喜宝要他亲生的妈妈。

我没法回答她，我埋下了头，看着那汹涌的河水如同天空疾走的乌云向我涌过来，撞击着水泥砖头，发出 啞 啞 啞 的声响。这会儿，我心里的潮水也在上涨着。我知道，当我把家里的事告诉她后，她便约我来这儿“吃风”，便是为排遣她那心中的痛苦。我也不能理解富贵待她那么不好，她却一直维系着夫妻的关系，

也不去洲上看看，仿佛不打算终结它似的。现在这种关系终于被刀断了，她在言辞里，对万家老屋的一切都只字未提，只需要她最珍贵的宝贝：儿子。然而，依我想来，这却是不切实际的。难道一个四口之家，她能带走两个孩子吗？桃，并非富贵所生，他对桃平常也是不亲的，桃本是桂花哥哥的孩子，归桂花是合情合理的。如果按一般的离异，两个孩子该有一个归父亲，那只能是喜宝。而桂花却是那般执拗地要让喜宝归她，那可是个痛苦的悲剧。

反正，喜宝是我的亲骨肉，他别想夺走！她大声地在风里嚷着，仿佛每重复一遍都在加固她的意志和决心。她又说：喜宝从小他并不喜欢，翠准能给他生个称心满意的孩子。

就怕富贵犯牛脾气，你对他无可奈何。我说。

那我就不同意离，让他去丢人现眼！要是翠果然已经有了，他可是犯了重婚罪，把我惹火了，我就去告他！他敢对我怎样？

桂花，何必这样！我虽然心里恨富贵但我想这事总该有个体面的结局，何必把他弄得里外不是人呢？

噢，你是他的哥，就替他着想，你替我想过吗？我的痛苦！我的痛苦！她对我嚷着。

桂花，回想起来，我总是站在你一边的，现在也是，你千万不要误解我，记得我曾两次对你说过，他这人太横，你可以用要跟他离婚吓唬吓唬他，否则发展下去很危险，当时要是你听我的提醒，也许还不至于……我这么说，你别动气……

桂花把头转过来，让风吹着她的脑勺，于是，她的黑乌乌的头发就像竖起的风帽似的，把她的脸全部兜在里面了。她背着风低下了头，慢慢地走到河畔码头仓库的山墙背后，在那儿没有见，深黛色的暮色首先在那山墙背后降落。我尾随着她，也走到山墙背后去避风，我等待着她的回话，因为我的问话是我多年来

未解的疑团，我很想帮她消解心头的痛苦，使她的心情变得愉快些。

她转过头来，看着我，在幽暗里，她那目光显得特别明亮，我分明感到她是用一种嘲笑我的目光打量着我，似乎我这种人是只配做她的助手，是没有资格来做她的工作的。

我忍受着她那不友善的沉默，终于听到她开口道：二伯，我知道你一直关心我，为我好，可是太可惜了，你还不了解我。她那嘴唇边似乎显出奚落我的笑意，接着说道：你是看到的，多年了，他对我总是那么粗暴，甚至无礼，我为什么总当是刮过一阵风，下过一阵雨罢了，因为他身上有一种男人的气味，我很欣赏。

男人的气味？她指的是什么呢？我疑惑地看着她。

她淡淡地一笑，似乎在奚落自己的痴呆，又似乎勾起了她的一种美好的回味，但那笑意在瞬间即消失了。她说：你能理解吗？要不因为他那么好强，我也许也不会来当厂长。富文哥，你觉得我太贱了，是吗？他抛弃了我，我还在说他的好话。她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说道：算了吧！这，瞎了眼的，居然把我这个厂长也甩了！就让这个种马投胎的，天天去配种吧！翠年轻，俊俏，身体健壮，每天跟他一起，我现在倒成了多余的第三者，不是吗？

这时，我无须去深思他们十多年的婚姻基础是什么，毕竟现在已不复存在了。桂花能兜出自己痛苦的圈子，我心里便感到极大的宽慰了。我说：桂花，你这么想就对了。这对你来说，也是一种精神的解脱。

就怕解脱不了！她突然提高声音说道：他对你说是死也不放喜宝的，对吗？难道你也要我妥协吗？可是，你不知道，我从小是怎么把他带大的？你不晓得我对他的情感，我离了婚，家庭惟

一的乐趣就全在喜宝的身上，没有他，我该怎么过日子呀？富文，我求求你了，烦你再回去一次，跟你弟好好商量，你对他说，离婚，我同意，我不要万家的一草一木，也不需要半间屋，一分一厘钱。要是他不同意把喜宝给我，这个婚不离！你能帮这个忙吗？

暮色越来越重，风刮累了，也开始小憩。在黄昏的冥冥中，惟有那条宽阔的石桥河像天空一样明净，把河畔边的树干和芦苇都剪成了美丽的影子。突然从河边的草丛里嘎嘎地腾起了一只青灰色的骨顶鸡，扑咚咚地蹿入水里，在大河上留下一条用波纹编织的漂亮的长长的水线。我的心像似被骨顶鸡的叫声惊下了般，我转过头看着她那在河水映照下泛紫的美丽的脸，我想对她说，桂花，你知道吗？你已经跟万富贵吵翻了，我怎么可能去完成这件事？我痛苦地看着她，我只能回绝她，我说：不，不行。对不起。

也许她看我面有难色，也没有强求我，喃喃地说道：好吧，那就让他自己来找我，我决不会便宜他！这头种马！

东滩的初夏最美。在那些日子，蟹苗下了塘，塘里水汪汪一片，倒映着蓝得让人发晕的天空。看苗人何等自得，摘片带着露珠儿湿漉漉的芦叶，放在唇边，驾驾驾地吹出一串响亮的悠扬的哨音，于是栖息在塘边偷食蟹苗的鸕鹚和鹭鸶便展开长颈，张开尖嘴，嘎嘎嘎地叫几声，朝那浩瀚的江水方向飞远了。在这冬天，却是最无趣的，苗塘干涸着，塘底流着肠子似的水，游蛇般闪着银光。富本穿着件旧的黑色皮茄克，戴着顶旧军帽，站在塘边，眉宇紧锁，一动不动地望着天水相接的远处，抽着烟。我是特地来看他的，已经走到他身边，他却毫不在意。他那双草绿色的跑鞋站在塘边的泥泞里，也没有一点感觉。

富本！我在风中大声地喊他。他这才轻轻地唔了声。他转头把嘴向塘边的屋子里努了努，我这才发觉——从敞开的大门看进去，满屋是一声不吭、面色气怒的陌生人，他们正在吃午饭，气氛那般沉闷，宛若乌云密布的天空马上要响起惊雷。我知道他们是从安徽农村来的农民，他们是来向老板万富本要账的。但富本为什么要在这简陋的草屋里接待他们？他不肯把他们带到自己家那玻璃瓦顶的小楼里吃住，是为了“露富”，怕他们开价太大，他难以接受。

祸不单行。那是在初秋的一个美丽的傍晚，一个骑着自行车的二十多岁的姑娘来富本家，那姑娘削瘦，嘴唇稍厚，胸脯特别丰富，换句话说，她并不很美，但很性感。她穿着丝光闪亮的衣衫，嘴抹口红，脚踏有两块砖厚的高跟鞋，更使她苗条婀娜仙女一般。只是她挺着肚子，怀着身孕，让她减色几分。三子妈招呼她进屋坐。那姑娘换上了拖鞋，走在那锃亮如镜的地板上，便双手合掌，几乎惊叫起来：呀呀，太美了，这是多么舒服的客厅呀！三子妈那布满鱼尾纹的双眼打量着她，问她尊姓大名，有何贵干？她便开始忸怩作态，显得极不好意思，说道：我是富本的……情人……亲人？三子妈显得很高兴，忙问：姑娘，你跟我们家什么亲？哎呀，是情人，情人你懂吗？这次她听真了，三子妈拉下脸，马上很不高兴地说：不要瞎说，你从哪里来的，开什么玩笑？姑娘莞尔而笑，害羞地说：乡下人叫……叫……叫相好的……三子妈双眼发亮了，半信半疑地瞪着她，马上对她啐了一口：什么？他的姘头？你给我——滚出去！姑娘马上嘟起了嘴，垂下眼，委屈地说：嫂子，你别发火嘛，他的孩子都快生了……这时三子妈又扫了一眼她那身子，嚷道：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不可能！三子妈又气又急，泪水湿润了她的眼睛。

姑娘拉住她的手，慢声细气地相劝，说：富本嘛，在外面多

么辛苦呀！成年累月的，也没有一个人照应他，疼他，这是我愿意的……三子妈摔开她的手，站起来，盯着她看，仿佛要从那双丹凤眼里看出她是妖怪。她再次问她：你叫什么名字？那声音就像电闪雷鸣让那姑娘坐立不安。她扭动了一下身子，细声细气地说：叶枝花。一支花！婊子的名字！哼，我不信我男人会跟你这种人勾搭！说罢，她便走到茶几前，拨了十一个数字。那是富本手机的号码。突然间就在她的身边传来了手机铃铃铃清脆的回响。姑娘微笑地看着她，不紧不慢地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正是富本的那只棕色的“诺基亚”。她喜欢我，送给我用的。她说。

三子妈顿时傻了，软了，信了，哭了。她转身关上门，那哭声宛若大河里的水哗哗地响起来，那泪水宛若涌出闸门的水倾泻而下。她像洲上遇到苦难的女人那样拍打着双腿，诉说她的痛苦，那言辞里不是她情感上的悲伤，而是说富本那清清白白的名誉一下就被毁了呀！她说她老了，宁可自己去死，让富本找个年轻的续房，正大光明地娶，正正派派地过日子，也不能在外面胡乱地养二奶，他把自己给毁了呵！……后来她哭累了，便擦擦泪，开始烧晚饭。似乎在霎时间，她便对那姑娘改变了态度，劝她平时要多保重身体，临产前后要当心什么，她愿意到外面去伺候她坐月子，等等等等。她烧了一顿佳美的菜肴招待叶枝花。在餐桌上，她只是对叶枝花提出一个要求：这事私了，千万不要声张出去。你有什么困难，尽管对我说。叶枝花说：我决不为难富本，我把这孩子养下来，跟别人结婚，只是……只是……我怀孕期间断了工作，能不能给我一点钱，让孩子顺产。她的言语是那般真挚，目光是那么柔顺，心肠再硬的人也会被打动呢！三子妈，这位具有善心的好人，答应了她的要求，给了她三万。叶枝花在富本家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

后来，三子妈在一个秋天的暮色里等来了出差归来的丈夫。

富本风尘朴朴地把那辆捷达驶入了那披肩小屋，在幽暗里走入家门。她发觉三子妈对他意外地冷，没有端茶倒水，甚至连招呼也不打就上了楼。面对空荡荡的桌面，饥肠辘辘的富本发了脾气。三子妈下了楼，彼此千载难逢地吵起了架，三子妈哭诉穆莉花找她的经过。这时富本那收起横眉竖眼，脸上没有一丝表情，他方始知道她的妻子是个有缺点的人：轻信。

那只手机是那个女人偷去的，那女人在京沪线上需求苦恼地搭乘上了他的车。在夜色里，偷走了他的皮包，那皮包正放在车座后面椅子上，里面除了手机，还有他的名片，那名片上有他家的详细地址。在他的印象中，她的腰身细弱垂柳，而“他的孩子”恐怕仅是一块厚厚的棉垫。他当好向当地公安局报了案，哪知她那般迅速继续来洲上继续作案。那么轻易地就敲诈了三万元！

所以说，现在富本把那伙来跟他要赔款的人安排在东滩，是情有可原的。

突然从草屋里传来拍击桌面的声音。富本惊讶地回过身来走了过去。那为首的四十多岁的留着黑胡的红脸男人，宽鼻尖嘴，眼睛似瓦刀般雪亮。他一拍桌，随他来的八个人，也都站了起来。他们抹着嘴，剔着牙，七嘴八舌地说开了：俺横了罐子，铁了心肝，不回家了，哪天给了俺十万，哪天回去！红脸男人厉声地说：都给我住嘴！我让他拖！现在我们吃饱了，喝足了，出发！他家离东滩多少地呀？住哪里呀？打听一下路，到他家去游一游！让他村里人都知道万富本是个良心被狗吞了的老板！我在一边急得不知怎么办好，只见富本的脸红一阵白一阵，像只转动的彩灯。他看着他们拿起唢呐和小锣，吹打起悲戚的出殡哀乐，走出草屋的门。红脸男人高擎写着“骗子——万富本”的白幡走在最前面。富本咬着嘴唇，听任他们去游村，什么老板的面子，

让他们像剥树皮一样撕掉吧，此刻他的脸果真像没皮的树干那般苍白怕人。让他们把老板诅咒成恶狼吧，此刻他的脸果真像狼似的狰狞。蓦地，一位妇女向他哐地跪下，哭泣道：老板，让俺赶快回去吧，现在家里猪和羊都没人喂，鸡没人管，庄稼地里没人上肥，姥姥生病也没人照应，俺一天也不能再住下去哩……别的两个妇女也哭成一条声……富本这个不会轻易动情感的人，眼里顿时泪花闪闪。他扶起她，大声地说：乡亲们，上次我不在东滩，委托我本家富仁照看苗场，我怎么也想不到，他把试验中人工培植的扣子蟹，送到你们船上运走了。他是故意，还是失误，我不知道，但责任在我！这批扣子蟹为甚么长不大，像小螃蟹没法卖，因为试验时为杀菌用了过多的抗生素。就按你们的条件，赔偿一切损失，算了！算我倒霉！不要哭了闹了，十万今晚我无论如何凑齐，你们明天回去吧！……

安徽人走了，三子娘抱着富本痛哭着。富仁被拘留在县工商局，他无法对他怒斥，他硬说富本出差前没有对他交待过人工苗长成的扣子蟹在试验中，不能卖。现在她只有乞求丈夫不能再干这吃尽辛苦还担风险的蟹苗活儿了。富本却对她牛唇不对马嘴地谈解放前他爸如何嫖妓的事。他在郑州一家洋布店任职，偶然间抽了一支别人的香烟，便染了大烟瘾。这时他才发觉给他那支特别香烟抽的不是一般的朋友，而是个大烟贩子。吸了大烟，他精神抖擞，坠入云雾，便想女人，每过一次烟瘾，必定要玩一个女人。他在低等妓院睡过一元钱的“干打铺”，睡过四元钱一夜的妓女（都是从乡下进城的姑娘，可怜呵！），也花过大钱睡了洋女人。“龟爪子，见客——”“散打——”妓院里最通行的两句话，时常在他的嘴上戏玩。知情的亲戚朋友不知劝过他多少次，每次他嘴上总是斯文地说：下不为例。还默默地垂下头，念祷着小时私塾里学来的诗文：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戒了！戒

了！但当他连打几个呵欠时，女人又在他头脑里翻腾，便又往烟馆妓院跑，总戒不掉。以至后来他耗尽家产骨瘦如柴躺病榻上，弥留之际，嘴里还在默念着一大串妓女的名字。意志力即命运。富本把三子妈搂在怀里，说道。

第九章

肉体怎么能接触那只有精神可以接触的花朵呢？

——泰戈尔

阴历年前，从洲上传来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翠她娘死了，殁于一个静寂的晌午。而且说，害死翠她娘的就是桂花。

这话传到桂花耳朵里，她觉得震惊。她并不责怪那些传话的人如何添油加酱，可以把天上的飞鸟与水底的游鱼窜到一根柳树条上。她对我说：无风不起浪，无针不引线，无论如何这事总与自己有某种关联，再说，是一个村里的人，理应回去对死者及其家属吊唁。她向厂支部书记请了三天假，让我也一同回去。

回到家里，正是晌午时分，老房子里很安静，天井院里只有几只鸡在咯咯地散步。富贵和耿子、福财、石榴都去养鱼场干活去了，家里只有翠带着喜宝在灶间烧饭，喜宝见妈回来，鸟儿似的从灶间飞出来，一把扑在桂花的怀里，喊着：妈妈，妈妈，爸说你不要我啦……说着，就哭了起来。桂花从手提包里取出一把玩具手枪，一辆坦克玩具车和一盒糯米糖，给喜宝，说道：喏，玩具是你的，糯米糖去交给翠阿姨，啊？

正在说话时，翠从灶间走了出来，尽管在冬天，衣服穿得多，但她那肚子已微微突起，见到桂花，脸马上像飞起一朵朝霞，全红了。喜宝把那盒糖交给翠，翠对桂花说：那我谢谢你

啦！翠马上倒茶，端凳，招呼我们。桂花说：你别忙，你妈……翠马上就流泪了，说道：妈上午还在堂屋里筛芝麻……下午就死了……桂花顿时也热泪闪闪，说：你妈是大好人呵，唉，走得太早……她又问：你妈过世几天啦？三天，现在棺材还供在堂屋里。那我这就去看看，你忙着，我跟他二伯一起去。

我也要去！喜宝嚷嚷着。桂花便拉着他的手，一起走出了大门口。

晌午时分，总不大会会有亲属邻居朋友去翠家吊唁的，那会造成万震云的难堪，将近中午，就得留人家用饭。桂花搀着喜宝和我同去，实属个例外。那口只上过桐油的薄皮棺材停放在那草屋的中央，那棺木的顶端，用模仿魏碑的笔迹写着：贤妻杨月妹灵位，夫万震云敬立，下面放着由子女、媳妇及孙泣拜的花篮。旁边还零零散散地放着亲戚与村邻的挽联花圈。在棺木前的供台上，红烛已燃尽，大有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凄然，三支香飘散着袅袅的青烟，在小屋里萦绕着，仿佛是那亡灵游荡在这小屋，永远也不愿离开这里。万震云背身站在屋外大树下抽烟，木木地望着那片鱼池，不知在想什么，要不是我们喊他，他还不知我们来。

我们在翠她娘的棺木前磕了头。桂花便从口袋里取出一个信封，交给万震云。桂花说：震云叔，婶婶在的时候，我们对她也没有什么照应的，现在她不幸地走了，这一千元替她做后事。万震云抖索着双手接过信封，说道：桂，桂花老板呀，您是开，开大恩，积，积大德的人，她在天，天有灵，也……也对你感，感恩不……不尽，我，我，我……他说着就哐地在她面前跪下了……桂花赶忙搀扶起他，说：震云叔，你这是干什么！以前你都叫唤我桂花妹子的……

可……可现在您，您当大……大老板了，我是应该改，改口的……他猛抽了几口烟，心情悄悄平息了一些，说起翠她娘的死

因。他说是翠肚子里有了娃，他是早已发觉，他问她怎么回事，她也如实地告诉了他，他开始觉得如遭雷霹，这不是活活地要拆散人家家庭嘛，肚子都快显形了，这怎么得了。但翠说，万富贵是真心要娶她的，这么，他就只好听之由之了。那些日子，翠她娘的身体一直不好，她也没有把这事告诉妈，可是有一天，在房间里换衣服，她娘正好推门进去，看到了女儿那隆起的肚子，马上就站不住地瘫坐在门槛上了。她娘问她是谁的？她便说：富贵的。他要娶我的。这样她娘当场就像发疯地捶胸顿足，说这种人是真的跟你好，还是玩玩你呀！他有当厂长的老婆不要，要跟你结婚，我不相信！再说，他对你爸也太心狠了，要是他心好，理应跟你爸一起办养鱼场的，他却独吞了，你爸在他手下才拿几个钱呀！翠说：如今是市场竞争，按劳取酬，这你不懂！谁让爸没得本事呀！这话刺痛了她的心，她说村里村外的人说你爸没得本事，是提不起的鼻涕虫，你当女儿的也这么说，你还没入万家的门，就看不起你亲生的爸了，我算没有养你这个偷人精！偷人精！她嚷着嚷着嘴边就流出了血，在去医院抢救的路上就咽了气……

桂花与我都劝慰他一番。桂花并对他说，现在事情已经如此，她自然是不会阻止万富贵娶翠的。万富贵要与她离婚，与翠结婚，也不会欺骗翠的，是真的。又说，婶婶哪天出殡，通知一声，她一定参加。我说，我也一定前往追悼。

回到家里，富贵与他的伙计们正在吃饭，他见我们回来了，便吩咐在桌的人快点吃，然后上竹院屋子里休息去。喜宝马上坐到他爸身边，显得饥不择食地用手抓起碗里的菜，往嘴里送。翠见状马上从灶间盛来饭，拿着筷给喜宝用，然后她又回灶间替我们盛饭。桂花说道：喂，翠，不必麻烦你，我自己来。她便自行盛饭，然后把灶头上翠给我们留用的菜挟了一点放在碗头上，就

站在灶台旁吃着。我坐到饭桌上去了，那几个青年伙计见桂花没上桌，显得有点不好意思，匆忙地吃着，然后离桌去了竹院。但桂花依然没有上桌。富贵吃罢，抽着烟，对翠说：你去把那道杠门关好，别让他们进来，家里谈事，你也别走。喂，桃她妈，你过来嘛，谈事嘛。

桂花从热水瓶倒了点开水，坐在堂屋外，边喝边听着。

富贵抽着烟，在堂屋里踱来踱去，说道：桃她妈，一个月来，我可是两次派人去石桥请你回来办离婚，你就是不回来。

月底了，服装厂的生活忙，我抽不出空。

这可好！翠她妈的命就送在你手里了！他恶狠狠地看着她。

桂花忤地站了起来，说道：万富贵！你的心怎么这般毒！怪不得在石桥我就听人说，我害死了她妈，原来是你放的风呀！

客观情况就是这样嘛！如果你早几天回来，把我们的事办了，我跟翠就能去乡里登记，她妈也不会怀疑我对翠是假心假意的。

无赖歪理十八条！夫妻一场，到今天我才晓得你是这么个人！桂花气咻咻地说道。

翠着急地穿行在桂花与富贵之间，求桂花别吵，又对富贵说：这怪不得桂花姐，是怪我跟妈多顶了几句嘴，她火气上来了，嚷嚷着，就吐了血……你们都别说了，这全怪我，怪我！我即使死了，也对不住妈的。

富贵狠狠地吐了一口烟，哪里理睬翠，他指着桂花嚷着：我的心哪有你毒呢！就是吊住嘛，不让你离，弄得你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就是了！

桂花说：你不要日掘^①人，你倒是蟹黄包子，让人吃了舍

^① 方言，挖苦的意思。

不得丢呀？不必上法院，我们马上可以到镇民政科办个手续就行，协议离婚。

富贵说：那好，现在就走。

桂花说：条件不能听你的。

富贵又接上一支烟，把烟蒂扔在地上，用脚尖踩灭，说道：喜宝的事呀！我看，要不这样，我看你在集体企业当厂长，钱也多不到哪儿去！孩子归我，我给你五万，没问题。这不就解决了！

你给我一百万，我答应吗？

你这人也太横了，你总不能要两个孩子呀！

那我把桃给你，她现在能自己挣钱了，而且工资也不算低的。

那很好呀！你干什么丢下你哥的孩子呀！再说，桃也未必肯跟我过。

甘蔗没有两头甜，我宁可不要桃，也要喜宝！

还不是因为他裤裆里有个雀雀蛋嘛！可以传宗接代！

呸！哪个跟你一般见识！你不懂女人心！……

屋里一下变得静寂下来，冬暖的太阳照耀在天井的上空，把天井切割成黑白两个世界，那棵桂花树也被切割成阴阳两块。我心想，这老房子可能被切割成两部分，但喜宝却是不能被切割的。我心里同情桂花，但又感到喜宝不一定能归她。这时我看着桂花把头仰着，紧抿着嘴，看着天空中的行云，我知道她也许真会这样把富贵“吊”着，直到他同意她的条件。富贵扫了她一眼，并不来问我有什么想法，他知道这种时候我一定会替桂花讲话；他把目光转向了翠，说道：翠，你也可以说，你怎么想？这事总要马上解决呀！

翠把喜宝搂在怀里，不住地摸着 he 头上那短短的乌亮的发，

如同在抚摸一只小猫。我不知她的这些动作，是怕喜宝在大人说到他的归宿时会哭闹起来，亦或在向桂花表露她想留下喜宝的态度。我不能理解她的心，更不能理解她的眼眶里为什么会突然涌起一层泪水。突然间，她放开了喜宝，扑到了桂花的肩头，轻声呜咽起来，她说：桂花姐，您就做做好事，发发善心吧，我求您让我能抬起头来过日子，我跟富贵的事再也瞒不下去了，连耿子他们都在背后议论我，我想来想去，要不马上跟富贵成亲，要不还是死了算了……呜呜……她哭得更伤心了。

桂花在翠的肩上轻轻地抚摸了下，掏出手帕，替她擦着泪，说道：翠，我早让人带话回来，你们俩好，我盼你跟他能好好地过日子，可这孩子的事……她的目光不由得落在喜宝的身上，喜宝正在玩坦克玩具也抬起头来看她，妈妈的目光仿佛有着特殊的磁性一般，吸引了他那双乌溜溜的与妈妈再像不过的眼睛，桂花的嘴唇微微地颤动着，鼻翼也在微微地动翕，她用手帕在自己眼眶上掖了掖，过了好一会儿才说道：要不这样吧……我决不为难你们，下午我跟他就去镇上办离婚手续。孩子的事，留个尾巴，明年再解决。协议书上可以这样说，孩子归属两人协商解决。我想是这样……如果翠开春后生了男孩，那喜宝还归我。生了女孩，那就归他。

她慢慢地说完这段话，仿佛经过了一个世纪的路程，那么艰难，那么费劲，那么迫不得已。这番话也许已在她头脑里抗拒了很久很久，她那慈爱的母性与之抗争，她那生存的仅有的小小的乐园曾把那番话坚决地赶走了，现在她那更博大的爱的胸怀却又把它找了回来，宽容了别人的过失，予以别人幸福，而把仅存的希望留在不能确定的未来。我不由得深深地崇敬她那高尚的人品。

翠以感激的目光看着她。喜宝的目光也看她。仿佛不懂事的

孩子也有依恋母亲的天性似的。富贵也看着她，他觉得这事还拖了条尾巴，他还有点不满意。他说：好吧，暂时就这样吧。其实，别的条件我倒是无所谓，房子和钱，我都要分给你的……

废话别说了……桂花打断了他的话，她如同在战场上打败似的，情绪有些沮丧，无精打采地说道：钱，我不要你一分，房子，我不要你们万家一寸，我带上我的衣服，离开这里。

不！你这样说，我心里就起了疙瘩，富贵说道，你像是日后非得把喜宝带走呵！桂花，我劝你冷静一点，夫妻一场，好离好散嘛。我对你说吧，如果你对钱看不上眼，我也不想白送你，那你可以把这老房子拿去，找人来估个价，这房子虽破旧了，还是值些钱的。当然，房子一半归富文，我父亲有遗嘱。

桂花似乎对这些并没有什么兴趣似的，说道：那也可以，桃跟我回到家，也有个住在一起的地方。

不过，那竹院小屋还得归我，那是我的办公室，我到翠的宅基地上盖幢两层小楼，等她妈出葬后，过了百天就办。反正我让翠要在新楼里坐月子。

冬日的一天上午，老村长来找桂花，他穿一件黑色的短大衣，头上扣着黑色的鸭舌帽，嘴上叼着一支小鱼儿似白色的烟。他见了我们就满脸起笑，那皱纹就像提起的网紧缩在一起。我们坐在天井里晒太阳，富贵来给二姐送一串鱼，我们都不理睬他。我给老村长泡茶，桃为老村长端出瓜子、糖果，桂花打了两个糖水蛋，放在他的面前。老村长把帽子取下，不时地用手摸摸他那只剩几茎头发的脑勺，说道：桂花，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你没听说吧，最近我挨了批呀！现在是村委会副主任啦！

桂花那麻雀似圆大的眼睛向他看了看，显出不相信的神情，然后又垂下头飞快地编织着绒线衣。

老村长一面呷茶一五一十地对桂花讲述她去石桥后村里的情

况。锅炉配件厂被外村外乡的后起之秀夺了饭碗，船小调头快，马上改换自行车配件厂，起色不大，再换小五金厂，还是不怎么行。乡里魏书记找他谈话，觉得他对于尊重与发挥农民生产的自主权，理解得还不够，贯彻得不力。他说据了解当初万富本建议你赶快结束锅炉配件厂转搞有高科技附加值的产品，你没有吸纳，而且见当时效益尚好，还要扩大锅炉配件厂的规模，这不是既失去了调整项目的时机又失去了一个很好的人材吗？再者，关于企业所有制的性质也不要有什么条条框框，既可以像华西村，旗忠村他们那样搞集体所有制，也可以像温州那地方搞家庭联营、个人私营。集体所有制没搞好，也可以承包、租赁给个人，你不要有老框框，认为只有集体所有制才是为集体的，个人私营也能为国家为集体，他要交税吧，他要吸收职工吧，这都利国利民利己。魏书记那弥陀佛似的脸上总是带着笑意，他那实事求是的批评让他能心悦诚服地接受。

后来，乡党委付书记周乡长又找我谈，说按村民选举法选举村主任的日子已过，我指派柳又桐同志到你村任村主任，他年纪轻，条条框框少，办企业有点经验，让他工作一段时间，也许对你们村会有好处的。周乡长的脸上总是微皱着眉，总在思考着什么。

于是柳又桐走马上任了。第一天到村委会开会，就指着他骂：你有罪呀，万村的改革大大落后啦！关键是你脑子像榆木疙瘩不开窍嘛！首先农村联产责任制你就没吃透，要补课，要把万村所有的田亩、树木、河塘、农具、房屋统统都要分到户，八棵树分九家，那就砍成柴禾分，一头牛分十家那就杀了牛分牛肉！养鱼场为什么搞得好？就因为万富贵搞个人承包，当农民在为个人利益奋斗时，他是拼命的。他就能在台风时期，几乎连续三天三夜日不休，夜不眠地排水，所以鱼塘和稻田的鱼没有一条损失

呀！老村长不服气，认为他的话并不全面，他例举了桂花，也是个普通农民，也不是党员，但她却有那种觉悟，拿一千多元的工资，为石桥集体企业创造了许多财富。第一次开会两人就争吵起来，柳又桐问他：喂，我是乡里委派来的村长，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老村长回答他：我是万村党小组组长，行政听党领导。柳又桐对他嗤之以鼻：人家村都有支部，万村就只有小组，说明你的工作搞得好吗？如果你搞得那么好，为什么乡里又要派我来呢？

老村长说到这儿，情绪显得激动，他微微眯缝着眼睛，就像鱼鹰站在小船边打盹一样，显然是为抑制他那不平的情绪。他又呷了口茶，放低了嗓门说：唉，我碰到柳又桐那样的人，真想辞去村委会副主任的职务不干了。但他当了多年干部，头脑里有着服从组织决定的观念。他强忍着，不吭声。他又说：哼，这个柳又桐，矮个子，小白脸，秃顶，浓眉大眼，平时总显得嫉恶如仇的样子，讲起话来唾沫飞溅，可他发家盖了楼房靠的是什麼，靠的是他与几个生意人联合从太原搞了一列原煤直达南方一家钢铁厂，油水可不小呢！这次，他到万村来，不是因为他在柳村改革搞得好，而是因为柳树的人对他意见很大，他根本就没有威信。选举时下台啦！下台后又回到乡里当周乡长的文书。桂花，你听听，居然有这种笑话——

由于柳又桐会吹，向乡里上报柳村村办厂收益如何之好，所以乡里就把省里领导要来视察村民的生活情况的名额给了他。他呢，就找了柳村以前一户要过饭的烈属家作典型。他把村委会的沙发啦、新椅子啦都搬到他家，而且又从村子比较富裕的人家借来电冰箱、彩电、缝纫机等放在他家，又替他家粉刷一新，看起来像模像样。省里来了领导，小车没在乡政府歇，就到了烈属老柳家。老柳高兴之极，拉着省领导的手说，村里对他这个烈属孤

老关心呀！一个讨过饭的穷老头，能过上这样的生活，我那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的儿子死也瞑目了。老柳还跟省领导一起拍了照。哪知领导一走，柳又桐马上就让人搬他的那些家具了。老人守在门口，手拿门栅，嚷道：谁敢把家里东西搬走，老子就跟他拼了！老人在天黑后，马上悄悄地让邻居给省领导写信，叙述村干部如何耍弄他。信中说，我作为一个烈属孤老，已到快见阎王爷的年岁，难道这么一份享受不应该有吗？此事惊动了省领导，省办公厅马上责成县、乡镇进行追查，办公厅的指示十分明确，老人家中东西，宜留老人享用，由有关责任人自行善后。就那几天，老村长正巧去柳村有事，到村委会一看，空荡荡的，怎么不见一张沙发、一张椅子，人们开会都蹲在那儿，当时还不知柳村发生了那样的事。

桂花顿时虎起脸，眉头紧皱，愣在那儿，似乎不相信会有这种事，说道：真的？真有这样的事吗？

老村长把烟蒂往烟灰缸里一磕，正色道：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不信，你可以去柳村看看。柳又桐说我村改革落后了，可现在起码每家口粮充足，也有点现钱用。盖楼买车的人逐步多起来，有的村民种药材，有的村民搞编织，有的村民养鱼养蟹，我总是支持的，跟那些先进村不能比，总比他柳村强！不信去看看，这就走一趟。他说得激奋起来，站起来就要让桂花马上去柳村。

富贵怕离婚条件再有什么节外生枝，时常以看二姐的名义到老房子来。他在一旁抽着烟，说道：老村长，你就不要往自己泥脸上抹金粉了。你呀，是锅烧不开的水，就让姓柳的来添干柴烈火吧！那村办五金厂半死不活的，依我看，拆！把那些铁器家伙分回来，多打几把镰刀犁头也好嘛！

老村长撸起袖子动了肝火：哪个要分五金厂我就跟他拼了！

把厂分了，那么多村民到哪儿弄现钱去！

富贵说：你呀！就麻木在“集体”两个字上，陈谷烂芝麻还当人参嚼呢！

老村长说：你才麻木在“个体”上呢！不晓得当家的难处，村民向你伸手要救济款，你就干瞪眼吧！

富贵看着老村长，黑牙便闪出嘲笑，说七十二条道哪条不能走，偏偏要把人窝在怀里，你的老奶能喂几口人呀！

二姐却噗嗤地笑了，富贵便更加得意，说：如今世道变了，叫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挣钱的手段多着呢，你就不要死抱屎桩子不放，怕掉在粪坑里呀！要不你心里明白，是对上面撒你不满，把怨恨发在柳又桐身上。我就欢迎他，让他把万村闹个天翻地覆，万村就有希望罗！

老村长说：你懂什么，造房子困难拆房子容易！

富贵吐了口唾沫，说：呸！你是个老鳖，村里有人说你是老和尚念古经，你就没听见！

老村长摇摇手，在我们面前却红了脸。

对于柳村我印象特别深。那是因为我在那儿对桂花的迷恋近乎痴^朕，干了件荒唐的事。那是一个夏天，柳村住进一支电影摄制队，他们要拍一部江南水乡的影片。那时，我耳朵里曾刮进一阵风，说柳村出了“抓革命促生产”很有办法的人，——柳又桐，所以上面来人替他拍电影立传。其实，根本没那回事。那几年里田间病虫害频发，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来拍一部关于消除田间三化螟病虫害的科教片，那位女导演姓严，反正挑选来操作农业技术的农民女演员特别严格，走了好多个村，把桂花也挑去了。桂花倒挺大方，就去试镜头。那位严导演对桂花说，你是一位很美丽的青年农民，我真想让你担任主角，但看起来由于这种

美丽，就抢了戏，所以就让她担任了一个配角。拍了十来天的戏，都是在柳村。那儿环境很美，在绿浪起伏的稻田四周有葱郁的树林，有高大的角皂树，挺拔的松树，依依袅袅的垂柳和树冠如盖的大槐树，河塘边长满了桑树林和大麻及向日葵，屋前宅后家家都种树，有乌柏、大叶杨、杏树、梨树、橘树，整个村庄和河塘都掩映在一片又一片的树丛之中。一进村，便仿佛钻进了树荫间，再炎热的天气，空气里都浸透了一种透心的凉气。尽管那儿稻田里禾苗与草并茂，但田埂上的野花儿似乎也特别耀眼，从没有被烈日晒焉的时候，那儿的青蛙也特别多，时常在绿得冒油的水草旁腾跃，晚间，蝈蝈儿在草丛地里也叫得特别欢，那月色如清亮的水一直流淌，充溢着每家人家的场院，那是多么幽美的世界呢！

那时候，我死了女人已两年，桂花看我平时还是痴头呆脑的样子，就说：二伯，呆在家闷气，去柳村散散心吧！便让我每次陪她去拍镜头，主要是为驱散我心中的沉郁。那十天，我几乎与桂花形影不离。一清早，我们就得出门，要走近一个小时的田埂路，到柳村，裤管就全被草上的露水打湿了。在那清早凉爽的田间穿行，她走在前，我走在后，我看着她那苗苗条条的背影，那弯弯的腰，那丰满的臀部，以及那花瓶似美人肩，我就会陷入一种莫名的欲望里。自然，不必说，当她穿起摄制队替她准备的白底小红花底的衬衫，且又替她略为做番化妆，我敢说，当时我认为最美的女演员秦怡和谢芳，也没有她那么美。严导演戴一顶白色的遮阳帽，总在摄影机前夸奖她好看，在我心底总是浮现出一种自豪和赞美。严导演看我总跟随着她，一次不禁开口问桂花，他是你的爱人吗？桂花又禁不住地捂嘴直乐，说道：不，是我爱人的哥哥，来看拍电影的。我当即就红了脸。

哦，夜晚，那美丽的柳村之夜，更让我不能忘怀。在月色

下，柳村就是一片黑森林，月光给树荫不及的地方晒下许许多多星星点点淡蓝色的清辉，倘若把柳村竖直起来看，就如朱自清笔下的荷塘月色了：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我跟桂花拍完夜戏回来，就穿过这样美丽的村庄，在蛙声里，在轻风中，我看到她那被月色勾勒得更为清丽的脸庞和健美的胸脯，还有那双纤纤的玉洁的手，我总想与她并肩前行，哪怕间或能碰到她的手臂，我心中也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意与满足；当月亮被云层遮盖，我故意地脚一打绊，摔倒在沟沟坎坎的村路上，我闷在上一声不吭，果然，她便伸出那双热乎乎的手，把我拉起来，我故意装作不能走路的样，她便搀扶着我，还一个劲儿地说：不好味！摔疼了，不是？我便指着裸露的膝盖，她便蹲下来不停地用手揉着。我憋着不让自己笑出声，心里却是好一阵甜蜜。我觉得身边就是体贴我的妻子二娘！

许多年过去了。现在当我跟她，还有老村长又重新走上这条通往柳村的道路，我心底怎能不浮想联翩。在这些年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呀，当初我对桂花的种种牵挂，关心的、同情的、污秽的、不平的、难受的、令人鼓舞的（包括那些闪过的妄想）都随着岁月的流逝，像飘零的树叶被风刮走了，现在面对离异后的桂花，我的头脑显得格外理智和清醒，她现在已经从丈夫对她的精神桎梏中解脱出来了，除了她很想把喜宝争取到自己的身边来，她似乎已没有什么痛苦了。我自己仿佛也感到轻松了许多。我喜她所喜，恨她所恨，这便说明我在心底如何挚爱着她。这种挚爱难免有所流露，在富贵的眼中便留下了印痕，这无疑会妨碍他俩的感情。这是一种善，同时又是一种恶，这是无法辩解的。

我心里知道在他们的离异中自己也负有过错。正是这种心理让我不甚痛苦。尽管我心里那么爱着她，但我却告诫自己，绝不能与她结为百年之好。一种道德心在谴责我。洲上的舆论也会谴责我。人们往往以结果看当初，尽管其间有种种阴差阳错，人们并不会去细加追究，客观上你长兄占有了弟媳妇，无论从旧道德、新道德，那都是一种耻辱。我该怎么办？怎么办？我内心的感情与理智时常在相撞，搅得我心神不宁，最终我还是想到了最初的情感，对她保持暗恋，便是最好的选择。但如果有一天，桂花突然笑吟吟地说：富文哥，我们相爱吧，那么情况也许会好些。她作为单身女子，难道没有婚姻自由吗？但人们照样还会责备我的不道德。反正，我的爱情注定是被动的，灰色的，这是缘于当初不该有的暗恋。正直与虚伪，幸福与痛苦，道德与罪愆，高尚与卑劣，都同时集于我一身，现在都欲罢不能了。难道不是吗？现在在我不知桂花心里到底怎么看我？她是喜欢我，还是责备我，亦或恨我，我都不得而知。如果现在天赐良缘，遇上了一个像桂花一样让我爱恋的人，我会离她而去，那么对于桂花是幸福还是痛苦？所以，我只有继续被动下去，直至她成立了新的家庭。

.....

在思想着行路，那路变得短捷。

喏，柳村，老村长手往前一抬，说道：我们进村，好好地看看吧。

我顿时震惊了。

桂花对我说：富文，当时我们在这里拍过电影呢！柳村怎么成了这样？

好些年不来了吧！柳村，改革的“样板”。老村长不无讥讽地说。

桂花跟着老村长向前走，说道：怎么搞的，近处，远处，树

全砍光了吗？

在冬日温暖的阳光下，冬小麦，菜地、树舍，连同茅厕，都裸露在大地上。河床变狭了，中间流着鸡肚肠似的水，池塘缩小了，旁边干脆被填平，上面种满了庄稼。远处有两根烟囱在冒着烟。

唉唉，老村长，他们为什么要砍树呢？桂花问道。

老村长说：柳又桐提出彻底分光，把原来属于村集体所有的村道上的树也都分给村民了。村民有几种思想：有的怕政策会变，马上把树木变成了钱，有的觉得树木占了地，毁树造田，有的树长在路边，怕夜晚有人会偷伐，更多的是一种盲从，别人家砍了，我还留下干什么，不是树大招风吗？我不想去具体打听他们村民人均收入有多少，我只要看柳又桐如此破坏自然环境、生态平衡，我就说：我不同意让他到万村来接我的班。

桂花看着老村长那严峻的脸庞，目光一直凝视着他那闪动不停的细长的眼睛。她不懂得他为什么要她上这儿来？她总是注意地听着老村长的每句话，但她不言语，因为她不懂得老村长那些话里还有什么意思？只是为对她发泄一下心中的郁闷，还是要她参与意见，对他表示同情、安慰？亦或还有别的什么？

老村长见桂花不说话，就问我：你欢迎柳又桐到我们村当村长吗？

我说：你记得吗，老村长，我当村文书时，他那时是乡文书，来催我们虚报数字，那咋咋唬唬的样，我可没好印象。

老村长又问我：改革能这么搞吗？

我说：这恐怕是只顾眼前利益忘了长远利益。

桂花马上忿忿不平地说道：我们村干什么要由外村派人来管？万村的人都是不中用的吗？

老村长接口道：就是这话呀！我带你们来看看，想说明柳又

桐没多大本事，我们村有人材。桂花，你能不能……丢下石桥服装厂，回村当村主任？

桂花当即就抿嘴笑了，说道：老村长推磨绕圈子，原是为提拔我这个村民呀！嗯，说不定我行——

老村长兴奋得当即打断道：那好！我这就到乡里去谈。

桂花收敛起笑容，说道：我话没说完呢！我那是抽不开身，村里比我强的有，家里斗大的西瓜不吃，要啃路边的白瓜皮？

可一下就难找个合适的……老村长点起一支烟，继续往前面走着。

在柳村，还是那些老屋，惟有柳又桐和他的叔伯等亲戚家有几幢楼房在一片平屋当中显得很突兀。村里各家各户的新贴的门楹倒很耀眼，诸如“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激风雷激”，“雄文邓选高擎，百姓安康太平”；古雅一些的也有：“眼前小阁浮烟翠，身在荷花水影中”，“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亦能见小孩在家门大场上点鞭炮，狗还是执行着看家的使命，远远地对我们三人吠着。这时，从村道上迎面骑来一辆自行车。老村长眯缝着眼睛打量了一下，便轻声地对我们说：巧了，柳又桐。

那位柳又桐头戴绒线帽，穿一身藏青色西装，白色的绒线高领头，把那盘脸衬得更白。他那双熊猫似的疤拉眼，在阳光下眯缝着，远远地就对老村长扬起手，喊道：哎呀！老村长呵，来啦！我还正想到万村给你拜年呢！老村长嘴里应付了句什么，我也没听清。柳又桐在我们面前停下车，向老村长递过一支烟去，一揷打火机，道：把你嘴上烟屁股掐了，抽我的，三个五。他也不问老村长同意不，边说着边从他嘴上拔下烟，在脚跟下一_呷，立即那支外烟就在老村长唇边点燃了。有空过来看看？他没话找话地说。也许桂花长得漂亮，他的目光一下就被吸引了，问老村

长：她，贵姓哪？老村长有气没气地回答道：桂花，闵桂花。哎呀！桂花厂长，久仰大名，这方圆百里，谁人不知，哪人不晓，办服装厂可是无人与之匹敌呀！我看这得力于改革开放的政策好，二是敢于把政策用足，车尼什么斯基^①说过：凡历史上最早的事情总是有意义的嘛！唔，桂花同志的事迹值得总结、表彰，我到万村去头一件事就是要树典型、抓标兵，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嘛！村里要开会，要向乡、县上报材料，要请报纸记者来，写一写桂花的成长史，要……

什么呀！酒喝多喽！桂花皱起眉，不客气地奚落他。

柳又桐却装着没听清的样子，继续对老村长说：周乡长通知我了，让我在开春之前去你们村工作，下星期我们俩先找个时间聊聊，然后我想先找村委会委员们先个别交换意见，我是有大动作的，事先要统一思想，执行起来要彻彻底底，不打折扣。老村长，你们忙，再见！他只对老村长打个招呼，看也不看桂花走了。

老村长对他挥了下手，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对桂花说：我们村的权怎么能交给这种人？可是这是乡里的决定呀！唉！

迎面吹来一阵嗖嗖的寒风，吹得村头几户人家后院里的竹林沙沙地响，吹得小河旁的枯黄的苇杆直往后倒。老村长竖起衣领，听任寒风吹打着，发出扑扑的声响，嘴里不住地说着：难呀！难呀！……

桂花把那薄薄的印着小天鹅的扎头纱巾在脖子下紧了紧，有个切实可行的办法从她那嘴边说出：老村长，你不能发动全村的人写封联名信给乡领导吗？

老村长说：我以前可从没有做过这种对抗上级的事。

^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俄国民粹主义革命家。

桂花说：这次你就做一次，天塌不下来。乡里魏书记不是还好说话吗？

老村长为难地说：我这不是挑拨魏书记与周乡长的关系吗？要是联名信乡里根本不理不睬，我以后遇到周乡长还有什么脸面呢？我当村干部快三十多年了，还从来没得罪过乡里。

桂花说：所以你就跟着乡里一起犯错误。你明知柳又桐不行，又不反对他到万村当村主任，那不是又犯了一次错误吗？我们不往前走了，柳村有什么可看的，向后转，回村。

回村的路上，老村长长吁短叹，回想着他几十年村干部的生涯。他说成绩不说丢不了，错误倒是应该不能忘的，可不是吗，回想他这些年来总的来讲是个不倒翁干部，只有一条经验：按上级指示办。可有的就办错了，拆铁门、收旧锅、大炼钢铁，深翻土地丈余放卫星，“文革”先被斗，后结进“三结合”班子批翻案风……现在他还在当村干部，看来是不应该上面说一就是一，要结合实际情况办。可有人说他几十年来一贯巴结上级是想升官想发财，天地良心，他绝对不是那种人，他总认为上级总是正确的，自己小学毕业，没水平，努力能跟上就不错了。但不久前他随县里组织的取经团去了浙江一个乡镇企业参观，呀呀，了不得，一个穷山沟在短短时间内就有了十个亿的资产，那位企业总经理也是位小学文化水平的村干部，他有胆有识，居然有多次顶撞乡里对他村企业的错误干涉，让企业解脱了政企不分的束缚。回想自己如今到这一步，还不是自己酿的酸酒自己喝吗？当初富本提议锅炉配件厂改行，他没听，主要是因为周乡长看该厂当年效益还不错，要求他必须扩大生产，这内情他从未对别人谈过，怕影响周乡长的声誉。后来他却替他背了黑锅，这事算到了他头上，最终把他村长的职务都撸掉了。现在桂花让他写联名信，这才给了他勇气，在风中喊出一句话来：上级不都是对的！他又

说：桂花，富文，你们都听明白了吗，我就是这样冤枉地被撤下来，而接我班的人就是多次来传达周乡长的“圣旨”的柳又桐，他当时是周乡长的秘书。你们替我想想，我心里能好受吗？

我们在风里向万村走走，老村长不知是眼里迷了灰沙，还是心里痛苦，那泪水在眼边闪着亮。我能理解老村长的那颗心。柳村是靠近江边码头最近的村庄，老村长在年幼时会随父亲来到这儿靠摆渡小船为生，江轮只能停在江心，必须由小划子舢板船接客人上岸。“文革”时，柳村的造反派曾把他从万村绑到柳村，让他交代一九四二年一个夜晚，他的船怎样在江边接日本鬼子到洲上的？这是压根儿没有的事，鬼子上洲乘的是一艘军用快艇，老村长大呼：笑话！笑话！却被连续开了十场斗争会，颈脖上挂着很沉的小黑板，上面写着汉奸的罪名。想到这件事，我鼻子就感到发酸，唉唉，老村长怎么就跟柳村人结下不解之怨呢？

喜宝的归属让桂花魂不守舍，牵断衷肠。有时，我在她身边谈工作，她的脸上会忽然显出异样的神情，问我：翠怕是快生了吧？每次，我都会回答她翠临产还有多少天。我对于桂花太了解了，有时她的双眼那么微微地眨着，我便知道她在想什么。她是个四十岁的女人，在这种年龄，女人对男人的爱早已开始向孩子身上转移，她这辈子宁可不要男人，但她要一个亲生的孩子，我懂。那阵子，有时我短期出差在外路过庙宇佛堂，我这个不信佛的人也会走进去，买把香，向菩萨祈祷，期盼翠能生成男孩。要是翠生下的是女孩，喜宝不能归桂花，桂花将会如何地痛苦呢！她曾对我说过：她这半辈子，从小到大，吃过多少苦呀，难道老天就不允许她有一个亲生的骨肉陪她到老吗？再说，她常对我说，她生来就喜欢孩子的。在闵家她是最小的，没有弟妹，但哥嫂、姑妈、婶婶、叔伯的孩子她都喜欢，当孩子们随大人走亲戚时，她总喜欢与他们一起玩耍，替女孩子梳头，哄婴孩睡觉，那

时她只不过八九岁。在桃七岁时，失去了父母，她便对父母提出，她要把桃抚养成人。在石桥服装厂，她为那些年轻妈妈的孩子开办了幼儿园，她自愿出任幼儿园名誉园长，只要一有功夫她就去车间后面那块绿茵场看望孩子们，孩子们的伙食一定要比大人的好，——她时常对幼儿园的阿姨这样说，——其实，人活着不就为孩子吗？当我看到她亲自喂生病孩子时，与孩子一起快乐地游戏时，我总感到分外的忧伤。这天，我心里突然有了一个果敢的决断，如果喜宝是给富贵了，我这辈子无论怎样爱她，也不能与她结合的。她失去了喜宝，可以另有男人，她还能生孩子。顿时我心底又感到深深的痛苦。

不过，让她喜悦或痛苦的消息终归要降临的。

就在我头脑里计算着翠也许就在这几天要生的日子，车间里一个女工，她的娘家在洲上，告诉我富贵又添了个丫头的消息。我当时一怔，问她这消息确凿可靠吗？她说这不能乱说呀！我无心与她多谈下去，转身就去找桂花。我知道，桂花这几天正被那消息牵挂着，那种牵挂是会令人痛苦的，何必让她还作那无谓的等待呢？告诉她，安慰她，让她早一刻掐断那根肠子。

桂花正在仓库里，陪一位烫着时髦头发，戴金丝边眼镜的胖女人看一大堆边角料。看来桂花已答应卖给她了，那胖女人高兴得不得了，淡淡的眉毛飞上了额角，说了番感谢的话便走了。

我站在她面前，不知该如何告诉她。她那眉宇微微一皱，问我：什么事呀？我便轻声地对她说。她一听，开始显得极为平静，那嘴唇往上一勾，显得遗憾的样子，说了句：我算输给万富贵了。然后，她就把手撑在额头上，说头晕，要去寝室休息一下。便走出了仓库的门。上午的下班铃已经响过，我原想去食堂午膳，但见她有些摇晃的背影向宿舍走去，有些不放心的，尾随她

走上了二楼。她一进屋内就随后带上了门，在门外我听到她那嚤嚤的哭声。我已多年听不到她那痛楚的哭声了。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推门走了进去。她坐在椅子上，把头伏在桌上，那肩背剧烈地起伏着，看来哭得很是伤心的样子。我站在她的背后，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劝慰的话语，我仿佛只会喊她的名字：桂花，厂长，你别，别……她听到了我的声音，抬起头，哽咽道：你来干什么，你出去！出去！出去！……这使我十分难堪，我硬着头皮还是站在那儿，劝慰道：桂花，这事迟早会发生的，你要想得开一些……桂花听了这话，马上用手背一抹泪，扭过头，看着我说道：谁说我想不开，我能为这事去上吊吗？我可用不着你劝我，你别在我面前哭丧着脸，我用不着你来同情我。我转身欲走，她又招呼我坐，凳子就在你旁边呀！我转回身，在凳子上坐下，心里后悔不该上这儿来，不该戛然打断她的哭泣，痛苦难道应无声地积压在心底吗？可我又怕她一哭就收不了场，会损害身体，我不知该如何对她解释。她抹干净泪水，却问起我工作上的事：下午的职工代表座谈会，都通知好了没有？啊？我点点头。这时我心里想到的却是希望她能把心里的痛苦说出来。就如同当年她希望我道出痛苦，才能解脱痛苦。我说：桂花，你一定很不放心喜宝吧……我这话马上得到了她的接应：可不是吗，我去年就对你说过，要把喜宝带到我身边来过，我回到家看他用手抓菜的样子，就想到他们平常忙，也不好好教育……还有，他从小跟我风里雨里来来往往的，一开春就要犯咳嗽，会发寒热，这病弄不好还会转成肺炎，他们会替他及时看病吃药吗？……我说：会的。富贵是个大大咧咧的人，可翠倒是个细心人，她很喜欢喜宝的。桂花却说：翠在做月子，小的还顾不上来呢！星期天，你还是回去一趟，关照他们刚开春，俗话说：插秧烤火呢，喜宝要带暖点，我给他织的一件绒线背心你带回去，让他给喜宝加上，喜宝

最爱吃糖，你也带点回去，但要关照他们每天要让喜宝刷牙，要有个讲卫生的好习惯……唉，我也不晓得小家伙想不想妈妈，不想，就好。她紧抿着唇，却见她眼眶里又流泪了，我劝慰她：你放心，我回去会跟富贵好好说的，我会常带喜宝来看你的。不！她即马上打断我的话，说她倒不想与他常见面，免得他哭，我也不好受，只要他好好的……但她双眼里泪水却像吊钟花似的直往下掉，她掏出手帕擦着泪，便不再说什么。

一个并不寒冷的春天的晚上。她约我到田野上去散散心。月亮升起来了，把春天的田野照得明晃晃的。在服装厂河对岸的地里，一色种植油菜。正是菜花开放的时节，大河两岸被那鹅黄色的色泽染尽了，在凉爽的晚风里，到处都飘散着那沁心的香味儿。月儿似轮白色的太阳倒映在雾气荡漾的河面上，宛若白色的云朵浮游在水面上，那是个多么迷人的白夜呵！我很爱这景色，但很不习惯这样的散步。我是头一次这样被她相邀，走在这迷人的夜色下，我不知她要对我说些什么；我也很怕见到服装厂的人，他们见了肯定会议论：厂长与丈夫离婚了，跟长兄出来散步是什么意思，而我心里有点发颤，仿佛在那油菜花地的尽头，有什么神秘莫测的东西在等待着我似的。

桂花却显得那般落落大方，没有丁点儿顾虑，摘下一枚叶子在手心里搓着，边走边对我说：其实，万富贵也是个人，昨天，他来了封信，对我解释这，解释那，你要看看吗？

我说：月光下看不清，我听着呢！

哼，他呀，也不知真心还是假意，说对不起我。他说，现在这样的结局，他自己也不曾想到的，他怪我一直在外不归，他受不了，就把翠睡了。接触了她的身子，居然让她怀了孕，让她去打胎，他又于心不忍，不娶她呢，他良心上也过不去。他说，月

子后，我们总是争吵，她不服我这个丈夫，那今后她就要倒霉。说实话，也许你不信，我并不想与你分开，就因为那晚的冲动，造成了今天这样的局面。孩子的事，也让我头疼。他生的是女孩，岂不是让我断了后吗？我只能对不起你，把喜宝留下了。你呢，还可以结婚，还可以生孩子，而且有这么一种生活经验，生男孩的女人，第二胎往往也是男的，而且，听说现在城里有的医生本事很大，经过指导，就能生男孩。他在信里就这么劝我的。我才不信那种鬼话，这辈子我生过孩子，当了母亲，即使那孩子算在别人的名分下，我也是他的母亲。那就行啦！我没时间再生孩子，我忙不过来！

我听了桂花这番话，心里全然放松了。她对孩子的事想得这般明澈，是我始料不及的。我感到欣慰。我们已穿过菜花地，来到前面的树丛边，桂花说，我们还是到河边去，那儿环境开阔，这些日子，我的心情可压抑得受不了啦！她说。

唉，我又何尝不是呢？我所受的气，我都不愿去说了，一切都已过去了。

我知道他会骂你些什么话！

噢？我惊异地看着她。

她说你对我有意思，我对你也不错，我倒是不吃他这一套的。既然他以前这么说过，现在我倒是要做给他看看。

我浑身颤栗起来，忙说：桂花，你别这样乱说。要是有人听见了，还以为我们之间真有那种关系呢！

桂花笑了，说道：富文呀！我心里为喜宝可是痛苦死了，不能说几句开心话来解解气嘛！你这人怎么就那么死板呢，我们之间就不能说点玩笑话吗？

玩笑话我可真不会说。我可以对你说点真话。桂花，你不知道，以前你跟富贵夫妻时，我曾把你想象为维纳斯，一尊纯洁的

美神，想入非非，寄托自己的所思所想，有时甚至是一种妄想……感谢你作为一尊美神让我度过那么多的不眠之夜。……现在呢，也是这样……

桂花哈哈大笑起来，说世上有这种事！我头一次听说。你把当着神那么供着，我怎么看不出来。

唉，我觉得自己在心灵上应该受到谴责的，我觉得这样很不好，但我无可奈何。

富文哥，你以前总是为我跟他好，什么谴责不谴责呢！真没想到，秀才是一个真实的人。喂，二伯，你是真心喜欢我呀？

我的心颤栗起来，但当即就回答她：不不，桂花，你是我的弟媳妇……

以前我是你的弟媳妇，现在可不是了！要是我喜欢上你，谁也管不着！别人议论也好，造谣也好，说我是个贱胚骚货也罢，我有什么理由不可以跟你相好呢？况且，万富贵跟你既不同父又不同母，我有什么把柄让人家说的！她一手撑着腰，微笑着，炯炯的双眼和雪白的牙齿在月色下闪着亮，显得一付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

桂花！看你……当然，不仅如此……我急忙阻止她说下去。

她最后却白了我一眼，给了我这样一句话：可惜，我看得中你吗？说真的，在我眼里，你不及万富贵呢！别把自己看得那么了不起。

我们在大河边站住了。大河里翻滚着满天的云层，如同波浪一样从我心头滚滚而过，我竭力保持着平静，不让桂花那句最后的话像陡起的狂风把我刮下河去。我万万没有想到，我在桂花眼里连富贵都不如！我早已下定决心，即使这辈子打光棍（非常可能）也决不会娶她为妻，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所以，我也决

不需要她对我别有异情的赞美，但她把我视作连富贵都不如，我的人格遭到了猛烈的伤害，我想马上不辞而别，但又要维持我的宽容大度，起码我的心胸不会像万富贵那样狭隘吧！因此我继续陪她在大河边上走着，忍受着内心强烈的痛苦，听她颠过来倒过去地又讲她跟喜宝在一起时的那种心肝呀、宝贝呀之类的话。

月儿呀，你千万不要再露出头来，你不知道，如果你的光辉照亮了我的脸，那脸色是何等难堪与悲伤，会让桂花吃惊的……

第十章

合欢未已，离愁相继。

——王实甫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我时常面对服装厂前的大河默诵着这句古语。不是吗？几年就如流水一般飞快地过去了。因为忙，所以时间过得就特别快。

其实，我也并非是书呆子。一次外贸业务中，我挽回了桂花对我的看法。那次，她委托一家南方外贸进出口公司把一批服装销往北美。那份合同上这样写道：货物以美国客商确认，最后客户为准。我看了那份合同对桂花说：你要注意这两句话，其中话中有话，我们当心会吃亏，桂花当即对我一笑，责怪我说道：你到底是个书生，专喜欢咬文嚼字，反正外贸合同中都是这样写的，我也不是第一次，从来没吃过什么亏，你放心，树叶掉下来砸不了头。但服装运出三月后，她却受到了南方外贸公司的起诉，要她赔偿二十万元，她一下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对我说：真是天下奇谈，我犯了什么法？凭什么要赔中介方的钱？她来到法庭，态度潇洒，对原告不屑一顾。开庭后，原告站起来说：石桥服装厂的服装运往美国后，美方客商全都发往了加拿大，加拿大客户反映，有的衣服线脚粗劣，有的衣服纽扣一拉就掉，美方客商要求我们公司补偿损失。桂花一听，大怒，她等不

及被告方发言，当即指责对方道：这是污蔑！我们厂的服装是经层层把关，不会有质量事故，美国客户亲自确认的！但南方公司原告当场出示终极客户证明十余份，说道：看看吧，合同里明说“以最后客户为准”。桂花气愤得脸色如土，嚷道：这一定是别人家的货，搞错了！法官不紧不慢地说：那么，石桥服装厂有没有取得“封样”，来为自己作证呢？桂花顿时目瞪口呆，说道：“封样”？什么“封样”？就这样，她莫名其妙地败诉南方公司，罚款二十万。

这对桂花的打击何其之大呢！她在回石桥的火车上对我说：要是我当初重视了你的提醒，一开始就追踪退货“封样”，我就不会吃这大亏。看来，我身边是得有个咬文嚼字的人呢！

而我与她私人之间的关系却越来越显得特别、奇怪。她在工作闲暇时，就把我当作玩笑的对象，问我：我看你跟着我忙得不开心是不，是不是要替你找个对象呵？唔，可以考虑找个二十四岁的大学毕业生，既要漂亮又要有学问，让桃当你的介绍人，多好呀？哎呀，我的姑奶奶，你饶了我行吗？我反唇相讥地说：厂长，我替你介绍个上海的大老板好吗？他来厂里谈过生意，觉得你们厂长长得很漂亮嘛，又能干，啊……可惜我不擅说笑，说了一半就没自信自己发笑，说不下去了。然而，玩笑归玩笑，事实上，在这几年内，她二姐替她介绍过两个在洲上办厂的外地厂长，一个中年丧妇，一个是老小伙子，家里经济条件都不错，两人长相也都可以，但她不要，说：没功夫谈。桃也从城里带了一个客户来，其实那是女儿替自己找的新爸，但桂花与那人吃过一顿饭，说那人哪里是看中我，是看中我这个厂长以后多给他一点好销的货，这人心术不正，你这丫头真傻！桃马上就嘟起了嘴，说：妈，我是拍你马屁反而被踢了一脚，我晓得您要嫁一个外国总统，我可没办法。于是以后就没人再提她的婚事了。我心里

想，她是否真对我有什么意思吧，但每当我想到她说我连富贵都不如的话，我就不愿再往下面想。可是在万村与石桥，人们传说我与桂花已经结婚的消息不胫而走。回到万村时，耿子、福财和石榴都向我讨喜糖吃，弄得我十分难堪。我的解释无济于事，反显欲盖弥彰。村里大多数人没有因此传闻冷落我，嘲笑我，我便感到现在洲上，观念不再囿于那刻在祠堂后墙上大大小小的“气数”两字，他们承认新的变化，即我与桂花之间不再是长兄与弟媳的关系。我以为那是和洲上与城市已经有了一条连接的堤坝，不再是孤岛大有关系。而我又何苦把自己的心孤立在这四周环水的人为的精神孤岛上呢？这恐怕是对我的一次精神解放。但事实上却不是那么回事，我与桂花并未结婚，依然如故，桂花为说明我们之间并非像外面传闻的那样，在我们回洲时特地把她二姐找到老房子里来住。当然，我们俩关系是有些特别之处的，最难以思议的是：她在夏天游泳时，不让别的女同事，却总要我当个替她看管衣服的角色。（个别被桂花开除、处分过的职工，有时就砸她的窗玻璃，或干些让她出丑的事）

对于一个会游泳的人来说，夏日的石桥河水面确实具有诱惑力。大河边的树把水染绿了，绿得那般透澈，那么明净，那么柔和，宛若《西湖词话》中所描写的。不过，石桥河的野趣是西子湖绝对缺少的，岸边长满了芦苇，野蒿卜和蒲草，那河岸天生曲曲折折，有的芦苇伸向河心，使大河显出各种神秘的层次来。每当傍晚太阳坠入那苇草的后面落日余晖把河水染成酱紫色时，便有小孩到河里来戏水，洗澡，那绿色屏障后面便传来喊声、笑声。当纺织娘的歌声代替了知了的鸣叫，月亮代替了太阳，大河泛出那迷人的蔚蓝色时，桂花就让我站在她下水处的苇丛旁，对我说：喂，你的任务就是替我看好这几件衣服，还有鞋。于是我便背过身去，替她行施警戒任务。那天我那么呆站着，久不听见

她下水的声音，我以为出了什么意外，便回头看，却见她正在做下水前的准备工作呢，她见我回头看她，便说：这几天天气转凉了，下水前要多活动活动关节，免得抽筋。于是我头一次见到她只穿着单薄的泳衣那健美的体态，那丰满的乳房与臀部，那匀称的四肢以及那圆圆的微笑的脸在月色下就显得特别的迷人。以前我想她，恋她多少回呵，现在短暂的一眼，却把她的美丽都尽收眼底了，一个活脱脱的美神维纳斯！她见我心虚地回过头，便马上笑道：秀才，有什么封建的呀！你没去过城里的游泳池吧，那里边男的女的都穿泳衣，你看我我看你的有什么关系呀！我呀，就是在中学读书时游泳池里学会自由式，你看看，我游得怎么样？提提意见呀！我垂着眼睛听她说话，突然听到咚地一声，她已跃入水中，在月色下，她的身边溅起的浪花像宝石般那晶莹透亮，她侧着身来回快速地摆动着双臂，那般自由、洒脱，我心想她此刻定有鱼归大海的喜悦，那种快乐与自得，是站在岸上看游泳的人难以体会的。就这样，他来来回回地在大河里穿行着，后来，她累了就坐到岸上小憩，说她有几年不下水了，游得不如从前了，还能对付就是了，还行吗？她问我。我摇摇头说：我真是不懂，但你的姿势还是好看的。这时河面上起风了，我看她用双手抱着自己的肩膀显得有点冷的样子。我对她说：桂花，起风了，当心着凉，早点回去休息吧。她说：好呀！那你转过身去，我要洗一洗，换衣服。于是我离开了她，走出了芦丛，在河边路口等着她。

月色开始迷蒙，河岸边仿佛降了层薄雾，景色如同被水染色，呈现出一幅泼笔写意国画。水鸟在河边芦丛里叫了几声，河边显得更幽静了。忽然我听到桂花的轻轻的喊声：富文，你快过来一下，我的衣服怎么不见啦！快帮我来找一找！起先我有些犹豫，但桂花催促我快去，我也只好快步走了过去。在苇丛里，光

线显得幽暗，但桂花的身影却显得很清楚，她已洗好澡，湿漉漉的头发披在脸颊上，她垂着胸脯，弯着腰，肩部和腿部都呈现出美丽的曲线。我头一次见到她那美丽的胴体，竭力显得平静而冷淡，说道：你刚才衣服是放这儿的呀！怎么搞的？她着急地说：是在这里，没错吧！怎么就寻不着？我弯下身来来回回地搜索，还是发现了，那几件衣服，都是黑色和浅褐色的，与夜色下草丛的颜色分不出。于是她又吩咐我赶快走开，她要穿衣服了。我便赶快地跑了出来。这时，我的心反倒不平静地怦怦直跳起来，多么荒唐！记得在多年前一次梦里，我莫名奇妙地见到她是条美人鱼，现在怎么就真的见到了她弯着赤裸裸的身体在寻找衣服除去她那垂下的圆圆的乳房，真像条闪闪发亮的光溜溜的美人鱼，真是不可思议！

桂花从苇丛里穿好衣服走出来，与我并排走在河边的道路上，我对她说：厂长，以后这个差使找别的女同志吧，我实在不合适，这不方便……她对我莞尔一笑，说道：我找个女职工让她陪我游泳看衣服，人家会讲我这个厂长太特殊化了，再说，人家吃了饭回家的回家，住厂的，她们也有自己的事，麻烦别人不好，麻烦你没事，对吗？我讷讷地说：别的事都行，惟独这件事……桂花收敛起满脸笑容，把湿头发往耳后一掖，似乎认真地说道：要是说你现在还把我看作是你的弟媳妇，你是我的长兄，那下次你就别来了……

我明白她话里的意思，我便趁这机会，把心里想了许久的话告诉了她。这些日子自己觉得她待他特别好，让他每次陪她来游泳便是一件超越了一般关系的事，但他总觉自己不配她，总有自惭形秽的感觉，就像她所说的富贵也比他强。我真不明白她对到底是什么意思。

桂花马上就笑了起来：到底是秀才，那么有心眼儿呀！你晓

得有些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唉！……不过我在几年前说过那句话，不能说你都不如富贵，而是有的地方。富文，你是个多么善良、有责任心、同情心的好人哪！而且你的心胸也比富贵开阔，哪像他鸡肚狗肠的。但有的地方确实不如他，我这个人偏偏就很在乎那些地方……你让我还怎么对你说呢？她沉默了，沿着那条长长的河岸往前走着。

我也默默地向前走着，我为她对我为人所肯定的话而感动得有些哆嗦，原来她是那般地尊敬我，爱我，盼我能成为她所理想的人，我觉得自己有一种被爱若惊的感觉，我真想痛痛快快地去大哭一场。于是，我便顺着她所说我不及富贵的“那些地方”苦苦地去想，我这人的毛病在哪儿呢？

我说：桂花，我替你当了多年助理，你说我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桂花笑道：你别指望别人来塑造你，最要紧的是靠自己塑造自己。

我想来想去，想到二十世纪末中国女人恋爱观中常见的择夫标准：金钱。

金钱，在我的观念里一直是沒有位置的。我小时在古书里读过不少这样的词句：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君子羞言钱之类。学校老师总对我们说：鸟为食死，人为财亡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劳动不能计较工钱，而是为了奉献。现在看来现今社会的情况普遍人们觉悟还未达到那境界。仔细想来，金钱并不仅仅是纸币，它反映着人的智慧、能力、才干等等，说明了很多问题。从城市到农村，人人希望富有，司空见惯。怪不得桂花依恋富贵身上的男人的气味，即他能挣钱呀，无论搞稻田养鱼，还是承包养鱼场，他都成功了，他早已在翠她爸的宅基上盖起了小楼，而且电器家用设备几乎一应俱全，我不能不相形见拙。最近，桂花在

服装厂设立了产品二部，让我承包，不就是挑我上山，给我一个挣大钱的机会吗？可是，她不知道我的苦衷，我对于服装这行毕竟远不如她，她跟我配备了专业服装设计师和供销人员，我也不太懂得如何有效地指挥他们，我总向她请示汇报，她最后竟然烦我了，说：你这样下去，我要换个头了。桂花呵，你知道我的顾虑吗？在这个自负盈亏的二部，如果我轻易同意了某项新产品投产，如果市场上不能接受，那我的责任该有多大呢！现在，我让二部的员工处于酝酿阶段，就是负担一些办公费用，那是在桂花拨给我的启动资金中可以支付的，不会出什么大乱子，我该怎么办呢？

倘若桂花让我多挣些钱，这是完全应当的！那我还不如去苏州替“关公”的公司去干了。“关公”在过年时会回乡找过我一次。约我到他家去喝酒。他对我十分诚恳地说，我在万村是犯有罪过的。现在我正以自己的行动来弥补自己的罪过。比方对您，我不该批判您，把您关在祠堂里呀。只是口头上检查总不行吧，我想让您进城，在我这个广告公司里干事，我保证给你每月二千至三千的月薪。具体工作嘛，公司策划部经理。如果策划个广告那得个三万五万的很正常。他又说：现在政策好，即使蹲过牢的人出来挣钱，政府也不会不允许的。我是靠在外结交的好朋友，才算有了今天。所以，你要信任我。最后，他几乎以恳求的口吻说：富文老哥，我是个重才的人，我总觉得你是个有学问的人，窝在洲上，太可惜了。你只要记住这一点：只要我这个总经理在任一天，我总是诚挚地盼望你进城，我们携手合作！那天，他穿着一件浅色的西装，系一根古铜色花纹的领带，他说起话来再不像以前那般张扬，时常把手按在自己的胸口，显得十分沉稳和真挚。我对他开始消除抵触情绪，接受了他的名片，但并没有去他家喝酒，而心里却记住了他的话。唉，为了桂花，当我这个二部

头头没法再当下去时，我真想进城挣一把回来呀！

在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桂花递给我一封信，那信却是并非寻常的。那封是老村长写来的，讲述了万富贵的近况。

桂花：

你好！这封信，我是久已想写，直至今天，非写不行了。我后悔当时没有听你的话，未能及时村民联折，上奏乡里，让柳又桐任了一届村主任，最初他把老婆和孩子都带到了婆家，把户口牵到了万村，希望万村人不要见外，但万村人还是见外的，他召开一个会，到三分之一人数已算了不得的。他便请出了万富贵，替他摇旗呐喊。万富贵这几年钱多了，众人很听他的话。万富贵总以“我是怎样走上致富路”为幌子，到会者总在八成以上。万富贵像替鬼子卖命的汉奸那般，在会上声嘶力竭宣扬柳又桐的那一套。一是要把集体财产全部分光，村里原有几台拖拉机怎么分？卖了分现钱。村的仓库怎么分？拆了房子分砖头。二是要彻底地、全面地、不折不扣搞私有化。万富贵举起拳头喊道：把厂归到头人头上，就有了责任心啦！这样，村里三片企业都以极低价评估量化，两家卖给柳又桐，富贵得一家。后来，万富贵使用自己的卡车替他运砖运瓦，一个月功夫，柳又桐在村头盖起了小楼，真是立竿见影。当然，万富贵是捞足好处的，万村私人渔业生产集中化，在管理、销售上纳入万富贵养鱼场，鱼场更名为渔业公司，他既是董事长又是总经理。但私人养鱼户很有意见，万富贵便说这是为增强对外竞争力。私人养鱼散户提出：这样鱼价就

让万富贵垄断啦！他低价收进高价卖出我们也不知道呀！这话可激怒了他，他那粗大的五指往人家桌上重重一拍，说道：我万富贵是那种小人吗！告诉你，我万富贵把不得力的老丈人都从鱼场辞退了，算得上大公无私的吗？

柳又桐到处宣传万富贵铁面无私，值得信赖，而有的村民则认为万富贵没良心，老丈人还干得动，一下连四百元钱的工资也除了，唉唉，人养女招婿为个什么呀！万富贵对柳又桐把他当手中的旗子摇来摇去很气愤，他说：他是真的要搞竞争上岗呢！给柳又桐一宣传，他倒成了个无情无义的人。柳与富贵之间关系又很微妙复杂。

桂花，自从上次柳村一行，你让我不要屈从错误的权势，在我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可惜我常年工作养成的惯性使我一下未能拿出行动来。但柳又桐欺人太盛，他一定要我交出小五金厂，这是最后一块集体性质的企业。他不出面却派给万富贵找我谈。我对万富贵说：私人承包固然好，但也可允许集体企业呀，我们可以找个能人来振兴一下，凡事不要一刀切，就非得搞承包租赁。万震云承包鱼场不是垮了嘛，而外村又有多少家集体所有制的厂还在办下去呢！赫赫有名的华西村、七一村的骨干企业都是集体性质的嘛！万富贵沉下了脸，说决不允许你这样的绊脚石。两人口角起来，最后他扬言若不马上交出小五金厂，就要以行政手段贴封条了，这是柳又桐说的！这逼迫我不得不起来反抗了。我终于联合村民向乡里魏书记写了联名信，重点是他三年来如何以改革名义，化公为私，在量化过程中，他与他

的亲信捞足了油水。他还巧立名目，收什么教育附加费，欢庆节日费，计生宣传费等等，收刮民财。乡里终于把柳又桐调走了。周乡长亲自到村里来找我，说老村长你年已六十，村里需要有人接你的班，下届选举已迫在眉睫，总要提些后选人让村民来抉择嘛！我感到为难，我便连续打过电话，盼你能回村，桂花，我始终认为你是我心目中所理想的村主任。但你重担在肩，石桥乡不肯放你，我也无可奈何。一周后，周乡长又来找我商谈此事，他提出：万富贵如何？我说：群众恐怕会有意见，到时候投票不足一半，他也当选不了。周乡长那板着的脸露出微笑说：不就是离了大的娶了小的嘛！婚前有性行为，这是个家庭问题，生活问题，对这类事不要看得很重，况且现代性观念也在发生变化，不能扣住人家这种隐私不放嘛！从总体上看，他是个能人，他搞承包，搞得不错，是致富带头人嘛！我们要帮助他克服自身的缺点，进一步成长起来，现在要求一个完美无缺的人是很难的，怎么样？我们乡里也相帮做点工作，你也对群众做做工作。

桂花，我对你说说真话。富贵，我从小看他长大的。我对他的态度是：大人不计小人过。他的性格比较强，好胜心强，但他倒是属于那种打不折、弯不断的铁汉脾气，如果他当了村主任能把村民的干劲都带动起来，那我死也瞑目了。但是，这些年，我对他琢磨不透，担心他当了村主任会变成柳又桐那种人。所以我在周乡长面前建议，由于万村人才外出，一时没有合适的，我们在选举前可以让万富贵当一段代村主任。如果当得好，到时村民自会选他，当得不好选不上也活该。

周乡长皱起了眉头，又说道：上次你把柳又桐撵走，不说明你就正确了，这里有对政策的不同理解。我推荐的人不会错，你可以先找万富贵去谈谈，就说是我举荐他的，他一定能当好！

哪知这话很快地传到万富贵耳朵里了。隔天夜晚，他来找我，说道：老村长，据说你还给我一次当村领导的机会呀！他笑着，那发黑的牙在电灯下闪着亮。我还是头一次看见他那喜悦的笑脸。我严肃地对他说：富贵呀，唉，我们村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想让你当代村主任，这责任很重呀！你看我们万村让柳又桐那么一搅，都快成泥水塘了。他取出烟，先叼在嘴上，然后才给我一支，先给自己点上，然后才给我点，我并不计较他对我不礼貌，但我担心他的这种傲气会害了自己。他说：老村长，不瞒你说，我对村领导从来就没有好印象，“关公”，妈的，小丑一个！我对他恨之入骨，你呢？能力不强，村里也没搞出什么了不起的名堂，那个柳又桐，其实是个扒手，想自己捞一把。那村里怎么能有新起色？我倒是想做番事业的。他凑近我，说道：噢，你今天才想到启用能人呀！真是够聪明的。

富贵与我见面用如此口吻“开导”我，我心里很气。但我想到他的积极性很高，心里也不计较他对我的不恭，反正是村里熟人，也无所谓。但他在屋里踱来踱去，最后磕灭了烟头，却说：唉，我想来想去，恐怕担不下这付重担呵，老村长算看得起我，要向村民推荐我，我领情。我看，你一直是双肩挑的党政一把手，老将出马一个顶俩，还是你继续干吧。桂花，你看他还是让我失望了。他说自己“担不下”，这是推托之词，当

村主任需要觉悟：如不谋私利那是吃力不讨好的、非常烦人的差使。最后我决心还是续任下去。但目前最花我时间，让我头疼的是小五金厂的厂长工作，这个厂长我无论如何兼任不了。这块我没有交出的集体阵地，虽经营不善，我想交给你，我多么希望你能拿出办石桥服装厂的经验把这个厂搞好呀！我对你绝对信任！

桂花，你能兼任万村这片的厂长吗？你是我女儿辈分的人了，但我头一次对你鞠躬，道一声：求您！

敬礼！

万金良

×年×月

我看罢信，问桂花：老村长为什么一定要把村办厂交你管？

桂花皱起眉，眼神定落在信笺上。她在回想往事。少顷，对我说：富文，你不晓得，无针不引线。我爸对我说过，土改时我家分到六亩地，可没有劳动力种，那时我妈忙得憋着尿播秧，回到家来就来不及换裤子。你别笑，真是这样。要不是入互助组、农业社，靠别人帮助，我哥我姐当时根本就谈不上读小学。我对老村长说过这事，所以他就相信我。

桂花决定回村接任老村长的厂长职务，她让我替她写封信回去，说小五金厂的情况她略有所闻，但搞这个项目，她缺少把握，如果愿意把该厂改为服装厂，她感到自己能尽份责任，她可以兼职。老村长很快回信同意了。

桂花把厂里工作对副厂长作了一番详细的交待，让我一起与她返乡。我已半年没有回洲，我在石桥听说这半年内柳又桐在离职前曾与老村长就“联产责任田补课”大闹了一番，我真担心那些树木被砍。但我回到村里一看，村里树木依然郁郁葱葱，在村

头我遇到三子，他刚从东滩回来，我说：柳又桐那“补课”是怎么弄的？三子说：把原先没有分的地方都分归村民管理，但老村长强调植树的好处，村里的树没砍，反而多种了一些果树苗，柳又桐本想把村路两边的树都砍掉给村民一点“实惠”来挽回他的威信，但最终他还没有斗过老村长。

我和桂花回到老房子时，二姐已在灶间替我们烧午饭了。她依然老样子，只是头发花白了，脸上却变得红润了。她已把老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但毕竟门久关着，堂屋里散发淡淡的霉味，地上的方砖也有点还潮，但还觉得舒坦、凉爽。不知怎的，这次回来，桂花二姐对我特别客气，首先招呼我：富文，你不见老，人比以前精神了。我摇头道：二姐，我白头发也不少喽，都藏在里边呢！我撸着头发给她看。她打量着我，说道：都五十的人了，不为老，不为老。然后她又对桂花说，桂花哎，我肚里也摆不住话，我看你们俩每次都是同来同去的，算什么意思，富文原本就不是万家的人，村里谁人不知，哪人不晓，你们要是合适如意，就把这事给办了。你都四十出头了。这摸摸筷子就算入席的事，何必让人家背后乱言语。

桂花拉开旅行包，从里面取出件蓝布衫加在西装外面，帮她姐洗菜淘米，边说道：让人家说吧，人家爱怎么说都行，反正我跟富文就这么样，合得来就结，合不来就算，皇帝不急太监急，真是的！

二姐说：富文这么老实、厚道的人，有什么不中意的！你呀！

桂花说：那你嫁给他，二姐夫同意吗？她冲着二姐笑着，自寻开心。

二姐显得不高兴地说：有你这么对姐说话的嘛！

我在旁边听着，心里感到五味子药瓶打翻，酸甜苦辣麻，不

知是什么味儿。我对桂花的态度是爱也不是，怨也不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真不知今后是怎样的局面在等待着我。

下午，我便随从桂花去翠家看喜宝。在水波荡漾的养鱼塘边，那座二层小楼马赛克墙面，显得特别雅致，具有别墅的风味，在楼房旁边有间灶屋，屋前有一方菜园，有条棕色的猎犬对我们吠着。从灶间屋走出一位男人，头发蓬松，留着杂乱的胡子，穿一身皱巴巴的从街头买来的那种蓝色保安服，走了出来。他唤着狗的名字，那狗便不再叫唤，他走上前来，称呼桂花叫老板，称呼我叫二老板，让我们很为局促不安。我简直不敢认他了，他便是翠她爸。我依然称呼他震云叔，他那掉了门牙的嘴巴笑咧起来，说恭喜恭喜……听，听说你，你们结婚了……我当即就闹了个大红脸，我说：哪有的事！桂花说：我结婚，就要请你上我家喝喜酒。他突然凑进桂花耳朵说：你……你跟万富贵离，离婚，好，好呀！……桂花问他：翠好吗？他说：好……好个屁！男，男人把，把她管着，……老太太摸鸡，鸡窝！终归有，有蛋，他就给我点香，香烟钱……咳咳咳咳……他从喉咙发出一种怪声，不是咳嗽，而是在笑……桂花送给他一条中华牌香烟，顿时他的眼里泛出泪花来，既是喜悦，又是感激，他向桂花弓着身体，那头发散落在他的脸上。

翠在楼上听到我们的声音，就已泡好茶，在等着我们。我们走上楼，见喜宝正在光滑的板上玩电动火车玩具。他身上穿着新的灯芯绒裤，和浅黄色的皮革小猎装，梳着光亮的西装头，像城里有钱人家的孩子。他见桂花来，似乎没有多大的反应，翠让他叫妈，他才叫了一声妈，翠又让他叫我二伯，喜宝也依从着。桂花开始只是对孩子笑着，后来动了感情，把他抱在怀里搂着，亲着，她也不愿让孩子再喊她声妈，看来，她不愿让喜宝记住她是亲妈，那是会让懂事后的喜宝痛苦的。桂花笑盈盈地看着喜宝，

翠，还有她手里抱着的小女儿，桂花问翠：小女儿叫什么名？翠说：小花。反正我们洲上女人的名字都是与植物有点联系的。

我打量着这间睡觉的房间，是一套意大利式家具，我在画报上见过。那铝合金的窗上都挂着美丽的绣花的窗帘，有一个大彩电，墙上还挂着立式空调。那是个考究的安乐窝。翠拿起电话，那总机接通了村办公室。翠说：富文哥来了，喜宝妈也来了。扩声电话中传来富贵清晰的声音：我马上就回来。桂花从手提包里取出给喜宝和翠的东西，说她有事，要去看老村长，让我再坐一会，她先走了。

我坐在沙发上，感到有些尴尬，与翠似乎也没有什么话可谈的。我想见见富贵，同时希望他对翠她爸要好些。我在喜宝身边陪着他玩，过了不一会儿，听到楼板上响起重沓的声音，我听得出，那是他回来了。我坐回到沙发上，见他走了进来，身板依然那般魁梧、挺拔，穿西装西裤，寸头，那坚硬的头发像刺猬的刺，向上翘着，那黑黑的脸膛上，那雪亮的大眼，挺直的鼻梁和宽宽的嘴巴，都显得很有力量的样子。看看这小楼吧！他说道，就陪我楼上楼下地看，边问我：怎么样？不比三子爸的房子强吗？我说：他家地方比你大，但没有你考究。这可是我苦干出来的，没有一分不义之财，我万富贵就过硬在这种地方。

他现在又有了一家绣花厂，生意不错，脸色更精神。他在我肩上重重一拍，笑道：富文！以前我有对不起你的地方都算过去吧！你别忙着回去，今晚我们好好喝一盅，谈谈心里话。他大声对楼下喊道：翠，多烧几个好菜，早点开饭！他让我在二楼西边的房间里坐。那是他的专人房间，里边放着红木桌、椅、沙发和单人床，还有一个小书架，上面摆了几本经营之道方面的书。他说，这间屋里水浒中的白虎堂，谁也不能随便进去的，他说要在这间屋请我喝酒，那可是件最高规格的接待。

当我举起酒杯与他的酒杯相碰时，我心里的感情极为复杂，但我想毕竟把与他的怨恨结解了，这是我几年的愿望。酒过三巡，富贵便吐真言，他挟了一口韭菜炒蛋给我吃，说道：你吃吃，这些菜烧的是什么味，怎么能跟桂花烧的相比。

这话不由使我微微发愣，我放下筷子，坐在桌前，有些发呆。

他依然对我斟酒、接菜。说道：弟对不起你呀！冤枉了你跟弟媳清清白白的关系。只怪我那阵子心里烦闷呀！总想找些事，发泄发泄！现在我住上这漂亮的小楼，享受荣华富贵，人该说，你该满足了吧！可我心里却痛苦呀，痛苦！他把酒杯往桌上重重一撇，那雪白的满杯的酒就溢了出来，把他面前的白色桌布印湿了一片。

我嘴一撇，觉得可笑。他现在什么都如他的愿，喝着美酒，还说痛苦，就像古人诗词中所说的：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这也许是故作风雅。

他看出了我的表情，猛地把一小杯酒倒下肚，又把酒杯重重一放，说道：富文哥，你不信吗？我后悔离婚！当时桂花都当上厂长了，我真是作死呵！我也可以给翠三万、五万的，让她离开村子，去城里舅舅家过，他打胎罢，嫁人罢，都与我无关了，可我偏偏就要跟她结婚，怪我心肠太软。可婚后呢，除了她能服侍我，跟我睡觉，她哪有桂花那本事，我跟翠有什么更多的话呢？没有！而且，翠她爸，不知趣，我留用他在养鱼场的时候，还要拿出他一套养鱼经验来显示，我说东，他偏要西，摆出那老丈人的谱来，让我丢人现眼。比方养鱼书籍里都说：春天是各种鱼病的高发期，必须控制投饵量。他却说，以前洲上养鱼人都说：要得鱼长膘，尽量投食料。嗤，萤火虫停在秤杆上，自以为是颗亮星呢！我干脆把他裁了，他就外面造舆论，称我叫南霸天！

我对他说：富贵，你这样做妥当吗？我本来就想找你，你能不能待他好些，他毕竟是你的丈人，古人说：慈鸟尚反哺，羔羊犹跪足，人不孝其亲，不如草和木。让他回养鱼场吧，他总能替你干点活，他养鱼多年，总有些好的经验供你参考。

唉，难哪！就为他，弄得翠对我也嘟嘟囔囔的。世上也有这种事，她发那少奶奶脾气啦，每次不给他爸香烟钱，酒钱，她就不跟我睡觉，她对我有什么感情呀！苦呀！别看我在村里当个老板，体面，有时从哪个乡里来了辆小车，接我去做报告，风光，乡里也把我办鱼场的经验写成文章向县里汇报了。城里来记者采访我，那报纸上把我吹上了天。可有谁知道我心里的苦衷呢！富文，今天你来了，很好。你跟桂花带句话，让她有空过来，我想找她赔礼道歉，我要跟她——复婚，真的，请你就这么对她说。

听罢，顿时，我浑身的血都涌向了太阳穴，我的头涨得发炸。我强行地抑制着，我也不能对他摊明我现在与桂花到底算个什么关系，用桂花的话来讲，这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我们之间这朦朦胧胧的爱情也许会像屋檐上的青葱，自生自灭。我何苦要给桂花添一个让人笑话的把柄？如果这样倒也好，他们可以破镜重圆，但翠怎么办？而桂花现在对他到底怎么看？我都不知道。在这情况下我能对他说什么呢？但是现在他在酒桌上这样轻率地把两个女人在嘴里扯过来牵过去的，仿佛今天他愿意跟哪个女人相好，哪个女人就要听从他的。他那口吻依然在任意支配着别人的感情，我觉得这对于两位未在场的女人都带有污辱的成分。我说：你确实酒喝多了！

富贵先是一愣，随即就朗声笑起来，说道：这决不是酒话！我今天话说在这里，你以为我办不到吗？

我蔑视地对他一笑，心里说道：人彼此间能这样不尊重吗？

要求复婚是多么严肃、庄重的一件事，现在就从他那吃得油

腻、散发出冲天酒气的嘴里，像吐根鸡骨头那般吐出，这就让我非常反感，我自然是不愿替他传话的。

他见我脸色很不好看，便说：怎么？村里人都要吃你的喜糖，难道真有这事吗？但我从未相信过的。我不会忘记那天晚上我们在江堤上散步，你对我说过的话。他的目光盯着我，显得很痛苦的样子。

我不愿与他再谈下去，我没有资格与他去议论桂花今后的感情归宿。我站起来，要走，对他说：我无权干涉你的个人生活，如果你的行为在众人看来属于道德的，合乎情理的；我呢，也不必为当时情况下我的所思所想负责。反正，目前，这一切，我还不能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

这样的，这样的……他叹息着。最后还是留给我一句让我难以答复他的话：我明白，你的命由别人决定，而别人对你这样的人，恐怕还不很满意，是吗？

我并不看他，站起身走了。

翌日，桂花是一定要去见他的。因为她接替了老村长的厂长职务后，对于具体的改革厂的措施，富贵也听闻了。富贵表示诚心帮助她把这片效益差的厂搞上去，她感到高兴，很想取得他的帮助。中午时分，桂花回来吃饭了，便把详细情况说给我听，作为厂长助理我必须知道。二姐也在旁边听着她讲——

桂花笑吟吟地说现在万富贵可是鸟枪换炮今非昔比了。绣花厂新盖了间大平房，门外有花有草蛮像样子的，厂长还有间单独的办公室。富贵就是约她在他办公室里谈话的。开始他听她一本正经地谈接办厂的事，他却回避工作话题，对她谈些别的，喜宝怎么好玩，知道翠不是他的亲妈，如果给他看照片，他就会认出她来，喊着妈妈，妈妈。又说，他担任了绣花厂厂长后，心里就特别想找个亲近的人，谈谈针织、服装发展的规划什么的，自己

有不成熟的想法，又没有能力实施，他身边缺少一个搭档，亲密的搭档，那自然应该是妻子，可是翠是那种人行吗？他那种不三不四的话让她生厌，她说：喂喂，我很忙，专门来找你，是为村办厂的事。

他点起一支烟抽着，说改为服装厂的事他是举双手赞成的，但要把村民家中的那种缝纫机集中起来，能干出大事来吗？那种机子只能缝补衣服，做丝绒、呢料衣服，就不能对付了。他说他去外村外乡的服装厂参观过，人家现在有的都用数码化的机子了，所以必须要进现代化设备，否则这个厂没有前途。桂花当时就有点发愣地看着他，心想没料到他还了解些行情，这事正是她在想的，怎么他也想到了？但当她问他那添置新设备钱哪儿来？说他能拿些出来，算入份股。你想在我面前逞能呀！她便说：在石桥时我就跟桃联系过了，我要让桃想法给介绍一个外商，搞合资，条件是合作方出设备。怎么样？她像是下了一着好棋，目光得意地逼视着对方。

合资？他便皱起眉沉吟起来，说搞得成我愿意拿出钱投产，搞不成呢？嗯？我也愿拿出启动金，那么扔在水里了吗！也就是说，把我个人所赚的钱赔出来，来个私了呀！私了，你懂吗？比如：我跟翠可以用六七万私了，那么我也可用个人款私了搞合资的启动经费。那么，这时我们的关系，作为一个离婚的冤家是办不成的，除非复婚。我是打这么个比方，你懂不懂？

桂花说到这儿，就哈哈大笑。她说：富文，你看，他把我这个人押在合资的成败上，这岂非太瞧不起人了嘛！我当场就对他毫不含糊地说：你有上文，我有下句，我合资如果搞不成，那我就按你的条款办！合资的协议书如果签下了，你愿出多少钱合办下去，我都愿意。反正都为救活这村办厂。

我的脸马上尴尬得不成，我喃喃地说：桂花呵，桂花，你真

厉害。但心里却在责备她：你怎么能这样跟他说呢！这不是打个比方，他真是要你这么做的。

当夜我没睡好。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桂花怎么会接受这种比方呢？会不会桂花看他在关键时刻，支持了一把，对她的态度有所改变，真的对他有破镜重圆的意思吗？改革开放以来，洲上人对离婚再不大惊小怪，再婚不受轻蔑，而且对复婚也能理解，这与“国际接轨”倒容易。如果是这样的话，要是果真他俩复婚，我该怎么办呢？

桂花从早到晚忙着到有缝纫机的村民家中串门，虽然她当了很多年的厂长，但她待人热情的态度、爽朗的性格一点儿也没变。她到哪儿，哪儿便有她朗朗的声音，哪儿便有一片说笑声。有缝纫机的人家不少，在洲上六十年代结婚户都受城里“三十六只脚”的影响，缝纫机也算四只脚，是必备的陪嫁。七十年代是“四十八只脚”，缝纫机仍在其中。八、九十年代城里人时兴现代家庭电器设备，洲上人跟不上，缝纫机仍然没有被淘汰。在家闲着的妇女，听说桂花要把她们召集起来进村办厂，那种感激的心情可想而知。

桂花前脚走，富贵后脚到，开着他的卡车把一台台缝纫机往厂里集中。他俩一搭一档把服装厂撑起来。在未离婚前，可从未有过这样密切、默契的合作。桂花从石桥厂拿了些活来，让老式缝纫机先运作起来，同时催桃让日商赶快下洲。秋天，把日商平原野川接到洲上的不是别人，就是富贵。富贵作为一个入股合作人陪同日商参观村办厂。桃作翻译。在清洁的车间里，桂花对日商说：这些机器岁数太大都要淘汰了。富贵则接着说：多个蛤蟆四两力，所以要找合作伙伴。此比喻非常不合适，桂花对他白着眼睛，让他不要乱插话。这时，她看日商把目光转向了一块小黑板，那上面写满了车间操作详细的流程，日商不禁连声称赞：摇

西！摇西！^① 桂花淡淡一笑，把短发往耳后一掖，说起她在石桥服装厂当厂长的实绩，都是这样严格管理的，产品出口好几个国家。这儿只是石桥厂的分厂。我还头一次听桂花这么介绍村服装厂，不禁对她的精敏感到欣慰。哪知富贵接过话头，摇着大拇指说：桂花可是这一带出名的女强人，她把石桥服装厂整治成一流的，哑巴吃黄连，没说的。这里鸟枪一换炮，就与石桥厂接了轨，国际接轨呀！富贵不知怎的，来了那么几句夹杂方言的普通话，让平原野川听懂了，他马上说：好！走！现在就去看看！

我一下脸上变了色，桂花也显难堪，因为今天在现场用的都是石桥的女工，石桥厂车间此刻空空如也。但桂花当即却笑道：好吧，现在就去！富贵忙跑出去驾车了。我把桂花拉到一边，轻声说道：不行！不行！那儿车间里没人呀！她凑近我耳边说：看你吓的！我是让他看设备和产品，请顿饭，就行啦！今天总厂休嘛！她对我挤挤眼睛。她又对我说：以后我是要把村办厂的女工培训成总厂那水平呢！

我心头总算落下了石头，不得不佩服她的聪明智慧。

傍晚，他们回来了。明天接下来要进行谈判议程，桂花让富贵把客人送到县城宾馆去住。但平原野川却说想去村里看看，找户人家，品尝一下乡土风味。桂花想想，干脆让他来老房子吧。但所不及料的富贵还陪着他一起来了。并拿出这里主人的架式，大谈老房子的历史。嗨嗨，我曾祖父造的时候，我爸还没出世呢！有年头喽！看看，这瓦片都有个说法，东小虫，北头雁，南飞虎，西什么玩意的，富文，个是？他用洲上话在打马虎眼，平原野川听不懂却在点头。我怕以误传误，便说：这瓦当上面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这叫四神守卫，大吉大利……平

^① 日语：好的意思。

原野川频频点首，用生硬的中国话说：唔唔，这是了不起的文物，可以赚一笔不少的钱。富贵来了兴趣：可以呀！你说这一块瓦能卖多少钱？

这时桂花在堂屋里叫吃饭了。我们便走进屋里。突然间“吧”地一下，一块牛屎扔在客堂镌刻花纹的门扉上，溅得满处都是。我见有人影闪过，想出门看看。富贵却笑咧咧地对平原野川说：这是我们洲上人的礼节，有客人，用牛屎欢迎，不要见外。我的目光瞥了一下富贵，对他反感之极，怎么能说这种话，不负责地介绍我们洲上人礼仪之邦的民俗民风呢！同时，他就那么大模大样在向南的位子上与客人一起落座，俨然成了桂花的丈夫，岂有此理！

而且让我想不明白的是桂花也对此不管不问。平原野川把他当成屋主人，在每道菜上来时，总先招呼让富贵吃，桂花也不出来说一声他是我的前夫。富贵就像演戏那般，让自己与全家人融洽成一片，似乎这里从未发生过婚变。每上一道菜，他就夸奖二姐夫手艺如何之好，正宗扬淮菜！城里饭店用重金聘用他去，他也没有去，洲上各村婚丧礼事都请他去，他也很忙呢！平原野川照例频频点首，见那么多菜摆上桌，不由得感慨中国是烹调之邦，日本在吃的方面实在简单得多了。他都不敢多在中国久留，每次回去，太太都要讲他胖了，又胖了，要吃减肥药了。桂花则说，我们这儿的菜你尽管吃，口味好，但绝不会发胖。桃插嘴道：这儿的菜吃得再多能减肥，怪了。众人便乐了。吃喝谈笑之间，平原野川突然说了句：没想到你们服装厂女工长得那么美，这实在是笔财富呀！顿时全桌的人不禁哑然失笑，我的眼睛不由得看看桂花，桂花马上却又笑着脸说：是呀！我们扬州一带出美女，这算不算楚文化呀？平原野川还未应答，哪知富贵却突然来了句让众人瞠目结舌的话：平原先生，您说闵桂花称得上绝代佳

人吗？

第二天，桂花和平原野川在村委会办公室进行谈判。老村长怕再发生扔牛屎的事，特地让民兵在暗处布岗设哨。富贵西装毕挺，也按时来到会场。他当作合作者不是来谈判的；而是不失时机对桂花吹喇叭抬轿子。

桂花出示意向书文稿，反复说明：我们以厂房、人力、面料原材料全方位投资，日方解决机器的更换。

富贵马上便说：桂花说得在理，牵牛要牵牛鼻子。

而平原野川则反复强调：这几十部新型的缝纫机价格很贵，要求双方共同出资。

桂花说如果日方连这一项也不愿承当，我们只能另找伙伴。

富贵接腔道：桂花有斩式^①，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咄！

平原野川只能迂回，说他远道而来，自然有合作的愿望，机器必须更新，我可以同意，但我公司所占股份必须是百分之五十一，不能动摇。

不，桂花回答他，机器可以买上工牌高速平缝，价格不贵但质量不错。所以你的成本并不大，股份占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合情合理。

富贵立即呼应：这话痛快！

平原显得很不高兴，说：我是专做国际生意的，我的经验比你多，还是我当船老大，决不会翻船。

桂花也拉下了脸，说：你这话的意思，我当船老大就会翻船喽！

富贵敲敲桌子，说道：野雀搭窝斑鸠住，想得美死了！

桂花把石桥服装厂的一本财务总账啪地扔在平原的面前：我

① 方言，有魄力，有决断的意思。

多年任厂长，哪年利润不往上走？我说一句吧：合资的万村服装厂我有能力搞上去，石桥总厂是可靠的支柱！

富贵大声说：这叫下一道令，立一杆旗，听桂花的！

不，桂花扫他一眼，说：大事还要与合资方商量着办。平原野川先生，国际市场竞争剧烈，我如有闪失还能出口转内销，这叫两条腿走路。

谈判像拉锯似的来来回回，谈了好几次，协议书还是签不下来。哈哈，平原说，事成不在这几天。他邀桂花母女俩陪他去镇江名胜去玩玩，回来再谈。桂花当场落落大方地同意了。这时富贵却凑上去问桂花：要不要我陪着去？桂花回他一句：人家又没有邀请你！

我回到了石桥，心里一直犯嘀咕，富贵和平原野川到底对桂花打什么主意？且不说富贵，就说这平原君。在交谈中，他明知我对于人文古迹有所了解，却不邀我进城，他是否对桂花和桃藏有歹意？一周后，我听说桂花回村了，特地赶了回去。我回到家，未见到桂花，却见小虎婶婶一拐一拐地来找我，悄声地告诉我，村里人都替桂花着急呀，有人说，那合资厂的事成了，那是住宾馆谈下来的，怕是桂花……吃了亏！我当即就对小虎婶婶瞪起眼睛，我说：你怕是白天见到鬼喽！什么吃亏不吃亏的！小虎婶婶惊异地看着我，也许是因为我对村上人从来是客客气气的，怎么一下对她不友好呢！她愣神地看了我一会儿，马上说道：那就好呀！哎呀，要是桂花有什么闲话传出去，我小虎婶婶也抬不起头来呀！村里老人都把她当自己的女儿！

我见她一拐一拐的身影远去，心里不由怨恨我自己，我何必对她老人家这样呢！但我心里陡然间却显得十分沉郁。

我见到她，她从村服装厂来，神情显得很疲惫。她对我微笑着，显得有些勉强，那笑意并非从内心发出，多少有点儿掩饰的

味道。她从她姐手中拿过茶碗，喝着，对我说：这个平原野川呀！……她这一句话里包括了许多难言的苦衷。她掠了掠齐肩长发，说道：他要求村办厂要开通国际直拨电话，他要求在村办厂旁边盖一个能起居能办公的二层小楼，我都同意，并答应他一个月内完工，他很高兴。可陪他旅游，我可真没有那好体力，爬山涉水，逛这个庙，那个祠的，把我累得呀！晚上回到宾馆，陪他吃饭，饭后他还喜欢在卡拉 OK 厅唱歌跳舞，这……好在桃能对付……说到这儿，她的脸上泛起了红晕，不知是喝了热茶出汗了，还是因为别的。我不愿看她那脸色，我进灶间帮她二姐烧午饭，桂花拿着茶碗跟进灶间，对我继续说道：唉唉，合同虽是签下来了，可我还是，……输给他了，要早一天把新机器换上，让几十个姐妹每月能拿上五百元工资，我只能依从，万村百分之四十九的股份，他是百分之五十一的份额，就此，主权落到了他的手里，当然资金是加了一些的，但我很不愿意这样，唉！……她喟叹不已，站在灶间的门口，对着蓝天上那飘动的白云……不知在想什么。

下午，翠带着喜宝来看我们。桂花抱着喜宝，在他脸上左亲右亲，疼爱得了不得。她摸着他的圆圆的平顶头，对喜宝说着什么，就不觉泪闪闪的。以前她遇到喜宝从未像现在这般冲动，是因为富贵已向她提出复婚，面对亲骨肉引起她复杂的矛盾心情？还是因为这次合资并不顺心，她那种沮丧的心情，只有在最亲的人的面前才会那样明显地流露出来，尽管他最亲的人——儿子对妈妈却显得越来越陌生，连叫也没叫她一声，也许正因为如此，就更让她感到伤感。我在一旁注意着她的神情，猜度着她的心里，翠走到我身边，打断了我的思路，翠悄声对我说富贵找我有要紧的话说，让我马上去一下。

我在他那所谓的白虎堂的房间见到他。在桌上摆了好几种

水果，他招呼我吃呀！他看着窗外，望着那泛着银色波浪的鱼塘回想着我们小时候的事，说你被人打，我替你解围，我功课不及格，你帮我补习功课，富文哥——他真切地称呼我，又说：我最了解你是富于同情心的大好人，这几天，我心里很痛苦，我想我与翠的关系迟早要了结掉，我们的婚姻太没有基础了，你能不能帮助我向桂花做点工作，请你告诉她，我会亲自为国际电话早日接通奔走，我会亲自领导村民在一个月内建起日商提出的小楼。我一定会配合她办好服装厂的，请她放心。昨夜，我就干了个通宵，到现在还没有休息。嗯，还有什么？一切都按计划行动了……我仿佛第一次见到他性格那么温顺、平和，神情那般真挚、痛苦，我心想他是随着日月的推移，越来越怀念桂花，这种后悔的神情，也许是他对桂花的真实、深沉的爱，不可磨灭。我此刻才慢慢地理解了他，他想挽回那最初的感情，而且再不以那种胜利者的自傲强行他的意志，他知道了在感情世界任何一点勉强都是行不通的。这个脾气强悍的男人，他不仅那发自内心、低声下气悲痛的检讨来向桂花认错，而且他以他的行动——他从抽屉里取出一叠报销的单据，说道：这都是桂花招待平原野川的用费。你看这里有一张城里宾馆的住宿费，就写着她与日商的名字，可见桃是住在公司里的。当然，桂花也是为村里省钱。但是，富文哥，谣传坏话便从这里开始了，村里也听到了，说平原野川在宾馆里脱了桂花衣服，等等等等，还被服务员看见，合同签下来与此有关。富文，请你回去转告她，我万富贵早已经与过去疑神见鬼的病绝断了，我了解桂花，我并以自己最大的努力替她辟谣，桂花的名声永远是清清白白的！他说此话时把手背上的那两寸长的刀疤给我看，显得嫉恶如仇。我也为他的这种正义与正直所感动，我内心很高兴。

我答应他把这些话都带给桂花，便起身下楼，走出了他家。

我没有马上回家，我的心里被一阵痛苦笼罩着，我要去小树林去绕一绕，到那无人的环境把纷乱的心绪理一理。村道两边树上干燥的叶子在风中飒飒地响，秋蝉在树干上无力地叫唤着，送别它们最欢畅的炎热的盛夏与初秋，在河塘里荷花也凋谢了，荷叶七支八楞地倒伏下来，再没有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的生气。我回想他俩离异后的日子里，我与桂花的关系确实产生了变化，我能从好些地方感到她对我的恋情，而我心底虽有些遑遽，一种不相配的自卑情结纠缠着我，可我是爱她的，我一方面拖延着这并不相称的爱情的发展，同时又从心底在努力改变自己，让自己能与她相配而苦苦地努力着。现在这种感情刚在发展起来，却又遇到富贵对她感情的反弹，强烈的反弹，不禁使我颤栗了。像他那种言行一致的精神会感动桂花的。他与翠结婚铸成了大错，但翠是为金钱与他结婚的，那他用钱就能了结这段婚姻。这次与我交谈，他故意回避我与桂花之间的关系，很明显他是要我同情他，让我中止与桂花的感情发展，这很明显。我该怎么办？如果村办厂的事业又把他俩的感情组合在一起了，我就应该效尤古人李俊了。他见柳氏对韩翊很有意思，李俊就放弃了自己所爱的柳氏，促使他俩结合，后来柳氏又遭不幸，李俊不畏艰难，又使他俩重新团聚。我读了《柳氏传》后，李俊那种舍己为人的高尚品质就一直深深地印在脑中。我在外国文学作品中看到类此的人物。用古人的一句话来说：君子成人之美。……我决定回去后，把这一切对桂花和盘托出。

直到傍晚时刻，桂花才匆匆地回到了家里。她一进门就说这位合作者（指富贵）倒是雷厉风行的。我马上就说富贵如今是位企业家了，责任心很强，我并把他一定会配合桂花把服装厂的事办好的情况转告了她。二姐却在一旁拧紧了眉头，说：桂花，我当着富文的面，也不怕说你坏话，你看看，这几天村里的议论就

像无头苍蝇，一会儿朝东，一会儿朝西，说你当了多年厂长，世面见大了，也变成花心啦！什么？花心？桂花吃惊地看着她二姐。二姐说：你听了也别生气，刚说你要跟富文结婚，又说你要跟富贵复婚了。我要复婚，见到大头鬼喽！桂花说道，我没功夫去辟谣。二姐又看我一眼，对桂花说：你要是早一点把婚事办了，就不会又是风又是雨的。桂花把嘴一撇，说道：二姐，我跟富文相好，还没到结婚的时候，再婚，我就不能再变了，懂吗？二姐对她也斜了一眼，说道：反正，你不是姑娘家了，自己晓得就行了。桂花却嚷起来了，嗓门比她姐还响：噢！不是姑娘家，我不能谈恋爱吗？是吗？我垂下眼睛，心想：可现在我与她之间还算不上确定了关系，她何必要这样嚷嚷出来呢！

饭罢，我约桂花到竹院里去谈话，因为二姐在场我感到很不方便。桂花说：好呀！她还特地对二姐俏皮地说：二姐，我们去竹林里谈恋爱啦！二姐又好气又好笑地说：妹子，你呀，你哪像个四十多岁的厂长呀！跟桃差不了几岁！她递给桂花一把手电筒，说道：当心竹窝路上有蛇。桂花对她做了个鬼脸。

后院竹林对我来说已经久违了，明月更显明媚，透过竹梢在路径上散下稀稀密密的光斑。也许由于忙，富贵没有心思来收拾那办公室平房后面的竹林，听任蒲草、苦艾、狗尾草和蟋蟀草在小路边丛生，使竹林里显得荒芜而杂乱。秋风摇曳着竹影沙沙地响，蟋蟀在草丛里低吟，我不由感到一阵寒意。我的心情很抑郁，我对桂花说：记得卢梭曾说过，婚姻最起码、最重要的在于彼此相配，我是爱你的，但如同乌鸦攀配黄鹂，我远远及不上你……而富贵呢，他却真是变了，他后悔自己的离异，总不能让他与翠那样永远维持没有爱情的婚姻……

桂花打断了我的话，说：你胡说什么呀！婚姻又不是变魔术，一会变过来，一会儿变过去。他应该珍惜与翠的婚姻，爱情

像花朵，需要培养，只要愿意真诚地去爱……她一语双关地说，她把目光转向我，那目光是真挚的，柔和的，充满爱意的，在月色下更显得楚楚动人。她又说：富文，你别以为万富贵这次为服装厂的事很卖力，他可是夹杂着私心的，他是表现给我看的……要是服装厂有了什么波折，你看着，他不动摇才怪呢！你呢，你尽管能力不如他，但你是个为别人着想的人……

不，我急忙解释道：我决没有你所想的那么无私，我有时是为自己有个好名声，或者为了怕担责任，等等，所以我变得胆小谨微，我知道自己的缺点，但我很难战胜它，不也是一种自私吗？

桂花微微一笑，说想：自私要分两种，一种是品质上的，专门为了个人享乐、私欲。还有一种私心是在工作方面，因为缺少自信而畏首畏尾。南瓜葫芦各归各。

我打断她的话，说道：唉唉，畏首畏尾！我真怕给厂里带来损失。

桂花目光久久地注视着我，她动情地说：富文哥，我知道你总在为我着想，你是真心地爱着我的，我随时随地都能感觉到……这种真爱，总使我感动，也许我错了，我过高地要求你，也许，你还没有悟到人生的更高境界，这，我也说不清……

我被她这番话深深地激动着，我说：桂花，我是真心爱你的，你让我再努力一下，我也想把自己精神状态再振作些，我也想再塑一个我的……

桂花忽然一把紧紧地抱住我，动情地说：富文哥，我就想听到说这句话，不要让那些闲话动摇我们彼此相好，富文哥……我已经有好多年没有感情生活了，你觉得我老了吗？我已经是需要爱情的女人了，是吗？

我看着她那双微笑的眼睛，相拥着她，我感到她那丰满的胸脯

紧靠在我的胸膛上，她那滚烫的脸颊紧靠在我的脸颊上，渐渐地她那双大眼睛里闪动着晶莹的泪光……此刻她变得更加的美丽了，就像在二十年前那美丽的柳圩之夜，我在月光下见到她时，一样地青春美丽，一样地清新鲜活，一样地富于魅力。我说：桂花，你没老，你永远那么年轻美丽……我们彼此转动着脸，唇在慢慢地靠拢，我们的唇在凉爽的秋风下相碰，这时我觉得许多年来对她积蓄的爱都喷发出来了，我亲吻着她，直让她感到透不过气……

那年秋天，桂花决定要拆去老房子，在老宅基地上盖所新楼，也是二层的。她主要是以给外商要留个好印象考虑的。村服装厂合资搞起来后，生意不错，平原野川带来了一些朋友，他们来做服装生意，有的在这儿合资搞了个丝毯编织厂。他们无一例外都想到桂花家里做客。热情的桂花总说：来吧，欢迎！到明年你们就能到我的新住宅里喝自己家酿的米酒了。

老房子终于要被拆除。我似乎已听到那些民工们在搬瓦拆梁的喧哗声。我像丢了魂似的在房里房外徘徊着，那里的一砖一瓦都予我难忘的记忆。我原是外村人，与万家一不沾亲二不带故，后来生父扛着铺盖卷，生母携着我亲哥，住进万村的一间破落不堪的草棚。我也不知我是怎么养在镇江，被富贵的父亲抱回洲上的，亲伯父怎么去了山东，生母怎么改嫁，我都一无所知，我只记得这老房子每年要换瓦漆柱，那高高的山墙粉刷过多次，那一人多高的墨线便是那次发洪水留下的痕迹，养母抱着我去外祖母家住了一月，回来时，家狗家猫都饿死在屋脊上了。在老屋里养父曾抱着我躲在堂屋的八仙桌下，躲避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在老屋里发生过多少欢欣与痛苦，生活总是不可思议地进行着，养父那番望子成龙的拳拳之心，我辜负了，养母含辛茹苦把我养大的恩惠，也忘却了，今天我面对他俩在堂屋墙上的遗像，只有抱愧不已。

第十一章

松生数寸时，遂为草所没。未见笼云心，谁知负霜骨。弱干可摧残，纤茎易凌忽，何当数千尺，为君覆明月。

——吴 均

桂花同时在石桥服装厂任厂长。那里给我留下的美好时光甚至超过了故乡。春天我们在油菜花地散步，夏天我们在石桥河畔的树荫下徜徉。在石桥是异乡人的环境，不会有故乡的眼睛，但我总是避人眼目，因为我们的关系毕竟还未明朗化。合资厂建立后第二年的秋天，天气特别炎热，秋老虎施展它那最后的暴虐，仿佛炎夏又重新开始。我们漫步在那果实繁繁的田垌里，那田垌里送来了微微的穿堂风，予人一点儿凉意。那天桂花刚从万村回来，气色不大好，她急于找到外面谈事，我猜想要告诉我什么不愉快的消息。她边走着边撕扯着黄豆叶儿，蝈蝈儿叫得挺欢，让我觉得好烦人。她终于停下步来，对我说：万村合资厂办不下去了，平原野川这家伙要撤资。

怎么回事？我着急地问道。这消息对于我如同晴天霹雷，太意外了。

富文，你想想，我们为这合资厂花费了多少心血，平原野川提的要求，我们哪条没同意？他要求质量，质量，没错。说是如

果在成衣中发现有一个断针尖，他要反脸，他说在日本市场上发现一只断针尖就要向他索赔一百万日元！就为这一条，我召集机修工、缝纫工，开过多少会，采取过多少措施，一年来，那么多台机器硬是没有一星点儿的断针尖。

我知道，不容易。这就如古人所说：夫建大功于天下者必修于闺门之内，垂大名于万世者必先行于纤征之事。

去去！你还文乎文乎的呢！现在可出事啦！这次我回万村，是平原野川约我去的，说让我事先保密，他在电话中语气很轻松，我以为有什么好事呢！其实，他是告诉我坏消息，说他的产品在日本市场销路不好，这跟日本整个市场状况有关，一时猫脸，一时狗脸，为了合资厂的生存，必须大幅度减员，只留十几人。我当时就来了火，我说你有你的道理，我有我的难处，哪怕减点工资也不能把大部分村民都撵回家，我们共渡难关，船到桥头自会直。还没等我说出可以与石桥厂打统仗，把部分产品转为内销，这我有渠道^吵！哪知他情急地对我拍桌子，说：我的股份比你多，主权在我，我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我说：不！商量着办。他说：没有商量余地！你不接受，我就撤资！我当时气得想哭了，我看他那霸道的样，就说：撤资就撤资！我们服装厂还能办下去！就这样，谈崩了……桂花说到这儿，气得直喘，她忽然哽咽起来，断断续续地说：富文……平原这个惟利是图的商人……我原以为他真能替我们万村也想想，可他只晓得自己亏还是盈，一点风险也不愿承担，当初在宾馆时对我说得有多好听：尽管我把舵，但我离不开你，你的好主意我一定听……他还对我表露婚外之情，说在日本婚外情并不少见，为了巩固我们做生意的交情吗，我拒绝了他，我说在中国婚外情是被人看不起的，众人是看不惯的。他也不敢对我动手动脚……可是有一天我换了睡衣在房间里午睡，忘了锁上门，我刚躺下，便鼾声响起，我这人睡觉

一直很死的，有人却把我喊醒了。我睁开眼一看，是平原站在我床前，他喝多了酒，我闻到一股冲鼻的酒味，我突然发现我胸前两颗扣子被解开了，我翻身站起，向门外退，这时有两位服务小姐走了进来，见我边向外走边扣着胸扣，其中有一位还以为我跟外商干过什么事情，传扬出去了……我在城里陪他七天，蒙受了多大的不白之冤，可他一下要撤资，说走就走，讲什么做生意的交情呵！……

呀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呀！……我惊怔在看着她。

她看我神色异常，便说：富文，像我这样长得不算丑，年纪也不算老的单身女人，在外面谈生意、签协议、招待客人，总难免要被人议论、毁谤，你是个正人君子，要是这一切不能接受，你就离开我吧！

我一把抓住她的手，说道：桂花，我同情你都来不及，我怎么会畏惧那些流言蜚语！

她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我用手去轻抚着她那满头乌发，我内心的痛苦不亚于她，我想这样一位把全身心都贡献给村里的人，她最终未能实现美好的愿望，而且受人羞辱，并且还将受人嘲笑，那是何等的不公平呀！我多么想分担她的痛苦，除了说几句安慰她的话，我可是一无所能。

她把头从我的怀抱里挣脱开，然后用那灼热的唇吻着我的唇，她把我的双手移到她的腰后，便把我拥抱得更紧密了，她轻言地对我说：富文，别松开我，让我闭上眼，把以前的痛苦都忘记吧，……就这样，我们在高高的玉米地后面拥抱着，亲吻着，抚摸着，也不知过了多久。蝈蝈儿不再鸣叫，那沙沙的玉米叶的摇摆声，宛若不远处大河的流水声响彻四野。我渐渐感到入夜时秋风的凉爽了，我说：桂花，月已中天，我们回去吧！桂花却说：不，我还没谈完呢！她淡眉一锁，烦恼又涌上了心头，她

说：挽救村办厂，我太相信依靠外来的资金了，好像一个人摔倒了，就想别人来扶一把，现在没人扶你，我们万村人还能自己站起来吗？富贵还算帮忙，没有抽走资金，但清算下来，还缺三十万哪！要把机器买下来，怎么办？老村长去过信贷社，人家向村里催还款呢！唉！我说：那是得想想办法。桂花也斜地看我一眼，说：不是废话嘛！反正跟你商量桶里也变不出米来。她恹恹不悦地走出玉米地，我跟在她后面，只听到四野里响起蟋蟀的唧唧鸣叫……

那时候，“关公”在苏州把广告公司更名为文化传播公司，他说他很久就想把小公司做大，现在可以如愿以偿了。但还是缺少有文化的人才，热切盼望我能去助他一臂之力。他必定厚报，云云。我便对桂花建议，去苏州谈谈看，“关公”从海南到苏州，这一圈跑下来都二十年了，他早就盖了新房，手中肯定有钱，我出面向他借，他口口声声表示要以自己行动为家乡做好事来弥补过去的过错。他这种从善如流的精神，还是可以肯定的。桂花说：你别见到奶就是娘，这种人再有钱我不希罕，更不必说向他借钱了。我便不吭声了。

过了一会儿，她眼睛眨了眨，又说：不过，在上海崇明的三子爸万富本，倒是可以跟他联系的。对对，我马上应声道。富本这人可以说是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农民企业家了。他的蟹业在崇明与本地东滩同时并进，他主要精力仍在开发新产品，人工苗从室内培育转为室外自然环境培育，好不容易培植成功了。长成后个儿还稍稍不及自然苗种的那么肥大；但市场上已经欢迎它。他决心再接再厉，开始了自然苗和生态苗的大面积进军，在洪泽湖、洪湖、洞庭湖、鄱阳湖、巢湖租下成千上万亩的湖面。企业扩建成股份合作公司，他要力争成为华东地区的“蟹王”。富仁搞的手套厂早在“手套热”的竞争中倒闭了，他重新加入了堂兄的事

业。富本肯定有钱。

说干就干。桂花就是这性格。第二天下午她就从石桥回到万村，用手机与三子联系，让他从东滩回来，有要事商量。晚上，三子让秀梅烧了几个菜，留我们吃饭。干菜红烧肉、清蒸扁鱼、蕃茄蛋汤、干丝炒青椒，味道都不错。我没想到以前在家什么家务也不肯干、娇滴滴的县城小姐，现在却能烧出这么好的佳肴来。三子边招呼我们吃菜，边说：桂花姐，我跟爸爸晚上通个电话。你怎么对他说呢？桂花前倾着身子关切地仔细问道。是啦！怎么个说法？三子点起一支烟，慢慢地吐了一口，对桂花微笑着，那付沉稳的样子跟他爸一个模样。他说：我搞螃蟹，可各行各业的老板接触不少。现在时兴改制，像你们这种集体小企业，国家不会投资来管，村里呢，也担不起那么大的风险。外商走了，那么我来填这个缺。还是与村里合办，投二十万的股，我自然算个董事，让我父亲来干，恐怕不现实，他目前投入很大，未必有钱。当然，主要靠桂花姐，你是董事长又是总经理，这次我当了董事。换句话说，企业要变成股份有限公司了。桂花姐是代表村集体那份资产，但应向董事会交出一万元的保证金，在你续任期间为股金，在你离任后可以抽走。

三子那炯炯有神的小眼睛朝我们直转，似乎在问：如何？

我看着三子那桔子皮似粗糙的脸，心想他虽是三十出头的人了，但那双清澈明亮的眼睛依然像孩子似的纯洁。这让我想起他在读小学时戴着红领巾，为在村路上捡到一元钱，要每家每户地询问，谁丢的？我在小学代课时曾教过他，那时他整天寡言少语，一说话就紧张得鼻尖上冒汗，一晃，许多年过去了，他却已懂得那么一套生意经。他是个土生土长的洲上人，说起办厂有那么一套完整的想法，实在令我惊异。

乖乖，三子，你好厉害！你还没上任就给我来个下马威呀！

好吧，你姨娘这一万元还是出得起的，三子呢，真是天才管理家，他让你自己掏钱买链条把自己锁在他投资的企业里。哈哈……桂花愉快地笑起来，又说道：好吧，续任后，我就到万村每月慢慢地分领我那一万元！赔本买吆喝吧。哈哈哈哈哈……

嗨，能这样说嘛！这账不能这么算。三子慢声细语地说。

还有十万的空缺从哪儿来？

没想到富贵得悉情况后找到桂花，说道：浇花要浇在根上，花钱要花在点子上。你别犯难了，桂花，我上次只是出了点启动金嘛，这次追加股金十万。

桂花的眉梢向两边一挑，以一种异样的神情看着他，说道：太阳从西边出了，你待我可是诚心诚意呀？

富贵说：我这人是榆木树干实心眼，老夫老妻了，你还不晓得？

桂花当即就红了脸，说道：你支持村办厂我感谢，可嘴里别拖泥带水的。

富贵笑笑，把一张十万元的支票，放在她面前。然后对我招招手，把我叫出门外。

秋天的太阳正烈，门外水门汀地的反光照得人睁不开眼。富贵边启动摩托车边对我说：富文，我这个人一向很自信，我对你直说了吧，复婚的事我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不成也成。还望老哥帮忙呀！

我怔怔地看着他。心想：我跟桂花的关系就在最近已经明确了，二姐曾亲自去告诉你，你怎么还一意孤行呢？

他看出了我对他的态度，说道：你们多少年在一起啦，从来就没什么关系，个是？现在你们明确关系是明确给我看的，个是？

我摇头道：不是这样的……

其中原因很多，我一时无无法对他解释。

他却仍以狐疑的目光看着我，说道：桂花是以此作挡箭牌罢了。我晓得我曾伤过她的心，愈合她的伤口还需要时间，但我决不放弃。富文，你如果退出，这事就会顺得多。

我很气愤。他能这样当面干涉我们的关系吗？我什么也不说，这便是对他最好的回答。

他看我转身要回屋，马上又叫住了我，说道：富文哥，我想这事并不复杂，翠，对你是有感情的，当初怪我插了一脚，就闯了大祸，现在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嘛！那时，桂花不同意离婚，你跟翠成婚也谈妥了，恢复过去，不是很好吗？

哦！他要让我恢复与翠的情感，这使我心情顿时复杂起来。翠，可怜的翠，她嫁给富贵后吃了多少苦。呵，想到这一层，我就想流泪。自然，这因为我与她之间有过多么亲密的来往，彼此倾诉过多少爱情，要不是因为我的顾虑，她早就把身子许给我了。哦哦，且不说我们相爱的日子，即使在我的青少年，心中除了桂花，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有翠。那是在夜校，我当过扫盲班的老师，无论刮风下雪或倾盆暴雨，她从未脱过课，她坐在前排，在马灯昏暗的光线中，我只见她的那双眼睛像江上的灯塔那般直视着我，她那么聚精汇神地听我教字，后来她顺利地插入了初小二年级读书。自然在“文革”宣传队的日子，她像一棵柳树长大了，丰满了。我们曾经一起去县里开会，同桌吃过饭，下雨共过一把伞。她很善良，从来没有与谁争吵过，可因为穷，她又贪小，那时，她会偷过县招待所的两条毛巾，只有我一人知道。但她那双总显忧郁的目光总让我心疼，我是爱她的。现在，富贵不爱她了，要把她“还给我”，这让我在一时间，对桂花的感情变得动摇起来……

富贵说完那番话，看我一时无言相对，狡黠地看我一眼，便

骑上摩托呼呼地远去了。呵呵，富贵，这个魔鬼！

后来，有一次，桃从城里回来，带来她的男朋友。他身高一米八〇，戴付银丝边眼镜，平时肩膀向前倾斜，显得谦逊的样子。说起话来，一板三眼，十分斯文，他跟桃在一起的时候，俩人就说英语，也许是为加强外语的训练。他俩谈话时显得目无旁人，肆无忌惮，说着说着，桃会对他伸伸拳头，显示威吓他的神情。有时，桃会当着我们的面在他脸上撸一把，这实在是十足地道的现代青年。傍晚，我们早早地吃罢晚饭，她就与男朋友 K 去外面散步，桃称他 K，我真不解其意。她朋友长得年轻俊秀，我看称呼他皮蛋（Q）倒更合适呢！他确实有点女子的秀气，而且脑勺后用橡皮筋束起一把短发。她与 K 去散步，不钻小树林，也不进玉米地，就在村道边的桑树下拥抱亲吻起来，远处的放羊的小姑娘就嬉笑着。斜阳从地平线上投射过来最后的余晖，把他俩相拥的影子拖得很长很长。这会儿，西天上的晚霞还在燃烧着，那河塘里仿佛流淌着通红的铁水，树梢被染红了，一见喜药材地也被尽染了。惟独贯串村子的河流倒映着碧蓝的天空，像一条宝蓝色的玉带，系在天与地的腰间，那般清亮而冷峻。我很少看到这样美丽而富于情调的故乡的傍晚景色。在一瞬间，当太阳坠入那紫色的天边的云层里，陡然间，天色昏暗下来，被夕阳所照耀的一切，都在刹时吸尽了那桔红的色泽而显出那迷人的神秘的紫葡萄色，像剪纸般一动不动地镶嵌在浅蓝色的天壁上。村庄的一切景物开始苍茫一片，金黄色的月亮就在这迷蒙中从树林后面探出头来，于是我的故乡又从那河流开始，融进了金黄色的迷人的夜晚……

我以悦目的笔调，来描画万村日与夜的交替，似乎多余。其实也不，因为那是个重要的一天，桃和 K 带来了一个重要的信

息，说他们公司最近接到了省外经公司关于劳务出口的通知，通知中说，在有条件的地方都能办理。桃说：妈，村里没发财机会，你急得像麻雀，撅着尾巴到处找食，现在发财机会来了，你巴嗒巴嗒眼睛倦了？我说：桃，都要成家的人了，有这么对妈说话的吗？桃嫣然一笑，说：二伯，我先问你，这话你听懂了没有？听懂了，你感谢我还来不及呢！K在一旁微笑着，这是小辈对长辈的挑战。于是，桃又解释了一遍，如果我们万村有劳务出国，不仅富了我们万村人，而且你可以结交新的外商，我给你们带来了 Good News^①。K 又在一旁幽默地说道：Everything Except the Weather^②？

鬼丫头，别用洋文唬弄我！桂花说道，我早听说了，还可以通过劳动力出口，在国外找到服装订单，对不？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不过，丫头，无论如何，这是好事呀！你说说具体怎么个做法？

桃从她的小坤包里取出一张书面的复印件来，说：妈，你的眼睛长得比我大，看得比我还清楚。

桂花看罢，又传给我看。原来，在劳动出口方面重点项目中就有服装缝纫一项。如果要做这件事，可以与新建的县城出口劳务公司取得联系。

好！我做！桂花下决心地说道，这次我可要喝着海水管得宽了。

我也感到我们万村服装厂遇到了发展的新机遇，我的心情的喜悦，是在那美丽的傍晚景色中容纳不了的。

桃和 K 在村里转了很久才回来。他们先后在用黑陶瓷嵌的浴室里洗了澡，准备就寝。桂花是安排好的，家里有三间寝室，

① 英语，佳音。

② 英语，除了天气一切均经考虑？

她和桃睡一间，我睡一间，K 睡在我隔壁的套间屋内。我在楼下洗脸刷牙时听见桃对她妈说了句：我睡到二姨家去，有话对她说。她便出了门，我呢，上楼去睡了。到了半夜时分，我被一阵窸窣窸窣的开房门的钥匙声惊醒，我以为有贼，马上惊醒地注意着，屏着气，不发出丁点儿声音，这时门开了，蹑手蹑脚走进来的是个身材苗条的女子，不由分说她是：桃。她关上门，便上了楼，开了门锁向套间小屋里走去。于是隔着一层门帘我听到里面两个青年人的很轻的说笑声。在这初夏的日子，我的头捂在薄被里热得很难受，我只能听任隔壁房间的声音对我袭击。他们先是说东说西的，什么话也听不真切，我就听到桃的笑声，说什么我月经很准时，快来了，不要紧的……我便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了。我有时在报上看到，如今在城乡有婚前性行为的为数不少，持赞同者认为这是一种人的自然属性，不必大惊小怪，而反对者认为这违反恋爱道德。对此，我表态也罢不表态也罢都是无济于事的，我与现代青年的性观念格格不入，我与桂花都恪守着中国人传统的观念，那是婚后的事。后来，那小房间里传来时隐时现的做爱声，我半夜被吵醒，迟迟复又睡着，清晨还沉于梦了。桂花来敲门，我便去开门。我原以为桃肯定在后来离开了套房小屋了，但却不知她却一直睡在 K 的身边，也刚被敲门声唤醒。她头发蓬松地撩起门帘走出来，睡眼惺忪，走出门外。我见桂花先是惊怔在看着她，然后看到小屋里还睡在床上的 K，她马上就发作了：死丫头！你站住！K，你也起来！家丑不怕外扬，我才不怕外人听见呢！桃，我问你，你什么时候从我二姐家回来的！啊？半夜呗！妈，你大惊小怪什么呀！我既然把 K 都带到洲上来了，跟他住一块又怎么啦，我们明年就要结婚的，我对你说过嘛！桂花气咻咻地说：你们结婚我不反对，可两人先睡一块，我不同意。还有，K，我对你说，下次你再来我家，不把你脑勺后

面的公鸡尾巴剪掉，我是不让你进门的！听见吗？我看不惯！K十分窘迫地看看桃，桃却是打了个呵欠，对桂花说：妈，你哪来那么多时间，管那么多事呀！你没看看自己这七十年代流行的头发，像《海港》里那个叫方海珍的头发，要是你出国，准被人家看成土包子。桂花对她瞪着眼睛，一下竟说不上话来。

搞劳务输出，村里人对桂花的评语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方打一场错误的战争。历史上洲上这块不大的地方也曾遭受鬼子的蹂躏。特别是在平原野川撤资后，村里人对日商交往尤为反感。

富贵就曾当众拍胸顿足，说：小日本，我操他祖宗，我跟你没完！

富贵的生母（即我的养母）当年曾被鬼子绑着去当慰安妇，那时村里年轻女子大都逃离家了，投亲奔友，作鸟兽散。但富贵母亲因要照料太爷、太太，只能留下。在被绑去镇的路上，她装疯卖傻，走到路边的粪坑里，噔地跳了下去，然后爬起来，一身恶臭就直往鬼子身上靠，日兵军曹还是放不过她，说花姑娘大大的坏，装的呀！到了镇上旅馆，他们便脱下她的衣服，让她洗个干净，发现她身上有大小便，臭气熏人，这让日本兵个个皱眉，才说她真是疯子，把她推出了门外。回村后，她对外一直装疯，直到抗战胜利前夕，鬼子逃离了洲上，她才恢复了人样。

富贵在青少年时，对生母的遭遇并不愿意对别人谈起，他觉得自己很丢面子。这次合资失败，倒激起他对鬼子当年罪恶的仇恨，表示这辈子再不会跟日商做生意了。

然而，我万万没想到在劳务输出动员工作中，他首当其冲，打了头阵。当然，这是因为桂花要做成这件事的缘故。当桂花在喇叭里播出要招收十名研修生去日本，两年回国，每人收入为十

万的消息，翠就抱着女儿小花来找桂花，说富贵让她去一趟。

桂花说：什么要紧的事？

翠说：他发火了，说让人家出国干活是帮助村子富起来，这么好的事为什么不找他商量？他说，万一村服装厂有困难，就动员绣花厂的姑娘，他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桂花顿时眉开眼笑，说：我是怕他不同意呢！想不到他那么积极，那好，今天下了班，让他上我家来，我要请他喝酒。

翠朝我看看，苦皱着眉，抱着孩子走了。

桂花推车出门，对我说：富文，你都听见了。你想现在村委会一大串人反对我，富贵却支持我，我能不高兴吗？今天要买好烟好酒招待他。

我对她苦苦一笑。她并不知道富贵的支持是夹杂着他个人的打算的。桂花怎么会晓得呢，她让二姐对他传了话，而他却是牛九扳不回他的“理”。而他的那种执拗，死心塌地的感情，我是一时不便对她说的；而且我也确实不能对她说，要是她从他最近一系列表现中重新对他有了好感，破镜重圆，我可不能从中作梗，我的心情复杂极了。

翌晨，我和桂花、三子去小虎婶家，她女儿萌芳很想出去，但小虎婶坚决不放，要做她的工作。

哪知刚进屋，便发现富贵已跟她聊上了。富贵是在昨晚的酒桌上知道这件事的。他却是先于桂花一步。他见我们来了，更是起劲，拿腔拿调地对她说：婶婶，你女儿条件很好呀，为什么不让她去日本挣钱呀？赚个十万回来可以把新房盖起了嘛，还可以同时招两个女婿，一个归你，一个归萌芳。舍不得鱼头，又丢了鱼尾，女儿就离家两年嘛！真是头发长见识短，妇道人家！

桂花对富贵瞥了一眼，说道：你对婶婶态度好点，行吗？不过，婶婶，富贵这话也是为你好。要是萌芳能多赚些钱回来，你

家添两口男人，那就好多了。这些年，你是太苦了……

小虎婶婶鼻子一酸，呜咽起来：桂花，我们家原不派这样子的呀，萌芳爸死得早，他是多好的体力呀，拉着碾子在大场上转十个圈也不会喘口气的……可老天爷放不过他，那天，他去公社开会，忽然下雷暴雨，一个电闪就把他打成了焦炭……没得命呀！……呜呜……他本是公家的人，公家号召的事，我能拖后腿吗？……

富贵马上说道：唔，这话还中听。那么，好吧，就这样吧，你要支持女儿去，不能做拖后腿的事，看你行动吧！

这时小虎婶婶的头却像货郎鼓似的直摇。

桂花说：万富贵，你急什么呀，你听听婶婶有什么苦衷？

小虎婶婶说道：……十万元哪个不要，不过我放心不下，一个姑娘家飘洋过海的，那日本老板对她到底怎么样，哪个晓得……再说，她一走，哪个来照应我，前年我摘桔子跌伤了腿，说不定我被门槛一绊跌上了西天，尸体臭三天也没得人晓得呢……

桂花说：婶婶，萌芳要是被选中，出去了，可以叫小虎时常来看看你，再说，都是一个村的，亲帮亲，邻帮邻的……

小虎婶婶顿时起了反感，说道：讲什么东西！豆腐多了一泡水，你是小虎的丈母娘还是舅大爷，他家有他家的事，他听你使唤呀！你们不走东家走西家，偏偏盯住我干什么！个是因为我传过你跟小日本睡觉？

噎！富贵把拳头重落在桌子上。

桂花却是对她笑了笑，耐心地劝说道：我作为服装厂厂长，肯定要替厂的职工考虑，要么请专人来相帮你，就像城里人用个钟点工，这钱由厂里出。

桂花！我前世也没有欠你家的债，你逼我去上吊呀？你不要再放屁了！我没得时间听你废话！

富贵愤怒地对她说：喂，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告诉你，只要桂花厂长看中的人，要她到东，她就不能到西！厂有厂规，你懂不懂？……

桂花打断了富贵的话：这事决不搞强迫命令，你不要拿着鸡毛当令箭，你让我说几句好不好？她把目光转向小虎婶婶说道：我不是强求你答应，你想想，我们改天再商量商量……

商量商量，你还想缠着我呀！她气怒地打断了桂花的话，说道：你去跟日本老板商量商量吧，可以住在宾馆里，让日本老板抱着你“咪唏咪唏”，哼，人头贩子！

我怎么也没想到小虎婶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我盛怒地看着她，把目光又转向了桂花，桂花的脸先是刷白，然后又绯红，她从口袋里掏出手帕，在眼角上掖了掖泪水，低声说了句：我们走吧。

一出门外，富贵就怪桂花：唉！对付这种人一定要凶！这种人是吃硬不吃软的！

桂花在想着事，似乎没有听见他的话。天上迅速地走着行云，那初秋时节的凉风阵阵吹来，刮起桂花那头短发，她似乎感到凉意逼人，双手抱紧了臂膀，沿着村道向前走，她那双穿着跑鞋的脚，似乎有些打绊儿。我在石桥厂见过她与工人一起通宵达旦赶制特别任务时那种热情洋溢的脸，哪怕两夜不睡，在车间里抽样检查，照样迈着稳健的步伐，那么坚定而有力，而现在，小虎婶婶的那几句话，却使她那样怀忧含戚，何_レ倏兮，那是怎样的一种打击呢！她往前走着，风儿不时地把头发吹到她的嘴边，她用手不住地理着，把乱发掖到耳朵后面去。我知道她在想着，她也许想到了平原野川对她的欺负，她知道，平原野川没有给村里人带来好印象，她也许进而想到我曾对她叙述过的我的养母被日寇拉去当慰安妇的情景，而且村里还有真的被迫当上慰安

妇的芥奶奶的深仇大恨……也许她感到在万村找十名赴日研修生委实太难了……她本来要上另一家去，后来，她突然在村路上停下来，对三子说：今天要嘛就这样吧……早点回去吧！

说实话，桂花出师不利，让我有点心灰意懒。在我们万村，这块遭受日寇侵略的地方，老人们都记忆犹新。对鬼子的罪恶是不能饶恕的。老村长曾对村里人进行过忆苦思甜。说村里有个叫万大山的，在桃花汛期，从江里捕来好几条河豚，挖出鱼子，用猪油烧得喷香，埋在鬼子圈放军犬的草棚旁，那鱼子的香味使军犬在夜间把草棚的秫^音围篱拱出一个大洞来。有条军犬把河豚鱼子从浅土里扒出，于是八条军犬都争抢起来。黎明时分，鬼子发现八条军犬都直挺挺地躺在那儿，无一生还。鬼子开始大清乡。村里的一批青壮年被关进了祠堂。鬼子开始审讯，万大牛长得高大，排列在第一名，鬼子还未开口，首先就举起大刀朝他头颈砍去，给众人下马威。顿时，他的头在地上滚动着，居然绕了个小圈儿回到原地，他那魁梧的身躯才倒在地上。这时鬼子叫翻译官对大家训话，说如果参加毒犬案的不招供出来，一律照此办理。但众人都不吭声，其实其中只有两人参与，而众人没有一个走出来叫冤唤屈的，似乎他们准备与万大牛一起归天。

鬼子决意要在女人身上进行报复，说万村怎么不见一个女人，都死绝了吗？他们选择了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对万村进行突然袭击。狗吠、枪声、人声、脚步声乱一团。如前所述，我的养母就在那夜被抓，幸好装疯卖傻逃出罹难。芥奶奶，万村服装厂女工荷叶的奶奶，当年已是三个孩子的妈，未能逃脱魔爪。鬼子说一人一女自是谎言，他们只抓到了七八个女人，有的已过了知天命之年，仍对她们进行轮番奸淫，自不待说。关于芥，村里就有种种传说，有人说鬼子怕她怀孕，随军日医割去了她的卵巢，有人说她的乳房上有道长长的疤，那是因为她反抗被鬼子割

了一刀。鬼子投降后，芥奶奶从镇上回来了，她关在家里哭得死去活来，荷叶的爷爷是个善心人，竹匠，没有遗弃她，后来他反倒死于她之先。由于他内心痛苦的淤积患肺气肿在四七年过世。芥奶奶倒一直活到现在。

尽管老村长召集会议，反复说：那阶级苦民族恨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但爷爷作恶也不能算到孙子头上，中日人民的友谊也应珍惜，经济上互相来往、合作也是好事；但在万村有一种说法，鬼子给我们的气窝在心里还没都吐出来，现在要让他们的后代，那些未婚的黄花闺女到日本去，他们感情上难以接受。

清晨，桂花一觉醒来，又显得精神抖擞，一起床，便对她二姐说：二姐，赶快给我煮几个鸡蛋，多蒸几个馒头，中午我跟富文都不回来，研修生的事要抓紧呢！早饭后，她骑车先到服装厂看看，让我在家等着，有事打电话喊你。不一会儿，我就接到她用手机打来的电话，说她刚上班，厂里就有人告诉她，荷叶不能来上班了，她把报名去当研修生的事告诉了她父亲，挨了父亲的打。桂花说她正在去荷叶家的路上，让我马上也赶到荷叶家去。

万村有好几百户人家都坐落在村道边那条弯弯的无名河两岸。那条无名河通往中心河，到村东头就断了尾，连接上的是一片坡地。那坡地紧挨着大岸，无论春天或秋天，坡地上开满了数不清的白色的花儿，宛若满天星斗。在那块小丘上，只住荷叶一家人。原先芥奶奶也是住在村的中央，离我们万家老房子只有几户人家，芥奶奶惟一的儿子万志猛结婚的那年，新房就建到了那荒僻的坡地上，他是烦村里人时常从他家门口走过，总要探头探脑的，似乎他妈是个怪兽，注定要被人参观似的。他总觉得村里人歧视他妈，所以就迁屋到孤零零的地方，不愿与村里人多接触。我的自行车一上坡，就看见那间黑黝黝的瓦房，旁边种了一圈低矮的绿围冬青，把那屋封闭起来。走进那狭小的院子，到处

是鸡屎，也不打扫。老村长曾说过，他家是全村最困难户。荷叶她妈患病，长期卧床不起，在外面借了不少钱治病。荷叶她爸性格怪僻、戾张，冷眼看人，而发起火来可以掀掉屋顶。连孩子遇见他也躲着，就怕他突然给你一棍子。他有时去跑点小生意，但更多的时候在家烧饭。给妻子喂药。有时双手一背就到大岸上去转悠，间或还逮个野兔或稻鸡回来美味一餐。他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女儿荷叶身上。眼下荷叶在服装厂每月能赚个几百元，可以替他还些账。

我在小院里就听见里面桂花的声音，像画眉鸟那般又响亮又清脆，她在劝万志猛，让他不要打孩子，有话好好说，孩子万一打伤，上不了班，那工资都要丢了。我还听见姑娘的哭声，不用说，那是荷叶在哭。我推开那半掩的门，微微一怔：富贵也在场，里面还有几位村东的村邻。富贵倚坐在矮桌上，双手交插在胸口，说道：万志猛，大人别挡小孩路，荷叶要走，你也挡不了，嘿嘿！

万志猛低垂着头，那散乱的二道毛头发搭拉在眼睛上，忽然像条鱼似的一挺肚子，从秫秸秆篱笆上拔下一把三角刀，对荷叶嚷道，你去，去！我一刀宰了你！

富贵马上上前夺刀，两人争抢着，打了起来。桂花双手攥紧了，大声喊着：别打！别打！最后还是富贵夺过了刀，在手里掂动着。桂花这才松口气。

万志猛喘着粗气，把目光转向桂花，那双挂着厚厚的眼睑的双眼顿时闪出一种骇人的光束，说道：哼，桂花厂长，我有话找你说！你不是不晓得我家的情况，我要是同意让荷叶小×听小日本的，这不是羞辱我的母亲吗？

未等桂花开口，富贵说道：牵荷动藕，扯得上嘛！我母亲哪人不知，谁认不晓呀，也是被鬼子拉去的，我对鬼子深仇大恨。

她慷慨激昂地叙述了她老人家当年装疯卖傻的经过，要是鬼子后来不撤，她老人家准疯。他又说：人哪，要有个肚量，不能为长辈的屈辱，就不跟日本商人做生意呀！那井上根也不是鬼子，他也是反对日寇侵华的呀！……

没良心的东西！怪不到村里人说你，从小就对母亲不孝敬！

只见富贵的脸一下变得血红，血液仿佛要从每根毛孔里涌出来，他厉声地说：万志猛！我关照你！你……你不要胡说八道，你要对自己的每句话负责任！

桂花说道：志猛叔，这东村的水牛西村的羊扯不到一块去的。万富贵的话哪儿说错了呀？

我接着道：志猛兄，他俩都是好心，是想让你家早日富起来……

万志猛却一拍桌子道：扯鸡巴蛋！事情不在你们身上你们尽讲风凉话！闵桂花，你今天是存心带上“两个男人”给我过不去！啊？他坐下点起了烟。

桂花却对他笑笑，沉下脸说道：今年多人岁月数啦？请放自重些！

哼，你闵家村的人也派到万村开导人哪！万志猛呼起站起来，伸开两条臂膀，走向众人，大声嚷嚷着：我告诉大家吧，今天一大早，荷叶说她要报名，说能不能去还不一定，还要看长相好看吗？这不是灶台上的灯笼明摆着的，是把我们万村的姑娘弄去当小妾还是当烟花女呀！她闵桂花心里明白！

立时，小屋里一片议论声，不少人开始同情起万志猛了。

别听他瞎说！桂花大声说道：这是谣言！我说过，这次我们村有十个到日本当研修生的名额，是江苏省对外劳务公司下属的县对口机构给我们的任务，这是有组织的，经过考核，由国家颁发护照才能出去，这确实是件好事……

乒！万志猛的拳头重重地落在桌面上，吼道：住嘴！闵桂花！要不是你想当人口贩子从中搞一票，我们家也不会吵得鸡飞狗跳的！我关照你，我是先礼后兵呵！你给我赶快滚，要不我的斧头要得罪你！

他红了眼，边说边从灶膛的柴禾后面拿起斧头，逼近桂花。在场的人怕出事，都纷纷让桂花快走，他们知道，他是个精神变态的人，他的神经如同电流，如果输出高压电时，马上就会伤害别人。

说时迟那时快。富贵闪到他身后，冷不防地夺回那把斧头。

桂花并不惧怕他。她走到一旁，蹲下身去抚慰荷叶。荷叶低着头，散乱的头发遮住她被父亲打紫的脸，桂花用手指去梳理她的发，掏出手帕擦去她脸上的泪。这时，桂花那双目光认真地注视着她的那脸盘，似乎第一次发现荷叶是那般美丽，水蛭般的浓眉，杏眼，柳唇，微黑的皮肤，就在这注视中，她发觉自己必须要当众说明白一些事，她站了起来，当众解释道：唉，话说多遍讨人嫌，可我还要说，大家不要误解，井上根把长相作为当研修生的条件是有原因的，在日本，许多公司的老板都认为，人打扮得干干净净的，说明这样的姑娘比较会自理，手脚比较勤快，脸相好看些，能为公司增光，公司在外面就有面子，这是日商公司老板的普遍心态。我们不必大惊小怪……

你别在我家里宣传！你去舔小日本的屁股吧，跟我无关！你滚！万志猛似乎失去理智似的吼着。

我还有话说！你让我把话说完！桂花话音未落，猛地，有一根烧火棍狠狠地向她飞来，不高不低就击中在她的膝盖下面，她的脸顿时收缩起来，叫了声哎哟哟，就跌坐在那泥地上。众人围上来，都纷纷斥骂万志猛的无理，富贵气岔地背着他的双臂，像逮鸡似的，让他向桂花认罪，但他还是声嘶力竭地吼着：你们都

给我滚！滚出去！滚出去！

我和荷叶搀扶着她走了出来，她疼得很厉害，头上直冒冷汗，脸色也发灰，很难看。我焦急地问她，要不要马上去医院，她摇摇头，说：不忙上医院……扶我到大岸上走走……沿着大岸，回家……荷叶拉起她的长裤一看，膝盖下面肿出个小馒头似的包。桂花说：要走动，走动……万一不行，去医院不晚……于是，富贵抢先一步，把她扶上了大岸。

带着秋天凉意的风，从江面上送过来，吹得堤下的大片的苇子地哗哗地响，吹得那一排排低矮的护堤灌木频频摆动，大雁排成人字型在头顶上飞过，苇子地里的牛群在低沉地叫唤着，宛若那远处轮船的呜呜。风儿把秋云向我们的头顶聚结过来，风儿变得有形，云变是它的化身。凉风把桂花的头发吹拂起来，把她那件春秋装的宽大衣领吹得刷刷作响，她却不觉冷，低声地说了句：多好的风！风儿很快吹干了她头额上的汗珠，中和了她抗疼所释放的过多的热力，风儿具有一种牵引力，在分散她的疼痛，又仿佛通过她的表皮的毛孔，对她注入了兴奋剂，让她在剧痛时增添前行的力量。她走了一段，说好了些，让富贵和荷叶松开手，让她自己走，但不行，她差点又摔倒。我说我用自行车把你推回去吧，她说不用，走，让我一人这么慢慢地走，让关节活动活动好。

走着，走着，她还是忘记不了工作。她问荷叶自己的态度到底怎样？荷叶为难地说：我是真想出去的，挣些钱回来替妈治病，那么多钱也够我结婚了。她辄然一笑，红了脸，看来她已经有对象了，但我不知道是谁。她又说，其实，我倒是并不害怕爸的，他能真的杀了我，我不信。我倒是顾虑这事给我奶奶知道了，她会不会寻死寻活？……

那芥奶奶现在在哪儿？我怎么多年没见她了？桂花问。

噢，她一会儿在我大姨娘家里过，一会儿又在二姨娘家里过，有时到我舅舅家，也到她妹子家，就是我的姨婆家。

那，倒是应该告诉芥奶奶，让她放心才好。桂花说。

唉，我奶奶总像似见不得人似的，她去哪儿从来也不对我们说的，我真的不知道。

当天下午，日头已经西斜，我陪桂花去镇上看病方始回来。

没想到富贵已在家等着我们。他的嗓门突然变得嘶哑，问桂花：腿伤怎么啦？

桂花让他坐，对他说：哎呀，医生可是细心啦，给我拍片，打针，配药，好折腾呀！厂里那辆小面包也不晓得怎么的，回来路上又抛锚了，去找人修理，又费不少时间，到现在才回来。

富贵说：我可急死了。我告诉你，服装厂里出事了。上午我从万志猛家出来回绣花厂，经过服装厂时就见到门口吵吵嚷嚷的，我看情况不好，便去看看，哪晓得车间里全停了工。

桂花马上站起来要往外跑，说道：这还了得！我去看看！

富贵说：桂花你别着急呀！那儿事情我已经替你解决了。你坐下来休息呀！

富贵呷了一口水，点起一支烟，继续说道：那是将近十点钟，我说：喂，你们这么早就吃午饭了？姑娘们说，厂里电闸给人拉掉了，电工又找不到。我便去看电闸门电工间门锁着。我去找电工，不就是小南，荷叶的男朋友吗？哪晓得小南正在一间房间里与二三十个男人在商计什么。我推开门，他们都不说话了。我掏烟给他们抽，问道：你们在说什么事呢？小南头一个回答我：我们罢工了，等闵桂花来解决问题。我说：什么问题呀？他说：我们这里的人都是厂里的家属，起码是未来的家属吧！众人笑了起来。他又说：我们听说闵桂花收了日本人的钱，要从万村

弄走十个姑娘去日本，有人说是做苦工，有人说是做小，反正她是捞了好处，我们吃苦。我说：没有这话。他们说：你是他的丈夫，当然为她讲话。我说：她即便这样做，以后怎么跟村里人交代？他们鸡一嘴，鸭一嘴地说：她早就打好主意，远嫁日本老板呀！你看，她跟你离了婚，这么多年也不跟万富文结婚，当然是想嫁个大好佬喽！日本老板有钱，一准要嫁出去，多好的机会哩！我说：不会的。我接着对他们说，你们策划罢工，这后果不得了！闵桂花一来，就会跟你们算账，停工多少时间？少做多少衣服？影响发货时间，客户要赔偿误时违约金，这些经济损失都要赔，你们担当不起！不要不见棺材不掉泪！再说，她发起火来，把你们二十多家的姑娘都裁喽，换别人上岗，你们去跳脚吧！我苦口婆心给他们谈，嗓子都冒烟了，他们这才说：好罢，我们听富贵的。不过，你要作个担保，要是闵桂花对我们鸡巴巴嗦的，我们可对你万富贵不客气。我把香烟屁股往地上重重一扔，对他们拍胸脯：决不会的！我把话都说到底了，你们想想嘛，桂花嫁到万村这么多年，她是怎么个人，你们还不清楚吗？你们有什么搞不清的可以问她，何必板起金刚脸，当个武郎神！这么，小南便去合电闸刀了。

桂花重重地噓了口气，对我说：看来先要说服几个重点户，哪壶水不开就偏要不停地烧，让冷灰里也要爆出火来。

没等我回话，富贵抢过话头，说道：芥奶奶从小跟我母亲是要好的姐妹，那时候，她住我家隔壁，时常串门的。我还记得她给我编叫蛴蛴的笼子，绣花手艺也特别好。我去找她谈。

桂花的目光看了看我，意思是我们想办的他也想到了。但她说道：不，你跟万志猛的关系闹矛盾了，他要是恶人先告状，说你打了他，这事就很麻烦。

富贵一撸袖子道：你看他气人不气人哪！

桂花说：你听我说，芥奶奶那儿我去找。你呢，抓紧绣花厂的工作，你们厂里情况怎么样？

富贵说：比服装厂好些，没人敢闹事。不过，要落实人头，我还要找她们家里人谈哪！只要功夫深，铁棒也能磨成针。他抬起头来看桂花，那言语中又含着双关意味。

桂花也看看他，不知她听出他话里的意思吗？她看看门外暮色已降，对他说：天不早了，就在这里吃了饭再回去吧。

他站了起来，说道：不瞒你说，午饭我也没顾得上吃，现在马上要到鱼场去看看，反正我是铁打铜浇的饿不死。

富贵走后，桂花对我说：看起来小南他们闹事跟我们去万志猛家有关联，吃了饭你去小南家找他谈话，让他把心里的疙瘩都倒出来，我要找他谈一次。

饭罢，在苍茫的夜色里，我去小南家。他家住在小虎婶婶的隔壁。我像似要避开挨她骂的晦气，绕过她家，从村后的小道上来。来到小南家的东窗口。我没有去敲门，白天在村道上我见到过他的父母亲，手里拎着点东西出村，我还与他母亲打过招呼，她说去娘家住两天，外甥结婚呢！我想：小南呢，要上班，一定会在家的。

东窗的玻璃在幽暗里泛着白光，里面的窗帘却是拉上的，也不见灯光。我便走上前听听动静，干草在脚下发出一阵声响。那小屋的墙是极为单薄的，我听到里面他在跟荷叶说话。我本想离开，但他们谈的是关于荷叶去日本的事，我便硬着头皮听几句。

荷叶的声音：我想去的，我去赚钱，回来就能盖个楼结婚。

小南的声音：我不是不让你去，我是不放心。

荷叶：我总是你的人，你瞎想什么呢？

小南：我的人……嗯，你让我干……现在……

荷叫：不嘛，今天我不开心……

小南：那你让小日本干……嫁小日本，他们有钱……

荷叶：去你的！随即发生“噔”的声响，恐怕小南被她推倒在地了。我知道，芥奶奶那情况，孙女决不可能嫁给日本人。

小南：哎唷……两年哪，我憋不住。

荷叶：嘻嘻，那你就娶别人，村里姑娘多得很。

小南：我是试试你的，……你反说这种话！

荷叶：你说憋不住嘛！

小南：喂，荷叶，说真的，村里有份蛮好的工作，干甚远走高飞、自讨苦吃？

荷叶：我还想学点技术回来，总归有用。

小南：我放你走……不过，你爸爸死不同意，我可没办法。

荷叶：这就不用你管了。

小南：我父母去吃喜酒了，明天也不回来……你就住这儿吧

……

荷叶：不嘛，给人家晓得多难为情……

小南：荷叶，说真的，我不是泼冷水，我看村里要走十个人，各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我看，难哪！……

我实在不愿再听下去，我赶快离开了那小屋，离开了那扇窗，我转过身，穿过那排冬青树，向着泛白的小路走回去……我心想：小南怕是不存心让她走的，而且村里那些姑娘，大都有了婆家，未婚夫这方面的阻力也是够受的。

初升的弯月一会儿露头一会儿又钻入了云翳，我像月色那般恍恍惚惚地回到了家。桂花开着门，坐在那明晃晃的电灯下，等我回去。我那么快就回来了，是她始料不及的。她问我：小南不在家呀？我支吾地说：他家里没亮灯。桂花轻叹了口气，说：不知怎的，今天屋里好闷呀！她用手轻轻地抹着胸，抬头对楼上喊

道：二姐，晚上我们要出去有点事，你早点休息吧。

她拿起手电筒，拐着那只受伤的脚，走出大门，走下门外两级台阶时我搀扶她，她说不要紧，能行。我们走进了夜幕中。我问她：哪儿去？什么事呀？她对我说，跟你谈事，在村路上不便，去小树林。

那小树林，离我们家并不远。那主要是一片葱葱郁郁的常绿植物小林，准确地说，是冬青树和扁柏树的混合林。早些年，我们万村穷得过年过节买不起鞭炮，就划出一块地，专种冬青、柏，这两种叶子一燃烧就能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在年三十夜晚敬祖宗时，各家的火盆里都焚烧冬青扁柏，不仅那响声热闹，而且还散发出一股清香的味儿，着实好闻。此刻，正值秋天的静寂的夜，那树枝儿轻轻地摇曳着，沙沙作响。雀鹰、斑鸠、叫天子等鸟儿喜爱在树丛里做窝或投宿，羽翅发出拍拍的声响。不时还传来鸟儿啄食冬青树上红色的果实，不知是因为饥饿，还是为磨炼它们的鸟喙。树林里的草差不多都被割平了，走上去很松软。我们在林子里慢慢地走着，我的手碰到了她的手，她把我的手拉住，我顿时就觉得她的手心很烫，一股热流就迅速地传遍了我的全身。她问我：你冷吗？我摇摇头，我倒担心她在发热。我说：你的手怎么这么烫？她对我一笑，说：我是热性子，你是冷血动物，我对她苦苦一笑。她依然拉着我的手，向前走着，说道：富文，我真想跟你好好谈谈呀，你说我们的工作苦不苦？我直爽地回答她：苦，我真的信心不足了……她却对我撇了一眼，把我的手摔开，说道：男人别说这种话。我们彼此沉默地走着，我问她：你的腿好些了吗？她说：好些了，腿敷了药不再那么疼了，可心里却像压了石头一样，闷得很。我说：我也有同样感觉。她说：看得出来，所以我就约你出来散散心。她又打量着我的脸，说道：哎唷，不好嘛，富文，你这几天怎么瘦了嘛，跟我干事既

辛苦又受气。她边说边用手在我脸上抚摸了一下，然而，她用另一只手托起我的脸，说：看，跟我干活，把你累瘦了，来，让我给你亲个嘴，这是我对你的犒赏。她双手托着我的脸，把嘴唇凑近我，闭起眼睛等待着我，我双手抱紧她的肩膀，我们接了个吻。

你让我来就为这事吗？我玩笑地说。但那口吻说得一点儿也不风趣，似乎在挖苦她似的。

去！去！秀才，我是真有事找你。

我洗耳恭听呢！

你明天想法替我把芥奶奶的几个亲戚家的地址问来。荷叶的大姨娘、二姨娘、舅舅和姨婆家。她扳着手指，又对我重复了一遍。

我记住了，但我想，我们去做芥奶奶的工作到底有把握吗？或者说……

你说呀！怎么口大喉咙小？

或者说，不如不去找，算了。我们刚做了两家工作，都碰在钉子上，也许在我们万村，这件事弄不成，原因很多。

桂花本来亲昵地挽着我的手臂，听到我这话，她的脸变得那般凶狠，是我从未见到过的。她把手从我的手弯里狠狠地抽出来，压着嗓子愤愤地说：这是一个男人说的话嘛！我原以为你只是表面软弱，你一直跟着我办厂，吃苦，你的心是不软弱的，现在，让我伤心呀！我爱的就是这么一个软弱的人吗？你原先对我怎么说？这是我们洲上的一大创举，你说怎么干，我就怎么干！你还文乎文乎地说什么：登山不以艰险而止，则必臻乎峻岭矣。我记住了，你却忘了！无论会上会下，我发完言，你总要说：闵厂长说得很对，什么人之进退，唯问其志……现在你的志向呢？让狗吞啦？

桂花！我低声地恳求她，说道：你不要挖苦我，我实在有些胆寒了……现在我们像爬一座大山，只是刚迈了几步，就有许多绳索套在脚踝上，让我们怎么迈得开步……有些话，人家也不会对你说，我知道的。说日本老板已经答应给你女儿桃在东京一家公司当高级职员，年薪折合人民币几十万元呢，你才会这么卖力的！

……况且，老村长在去县里开会时，出发前对我悄声说了句，万一桂花遇到困难太大，也不能硬上，再等一段时间，争取以后的机会……

她紧抿着唇，低着头，双手交插在胸前，强忍着内心的冲动，听完了我的话，她把双手向两边伸开去，就不可抑制地放起连珠炮来：噢噢！原来我在外面是这种名声，我是为我私利干的……老村长也叫我不能硬上……好吧！你，算我最亲近的人了，也劝我算了……我就算了吗？算了，算了……哈哈，我闷桂花也不是神仙，什么计划都能如期完成，我这次与外出劳务公司签约，是不顾万村的实际情况，是盲动！是操之过急，哈哈……桂花这样吵吵嚷嚷的，让我不知该如何是好！我说：桂花，你冷静点，小点声……桂花突然转过身，我看着她的双目里闪烁着泪光，她几乎咬牙切齿地压低了声音对我说：你让我冷静些，冷静些，我能冷静嘛！厂里有那么多姑娘报名，她们有的人不敢在厂里报名，私下找到我悄悄地报名……你以为现在，这个夜晚，风声也这么轻，可是那些姑娘们，无论公开或私下报名的，她们冷静吗？她们一定正在跟不同意她们出去的亲人吵着，闹着，你能让我冷静嘛？……我站在哪一边？钻在那些头脑僵化的人一边，永远让我们洲上人当远离世界的鲁滨逊吗？……我可以对你担保，现在，我们洲上就像一壶长久烧不开的水，今夜肯定烧到沸点，热气腾腾的……我能冷静嘛？……她仿佛由于激动声音有些

呜咽：富文，如果你不去打听，明天我拐着腿，就是跌倒在地，我也会爬起来再走，我会把芥奶奶的住处打听到的……你不晓得这对我有多么重要……她忽然说不下去，在树干上抽泣起来。这时，我心里很难受，我走近她，说：桂花，你别这样好不好？要是给人家听见多不好，……我明天去走一趟还不行吗？士为知己者死，只不过打听个地址呢……

她蹇过身来，蓦地，双拳像鼓槌似的落在我肩上，哽咽地说道：你还能为我死呀！……连打听个地址都这么犯难……我怎么跟你这个冤家好上的……你还是离我远点，滚到石桥去吧，再也不要回来，省得让我作气……她撇着嘴对我说，把我从她身边推开，但她的另一只手分明把我的一只手攥住了。……

我没好气地看着她，心想：都四十多岁的人了，还像孩子似的，我看着她那赌气的脸，觉得她更可爱了。我说：刚才怪我不好，不行吗？我把她的双手都攥紧了，她把头靠在我的肩上，一动不动，宛若一只疲惫的猫。我抚摸着她那头夹杂着几根白丝的头发表：这样多好，我们和鸟儿一起，在这小林子里静憩，树叶为我们搭起篷帐，我们的房子真够宽敞的……

她的头离开了我的肩膀，说道：别诗兴大发了，你总是安慰我，我不需要，只需要你理解我。离开这棵晦气的扁柏，林子里太闷。于是，我们走到林子的尽头，那里长着一排枫树，在夜色里看不清那枫叶是否泛红了。脚下展开了一片田野，收割完毕的地里，忤立着根根稻桩，横来竖去，把棕褐色的大地装饰成一块细密的方格布，不时有两团黑影在朦胧的月色下窜动，那是在寻觅稻穗儿的地鼠。旁边流淌着河水，总是匆匆地向前赶着路。我想起来了，我们站着的这块草地，在我红领巾的年代，曾在这儿举行过营火晚会，我记得当熊熊的篝火燃烧起来时，把我们每人的脸都映得红彤彤的，我们边拍着手，边喝着那首歌：

营火营火燃烧吧，
少先队员的营火呀……

那时候我们的生活多么无忧无虑，哪知长大后有那么多的烦恼呢！那么，人就不要长大，永远只有一颗单纯的童心，那该多好……

桂花站在枫树前对我说话，打断了我的遐想。她说：你真不晓得，我先要把荷叶和萌芳的家庭拖累解脱掉有多要紧，就像你把阻挡水流最大的石头搬掉了，后面的水就会流得通畅……既然这样，我管它硬上软上的，只能进，不能退，不是吗？

我被她说服了，便替她分析起荷叶姑娘来。我曾教过荷叶，她与萌芳是一个班上的，年纪恐怕也差不多。她有了对象，考虑得自然更多些。不过，她在小学读书时，倒是个很有决断的孩子，记得有一次我们在江堤上作一次智力体力竞赛，那游戏挺有意思的，在两百米的长堤上设几个站：地理、自然、语文、算术，四个同学从起点开始跑，每到一站要抽个签，回答问题，回答不出，或回答出，均可，然后继续朝向跑，经过四站，到达终点，其累计分的计算是把回答问题的分数与到达终点的时间放在一起的。那次，荷叶摇晃着短短的辫跑到我主考的语文站时，气喘吁吁地抽了一张签，那签上的问题是：给下面的形声字注音，并组个单词：趟（ ）（ ），她拿起笔，想着，旁边啦啦队的同学喊着：万荷叶，加油！万荷叶，加油！不要急，好好想。这时荷叶姑娘那双乌溜溜的眼睛一转，向落在她后面的三个女同学一看，心里估计着什么，她一时卡住了，但她也不再想下去，一咬唇，扔下笔，就向最后的算术站猛跑过去，她顺利地通过了算术站，早早地到达了终点，结果总累计分一算，她却得了第一

名。我们就是要把这么聪明的姑娘送到日本深造去。

我教过萌芳，那时她才四年级，一次在联欢会上，她朗诵过一首《远方的风》，你听，头几句是这样的：远方的风/你从远远的地方来/那是我永远不知道的地方……她朗诵时，那双眼睛闪闪发亮，仿佛看到了什么。我心想，这姑娘将来肯定是个富有理想的孩子。那时，她的肩头打着补丁，但我感到她那高贵的气度，她那细细的童声在微微地颤栗，但掩盖不了她的那种内在的自信。平时她总是紧抿着唇，那便是自信的象征。是的，看人就是这样，某些细节让你久久不忘，那些细节必定包含着某些与命运有关的东西。所以我很赞赏你把萌芳也作为赴日研修生的重点对象。

好了，好了，你别嘴到千里，身子还在家里。哎唷唷，我的祖宗哎！桂花用手拍着双腿说道：我费了多大的劲才把你说服过来呀！富文，我可关照你呀，你要是遇到困难再不想给我合作，我可要去找富贵合作了。你想想人家富贵吧！开始我对他是有看法的，我认为他遇到困难就会想到自己的私利。这次呢，你都看见了吧，我告诉你，这几天夜晚，他到绣花厂每个姑娘的父母亲那儿串门子，他对我作了担保，绣花厂的名额与服装厂的名额平分。按理说，他那片绣花厂是个小厂，人员无法跟我比，但他看到我出师不利，他替别人着想了，我心里真为他感到高兴。富文，现在是该你向他学学，他那种干事的劲头，比我还足，就像他自己说的，他是个铁打铜浇的，你怎么也动摇不了他那颗心！谁说人是不能改变的呢？人的改变也是蛮快的。你记住，我今天不是开玩笑，是说真的，要是你嫌跟着我太累，我们俩就趁早两断吧。

月亮坠入云层，田野变得一片灰暗，只有那小河的水在哗哗地流淌，似条玉龙奔向远方。我站在幽暗里，我不知未来是怎样的命运在等待着我？……

第十二章

我的根须不在黑冥中枯死，我的叶片怎样在风中高飞歌唱呢？

我的雏鸟不离开我用喙筑起的小巢，我心中的雄鹰怎样向着太阳翱翔呢？

——纪伯伦

桂花根据我打听来的地址，乘着三子家那辆二吨货车去寻找芥奶奶。从早到晚，在洲内外跑了一天，未能见到她。晚上，桂花回到家，对我说：芥奶奶是进了城，城里她还有好几个亲戚，这些年，她大都在城里过的，她总是对别人不说准确的地址，怕见乡村的邻居，那种羞耻的情感还不能从她心中抹去。所以我劝桂花暂不要去找她。

她又去找小虎婶婶。她对她陪着笑脸，消解对方的抵触情绪。说着说着，小虎婶婶站起来去院子里赶鸡了，喔噓，喔噓地喊着，分明是在下逐客令，撵我们走。第二次又去，她却站起来就走，把我们冷落在草屋里。第三次再去，她干脆把门乒地关起来，不让我们进去，桂花敲了好一会儿门好话说了半箩筐，门也未开。萌芳倒被感动了，下班后找到桂花，对她说，我是很坚决的，富贵叔替我想了一个办法，我准备逃出去一星期，看她怎样！桂花想了想说：也行，我配合你，你就住到我的爸妈家里，你算

公假，工资我也不扣。于是，当晚萌芳便“失踪”了。桂花与三子商量，让秀梅去萌芳家陪小虎婶婶。她哭嚎着，说萌芳太狠心，把妈扔下不管了，她定是进了县城参加培训班了。桂花再去找她，她便忙不及地递凳倒水，打听萌芳的情况。桂花一次又一次跟她促膝谈心，那些话她渐渐地入了耳。桂花说：远亲不如近邻，秀梅愿意照料你两年，有什么事，你就朝河对岸喊一声，她就会过来。后来，小虎婶婶提出了一个要求，说无论如何要让萌芳回来看她一次，到日本前要跟妈见个面呀。第六天，萌芳就回来了，她抱着女儿痛哭了一场，就这么允诺了女儿。

桂花带着腿上的伤找芥奶奶的事让荷叶抱愧不已。因为她说了四个亲戚，居然桂花都一一找遍。她委实让桂花白跑了一圈。她心中一直很不安，见到桂花总是垂头不语。过了几天，萌芳的事解决了，给了她力量。她对父亲“蘑菇”起来，并谎称桂花去找过奶奶了，奶奶是同意她出去两年挣大钱的。荷叶就这样告诉了桂花，桂花也就只能将计就计，与她父亲有了对话的可能。桂花到了荷叶家，主要对荷叶她爸说这样的道理：要把当年鬼子与现在日商区别开来，鬼子是凶残的，无恶不作，日商是友好的，派研修生去是互惠互利的，过于计较芥奶奶的往事，反倒会给后辈人造成不必要的精神创伤。万志猛把手一挥，显出他那一家的权威的派头，说道：荷叶的事，我说了算！你别藏去骨头说腰厚，我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荷叶要是在日本再受欺侮，那我还怎么做人！桂花习惯地把脸旁的散发往耳后掠了掠，笑道：哎呀，要去十个姑娘呢！都在一家公司，她们吃在一起，睡在一起，工作在一起，相互有个照应。都是到了该嫁出去的年纪了，还怕她们不能独立生活嘛！她们会经常给家里写信，而且，我也要去日本看望她们。炒豆大家吃，炸锅一人担，志猛叔，请放心，我要对她们负责任到底的。

没想到，被传闻要闹出人命案的事，就这么平平静静地解决了。不过，我深知桂花的“鬼”，她也不当荷叶她爸的面说她其实没有找到芥奶奶，在荷叶出国之前，万志猛一直不知他女儿对他说谎。万志猛倒真是对他母亲孝敬的。但那几个月芥奶奶一直在北方一个远房亲戚家，也没有回过洲。日后提及此事，桂花总对我直伸舌头，竖起食指，让我暂时保密。

桂花好不容易找到了十二名生员，开始对她们进行突击性培训，缝纫业务都是过得了关的，主要是日语。她让桃在城里找日语教师，组织她们脱产学习，而且自己也参加，在她那样的年纪学习外语，如同八十老太学吹打，比之那些姑娘们困难得多。她让我主持村里服装厂的日常事务，但进料、投产、接洽生意、抽检质量等关键性事宜，还得由她过问。石桥服装厂投入产出都比较稳定，她也要抽时间去管。那时，我看她忙得如五马分尸，她的身心将有被肢解的危险。

在那些日子里，我时常感到痛苦。每当我把服装厂的事儿带回来向她汇报时，她的眉头时常蹙起来，坐在二楼的窗前，她房间的桌子边，把那本《日语对话》合起来，眺望着入冬时萧瑟的田野和河流，那阴晦的灰濛濛的天色便会映在她的脸上，掩盖了她昔日与我独处时那种温馨与微笑，变得那般沉郁和凄然。她怪我不要优柔寡断，××女工生病，要不要去看望；大衣钮扣进价长了，还要不要进原来辅料老板的货……她板起脸对我诘问：你的脑子呢，难道是长在我的脑子里的吗？我讷然，我无法对她解释。

我与她之间再也没有以往四季必有的单独的会面，那总是在月色下幽暗里那种甜蜜的令人心悸的时刻，我们的爱情在彼此的爱抚中拔节生长。这当然是因为忙，忙得没有谈情说爱的时间；二是因为我对她开始渐渐失去吸引力，这种爱情“内发意向”的

削弱，就像洲上人喜欢在床帏旁垂挂的香包，随着天长地久而失去了香味。我时常这样想。

这种痛苦的脑液是渗入了另一股酸汁而酿成的。那便是翠有时带着女儿花到服装厂办公室来玩。她见桂花不在，便会对我说一些让我心里很不好受的话。她，只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子，但却让我不敢相信，会显得那么憔悴。她对我说她与富贵的感情不好。她的下眼睑像半片杏仁似的鼓着，眼睛旁有一圈黑气，那便是经常失眠的症状。她对我说：万富贵从没有把她当人看，她只是个石臼，舂米的石臼。她对他献身时，是有条件的，那是她为父亲的经济状况能有所改变，那怕为保证他每月的烟酒钱，但我几乎每天都见到那位可怜的老丈人在路边割草或骂女婿，他身上穿着那件黑色灯心绒外装，依然是在十几年前他穿的那件，他留着长发，胡子也不刮，每次遇到我总说：我就是要，要在众人面前让他现丑！我只能对他说些安慰的话，表示以后有机会让老村长跟万富贵说说，让他要改善与老丈人的关系。但我有时见到老村长，连提万富贵三个字都不愿意，他对老丈人那种仇恨态度，我怎么也忘不了。我只是想能通过翠，让她对丈夫说说好话。我说，世上的人是有两种类型的，一种人有气度能让人撸倒毛，一种人却永远只能对他撸顺毛，就像猫似的，当你撸它顺毛顺，它会愉快地把尾巴翘得高高的。翠对我苦笑着。然后，她的目光朝门外和窗外看看，没有旁人，她便把衣服的扣子解开，旋即拉下高领红色绒线衫的拉链，飞快地解开衬衫的两颗扣子，把她那高耸的右边的肩胛给我看。我吃惊地看着她，说：当心着凉，快把扣子扭好。但她却干脆把肩胛都裸露出来，送到我眼皮下面，非要我看不可。我转过眼看见了，呀！在雪白如玉的肌肤上扭的两道紫血印，如同两片被扯碎的花瓣撒在上面。我忙帮她掩上衣服，我的目光注视她那双失神的眼睛，我愤恨，希望她能进一步

对我叙述些什么，我能不能帮助她？

她边扭着扣子，边轻叹了口气说：现在，我不愿与他同房，我用什么方法也不能让他对我父亲敬一份孝心。他恨我父亲，就为我父亲越来越对他不卖账，三天两头跟他吵呀闹呀，骂他狼心狗肺，不得好死。你想富贵那种人能对他让步吗？翠的目光久久地看着我，对我左一声富文哥，右一声富文哥，说她很后悔那几次见面的夜晚，要是我把身子都给了你……那我们的孩子也有喜宝那么大了。她嘴上含着笑，眼眶里却是泪汪汪的……她那样看着我，似乎乞求我能否对她恢复当初的感情……我慢慢地转过头去，看着窗外，树梢在雾风中抖索，仿佛要抖落掉挂在它上面最后的几片黄叶，一只乌黑的八哥鸟停歇在树枝上，在啄理着羽毛，震动着翅膀，也抖落着征程上的风尘……我想：她正在乞望我重新去爱她，用我的同情为先导，但，那是不可能了，世上有很多事情是不能回过头重新去做的，在现在我已与桂花相爱的情况下，这是不可能的事。

翠在感情生活中波折折，使我想到莎士比亚的一句名言：女人善变。当最初的美丽的幻想消失时，她们的爱便会产生危机。同时，我担心万富贵对翠的离异，而且，更使我不敢进一步去想的是：万富贵达到了目的。如果这样，那我愿意答应翠，与她结婚。

那些日子我与桂花之间相处得很平常。她二姐住楼上小套间，帮我们烧饭，我们俩都忙于工作。桂花已经把石桥总厂的工作交总厂支部书记、副厂长负责一段时间，全力投入研修生的事。特别是当井上根来到我们洲上后，住进了服装厂门外那两层的外宾小楼，整天就见不着桂花的影子了。她要陪井上根，一个瘦精精的秃顶小老头，对一个个研修生进行面试。面试时，有一个姑娘嗑着瓜子嘻皮笑脸的，被井上根除了名。还有一位姑娘长

得有点儿歪瓜裂枣的样儿，也落了选。这两个姑娘都是家里很支持她们出去，本人也是很有决心的，被除名后就一而再，再而三找桂花说情，尽管缠人，但桂花还是费了不少口舌相劝。剩下十名，桂花急得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就怕技术考核再有人不通过，她的任务就没有完成，这事可是先与县外出劳务公司签好约的。她便抓紧一切暇余时间，亲自检查每一个人的缝纫技术，从石桥喊来最好的缝纫能手对她们一一加以提醒和示范。临考前的那几天夜晚，她还忙着对应试者的辅导，每天失眠，她的紧张和不安远远超出了应试的姑娘们。正式技术考核的那天上午，她双眼似兔子眼似红着，来到车间，村服装厂的车间停了产，围观那些要出国的姑娘们的缝纫表演。穿针引线双手似打哑语般快捷轻巧，白色的绸布似波浪般从缝纫机台上流淌而过，留下了严丝密缝的针脚，既平直又熨帖，姑娘的纤纤素手简直如恋花的彩蝶那么快速地飞舞着，来来回回，不禁让井上根看花了眼，桂花的眼睛专注着井上根的脸面表情，他那满面春风的样儿让桂花如释重负，笑逐颜开，庆幸十个姑娘没有一个替她丢脸的。那天她送井上根和县外出劳务公司的人一直到县城，回来时已是深更半夜。唉！她重重地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仿佛吐出了那块压在她心里的石头。

在十名人选确定后，富贵来找过一次桂花。他坐在堂屋的桌旁，对桂花说：桂花，这十个人当中有四个是绣花厂的，她们是织针车间的技术骨干。我能对你怎么样呢？我只能为你作牺牲。我坚决支持你，我都是为你好呀！我是……真心！……桂花嘴角带着微笑，看着他，没有与他多话。

她马不停蹄地要召集十名姑娘进行集体生活的短期集训，同时进行出国前教育。富贵得知后，马上又来找桂花，对她说：我愿意把绣花厂的仓库腾出一间来，她们睡的双人床，由我去借。

除外嘛，我每天可以供应她们新鲜的鱼。

桂花见他那积极的样儿，便说道：万富贵什么时候发了善心啦？

富贵说道：瞎，我能干半截子事吗？你一个人压担不如两个人分抬。

桂花说：我还能听不得好话，见不得好脸吗？

富贵说：你总得给我一个机会嘛！他目光直视着桂花，那话显然仍有双关意味。

桂花也看他一眼，说：那要办就不能含糊，下个月，她们要启程。

富贵满脸微笑走了出去。

他下午就带人去了县中。正逢学校有个班级的同学去部队军训一个月。他与校长商量，校长同意租借二十天。他驾着车把五张双人床运到了洲上。我亲眼见他一人肩一张床板，像大力士一样，鼓起了颈脖里的青筋，紧抿着嘴，背着手一口气把床板搬进那打扫得干干净净的仓库。当晚又和电工一起拉上了电灯。他对桂花说：姑奶奶要办的事，我能怠慢吗？明天就能住人。

桂花对他说道：你算了吧！过了粗筐过细箩，要好好想想，琐事还不少。

富贵撩起运动衫擦着脸上的汗，说道：噢，临渴掘井，尿急挖床啊？我都想好了，要替她们准备马桶，压缩煤气，锅碗瓢盆，看来还要造个洗澡间，买个“阿里斯顿”，让她们淋浴。

桂花说：培训费县外经委能出，有的不能报销我们两家厂分摊吧，免得给村里增加负担。

富贵把手一挥，说道：嘿！那有什么了不起的，以后再说。

桂花对他笑笑，说道：万富贵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大方呀？狐狸戴礼帽有了道行。

研修生的事增进了他俩的理解和沟通。那些日子，他俩在绣花厂商量工作形影不离。我心里产生了异样的情感。我不放心桂花那么晚不回来，总以催她回家吃饭的名义去找她，第一句总是：二姐等你吃饭呢！菜都凉了。那几天，十个姑娘住进了那临时安排的集体生活的环境，并不习惯。我总看见她和富贵在找他们的员工谈话。多少年来，姑娘们从未出过洲，住自己家，大都是单人房间，现在睡在一屋，打呼噜的，说悄悄话的，上床下床方便的，都有，有的人就失眠了，要求回家睡；十个人吃一锅菜也有矛盾，咸淡口味不同，烹调方式不同，饭硬饭软，等等，十人之间时有龃龉；洗澡时，要求她们几个人一起淋浴可省热水，这尤其不能适应，当几个姑娘脱尽衣服站在一起，彼此看到那赤条条的裸体，她们就会双手掩面，有的马上就逃出来穿衣。这些事情，需要他俩去做思想工作，当然只有厂长才对她们具有威信。除此而外，他俩要安排她们的种种课程：日语日常对话，出境法律教育，国内政策形势教育，缝纫技术讲座，等。他俩还得每课必听，自己要懂，才谈得上去辅导她们。我看富贵边抽着烟边皱着眉硬着头皮在听，不知他能灌入耳中有多少？我想他也许是为他厂里的四名姑娘在做样子，或者，说白了，是为离他不远处，坐着桂花呢！……

好几个傍晚，我都见桂花与富贵迟迟地从绣花厂大门口走出来，然后兜过小池塘，沿着那条长长的泛白的村路回家去，在幽暗里，我看见有人对他俩的背影指指点点，而我心里总浮现出以前他俩在这样的时刻，双双下地归来，走在村道上说笑着的情景……呵呵，在苍茫的暮色里，他俩的身影像剪纸般朦朦胧胧，走着走着，如果他俩稍有前后，那剪影便会重叠成一个人。陡然间，晚风里吹来了他俩的说笑声，天哪，那银铃般的笑声，分明是桂花的声音……我无法抑制内心的冲动，我忙闪到村头那棵大

白果树的后面，我用手紧拽自己的胸襟，我要想一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分不清自己内心是一种什么情感，是妒嫉？是欣喜？是痛苦？是解脱？总之，我心里像打翻了五味子糖浆不是个味儿，我顿时觉得浑身焦躁不安发起高烧……我站在西北风里，只等吹得我浑身发颤，才走回家去。

我十分妒恨他俩的形影不离，这时我才知道我心底是如何深爱着她。现在，万富贵终于懂得了让桂花如何就范的秘诀，这深深地刺伤着我的心。我真想找她谈一次，要是她心中果真想与富贵复婚，我离开她，到石桥去。想想吧，她和富贵时常在厂培训班过夜，一对离异夫妻一旦融洽，恢复旧情是一朝一夕的事。谁没有七情六欲呢，再温顺的猫发起怒来也会把你抓得鲜血淋漓。我心里被搅得不得安宁，我的头痛得几乎要开裂了！我对自己发誓：倘使桂花再不回家睡，我要断然与她一刀两断了。

我在那最难熬的那个夜晚，我的房门被打开了，走进一个身材魁梧的人，我一看是万疯子，惊吓得跳将起来。万疯子用手抚摸着大胡子，对我说：不要慌张。他不断地把大拇指绕过来绕过去，对我说明来意。然后神情悲切，娓娓地叙述起我生父王子和死得冤枉，他又是何等冤委，在出卖王子和的嫌疑犯中，他便是一个。我大声喝道：你是个疯子，不要胡言乱语，你怎么会认得我父亲？他的嘴唇显现出庄户人的憨笑，说他年岁大了，病也解化了许多，那民国三十年初的时候，他还没疯，那时的事他记得一清二楚。

那天深秋，一日，他在报上看到一张通缉大案犯王子和令还附有照片，他惊震不已。呀呀，不得了！王子和就在他舅舅家藏着呢！王子和从小在舅舅家长大，与万疯子是好朋友，他们在一起爬树捉鸟、逮螳螂玩蚰蚰。后来他出外学生意，万疯子羡慕不

已。那天夜晚，他见王子和在河边散步，便走上前去与他打招呼，哪知他却像惊弓之鸟飞也似的回屋了。

万疯子回到家中坐卧不宁，把那张报纸翻来覆去地看，心想王子和若是被捕定是枪毙，他便决心介入此事，帮助他脱险。在夜晚时分，万疯子像影子般窜入王子和舅家，见到了他，便对他说亲帮亲，邻帮邻，我不能见死不救。便向他摊明他的营救计划。他挖心挖肺地对他说，世上一切财宝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现在应该弃财顾命。万疯子对他说，可以写这样一份遗书，说明所得不义之财藏匿之处，并说自己再无生存勇气，决定在家乡投江自杀，完全是咎由自取。他愿冒风险，拿此遗书去咸阳，亲自交警察局。

哪知王子和却冷冷一笑，对他说：岂有此理！要说犯法，这元凶是咸阳银行金行长，我只不过是他的走卒。妈的，现在把我抛出来，我死了也咽不下这口气！再说，现在谁不见钱眼开，交警察局，还不是明珠投暗，咄！万疯子着急地说，寻死乌鸦才跟鹰斗，你就只能委屈求全吧。

王子和使劲地一摇头，铁沉着脸，说：你懂什么，我即便交出金条，金行长不信我会死，还会追杀我灭口，这蠢事我是决不干的。万疯子凑近他，又对他献上一计，听说上海有的医生本事很大，我陪你去能做个整容，让你面目全非，你照样子可以有滋有味地活着哩。

万疯子万万没想到，他说完这话，王子和那双鼠眼朝他直打转儿，脸顿时就皱成一团，说道：你是我的爸，还是我的亲哥呀！怎么这样关心我呀，亲自去咸阳，陪我去上海……只怕我把那遗书交给你，你就一下翻了脸，把我砍了。他那目光马上就落在万疯子腰间挂着的柴刀上。万疯子噗嗤一下，差点笑出声来，说这柴刀平时总是挂着的，眼看马上天气就要大冷，走到哪里见

到柴草就砍呀，你怎么被吓得见了草绳就当蛇呢！

王子和仍以狐疑的目光打量着他，又说那些赃物在转运的小船上不慎沉于长江三峡，现在落得个人财两空的下场。万疯子心想报上明明说案犯王子和失踪十天，抗战期间交通何等不便，十天内他逃到洲上躲避已是神速，不可能有时间去长江三峡转运赃物。他未能说服他放弃赃物，便与他告辞了。但他心里更是焦虑，既然在洲上这种小地方都能看到报上通缉他的照片，那在外面就更不必说，他的命就像落入一张大网的鱼，只要收起网他就会被捕被杀，万疯子决心跟踪他，一来保护，二来一定要让他接受救他的计划。

没过几天，王子和舅家附近便出现了形迹可疑的人。王子和在深夜逃走。王子和舅也有被捕受讯的可能，便悄悄地带着一家三口在月黑风高之夜，逃离了那间破落的草棚。万疯子则紧紧地跟随王子和。

在王子和去镇江见他哥哥前，他四处逃窜，先去了谏壁他表姐家。当万疯子突然出现在王子和面前时，他浑身颤栗了下，宛若落水狗上岸摇晃了一下全身的水。那受惊吓的动作那般明显，万疯子便用了这近乎夸张的比喻。王子和有些发怒地说，你怎么跟着我，算什么意思呀？让我写遗书给你是不是呀？万疯子说：是的，是的。这遗书不写，他们要捉拿你到底，你到处逃窜，要到哪一天？王子和板起脸说，你下次别来见我了，这遗书我到棺材里也不会写的。

万疯子知道他不写的原因，一是想混过追捕他的风头，显然他想获取那份昂贵的财富；二是害怕万疯子会从中窃为己有。那时万疯子年轻气盛，头脑简单，他不知王子和财迷心窍，是很难劝回头的。而这样的人往往也是以己之心度别人之腹的。但，万疯子还是苦口婆心地对他劝说，让他相信他，自己可归“破落子

弟”之列，其父因事下狱，殷实之家从此一落千丈，然而自己自幼也读过两年私塾，交友之道不敢忘怀。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识人不可不真，疑心不可不去，一个清清白白的村邻好友，能有那种歹毒之心吗？

王子和仍以不信任的目光直视着他，他气愤得嘴唇也在抖索，斥问他是否要引狼入室？这分明是扩大了目标，让他的处境变得更危险；接触他这种大案犯就不怕被圈进同案犯，起码是犯了知情不报的包庇罪；既然你冒如此风险，必定要有巨大的回报喽，这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他想狠狠地挖出万疯子的那颗“黑心”来，让他摆脱他。万疯子觉得再次受到莫大的污辱，他沮丧着脸，几乎想下跪求他，压着嗓子说：子和，你这样想我，让我好痛苦，我劝你的话，你再好好想想，我们下次还会见面的。

万疯子离开了他表姐家的篱笆小院，消失在黑暗中，但他的双眼在夜色里依然像星星闪烁。他已不知有过多少个不眠之夜，紧随着王子和的迁移。两天后，他便转移到姨妈家藏匿。那是离杨中不远的小镇，万疯子在天黑时步入后院，再次见到他。他把一瓶上等的白酒放在桌上，又摊开四包下酒熟菜放在他面前，还未等王子和开口，他便说，我说好是要再见面的，来，今晚好好喝一盅，为老兄解解惊哩。但王子和非常讨厌他的到来，拉下脸说：你是不是当了警察局的密探？你到底要干什么？万疯子让他冷静点，说要是密探早把他铐了。他怪他以往不该干这不仁不义的事，现在事发，倒是个转机，你把赃物交了，你就再不是罪犯，而是清白之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了！欲不可从，应视不义之财为粪土，这是起码的为人之道。

哼，谁都会说，可在金条面前谁的眼睛不发亮？你让我好好喝一盅，是让我酒后吐真言吗？

他顿时浑身发抖，王子和居然仍然这样看他，实在太气人了。

这时，酒瓶没有启开，王子和姨妈慌张地跑进屋，说外面有情况，让他赶快从后门出去。王子和和他一出后门，从玉米地里便杀出一支便衣。他让王子和跑在前面，突然一颗子弹就穿过他的小腿，顿时鲜血直流。

说到此，老人撩起右边的裤管给我看，那伤口像一对小小的收口的凤仙花，显出淡淡的红色。

万疯子说累了，便在堂屋里踱来踱去，那宽大的衣衫发出瑟瑟的声响。他扬起手说道：事情还没完，还没完——他又坐下，那两道粗粗的花白的眉毛抖索着，情绪激动地说下去。

后来他们逃进一个浓密的芦荡，刺骨的风刮得他俩浑身发抖。万疯子撕下衣片包扎着腿伤，咬着牙对王子和说：看看吧，我为你吃枪子，现在到处都在通缉你，你往哪儿逃哩？你还是依我的办法做，这救了你的命，也救了你的魂！……哪知他却一把拧住万疯子的胸襟，恶狠狠地说：怎么你一到我姨妈家就被包围？你现在还想用苦肉计来让我信任你吗？你别再想打我的主意了，那十多箱金条正在三峡水底喂鱼！他把万疯子重重一搯，狞笑两声，那牙齿在夜色里闪出一道白光，便消失在黑暗中。

说到这儿，老人像患了重病那般沉吟不已，不住地叹息道：唉唉，要是他听了我的话，他准能活到今天……我真不明白，他怎么鬼迷了心窍，始终认为我是为骗他的赃物，从中想发横财来的，而且还认为我是出卖他的密探……唉唉，看来一个人是要被他执迷的盲点付出沉重代价的。……

盲点！盲点！我呼喊起来，我马上去抓紧老人的手，突然发现他像影子消失了。我赶忙起身，发觉满头大汗，刚才做了个多么清晰的梦。我想这很奇怪，多少年前万疯子对我叙述的往事，

偏偏今夜入梦呢？还不是因为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吗？这几天我一面猜忌桂花，一面又想自己能否误入了盲点，就是这双重心情，才没让我干出与桂花决断的事。大梦过后，我更觉得自己要冷静再冷静，盲点！实在是太可怕了！自己切莫误入盲点呵！

当那个无雪的春节来到时，村里显得格外热闹。年三十那夜，鞭炮繁响，烟火升天，村子似乎在燃烧着。村里人如此兴奋地过年，大抵与这次十姑娘出国当研修生有关，她们刚去一个月，有人就寄回了四千元的月薪。这时，那些千方百计地阻挠她们出国的亲人，才觉得桂花没有骗他们。

小虎婶婶拿到萌芳的第一笔汇款来找我，说：桂花还没回来呀！我真盼着她呢！我托人去城里买了两盒福建桂圆送她，你一定要收下。她责怪自己糊涂，错怪了桂花，打不断的亲，骂不断的邻，今天是向桂花赔不是来的。她说话时泪汪汪的，显然动了情。

荷叶的爸也来找我。说他收到钱一夜合不上眼，心里又是高兴又是担忧。荷叶是去当研修生？什么研修生呀？不会当了东洋鬼子的小老婆吧？我安慰他：桂花还在那边呢，怎么会呢！两年以后，荷叶肯定能回来的。那时她就能把十万元带回来，那多好呀！他说：操他妈的，那我就替她把婚事大办一场，向村里人宣布：我，万志猛不是穷人了！操！他把双手往背后一抄，昂起头来，在我家外的场院上绕了一圈，回坡地前，对我大声嚷嚷：喂，富文呵！等荷叶回来，我到你府上，向桂花负荆请罪！操！他转过身走了，那一高一低的肩膀显出他那愤愤不平的样子，真不懂他是什么意思。

三子尽管三十多岁了，但依然当“孩子王”，带领麒麟班子，敲锣打鼓，挨家挨户唱麒麟，到了我家门口，他把那麒麟的四脚

往台阶前一放，敲一阵锣后，唱道：正月里来闹新春/万村出了个闵桂花/闵桂花来真勇敢/她带领队伍上大阪。这词儿是三子爸万富本编的，这明显受到他童年时听到的那首老歌的影响，叫做：正月里来闹新春/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来真勇敢/他带领队伍上横山。我想把现今的乡镇企业家与当年的战斗英雄相比美，是无可厚非的。听了这麒麟词我感到振奋，又感到忧伤，我想桂花此一去一个多月，过年都未给我们来封信，实在有些不尽人情，我头脑里胡乱地想念着她，竟忘记是要给麒麟班子犒赏的，或一淘箩蒸糕，或两条香烟，或几盒糖果，怪不到他们在家门口唱个不停，不肯走呢！

我终于盼来了她写给我和二姐的信。她信首为富文、二姐、二姐夫：你们好！便知信中不会有关于我们俩爱情的词汇了。

信中，她叙述了姑娘们从未出过远门，在路途中休息不好，特别是乘上海轮，航行在惊涛骇浪的大海上，大多数姑娘都呕吐了，她自己总算能挺住，她便替她们打扫啦、端水啦、送点心啦，并劝慰她们：晕船不是病，上了岸就太平。也有的姑娘在卧床休息时便哭着喊爹喊娘的，并后悔出来了，说没想到出国留洋要受这种磨难。但晕船的大多数能坚忍，躺在卧铺上一动不动，这样呕吐被遏制住了。后来，她们一踏上大阪的口岸，个个都活蹦乱跳起来，晕船的症状都消失了。有一辆车把她们拉到依山傍水的郊区，天空中正飘着纷纷扬扬的雪花，那山山水水在雪幕里朦朦胧胧十分迷人。那些小镇的房子并不高但很整齐，如同搭置的积木，很为漂亮。姑娘们工作的那家公司的老板是井上根的朋友，其父曾入侵过东三省，现已过世。也许出自替父忏悔的心情，井上根的那位朋友叫浅野次郎的，对姑娘们十分客气。他的公司住处在已经城市化的小镇的边缘，那是城乡结合处，能看到繁华的街市，也能领略田园风光。浅野次郎替十位姑娘准备了一

间宽敞的宿舍，工作的地方离住处只有百米之路。浅野次郎经常出去接洽客户，而他的太太则很乐意帮厨，同时学烧中国菜。他家有菜地，不必上街去买蔬菜。荤菜是他亲自开车去采购，然后放入冰柜之中。他对服装成品的质量十分注重，萌芳担任质检员，他总让她对每件衣服的线脚和钮扣要使劲地拽，似乎要显示质检员有多大气力似的。时常加班加点，但从未拖欠过加班费。有时，从镇上或村里有青年人找她们交朋友，浅野次郎对那些日本男青年戒备森严，决不允许他们在公司多作停留。他的亲戚朋友中也有人想来相亲，他那张扁扁的脸总像蟹壳似的顿时阴沉得发青，用日语说道：我公司的规章有一条：不准恋爱。看来，他对研修生们的保护，如同保护自己的女儿。桂花在信中还说，她之所以迟迟不归，主要是为利用井上根和浅野次郎的关系寻找日本客户。决不能错过这次赴日机会，要为村办服装厂和石桥服装厂做点大事。在信的末尾处，她叮嘱我，村办厂的事全要托我管，要我拿出“犄式”来不要前怕狼，后怕虎，即使做错了，她也不会责怪我的。

我很在意她没有单独给我一封信，描述她在异国他乡想念我的情怀。特别是在春节的日子。中国人夙有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情结，而她为什么不对我说说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话呢？

阴历正月底，她回来了。那天我在家休息，跟她姐，还有她二姐夫，以及她二姐夫的儿子，四个人一起在楼下正屋里包馄饨。忽然，我背后响起一个脆生生的声音：哎，二姐夫也在呀！我回过头，见她身上挎着包，手里提着个小皮箱，走进门来。我忙迎上去，接过他的东西。我随眼打量了她一眼，她的头发烫过了，短了些，满头如同堆满了刨花似的，但再也闻不到那泡花味而是一股高雅的檀香高级香水的气味，她显得既精神又洋气，她

穿着黑色皮鞋，毛货裤，上身着那件万富贵替她买的黑色貂皮短大衣，显出高贵的气度。她临行时穿的是件细绒西装，浅色的，回来却是那件她一直未穿过的大衣，委实让我震惊，我心里像被螫子咬了一口，那种痛苦是难以形容的。于是头脑里闪电般掠过种种念头。那是一种难以言传的让人沮丧的感觉。我表面上还显得热烈高兴，从她身后帮她解下大衣，挂在衣架上，然后，替她倒了一杯热茶，给她暖暖手。

整个饭前膳后，正屋里都充满了欢乐的说笑声。她对大家滔滔不绝地叙述在日本的见闻，说日本的城市、乡村都很清洁，皮鞋几天不擦也不见灰尘，衣领几天不换也没有污垢，好地方。又说日本人均的收入和实际积累比美国人都多，名列世界第一。所以有人说，在日本挣钱，拿到中国来消费，是最划算的。所以她还要继续派研修生到日本去。她边呼噜呼噜地吃馄饨边说：十姑娘尝到甜头啦，后面的准要抢着去，这叫爆竹店里着火——一响（想）全响（想），可也是麻烦事。大家又一阵乐。饭罢，她二姐说，现在人都忙，你二姐夫也很少有闲功夫，今天他们要去看父母亲，问桂花去不去？桂花马上直搓手，说道：哎唷，我回来事情真多，我下午要找老村长、三子他们谈谈情况，明天上午要到厂里落实一些要紧的事，我改天自己去。这么，二姐夫一家三口就走了，二姐答应回来烧晚饭。他们走出家门口，桂花突然想起什么，忙从塑料袋里取出几盒食品，对二姐说：这是从日本带来的“寿司”和“三明治”，马上要吃掉的。我今天不能去，向爸妈道个歉呀！我也补充地说了句：向二位老人家问个好呵！

屋里就剩下我们两个人。阳光从宽敞的大门口照射进屋，没有一丝儿风，屋里被晒得暖洋洋的，猫和狗都趴在门口的台阶上晒太阳，猫伸着懒腰，把四个爪子伸长，把尾巴翘得高高，显得那么安详和满足。我的心被那热烘烘的阳光烘烤得发烫，浑身像

生病似的发着热，我多么盼望这一刻的来到，只有我们两个人，我要向她倾诉自己思念她的表情，言语似乎要从喉咙急涌而去，但却又咽了回去。而她却像往常一样那么忙这忙那的，扫地、擦桌、拖水门汀油漆地板，即使工作再忙，她总喜欢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我边喝着茶边说：你怎么穿那件貂皮大衣啦？她没有听懂我话里的意思，随口说道：这么贵的衣服，不穿不是浪费嘛，日本那边冷。再说，那也是我的钱买的。噢，原来这样。我应声道。这时她才觉得我的问话有些蹊跷，反问我：这又怎么啦？我忙说：没什么。她又微微一笑，说道：哼，你呀！肚肠怎么曲曲弯弯的，我都看得见呢！她又问起我厂里的情况，我说：是这样，情况不大好，年底的货早发完了，年初却是没有新订单，我打电话到大阪，你却不在。我想出个轮岗的好办法，你做三天，她做三天，没让一个人下岗哪！

她那笑盈盈的脸顿时阳转多云，却显出对我很不满的样子。说道：这次出去，我倒是搞到了订单，带回来了。以前日本销过我们万村的服装的，认货。可是你……唉！你居然让厂里人轮岗？你就不能迈开双脚到城里，到处主动接洽生意？我让你拿出魄力来，你呢？大概就坐在办公室里等老客户的电话吧！这就算你的魄力吗？富文，你应该想想，我曾经给过你多少机会，让你发挥自己的才干，喏，在石桥厂，成立二部让你当经理，你上任没多久“让贤”了，不是吗？我搞研修生工作时，让你到一线上抓万村服装厂，你只有对我“汇报”“请示”，还是没能分挑我的重担。我忙得透不过气来，却助长你的依赖思想，不是吗？富文，想想吧，你干服装这一行有多少年头了？……万富贵办绣花厂才两年，就在日本找到订单了，这次我去才知道……你不感到惭愧吗？都五十出头的人了，怎么就是我的跟屁虫，不是吗？跟屁虫而已……

她的话如同一阵暴风雨，把我淋成了落汤鸡。不，那是一把把冰雹似密集的尖刀，轧在我的心窝里，我心里流淌着血，我一时失去了一切反击的力量。我像一个被剥光衣服的乞丐垂头丧气地站在她面前，那是被剥夺了自尊心后没脸见人的窘态。我头脑里一片空白，我真盼望头顶能开口天窗，让我飞出去，或者墙上能开个狗洞，让我爬出去。这会儿，我还能说什么？但我头脑中还留下了那么几句话，我想对她说：桂花！我这一辈子是被你害成这样的！我为了爱你！让我变成了你的奴隶！可是你却在突然间对我如此无情无义，把我看得如此一钱不值！她心中念念不忘的还是那能干的富贵，我还留在这万村干什么！我还留在你身边干什么！我知道你心底里还爱着富贵，我走！……但这几句话，我却是强忍着，没让它说出口，我这个人毕竟还不是鼻涕虫，我在心底固守着我最起码的人格，我决定以我的行动对她“回敬”。

我垂着头走进西屋，我把门关得紧紧，我仿佛还想期待着她对我有别的安慰的话，但，没有……正屋里静寂一片，不一会儿，是电话铃声，我听见桂花接电话的声音。桂花在电话中对老村长说：是的，老村长，我回来了。让我就过去吗？好的。我马上就来了。她放下电话，就听得一阵急促的楼梯声响，一会儿，又一阵下楼声，她走出了门。

我的眼睛被泪雾遮挡着，我整理着自己的衣服和用物，看看手表，正赶得上今天进城的长途班车。于是，我加快了速度，整理着杂物，心里对自己说：你难过什么呢，你走，是你自己决定的，谁也不会来挽留你，你何必怜悯自己！我振作起精神，打好了行装，走出屋外，锁上大门，从村后的小路，走上了等待班车的大岸。

一天后，我便在苏州观前街的一间小屋里见到了“关公”。这是一间街面房子，上面挂着前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招牌。办公室里电脑、传真机、电话等办公设备，雇员只是两位，一男一女，均操苏州软语，看来都是本地人。他像几乎所有的大小经理一样，穿西装，系领带。只是他的领带更加引人注目，金黄色的，上面印着孔方兄的图案。他紧握我的手，说道：我终于把你盼来了，我这里真的很需要你这样有文化的人，怎么？还没吃饭吧，走，走，到馆子里喝一盅，替你洗尘。

翌日，“关公”陪我去逛公园，去了沧浪亭。清水绕亭，廊阁起伏。我在亭的一角读到《沧浪亭记》碑文，顿时与古人找到共鸣：太伯虞仲之所建，阖闾夫差之所事，子胥种蠡之所经营，今皆无有矣。真可谓：士之欲垂名于千载，不与澌然而俱尽者，别有在矣。说得白一些，人世沧桑，不因具象存在而留存，后人不因具象的去留而怀古。人与世在变，那是绝对的。我庆幸自己能从洲上走出来，确实要把自己好好地变一变了。回首往事，我才领悟到高尔基那篇《马加尔·楚德拉》里面有句话写得多好：你跟她亲过嘴以后，你心里头的自由就死掉了。我后悔对桂花的痴心，我总为她好，想讨她的欢心，我把自己关在爱情的笼子里，我失去了自我。现在我终于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我自己全新的工作充满憧憬，但我又怕并不适宜我做。我急切地问“关公”：对于游玩我确实没有兴趣，你告诉我，你到底叫我干什么？

他使劲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乐呵呵地说：富文，你原先是坠在水底死不了，沉得住气的人，现在怎么学会了城里人的浮躁呀？我推开他的手，有些焦躁地说：“关公”（我依然称呼他当年的别号）你不晓得，我这些年，几乎在做我自己不喜欢的工作，这次，我再不能……我三十不立，四十而惑，到了知天命之年，

我怕你让我去做拉广告之类的生意……

哎呀！人尽其材，材尽其用，这次回去过春节，我三顾茅庐，求贤心切，既然你十分注重时效，那我就告诉你。这次请你为公司写个电视连续剧，我预支稿费三万元。按每集五千元计，我还有三万元应补给你。这事来头是这样的：经我努力，终于弄到一张公司与中央电视台影视部联合筹拍的协议书。他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来，他把那折成四方形的纸打开，在石凳上摊平，让我看。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中央电视台影视部那端端正正的红色大印。

哦，不简单！我对“关公”刮目相看。那，写什么题材呢？我问。

当然是写农村现实题材呀！他说。

这事……我真能行？我疑惑地看着他。

哎呀！文兄！你不是对我说过发表过短篇小说嘛！依我看，你把十二集电视连续剧，写成十二篇故事连续的小说，那就成。我呢，靠这份协议书，已经拉了一部分赞助和广告，有的都到款入账了。可剧本八字还没一撇，所以你必须一鼓作气写出来。

我望着那渺渺的水面，鱼鳞似的波纹在轻轻地荡漾，白色的水鸟在湖面上悠闲地回旋着，猛地扎下水里，水面上便绽开了树轮似圈圈涟漪。突然在水边的岩石缝里，我看见有丛黄色的小花儿在轻风中摇曳着，那是丛迎春花，使我想到那八月的黄灿灿的桂花，我说：“关公”，有了，我写桂花怎么样？闵桂花，她的材料很精彩，当然要进行艺术加工，虚构，那戏会更加好看。

嗯……闵桂花……可以呀！那你先抓紧搞个剧本大纲，我们再进一步研究。行吗？

于是，我马上像鸭子见到水似的全身心地投入了对桂花艺术形象的构想中。那几天，我独自在沧浪亭的小径上绕圈子，无时

无刻不在与桂花生活在一起。当我离开那幢马赛克外墙的小楼时，我心里曾决然地想：跟桂花就此一刀两断，了却这份不属于我的爱情。但现在我在构想这样一位乡村女企业家应该怎么写时，对于桂花的款款之情又充溢了我整个的心胸。我对她牵挂起来。望着西边的方向，那灰色的云层正从那儿涌上来，它仿佛给我带来了信息，村里又闹腾起来了，人们争着要出国，向桂花请客的、送礼的、写条子的、打招呼的，弄得她焦头烂额……石桥厂肯定要让她回去，你顾了娘家不能丢了婆家的，你跟石桥厂是有合同的，赶快回去！现在她肯定忙得夹扁头，也许这时候，她正在对老村长和三子在埋怨我：这个富文，傻不傻！呆不呆！在我忙得不可开交时，他倒走了？去哪里啦？他虽然工作能力不强，也能帮我这，帮我那的，其实，我只要对他一五一十地让他怎么做，他也是能办好的呀！或者她压根儿不愿对别人说起我，只有别人问她时，她垂下眼睛，显得很勉强地对别人敷衍一句：万富文嘛？他，他去石桥厂了吧，给副厂长当助手。但不管她对我如何，此刻她一定忙得脚打后脑勺团团转，她那双大眼睛上方的两道淡眉，准会形成倒八字，像小鸟着地前那双垂下的翅膀。

明明我在琢磨应该怎样搭制一部电视剧的框架，结果我又陷入对她的思念。但这样的思念使我确定了剧本的视点：一位她身边的助手对女老板的相识相恋的始末，这段纵向方向的材料，我可以拿出许多，加以改造、伸发。而她原有丈夫的人物关系是必须删去的，因为写出来万富贵必定要以侵犯了他的隐私权与我打官司的，所以女老板根本就未结过婚，他也便无刺可挑。自然还得设想她身旁的两个男人，一个是很有钱的大老板，追求她，并教她怎么施坏，可以聚敛财富。桂花曾对我说起过一件事：有个肥得像猪头三的客商对桂花屡次说，他羡慕她手中有两爿服装厂，这样就有戏可唱，可以故意制造盗用服装商标案，用此家告

那家，在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两家厂的名气都做出去了。再者，那猪头三凑近桂花的耳朵眉开眼笑地说：你呀，可以在石桥厂进材料，高价进得好处，然后低价卖给万村厂，又可得一笔好处，石桥厂是镇办企业，反正少上交利润肥了你私人腰包，嗨嗨，否则当厂长拿铁工资，有什么意思呢！还有一次，猪头三请桂花吃饭，说桂花厂长哎，现在发财的机会到了，现在不是时兴搞“量化”吗，你的两厂都可转制了。我告诉你哎，我刚从顺德来，那儿有家建筑公司净资产一千五百万元，让资评员一估，成了六十五元，一把手得股占百分之三十二点七——看看，他私人得了多少钱呀！你干不干，我去找个资评员来，保证你闭着眼可得个二十万，小意思的！他还把那肥手翻来翻去，翻了四下。他冲着桂花，眯缝着那双深陷在脸肉中的小眼，笑着，仿佛那二十万已经到手。对！这条线可以用来反衬女主人公的价值取向。还有她身边的一个男人是一个韩国人。这个老板在最困难时公司倒闭，银行里也开不出信用证，这时他来求女主人公，女主人公出自对他的同情，也给他发了货。后来，那个韩国老板因此重新东山再起，把生意越做越大，对女主人公介绍了不少外国客户，使她的企业走上了外向型，全部出口。她身边那助手却嫉妒、怀疑他俩的关系，从中要小使破坏他俩的友谊，结果激怒了她，女主人公宣布与韩国人来个国际联婚。她助手痛苦地向她认错，而她却对那助手说：既然你认错了，我也认错，那国际联婚是她杜撰的，于是有情人终成眷属。这条线前半段的构思是采用了桂花曾帮助过外国小老板渡难关的真实事迹，后半段则是虚构的，是表达我不能实现的心愿。无独有偶，就在我想定这个结局夜晚，我安稳地很快地入眠了，到了半夜却梦见桂花如鱼美人一般与我躺在一起，她是那般洁白，如同白瓷一般闪着光泽，她浑身那优美的曲线像水波似分开又交汇，无比美丽，她那鼻息里吐露出八月桂花

的香味儿，传来那勃发的青春的气息，她周身散发着一股股的热力，仿佛再冷的石头雕成的身躯也能被她熔化……哦，一颗美妙的星辰，既有太阳的温暖又有月亮的妩媚，就升起在我的身旁……我颤栗地拥抱着她，如同轻风拥抱柳枝，如同行云拥抱蓝天，如同羊羔拥抱草地，如同海浪拥抱沙滩……其实，我拥抱的却是那软绵绵的棉被……我醒来后就再也睡不着，我想我的生活经验告诉了我，梦是人的第二种生活。我的梦，最终只能寄托在创作之中。

数日后，我终于把一份剧本大纲放在“关公”的面前。他抽着三个五外烟，颠动着脚尖，很快地就看完了我那一万多字的故事梗概。他喜滋滋地对我说：富文，行呀！写得不错！写一个乡村企业家的命运，很感动我。在男主人公身上我看到了你的影子，换句话说，你能不计个人名誉，解剖自己的灵魂，我表示佩服。不过，女主人公的形象还不够深刻。嗯，你说以桂花为模特儿，倒使我回想起一段往事，可供你参考。你当然不知道，我那时作为万村农革造司的头头，曾在公社里得知一件事，说是桂花父亲解放初在乡政府搞肃反工作，曾有一份肃反对象名册藏在家里。为拉开“清队”序幕，那名册对我们当然至关重要。我们便以他包庇历史反革命为借口，对他进行抄家。那名册倒未找到，哎，却发现了一本咖啡色硬封面的闵桂花的东西，从高小到高中所写的日记。当时称之为反动日记。

噢，有这种事情？我惊异地看着他。

当天下午他从口袋中掏出一张纸给我看，说道：我刚才回想了一下，我所记得她在日记里写的一些内容。嘿嘿，根据这些内容在当时是准备对她开斗争会的，那尽记的是万村的苦难嘛。但当时县里来人坚决制止对她父亲的冲击，批判她的事也随之作罢了。现在我回想起来，觉得她后来的作为恐怕与这日记有着某种

联系。

我仔细地琢磨着那页纸，那上面的记忆如此清晰，我便知“关公”确实是颇费心机地钻研过那本日记，没准都写好了批判稿。

1956 年年轻的四姨娘去逝。高热后断气，不知何病？

1957 年稻飞虱满天飞，粮食减产一半。

1958 年洲上闹鸡瘟，无一幸存。

1962 年灾年，洲上人吃观音粉^①，有人外出讨饭。

1963 年闵家村柿子林，砍去了只开花不结果的柿子树，结果柿子林绝收。

1964 年年挖渠竹坝，洪水依旧。稻穗倒伏大水中，七日不退。

.....

我看着那纸页上的行行句句，心里沉吟道：是呵，是呵，桂花为什么总是念念不忘洲上的苦难？我想起她曾对我说过，她从小就喜欢看书，特别是看小说，小说里的主人公大都是有忧患意识的人，小说总是正视现实的苦难，让人们去克服苦难。我想一个人的心态，总与他所受教育及社会影响有关系。

我又想到七十年代初，桂花刚嫁到万村来，不久，新娘子就当上了万村妇女队长，专带领妇女干活的那种角色。有的妇女就不愿出工，拖儿带女地来找她求情，说家乡实在难过日子，让她批准进城讨饭，那时讨饭是要生产队打证明的。我总看到桂花虎

^① 观音粉，指用石头粉掺合野菜做成饼，用以充饥。

着脸，很不高兴地对她们说：我说好嫂子、好大姐，你们走了，这万村的地谁来种呢？我知道洲上苦，可苦总要想法子改变呀！不怕事难，只怕手懒，个是这话？每当她看到我洗笔磨砚，把纸摊在方桌上，要给有的求乞者写告示时，她总是斜着眼狠狠地看着我，嚷道：你这个耍笔杆的，还帮他们的忙呀！你去城里看看，那些戴臂章的文攻武卫队员凶得很，不把他们撵回来才怪呢！你是喝墨水的，你就不懂竹贵有节，人贵有志这个理吗？你写吧，我准给你撕掉！回想当年她当妇女队长时那种带领众人埋头苦干的情景，我现在又明白她内心在想些什么。

面对那页纸，我看了一遍又一遍，我想了很多。这对于我塑造女主人公的起点确实大有裨益。同时那页纸给了我奇思妙想，那也许是改变我人生的转折点呢，但我现在对谁也不会说。

我以十分亢奋的心情投入了剧本的写作。

不久，我意外地收到了一封从洲上寄来的信。拆开一看，是老村长写来的。我不知老村长怎么会知道我在苏州，惟一的可能就是乡下“关公”老婆告诉他的。“关公”肯定把我“投奔他麾下”的事宣扬出去了。我一再请他保密，他也做不到，他那种爱张扬自己招摇过世的性格永远也改不了。

老村长在信里开门见山地说，对于我这次出外替“关公”公司打工，让他惊讶不已。他不能理解桂花是那样平平静静地批评了你几句，就使你那么受不了？说在他的印象中，我是个极有涵养功夫的人，这一回，怎么让人说几句，就不辞而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接着，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富文，看来现在的人不像以前那么有稳定性，容易理解，我的思想工作要跟上去也是非常吃力的事。这次

桂花回洲后，除了谈了对村办企业的新打算，她又提出如果万村需要我，她愿意辞退石桥服装厂厂长职务，回村当村主任。我当然喜出望外。

富贵也不知从哪儿等到的信息，很不高兴地来找我，说：怎么？闵桂花要跟我竞选？好呵！我马上对他做工作，劝阻他：三年一届的选举马上就要开始，你怎么突然有兴趣竞选？我看你倒更合适搞企业。这最后一句话让他很不高兴，当场对我说：说我行也是你，说我不行也是你，怪不到你是位“不倒翁”。我不愿与他争吵，因为有些事是怪他自己不好。上次要推荐他，他不愿意，不知这次他却为什么要想竞选？

昨天，选举结束了，富贵榜上无名。他到桂花家向她“祝贺”，他拱手说道：衷心祝贺，桂花上任万村村主任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所以毛逐（遂）自荐，宁可不愿在外发财，也要回村把我等坏老板治一治。桂花没有冷落他，替他倒了一杯茶说：谁也没说你坏老板，你当老板给村里干了好事。可你不能凭给村里干了好事就强行要把鱼塘新一轮承包款降下来？再有，现在绣花厂亏损了，你已签了合同啦，为什么一定闹着要转包给别人，你不是没能力的人呀！

富贵的脸马上就很不尴尬，站起来说道：当然，绣花厂也是我办起来的，可我为什么要办？还不是为了你吗？你想想当时平原野川撤了资，你的厂找不到订单，当初不是下岗三十名吗？我把她们组织起来，免得有人再扔石头砸你的头，村里多不容易让厂拖了一年多，现在你找来订单，厂里的业务骨干又回去了。但当时那摊子总要有收拾吧。要是我宣布解散，那些散兵游勇准

会来找你麻烦。

桂花倒没想到这一层，她看了他一眼，又说道：可你还是得罪了他们。说到底，你是为自己背包袱。

富贵重新坐下，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这唉叹声仿佛在球赛场上终场鸣笛时输人一球的无法挽回的叹息。富贵终于说道：桂花，这二十多年我们好像在进一行一场赛跑，要是没有你，我就再跑不下去了……我求你，把当初的感情还给我吧！这个男子汉第一次对她深深地垂下头。

桂花却是淡淡地说：以前我倒是有跟你赛跑的意思，那时我觉得这种赛跑很刺激……后来我觉得你只能跑短跑，长跑就不是我的搭档。至于感情，我从来就不欠你的。

富贵抬起头说：桂花，翠要跟我离婚，……如今我……穿新鞋，寻干道，我们重新开始吧……

桂花吃惊地看着他，说道：翠要跟你离婚？肯定是你逼迫她这样做的！

富贵吼了起来，你凭什么这样污蔑人！

桂花一下犯了脾气，也吼道：你以为我不知道她肩膀上被你扭的紫血印吗？

富贵辩解道：她可以三四个月不与我同床，那还叫夫妻吗？

桂花说：那是魔鬼缠着你，你把自己和别人的生活都搅得乱糟糟的，哪才有平息的时候呀？啊？

万富贵怒不可遏：魔鬼吗？就是你！这二十多年，就是你在心里作怪，让我从未有过安息的时候！我的痛苦哪一桩与你无关呀？我疼你、恨你、怀疑你、恭维

你、咒骂你、伤害你、帮助你、远离你、亲近你、嘲笑你、乞求你……哪一样行为不是为爱你！爱你！……现在你把一切旧情都撕去了！你就是这样报答我的爱的吗？

桂花听不下去，大声对他嚷道：你不要替自己遮羞了！我不要听，不要听，你给我出去！

万富贵一下气得不成，说道：好狠毒，要撵我走吗？这里原是万家的地，我连沾点地气的权利也没有吗？我就不走！然后他缓了缓气，说道：大家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何况我们老夫老妻，有什么不能沟通的呢？我想到我搞稻田养鱼的时候，你写给我那么一厚叠的信，要不我后来怎么成了鱼王呢？我们为什么不能恢复当初的感情？

你翻什么陈年旧账，我不要听！你回去吧！

富贵站起身，走到门口，却又趑回来，说道：其实，桂花，我们为什么总要争要斗呢？我知道，服装厂里现在也搞起了绣花业务，尽管我作为入股合伙人不同意，你们还是这样做了。可是，我呢？我最近收到了日本客户的退货，并与我了结了合同关系，这与你这次日本之行，有什么关系？他的目光犀利地逼视着桂花。

桂花一下愤怒起来，说道：你这是牛头对马嘴呀！我搞我的绣花，跟你有什么关系？原来，你被人家退了货，是我从中捣鬼呀！个是？你不去想想自己方面的原因，反倒怀疑我，我是你的下酒菜，随便可以让你吃吃的！多少年了，你这脾气怎么就改不了呀！你现在是想把绣花厂亏损的责任推到我头上，个是？你还想让我活不活呀？……她气得直喘气，说着说着一阵晕眩，就昏

了过去。

一直在旁边无法插嘴相劝的二姐，马上向镇医院打电话进行抢救。救护车把她送到县城医院，经抢救，她苏醒过来，现在还在医院继续治疗。

这便是桂花二姐对我叙述的她所目睹的一切。

我去医院看望过她。她对我说，要把富文找回来。富文，你听我一句吧，回来吧！桂花上任村主任了，有多少事呀！不要与她闹别扭了，不管你与桂花之间有什么矛盾，回来和解。村里需要你……

读完这封信，我复杂的心情可想而知。我既为桂花担任了村主任感到高兴，也为她遭受了万富贵的无理取闹而感到愤懑。桂花对我要说的就是一句话，让我回去。也没有其他特别的言语。这句话使我陷入矛盾，它勾起我对桂花绵绵的思念，我想回去；但回去又怎么样，满耳还是她那怨天尤人的批评，那我干什么一定要回到她身边呢？现在，我惟一的中止痛苦的方式就是中止对她的思念，我既不给桂花写信也不给老村长复函。我要独辟蹊径，做番成绩，给瞧不起我的人看看。

我夜以继日地埋头奋战，提前交出了剧本。“关公”阅后连连拍着我的肩膀，说：好东西！好东西！他说：这样一来，就可以四处拉广告拉赞助了，我不仅有中央台的协议书，而且有剧本，下面的事会顺利地进行下去。记着，我还欠你三万元稿费，暂且欠一欠，三个月内肯定付清。下面嘛，你可以在我这儿干点杂活，拟写广告词，写资料片什么的，我接下来还要搞连续剧，有你发挥的……不，我打断了他的话，我说我要走了，我有我的事要做，以后有什么事再联系吧。他伸出手，使劲地握着我的手。然后，又对我付了一笔生活补助费，我也收下了。

我决定离开苏州返回洲，在镇上办个综合性的文化站。临前，我去市新华书店采购了一大批书籍，农业科技和医药方面，各种门类，都择数册，花费了三天时间。然后我叫了辆二吨小货车，径直沿着沪宁公路，走上回乡的路。

我决心离开桂花远一点，回乡后暂住在镇上我的一位熟人的家里。翌日便去找魏书记商借文化站的房子。我把自己的计划向他描绘了一番，全乡镇的人都可来查阅各种需要的技术资料，我还要订各类科技杂志，然后定期出刊油印小报，向农民介绍各个农季的实用知识。我并要去城里邀请专家举办讲座，并上门进行指教，等等，这一切都要收费。当然也要向镇企业办办理注册手续。魏书记微笑起来，那脸上便盛开出一盘山茶花。房子很快地在镇中内解决了，膳食住宿也在镇中内。于是，我便请人一起把那些小山似的书籍搬到镇中。并在校门口挂上了前进文化科技站的招牌。我找来木匠连夜赶打书架、桌、椅，装修那间原来堆积杂物的房间，把科技站搞得像模像样。

哪知数天后，老村长从苏州带来了穿蓝制服的工商局的人，告诉我前卫文化传播公司总经理（“关公”）已被拘留审查。原因是他私刻中央电视台公章，伪造拍片协议书，拉赞助，私吞集资款有几十万元之多。我听罢差点晕倒。没想到“关公”走上了这条堕落的道路。工商局的人要我交出三万元，说那是赃款，必须归还。老村长在一旁，对我说：唉唉，富文呀，老实人往往容易上当受骗，赃款要拿出来的。我心里委屈极了，我说：老村长，诸位同志，你们看看，这两个月苏州一行，让我白了多少头发呀！我花了多大的心血，写了二十万字的剧本，这一切都白费劲了吗？

你以后可以跟“关公”算账，但这钱是他骗取得来的，要归还人家出资企业。老村长说。

老村长呵，你看看，我这三万元和所有的积蓄都花在这间屋里了……要不是桂花当年写下的这些记录，我怎么会想起办科技站呢！……我双手抖索得厉害，从内衣口袋里掏出那页纸交给他看。

老村长惊异地看着，感慨万千，说道：噢，原来这样……

现在让我拿什么来归还？喏，把我手表拿去，把我这件西装也拿去……我一边说，一边动作着，让工商局的人瞠目结舌。

不行！三万元你必须拿出来！那位工商局戴眼镜的领头的说道。

要钱没钱！狗命一样！……我满脸都在颤栗。人到了绝境，只能讲无赖的话。

那，请你跟我们回苏州！把衣服穿好！手表戴好！把门锁好！现在就走！

走就走！我说。我且看他们会将我怎样！……

在被拘留的日子里，我的拒交赃款的种种狡辩不经一击。我只能答应回乡凑款归还，签字立据，他们才放了我。我没有回万村，我不愿去向万村的亲友们借钱，更不愿向桂花借钱，我不愿受到他们对我的嘲笑或奚落。我径直回到了镇里，走进了中学的大门，急速地直奔我日夜牵挂的文化科技站。打开了门锁，看到书架上那么多书籍，我的心不由得痛苦起来，我已与苏州市新华书店联系过了，鉴于我特殊的情况，他们准许我退书还钱，哦哦，南柯一梦呀！一个人要独立地开闢新路是多么不容易呢！我用手抚摸着那些新书，幸好还没有登记编码，又要离开我，离开我们的乡镇，我用花白头发换来的竟是满腔的痛苦呀！……我伫立在书架前，悲伤地寻思着，听到中学校的门卫在叫我：万富文，我刚才看见你进门的呢！信插也不看看，有你的一封信呢！

我接过信，一看那笔迹，浑身就触电般痉挛起来，那是多么熟悉桂花的笔迹。我赶快从信封中抽出信纸，一字一句地看起来：

富文：

你好！

我们有多少的日子分别了，我十分地想念你呀！

我是昨天刚出院的，一切康复如初。你好吗？也许现在是你一生中最倒霉的日子，好吧，耐心地忍受吧！你的情况老村长都告诉我了。你没有呆过拘留所，那里的日子想来别有滋味吧。在那儿多呆几天对你肯定有好处，可以对生活回想一番，说不定又能写出篇精彩的小说。唉，生活呀，有时你对它捉摸不透。不是吗？我们相好了多久啦？你这位天分很高的秀才，我只不过顺嘴说你几句，居然就远走高飞了。起先，我以为是石桥厂有急事找你去，但跟他们打电话，说你没去，后来老村长打听到你去了“关公”那儿，我对老村长说：瞧，我庙小容不下大菩萨，人家到城里飞黄腾达去喽！我真不了解，你去城里到底为什么？

你终于回洲了，没想到你给洲上带回了一个文化科技站！你一下长高一米，我不得不仰视你了。特别是老村长对我说，你的这一举动是受到我当年学生时代日记的启发，我真的流了泪。我怪自己与你相识许多年，相爱多年，居然不了解你心里想做的事，你擅长做的事，就这样一个劲地跟着我搞服装。我一心想让你在服装业成为一个有见识的行家，给过你不少机会，可你却是扶不起的阿斗，让我伤心。原来，你对服装这一行根本就

缺乏兴趣，对吗？我自然不能强求你成为雷锋，干一行，爱一行。我早就想过，如果一个人在干他自己喜爱干的事，那是多么美好的事呵！如果每个人都是这样在劳动着，那社会已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级的阶段了。

富文，这些年，我们之间的感情有点像潮水那样，有时涨，有时落，说实话，我总在考验着你，观察着你。我一生崇拜我父亲，崇拜他总跟他自己过不去。双目看不见，靠嗅觉闻出猪食槽的位置，三餐从不延误。妈说：喂，你歇着。他却敲着竹枝到洲上各村“充筋”^①摸透洲上常有发洪水的情况，原来村堤越密灾情越重，他便向县水利局打报告要平整洲上所有的村坝。从此洲上再无水患。真叫骡子不死，脾气不改。

现在我看到你终于能冲出自身小圈圈，显出自己的亮色来，我是多么狂喜呀！我心里曾对自己说过，当我看到你人生的亮色，我便会冲上去紧紧地拥抱你，对你高喊着：男人呵，你把我征服了！我永远是你的！你的！……哈哈哈哈哈……我将纵情大笑，我要告诉二姐，还有万村和闵家村的乡亲们，我马上要当新娘了！一个幸福的新娘！你能给予我这份幸福吗？

至于你欠了苏州工商局三万元，相比之下，小事一桩。我已经在今天一早，托老村长给他们汇出了。我当了好多年的服装厂厂长，这点钱还拿不出吗？

这次我从日本回来后，事情很多，马上就出差去深圳等地，余言见面后详叙吧！

① 方言。走动的意思。贬词。

爱你的人，桂花

×月×日

我看着这封信，止不住的泪珠滴落在信纸上。你不能了解一个失恋者突然对爱情失而复得的心情。桂花在信中夸奖我显出了自己的人生亮色，其实还不是被她骂我的那些话而激怒的嘛！是她对我的蔑视唤起我心中的自尊，这一切我原是冲着她，对她的“回敬”呀！

我推开了科技站的窗，吹进了一股清新的春天的蓝色的风，那无边的田野里，黄灿灿的油菜花儿在风中摇曳，它们都伸出手臂，向我拥抱过来。风儿呵，你向南方劲吹吧，请向桂花捎去我心底的话吧：桂花，原谅我对你的误解，原谅我那一时莫名的傻劲儿……我喃喃地对着春风说话，喉咙被要想倾诉的千言万语哽住了。

第十三章

一个人要经受地震、瘟疫、疾病的灾祸以及种种心灵上的痛苦，然而无论什么时候，过去也好，现在也好、将来也好，最惨痛的悲剧是床第之间的悲剧了。

——列夫·托尔斯泰

真没想到我们俩确定关系的最初见面，是在这样人来人往的无锡一家医院的观察室里。我见到了桂花。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吊着补液。她的脸色很不好，显得极为疲惫。她微微一笑，说：哎呀，让你们受惊了。三子，麻烦你深更半夜大老远地开车来。我摸摸她的头，不发热，摸摸她的手，有些凉。她轻声慢语地说：本来我可以在今晚到家的，可在火车上突然感到浑身发麻，眼前一阵黑，昏昏迷迷的，乘务长亲自广播找来医生说：要马上送医院。其实，到了医院我视力也恢复了，人也清醒了，但检查下来，脑血管情况不好，脑血栓，所以要住院观察，以防万一。哎呀，搞得怪可怕的。她又对三子说：你事情多，上街吃点东西，就先回吧，回村可什么也不要说，就讲我太劳累了。三子没说什么，点点头。

我心里有千言万语要向她倾诉，但见她虚弱的样子，就只有劝她好好休息的话了。桂花对我笑笑，转过脸，避开那日光灯的光照，闭上了眼。我却是一点睡意也没有，面对着窗棂，看着朦

胧的曙色发愣。唉唉，桂花呀，真是命苦，前些年为了村办厂把胃切除了三分之一，现在怎么又染上了脑血栓？我见她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胸脯上下起伏着，发出轻微的鼾声，她睡着了。我送三子走出门，便趑回去找值班医生查问她的病情。医生对我出示她的诊断报告，说她的脑血管情况不怎么好。根据病人主诉，这两年她时有四肢麻木，过一阵又好了，她一直以为是劳累，也不在意。根据这次检查，说明她近年来时有这种症状，是局部脑组织缺血缺氧的缘故。医生问我：她是否情绪不太好，好激动呀！我说：是的。不过，她一直是这么个性格。医生摇晃着手指，说道：不，这与她血压偏高和脑血栓病兆有关。她进医院时，血压是180—110，用药较重，才把她的血压降下来。以后，别忘了每天按时服药，不能劳累，注意休息，不能受气，心情要保持愉快。我连连点头，让医生放心。医生又说，他开的药到处都能配到，最好常去医院检查，以防复发。他还讲了些关于对她的保健的有关知识。我便走出了医生办公室。

我替桂花配了药，回到观察室，见桂花仰面睡在那儿，微强着嘴，似乎在认真地做梦，仿佛梦里也在料理着工作。补液一滴滴地无声地进入她的血脉，每一滴都重重地落在我的心尖上。我想到二十多年前我患抑郁症的日子，她是如何精心地照料我，而现在却需要我以后悉心地照料她了。这岂不是一种命运吗？我仿佛感到上苍有只无形的大手在安排着纷繁的人世，昨天她对你布施恩德，今天该向她回报还情。还是公平的，我是没有丝毫埋怨的。

我感到有人站在我背后，回头看，是富贵来了。他一手拿着头盔，一手拎着一只很大的装满食品的塑料袋。他悄声地把它放在桂花病床旁的桌几上。他急喘吁吁，赶了数小时的路来看她，我心头感到喜悦。我站起来轻声招呼他：你来啦……他把我拉到

病室外的休息室，在长椅上坐下，说二姐讲桂花得了病，进了无锡人民医院，我真是急死了。他问询她的病况。我想到桂花对我说，要对别人隐瞒病情，我就说：噢，没什么，是因为太劳累了，晕倒了。我怕他细问，接着道：翠，还好吧？他神情颓然地说：我跟她的关系，恐怕像兔子尾巴长不了，有什么办法，她想着你，真的，见鬼了。

我说：富贵，你该吸取上次婚变的教训。你是个有本事的人，巩固一个家庭并不为难，看你诚心不诚心。

他说：我不诚心？你知道我对谁诚心！他执拗地看我一眼，几乎不允许我说话，接着就以奚落的目光看着我，问我苏州还去吗？我明白他话里的意思，回答他：不去！好吧！他对我冷冷一笑，让我休息一下，轻流值班，话音未落就去了观察室。

我没有跟他进去，我依在长椅上心里又翻腾开来，想到他的本事与他的主观分不开的，在婚姻问题上也不无例外地反映出来。好吧，你去追求桂花吧，你能让桂花对你谅解，重续姻缘，那便是你的本事。我不阻挡你，我给你机会。只怕你撼山易撼桂花难。我与桂花的爱情经过多年的磨合，在欢乐与痛苦中日益在加深，你万富贵并不知道。如果你果真赢得了桂花，我决不会成为你的情敌。我又想到翠，哦，可怜的翠，果真还在想我，我应该怎样来处置这复杂的关系呢？人际关系本来是以某种利害关系为转移的，更何况是恋人关系。人们想找回过去，就像过去要预测现今，同样不容易。错位的人生是不幸的，而不去调整这种错位，改善这种错位，而把现今的错位作为复原过去错位的筹码，那就可能把自己的生活都输尽了。也许人生应该更看重当今，无须去为过去的温情、幸福，再作一场虚妄的努力。我决心不再动摇自己对桂花的爱情，尽管在我心底时时能唤回对翠往日的情感。我昏沉地想着，后来睡着了。

醒来时，医院的窗口已显微红，透过没有拉严实的窗帘，可见天空上朝霞满天。我坐起身，又见富贵已把早点买好，放在我面前。不一会儿，他走进休息室，对我说：桂花一夜的情况都很好，睡得很安逸，换过一次吊液，她也不晓得。她醒了，让你过去。

他跟着我，来到桂花病床。当着我面，桂花冷冷地对他说：谁也没让你来，你把这些东西都拿回去，我不需要。

富贵十分尴尬，说道：……就是把我当个村里的邻居，也不要那么见外嘛……他不悦地转过走了，东西还是留下了。

我对桂花说：富贵来看你，你，不要对他板着脸。

桂花说：他给我送东西，是黄鼠狼拜年，没好兆应。

我说：也不能这么说。

桂花从病床上爬起来，挥着手说：别说他了。富文，你看我有什么病呀，我们这就回去吧。

我说：别忙，既然到了无锡，就玩一天再走。医生让你多注意休息呢！

她像孩子似的把头一斜，笑吟吟地说：好呀！这主意是你出的，我乐意奉陪。就算我们提前旅游结婚，提前度蜜月，这次我当一回桃，你当一回 K……说罢她就直乐，乐得弯下腰来。

我很不高兴地对她说：桂花，看你病刚好，又不能自己了。医生让我关照你，平时情绪要收敛些，不要大喜大悲的，你要改过去的性格。

好罢，万老师，你平时多开导我。她以玩笑的口吻认真地说。我心里也宽慰了些。

在和煦的春风里，我们去了太湖鼋头渚。虽说太湖的水不如以往清澈，但那儿仍不失为优美的风景区。进入公园大门，过花房，涵万轩等处，就来到了长春桥。这里的樱花一望无际，那雪

白的花瓣宛若雪后的树枝银光闪闪，又恰似白云坠地，雪山皑皑，让人留连忘返。我们手拉着手，走在长春桥上，她高兴得就像那树枝上的黄雀儿，吱喳个不停。有什么办法呢，她明知平时要少开口，但见到那么好的景致，她就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讲到樱花是日本的国花，在萌芳，荷叶她们工作的地方，几乎每家的院子里都种这种花。由此说到这次出国可把她累垮了。为什么一去那么久，要办事情呀！经井上根介绍，认识了好几个做服装生意的朋友，他们都给了我订单，但对面料和做工的要求特别高，我一回来就不得不去投那些面料呀！他们口气很大，说我做多少，他们就吃多少，我简直成了“服装大王”了……

那我就不懂了，你服装做得那么好，干什么要回来当个村官？

她捋捋被风吹散的头发，说道：我们洲上不是有许多鸟儿吗，八哥，喜鹊，斑鸠，翠鸟，啄木鸟、画眉、白头翁……它们即使到外面转一圈，还是要落脚在洲上的，这叫留鸟，我生性就有留鸟的感情。你懂不懂？

噢，这样的。那做候鸟不是更好吗？哪儿温暖往哪儿飞？

她摇头道：我不行。这些年你别看我身在石桥，其实心在洲上。每次回来，看到洲上变化不大，心里就不是滋味。她连声唉气，说最让她受不了的是村里有人说：现在改革怎么啦？有钱的人梗着脖子，老村长也怕他。对他拉下脸，平时村里村外要搞个活动，也缺了个赞助的人啦！看看吧，万富贵把鱼塘承包费降到什么价啦？我是他的前妇，感到丢人。诸如此类，我想管一管。老村长还说：只要周乡长在，村里恐怕还会出柳又桐，问我是否肯为万村作牺牲。那么我就辞了石桥工作，生为洲上人，死为洲上鬼了。

嗨，一个理想主义者！恐怕她爸对她的影响太深了。现在这

种人是少见的。我想。

我们又往前走，来到了澄澜堂。她站在桥头上，用手掠了掠被风吹乱的头发，眯缝着眼睛，眺望着湖心粼粼波光好一会儿。她向我提出了结婚的事儿。她觉得我俩这场马拉松式的恋爱可以结束了，以后免得夜长梦多，马上就把事办了，问我同意不？

我的心底马上像投入了一块石头，激起了层层涟漪。在我来说，对桂花的爱是确实无疑。其实，我心里想的是，最好不要举行结婚仪式，我们在实际上同居，而且是较隐蔽的同居。因为我害怕舆论的压力以及我们婚后带来的影响。由于桂花原是我的弟媳妇，在那时我便有对她的想入非非，我心底始终有着一种“原罪”的念头，何必要兴师动众地举行婚礼，让人家说东道西呢！其二，我又想到桂花，传出去说她与丈夫离婚嫁给了叔伯兄弟，何其损伤她的脸面；其三，这对翠是一个多大的打击呀！她现在面临感情的痛苦，在我未能作出努力把她与丈夫的关系调节好之前，真的与桂花结婚了，我总感到对不起翠。我把自己既感到幸福又感到痛苦的心里话告诉了她。

桂花马上就摔开我的手，说道：你们这种肚子里有点墨水的人，肚肠也比别人多绕几个弯弯！让我不明不白地跟你同居，那才会遭别人说三道四，我明明白白结婚，即使有人骂我再难听的话，我也不怕，你说的尽是唐朝的茶杯，老古词（瓷）。当然，万富贵跟翠的关系，我们要做做工作，你也不要那么担心，天塌不下来。

桂花说完这番话，望着湖上淼淼的水波，心情逐渐平静下来，对我说：富文，最近这段日子，翠遇到我总是无理不睬的好像是我要抢走她心上人似的。这很奇怪，这在以前，从来没有对我这样过。我考虑下来，恐怕她相信了万富贵的话，说他肯定是要与我复婚的。这样就更伤害了她的感情，似乎是因为我损害了

他们的夫妻感情，依我看，她还是爱着富贵的，不然她对我不理不睬就没法解释。

我看着湖上的水鸟在打旋，心想：是吗？是我想错了？翠心底并没有对我深爱的情结。桂花这话恐怕有些道理，细想起来，她与富贵关系的恶化，也是在富贵提出复婚以后。再说，她的婚缘与她对金钱的想往紧密相关，这是一个出身贫困农家姑娘的正常心态。她对我的反常表现，看来是对富贵的一种抗议，一种不愿失去爱情的特殊的、无奈的感情？唉唉，翠呵翠，为了你能重新得到那份应属于你的感情，我确实应该替她想想办法。

桂化准备着手解决村民意见最大的关于万富贵的承包款问题。哪知万富贵却先来找她了。那天一清早，我们正在家里吃早饭，他骑着一辆雪青色的旧摩托车来到我们家的院子里。他在那棵桂花树下兜着，兜着，喟叹不已。二姐在门内见到他，就对他打招呼：富贵嘛！站在外面干什么，有事进屋说呀。富贵走进门，显得尴尬的样子，说道：二姐，吃饭呐！没什么……我对桂花有愧……上次，不是吗，就在这地方，我把桂花气昏了，差点……那全怪我一时激动，说了不该说的话……我这好冲动的脾气就永远改不了，唉！……

二姐看着沉着脸的桂花和我，对他说：富贵，哪有像你这么待你过去的女人的呵！她还替你生过儿子，多好的儿子！以后呵，你再对她做缺德的事，可是天理不容的呵！

桂花对二姐说：二姐，跟他有什么多^哪 嗦的。她一边吃着菜包，并不看他，问道：有什么事吗？

他看她态度冷漠，振了振胸，点起了烟，说：无事不登三宝殿，听说村主任要查我承包费的事，可以嘛！有人说我强行降低承包鱼塘的款子，我可以恢复原定的数额。……不过，我有个条

件，既然村主任是秉公办事，那我家的困难也请你考虑一下。

于是，他对桂花扳起手指，数落起种种苦衷，这两年城里人相信吃鱼比吃肉好，鱼是有生意的，但养鱼的人也越来越多，他的生意反而不如从前；现在一家五口，一老二小，翠在家烧烧饭，什么屁事也干不了，全靠他一个人，这难不难？按理说可以在绣花厂替他们找个活，可厂效益不好，要减人，他要桂花在村办厂替翠他爸搞个名额，翠呢，也还年轻，第二批研修生可以让她出去。

桂花不吭声，呼噜呼噜地喝着稀饭，把酱瓜咬得格蹦蹦。

万富贵坐在门口凳上，大口大口地抽着烟，见桂花不理睬他，站了起来，说道：看在十多年夫妻的分上，你金口玉口就说一句，行，还是不行？

桂花放下碗筷，用手帕抹抹嘴，说道：我马上要去村里开会，长话短说吧，你的问题跟对家属的安排是两回事，锅碗瓢盆分分开。现在万村，除了富本和柳又桐家，你是首富，研修生的事我要先考虑那些贫困的人家。你家挨不上。再说，翠从来没有上过机子，业务上拿不起来，年龄也偏大，翠她爸呢，有长期养鱼经验，你应该让他重操旧业，就这话。

万富贵重新坐下，接上一支烟，抽着，他满脸阴沉，仿佛是暴雨前夕陡起乌云。

桂花像似他不在场地对我说着话：富文，你今天回来别忘了带几本关于农村饲养，种植方面的书，我要借用一下。她边说着，边和着温水吞服了几颗药，就去打开后门。初夏的风带着清晨田野稻禾的清香涌进厅内，她站在后门口眺望着不远处碧绿的稻田，头发在风中微微拂动，她自言自语道：好风，好风。她站在那儿，我想她恐怕心里有些不好过，感到气闷吧。平时，她吃罢饭总是骑上那辆红色凤凰女车去村办公室的。要不，她是在等

着万富贵发话。她伫立了一会儿，转过身，放下衬衫长袖，戴上细纱白手套，拎起坤包，准备出门。这时万富贵站起来，拦住她，说道：对不住，我的事还没谈好……

我不是回答了你怎么？我忙，没功夫跟你磨牙。

她话音未落，他便冷言冷语道：如果你不答应我的条件，要想让我恢复承包款，那是黑乌鸦漂白……

桂花一下来了火，把手里的自行车钥匙往桌上一扔，脱下纱手套在手心拍打着，提高了嗓门，说道：你不跟我重新签约，恢复原先的承包合同，我代表村委会收回你承包的鱼塘。

万富贵把烟蒂轻轻卡灭，说：你别激动嘛！当初那鱼塘专要死鱼的，我花大力气整治过来，现在有钱可赚，你想占为己有？

桂花与他争吵起来：我服装厂的事都忙不过来，还去养鱼？你别胡搅蛮缠的。我再说一遍，除了要恢复原合同，而且你必须补交三年内所欠的承包款，一分也不能少！你别想腰里缚扁担，横行一方。

万富贵冷笑一事，说道：还让我补交以前的？那好吧，一个和尚一套经，一个将军一道令，你是存心不让我再干下去了……他不紧不慢地从裤腰的钥匙串上，取下两把来，往桌上一放，说道：这是养鱼场办公室和工具室的钥匙，你交别人转包吧，眼下呢，正是鱼塘里发烂腮病、白皮病和赤皮病的时候，哪个有种来接管，我这鱼王的大号就奉手相送了。他转身走出门又趔了回来，说道：鱼塘里闹病，传染起来很快的，鱼死了，可是你的责任。二姐和万富文都在这里，你们都是证人。

我实在看不下去，我说：富贵呀，你这不是栽赃人嘛！桂花要让你按正当的合同办事，你却掇纱帽不干了，这责任怎么能让她来承担呢？

桂花气得直喘气，说道：万富贵，你想用耍无赖的手段威胁

我，你把钥匙留这里，留下……你别想恫吓我，塘里的鱼就是死光了，我闷桂花赔，赔！……她说就坐了下来，脸色刷白，额头冒出了豆大的汗珠，她用手捂住自己的胸口，说想吐，另一只手在摸口袋，气急地说：富文，我今天忘了……带药，在我床边的小柜抽屉里……我忙一步跨三阶地上了楼，把那小瓶取下来，二姐已替她倒好水，赶快让她服下药，她这才慢慢地缓过气来，说：……手臂发麻……我把她扶到藤椅上躺下，二姐边替她擻着手臂，边着急地说：要不，送医院吧。我说：这药很有效，要是病解了，就不去看医生，要是解不了，我就打电话给服装厂，让他们放辆车来。

万富贵没走，他走近桂花说：哎呀，桂花，我真不知道你的病这么严重。怪我，不要来……可我实在也没有办法，你要想想我一个人要负担五口之家，你作为村主任也要替我想想……他苦皱着脸又说开了。满腔怒火涌上了我心头，我不知哪来那么大的气力，一把把他拽到门口，气得双唇直抖索，我不由地对他破口大骂：万富贵，你还是个人吗？你是存心要送桂花的命吗？你还不给我马上滚出去！

他怔怔地看着我，用一种轻蔑的眼神打量着我，似乎对我说：啊？如今你也敢骂我，让我滚！他冷冷一笑，说道：要不是因为桂花犯病，我一拳头把你的肚子可捅个窟窿，你信不信？他对我扬扬拳头，转身出了门。随即传来他那威风凛凛的摩托声响……

桂花躺在藤椅上，渐渐地缓和过来，她有气无力地对我说：刚才，我头好痛，想吐……头脑里像在煮一锅粥，好难受……我歇一会儿，还要去村委会……约在九点钟开会的……

我替她擦着汗，与二姐对视了一眼，几乎异口同声地说：还要去开会？我们劝阻她，今天无论如何要休息两天，我马上拿起

电话（楼下的电话与楼上的是并联的），替她请假。接电话的是老村长。桂花说道：哎呀，那怎么了得，这会很要紧怎么缺得了我！不是急死人嘛！

我骑着助动车去文化科技站上班。经过鱼塘时，只见塘边的树木繁茂，野花怒放。灰色的路面上腾起一股热气，让人想往树阴下躲避太阳的强烈。我停下车打量着那被浮萍、水葫芦草掩盖的水面，在一片片露水处，倒映着蓝天白云，波光刺人眼目。那散发着腥味儿打泡泡的池水里，确有好些条小鱼儿在慢吞吞地游着，像喝醉酒似晃动着身子，在阳光下一闪一闪。哦，糟糕！这是真的，水面上已有好几条漂浮的死鱼了。盛夏马上就要开始了，病鱼会很快传染开，要是突然有一天，水面上都是翻肚皮的鱼，那桂花要赔多少钱呀！我一下急得冒汗了。当天上午科技站举办水箱田间中后期管理的讲座，会场里挤得水泄不通。最后我也没有作总结发言，甚至忘了向从县里请来的专家表示感谢，就匆忙宣布散会了。我回到家把她要借的书交给她，第一句话就问她：桂花，那鱼塘情况确实不好，怎么办呢？

桂花随手翻着书，却是对我笑笑：我早就预料到万富贵会耍赖，我上星期就跟闵家村的鱼老大福根打过招呼，他说很有兴趣来承包接管鱼塘。我刚才打过电话对万富贵“最后通牒”，他还不是乖乖地把钥匙收回去了。

我心里马上就卸下了块石头，说：原来你胸有成竹呀！

桂花说：这几年接触外面生意人，听到有人说过这么个英国谚语，说鸡蛋应该放在两个篮子里，一个篮子打翻，另一个篮子还是好好的。就是说凡事也要往坏处想想，就不会一棵树上吊死。

我不由得心悦诚服地对她摇大拇指。

我无论如何要抽空去看看翠了。那天下午村服装厂下班后，我沿着曲曲弯弯的村路去她家。太阳坠入西天的彩云，黄昏提前来到了。河边的芦苇和向日葵纷纷显出那深褐色的剪影。稻鸡在水中扑腾着翅膀，惊动了苇丛里的苇莺，它们向小树林飞去了。为了聆听芦莺的歌唱，我在小树林旁放慢了脚步。小树林在暮色里显得灰暗起来，宛若一位位肃穆的站岗的战士屹立在我的面前。我终于听到了芦莺在村间歌唱，心里泛起一阵快慰。同时我心想尽管夏日的傍晚显得漫长，去她家太晚也不方便，白天她一人在家固然不妥，现在富贵回家了，去得太晚就会影响他们家晚餐。我又加快了步伐赶路。突然间，从树林里伸出一只手臂，我冷不防地被拽进了树林。惊魂未定，在幽暗中一下认出是翠。

翠对我微笑着，拉着我的手一直往树林深处走，目光直视着我，轻声细语地对我说：对不起噢，吓了你了。

我看她穿着那件带小花的浅色衬衫，和那条方格短裙，显得既年轻又多情，不由地使我想起当年大榆树下我们见面，她也是这身装束。

我惊异地看着她，没有告诉她自己正要去看她，问道：有什么紧要的事，搞得这么神秘隐蔽？

她身体靠在树干上，垂下头，用手不住地缠着手帕，胸脯起伏着，显得很激动。她说：富文哥，你跟桂花结婚的事定啦？

嗯。我应声道。

……桂花姐是比我好，她是老板，一村之长。我是什么？我是万富贵家的佣人，我是他随时可以扔掉的破衣服……说着，她便轻声啜泣起来……

翠，万富贵对你又怎么了？我忙问。

翠擦了擦泪，说道：村主任落选后，他时常就不在家过夜，开着小汽车到县城找女人去了，有时好几天也不回来……他总是

说些气话，惹我发火，他最好让我提出离婚……要是你没有桂花，你答应跟我结婚，我真会离的，现在我离了，带着小花，嫁谁去呀？

唉，有的男人就是这样，不顺心就拿女人出气！他进城干什么，不一定为那种事，可能我比你更了解他……

可我又不是受气罐子，我忍着，他就待我更凶，我再忍不下去，就像个泡球马上就要爆炸了……我再这么下去……我真要疯了，疯了……他跟我半年不睡觉了，半年了，他肯定外面有人……

我坚持我的看法，不一定！你不了解一个心烦意乱男人的心……

反正，——她嘟起嘴唇，说道：我要报复他，你干什么不到我家来玩，我每天都在家，我等你，富文哥……

我的心马上就收紧了。我想自己果真是个不负责任的情种吗？过去，我死了女人，表面看来是个不占七情六欲的清教徒，可我过着一种虚伪的生活，由于情感枯竭，我拼命追求情感生活，我把情感寄托在一个空灵的幻想中，既可悲，又可笑；我对于富贵内心有愧，现在我还能对他的妻子再有非分之念吗？不，这是决不可能的。

我劝她道：翠，你要冷静些，你看你浑身在发抖，不要这样，跟富贵没法把关系处好，也许为再婚的事他心里很乱，进城散散心罢了……

我才不信呢！不信！……她的声音在颤栗，胸脯也激动地起伏着。

我喃喃地说：你们女人都不知道，男人的感情有时比女人更执著，但决不轻浮。他再婚不成，会跟你重归于好的。

翠撅起嘴说：富文哥，天下男人都像你这么傻嘛！哼，鬼才

信呢！桂花都四十多岁了，他还要跟她再婚？那他为什么不去找个黄花女呀？没准他是借再婚为名，跟我吵呀，闹呀，最好把我赶走了，把城里小姑娘就带回来喽！

我说：恐怕不至于吧！你就想开些，他现在还是你丈夫嘛，你待他好，他就会待你好……

翠马上就用双手捂着脸哭起来，说道：我待他怎么不好啦？我现在连父亲的烟钱酒钱也不跟他讨了……我在床上等他睡觉，他像武郎神似冲进来，一把拖起我，把我赶出房间，我就抱着女儿躲在灶间里哭，我父亲还骂我活气数，活气数……呜呜……他外面没女人，不会这么待我……

我心里好一阵难过，我求她：你别哭，别哭……

我曾想过要与一个能人一起过日子，是件并不容易的事。

我对她说：翠，你别生气，依我看，富贵对你感情淡薄，恐怕跟你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有点关。我说，你不要有依赖男人的思想，越是这样，富贵就越看不起你。你年纪轻轻，也能干活，比方说，你可以种植芦荟，这种植物，能提取多种对生命很有用的元素，好些厂家开始生产芦荟汁，很走销的。我愿意出钱替你买苗，你也可以靠自己的劳动富裕起来的。

她认真地听完我的话，点点头。然后又皱起眉，对我说：这倒是个好主意。不过，现在我连觉也睡不着，整天无精打采，我能在家烧烧饭，带带孩子已经算不错的了，富贵把我快要搞死了，我还有什么心思发财的事呀！呜呜……她垂下头，又轻声啜泣起来……

第十四章

她的头发在风中飞舞，她的面纱飘扬，她的花环在她的胸口，飒飒作响。

死亡的推动——把她推进了生的境界。

我和我的新娘，我们脸对着脸，心对着心。

——泰戈尔

富贵不愿当村长那是自然的。村长的油水主要在乱收费。柳又桐在台上时一下巧立了那么多名目，闹得全村鸡犬不宁，那是仗着乡里有周乡长，他不怕，老村长对他奈何不得。万富贵也想在乡里找后台，最好能跟书记、乡长结拜兄弟，或者让喜宝或花拜个干爸，他甚至愿花大钱去办这事，但最后也未能落实。尽管他财大气粗，要是他万富贵出来搞那一套，老村长准会以“村里党的领导”压着他的。再看看吧，这八月的万村，台风带来了一场又一场狂风暴雨，河道决堤，村道被淹，电线杆倒塌，有的人家断了电，“五保户”家屋顶漏雨……这一切，都要村长出面，组织力量，拿出措施，及时处理。那，还不如在家喝喝老酒，看看电视。

不过，今年的台风季节，万富贵再没有悠然独酌看风景的心情。他的脸整天沉郁着，如同那被阴云笼罩的天空。他的绣花厂面临倒闭，桂花在村服装厂增加了绣花项目，而他在日本的销路

恰恰是在那次桂花赴日后断绝的，他怎么也不能排除对桂花背后捣鬼的判断。但他无可奈何，他输给了桂花，但他心里不服，他是个宁折不屈的铁打的汉子，他要翻本，要扭转他的被动，他只能想方设法，花言巧语，与桂花言和呀，与桂花复婚呀，都是为了拉拢感情罢了，他是为他的事业，换句话说，为了——钱。这便是桂花对他的分析。

小虎婶婶与邻居小南争吵，如同暴风骤雨的延续。小虎婶婶站在刚新砌好的二层楼房门前，对着隔壁的万小南骂着：哎哟喂！得胜猫儿欢似虎，你造房还不是靠你到日本的老婆补贴的钱呀！人家都造两层，你偏借了钱造三层，你何必跟我老婆子憋劲呢！……桂花，还有富文，你们来了评个理……这三层楼房他造得对不对？……

小南满脸火气，与她对骂：你是屎壳郎爬不上灶台，我造三层你管得着嘛！你眼红了嘛？小虎婶婶挥舞双手，嚷着：我女儿也有进账，你逞什么强！你岳母看病的钱还没还清呢！小南也会揭人短，骂道：如今人都靠有本事挣钱，你一拐一拐的能拐上个二层楼房？小虎婶婶气得双脚跳：我儿子、女儿就是强，怎么样！你逞能怎么不跟万富贵比呀！人家造的是花园洋房，你在我面前逞什么能呀！总有一天雷劈天火烧！小南回骂道：我这个要过饭的人家就是要比你这个拐脚婆强，你造四层楼呀！我看着，看着！

桂花相劝道：好了，好了，都是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这造新房本是好事，何必人不争食眼争食的！

桂花，这牵了荷花就动藕的，你来看嘛！她一拐一拐地走到小南三层楼房的山墙前，指着从山墙上流下的水迹，对桂花说：这山墙朝东，专招风雨，这雨水就往我家的墙脚跟流，你上我家

里去看看，现在地砖还湿的。

我们去了她家西屋，果然地砖还是湿漉漉的。桂花马上说道：小虎婶婶，你别着急，这事我替你解决。于是，她来到小南家，让他帮小虎婶婶的墙脚挖条深沟。小南的母亲倒是客客气气端着两碗糖水蛋从厨房出来，硬要我们吃。而小南却是梗着脖子，嘴里边嚼着蚕豆瓣边说：我是吃饱撑的，挖的好是应该的，挖得不好该上法院告我了！咄！桂花匆匆走出他家的门，她让我赶快去找小虎。我去了。小虎却对我说：鸭皮贴不到鹅身上，这我才不去挖呢！

我赶回家对桂花告诉了小虎的态度，她便对我说：这事还耽误不得，他们不挖，只有我来挖，别忘了我当年是妇女队长呢！

我说：那不行：你现在是病人，你挖还不如我挖，反正我明天两天是休息日。

她说：你呀！从小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的，要挖那么深的沟，除非土里长出金子。话音未落她就走出客厅的后门，从灶披间旁的柴屋里取了铁镐和铁铲，让我一起去小虎婶婶家。

她戴着草帽在烈日下挖沟，那利索的劲头不减当年。她满面红润，带着微笑，那双臂那么有力，她刨土，我铲土，我跟不上她。不过，她毕竟身体有病，干了一会儿就气喘吁吁，满头是汗。我忙劝她休息。我们在巷子的阴影中，吹着散发着泥土潮味以及旁边腐烂的干草的霉味的风，感到从未有过的惬意。好风，好风。桂花脱下草帽边仰起头，抖松着被草帽压紧的头发边说道。她用手巾擦去头额上的汗，便说：抓紧干，我可没功夫耽误在这里。说罢，她又咋喳咋喳地刨起来。后来，三子气急地跑来，说服装厂有七八个人不愿加班，刚上班就说晚班坚决不加，有的妇女还嬉皮笑脸地对我说：现在每月有五百多元工资蛮好了，何必挣那么多钱，晚上丈夫等我们上床呢！说得满车间哄堂

大笑。桂花重重地叹了口气，说：这就是洲上人！那么容易满足！要是不改变，洲上人的生活只能是猫爬屋梁到顶了。你对她们说，现在服装二厂正在建，任务重，只能加班，请她们辛苦些了。哎呀，你一个男人未必说得过那帮女人，我去吧！她把铁镐哐当地一丢，边擦着汗边跟三子走了。

她走后，我干到临近傍晚，还差一大截。我便在附近请了两个工，付了钱，嘱咐他们必须连夜开工，而且墙脚沟必须连通后院的小河，把这件事告了个段落。我疲倦地回家去，经过万富贵的家门口，见翠正坐在门口纳鞋底。她见到我，忙站起身，招呼我进屋坐。我说：不坐了，天不早了，我要回家了。她却说：进来坐一刻功夫嘛，我有事对你说。我只能走进屋。

屋里没人，我想走。她硬按我的肩膀让我坐下，把糖果、瓜子放在我面前，说：吃呀！里面放毒要毒死你呀！她那长长的明亮的双眼，对我投来那火辣辣的目光。她说：今天死鬼带着两个孩子到县城去玩了，明晚才回来，老子呢，不晓得哪里充筋^①了，就我一人在家。热吧，我开空调，个好？我忙说：不，不必。我坐一下就走。这腔他待你好些吗？好个鬼！他带孩子出去玩，就不带我去，让我守家。他县城里肯定有女人。我说：翠，男人是弹簧，你软他硬，你硬他软，你哪天回娘家，把两个孩子扔给他，看他不会去找你回来才怪呢！

富文哥，说了你也不信，如今我也心灰意懒了，我也不求他待我好，我心里总是想你，真的。我马上打断她的话，说道，你不要信口开河，我要走了。我站起身。不准你走！翠走上前，用她那丰满的乳房顶着我的身体，脸也凑近我，从她鼻子和嘴里传来那呼哧呼哧的热气，她板着脸对我说：恐怕你真是棉花客人，

^① 方言。闲逛的意思。贬词。

女人送上来了，都不要，真成了神仙了……我忙推开她，说道：你不要没事找事，我真的要走了。她却乒地关上了门，咔嗒一下锁上了，随即打开空调，说道……让我抱紧一会儿就行……

话音未落，她便急速地解开衬衫扣子，撩开裙子，然后又把裙边掖在腰里，向我呈露出她那年轻健壮的丰满的乳房和那粗粗的雪白的大腿，然后就猛地向我身上扑来。我猝不及防地被她掀倒在沙发上，她的嘴唇向我的嘴唇压上来，我心里一下涌现出在大槐树下与她相恋时的情感，但我心里喊着：不！不！我不能这样！我使劲地从她的身体下面翻了过来，气喘吁吁，如同一个摔跤场上的得胜者。

我整理着衣服欲走，哪知她已解开裙子和上衣，赤裸着上身，只穿条短裤重新向我猛扑过来。她使劲地用双手拽紧我的双手，她的气力是如此之大，让我不能动弹，然后轻柔地把脸靠在我的脸上，顿时满目的泪水就像抛播稻种那般大把地洒落下来。她对我乞求着，给她一点快活吧，要不，她真的要死了，死了，她说她就像久旱干裂地里的禾苗，马上就要枯死了。我呆呆地看着她的脸，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这时，我突然看见她的嘴边泛起冷笑，那种冷笑，让人震惊，她几乎是咬着牙对我说：他就是这样想憋死我，憋得我发疯，上吊，哼哼，我要去偷人，准有一打男人围着我转，可我的身子只能给你，是他把我从你身边夺走的，现在我要还给你……

我嘴唇在发抖，我让她赶快把衣服穿起来，我让她平静些，我告诉她自己自从死了二娘，已经有多少年没有那种事了，照样活得蛮好。她的嘴唇上马上泛出笑容，她笑话我自找的，她说起那天在大槐树下，她要把身子给我，我还不要，要是那天我接受了，小把戏也比小花大了，也没有现在这种痛苦了。她说我是和尚修过身，她说她不是尼姑受不了。她又说不是别的，是为我

出口气。

我正在寻思她这话里的意思，哪知她冷不防地用脚把我的腿往前一勾，我一个趔趄，她便乘势把我重新压在沙发上了。她的嘴唇像雨点般在我脸上亲着，用玩笑的口吻说我是专做好事的活菩萨，她由衷吐露出那花似的笑容，她一边压着我，一边把我的手使劲地拽着，插入了她内裤里需要的地方，她像猛兽般使劲地压着我，用力地摇晃着，嘴里发出一种既欢悦又痛苦的怪异的声响，同时那晶莹的泪水又在她的双目里闪动起来……我的心里被一种巨大的怜悯心征服了，我心想她只要不把我的裤子拽下，我由她了。她就这样发泄着她的性欲，过了好一会儿，她才从我身上滑落下来，她喘着气，说了声：对不起了……便躺在沙发上呻吟着，在幽暗里，她从喉咙深处发出一种满足的声音：嗯，嗯……又说：富文哥，你吻我一下，行吗？……我忙整理着自己的衣服，哭丧着脸对她说：下次你可再不能……我有事，这，唉！我回了回头，并不看她，便拧开锁，像逃脱老虎似的跑了出去……

天色已经灰暗下来，村路笼罩在紫蔷薇色的暮色里，像钮扣洲西天上的紫云间的缝隙隐约可见。起风了，树梢在沙沙地响着，那风声在小河里吹起微微的波浪，河水像鱼鳞般闪闪烁烁。我心里被晚风也吹乱了，一种说不出的苦涩涌向了我的眼眶，双目湿润了……我想，翠，实在是太可怜了，她得不到丈夫的真爱，连我这样曾经爱过她的人那么一种近乎麻木的感情也得不到；要是当初我们结了婚，也许后来的一切悲剧都避免了！……回想起来，爱情是对人的弱点的进攻。那时我爱着她，却是那般胆怯，我未能迅速地发展我们的关系。其实，我娶了她，只要勤劳、节俭，我们能撑起她的家。我的勇气呢？男人的魄力呢？都被她家的贫困吓退了。那时我仿佛在等待着什么，等待她母亲的

病愈，等待她父亲和她能有一份工作，总是莫名地等待，却没有替他们争取，我的头脑怎么会那么痴呆？这是我们洲上人习传的脾气。……又想到万富贵，如果他像翠咬定那样，县城有女人，却又为什么那么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与桂花复婚？这样看来，桂花对他的分析是千真万确的，他无非要桂花对他保持往日的亲情，对他有所方便。人呵人，多么复杂，让你总是捉摸不透……

我往前走着，听到万寿山家里一片欢笑声，探头一看，发现桂花也在。万寿山家堂屋里灯光通亮，高堂满座，酒菜飘香，人声笑语拌和电视机里传来的淮剧，煞是热闹。他们正在灌桂花的酒，说：小把戏过百生，能请到村主任是小把戏和全家人的福气，村主任如不喝这百日酒就看不起我万寿山的祖宗和后代。这话严重了。在洲上，规矩就是这样。人家敬你的酒，你就得喝个杯底朝天。俗话说：迎客的饺子送客的面，你不能不吃。桂花只能一饮而尽。我见桂花被众人包围，满脸彤红，赶快走近酒桌，谎称有人找桂花有事，家里有人等着她，这才解了围。

我本想让她早点休息，那知一到家里果真有人等着她。老村长穿着一件黑布衫叼着香烟，用草帽_蓆着风，从椅子上站起来说：桂花，很抱歉，处理邻居纠纷我本应去，下午去看几位五保户。去晚了。那挖沟请人的费用该由村里出，怎么能让富文掏腰包呢！喏，这该你拿着。我硬不收，推搡一番，他把钱放在桌子上了。桂花说：这事解决了，放心吧。老村长却摇头道：这对邻居，村里少有的，四十多年不讲话啦，根子很深呢！

桂花那双眼睁得圆圆的，忙问是怎么回事，老村长边吸着烟从根上芽上叙谈起来。

在解放战争年月，洲上许多人家都筑了临时的防空掩体。一般都挖在菜园子里，先挖下一人深，然后在两、三米见方的坑上横放毛竹，盖上芦_蓆，_蓆上再铺青枝绿叶的树枝，一家人可躲藏

在里面，安然无恙。小虎祖父挖了，而小南祖父没有挖，因为他家想全部撤到刚解放的新洲上。但撤走前，小南的曾祖父年事已高，说什么也不肯走，他要守着家。曾祖父的小孙女，十三岁的兰子，是个懂事的姑娘，她对母亲说，老太爷要人照顾，把她也留下，母亲也允许了。那天拂晓，江面上火红一片，在国民党大炮猛烈轰击下，解放军的一支渡江大部队强渡上岸，经过短时间的战斗，拿下了钮扣洲。横在田边小道上的尸体还未被埋葬、处理，国民党的飞机便开始轰炸，一时间，纽扣洲腾起一片火红的尘烟。小南的曾祖父和兰子只能躲在家里的床底下，床上放着棉花胎和盛满水的脸盆和水桶，突然在一阵巨响中，一颗炸弹在他们家的竹园里爆炸，整个草屋都震颤起来，同时掀去了大半个屋顶，兰子对老太爷说，不行，躲人家的防空洞吧！老太爷在轰炸暂歇时对兰子说：那好，你去看看，天上还有飞机吗？于是，兰子出了门，出了院子，只见远处田沟河坎上趴着一排排戴着解放军番号的战士，举着枪，警惕来犯的敌机。兰子仰视天空，天亮多了，乌云开始消散，她心里一阵喜悦，飞机跑啦。为把屋后的天空看明白，她又走到河边，就在这时，突然有架飞机从屋后大向飞过来，早已发觉她的小虎祖父，在不远处防空洞口对她喊道：兰子！快！快！飞机又来了！进防空洞！快！兰子先是一怔，她紧张得用手拽紧了胸襟，又想进洞，又想回家照看老爷爷，她在河边犹豫了一会儿，终于拔脚去防空洞躲一躲。这时，敌机俯冲下来，排枪向空中射击，从空中射下一梭子弹，把兰子击倒了。她叫了一声：“老太爷——”，便倒在菜园子里，倒在青青的麦苗旁，倒在黄腊腊的菜花丛里……

兰子的死给两家人结了怨。兰子的爸妈怒斥小虎祖父，要是不招呼她进洞，她不会死。小虎祖父说兰子就站在小河边，田边没有一点掩蔽物，不喊她进洞看她死吗？

死了兰子，这两户人家的小孩三比三扯平了。兰子妈要出这个气，再生了一个，便是小虎和萌芳的父亲。

从这以后，两家人都憋上了气。五八年，祠堂改成了集体食堂，那时吃饭是不要钱的。小南的祖父和小虎的祖父默默地对坐在饭桌前，表面上谁也不理谁，其实却在比谁吃得多。你添一碗，我再加一碗，我要比你吃得多。最后两人都撑着圆滚滚的肚子，斜着眼，走出食堂的门。

六二年，自然灾害，田里几乎绝收。小南和小虎的父亲，两人在堤岸上遇着，两个人互相瞪着眼，比吃那银白色的茅草的花穗儿，两人瞟着劲儿，不停地吃，看谁最后离开。

九〇年，小南和小虎都进了村办厂，于是两人又在自行车上膘上了，小虎骑了辆“兰铃”，小南便骑起“凤凰”吹口哨，小虎换成助动车，小南干脆骑上了摩托跃武扬威地从他身边开过……就是这样！

桂花听着老村长的讲述，对老村长很为佩服，说道：姜还是老的辣，老村长了解村里人祖宗几代，比掌心的纹路还清楚呢！

老村长谦逊地一笑，说：了解又怎么，不等于解决。他在烟灰缸里揷灭烟蒂，说道：他们两家四十多年不讲话，这次吵开了，倒是件好事。河上的冰破碎了，才互相撞冲，撞冲到后来，那冰就能彻底化了。他打算明天找他们两家人好好谈谈，让他们把心里话都抖出来，把他们的旧怨彻底地解一解。

天黑尽了，后院皂角树上归巢的鸟雀也不再噪鸣。桂花和二姐要留老村长吃饭，老村长说家里在等他开饭呢！他就走了。

我看桂花满面疲惫，说喝了酒心里不舒服，晚饭也不吃就上楼休息了。她和衣依在床架上，电话铃就响了。原来是从日本打来的长途电话。萌芳在电话里对她说：赴日一年多，太太平平的，哪知浅野次郎老板的厂子因修路要迁移，新的车间离住地要

走三刻钟的路，老板说：没有办法，只能让大家辛苦点，起早带晚，步行来回。她们说这吃不消，有人表示不干了，要回洲。桂花很着急，把我叫到楼上商量对策。我说：能不能让老板放辆专车接送呢？于是桂花就打电话过去找井上根。井上根回她话，说不行，公司为迁厂花了不少钱，他有难处。那就借自行车嘛！我说，桂花又打电话给井上根，说他们的活儿都不轻松，上下班步行一小时多，体力消耗太大，特别遇到雨天，雪天，她们的裤子和鞋都要打湿，长期下去，就会影响身体健康，对工作不利。她在电话中费了不少口舌，井上根才同意借自行车给她们。在当地有租赁自行车的车行，价格极为便宜。就这么，折腾了一个通宵，村里的公鸡报晓了，在曙色里，她满脸泛出一种青灰的颜色，她却什么也不说，服了一大把药，昏昏睡去。

这便是她的一个休息天。

时已初秋，天气仍很闷热。上午烈晒后，天边起了大片的阴云，但到了下午，仍盼不到一点雨滴，村路上刮着薰人的热风，那被晒干的树叶被热风吹刮着，不时地扑打着我的脸。村头的狗像得了病似的匍伏在树阴下，伸着舌头喘着气。汗水从我头额上滴落下来，滴在干燥的水泥地上一下就蒸发了。清晨，有一种红色的雾气笼罩着村庄，村庄仿佛成了一口倒扣的被烧红的锅，那种闷热是多年未遇的……我忧心忡忡地经过鱼塘去上班，遇到万富贵，他和福子、耿子和石榴几个人正在鱼塘旁下饵，见我经过，便对我招招手，在树下跟我谈起话来。

他点起一颗烟，吸着，说道：桂花忙呀，我几次找她有事，她都没功夫。唉，热天作兴没事，天冷了，她不犯病才怪呢！

我爱理不理地说：这跟你没关系。

他说：慢走呀！你不操心，我可以烦，我看，你要说服她

……最好那村主任别干了，光服装厂就够她烦神的……

他的话说到我心里，近日我也是这么想的，如果只当服装厂头头，那就好多了。但我又想，他这话里有话。我没好气地说：那你就当村主任喽！

他却是乜斜我一眼，说：别门缝看人！村主任？我真的要当就是孙子王八蛋！

我疑惑地看着他：那你上次干什么要跟她竞选？

他说：那你不懂！我原想自己能选上，然后就让她当！

我说：这我就不懂了。

他说：不懂吗？为了复婚。

哦，原来这样……我一下全明白了。我骑上助动车走远了。我又相信他对桂花的所作所为出自真心了。我下了个决心，去乡里找魏书记，为她的身体，请能免除她的村主任的职务。魏书记听完我的反映，郑重其事地找到老村长，要求他把这事妥办。老村长说：唉，这事怪我不好，是我请她回村的，村民相信她，被选上了当头头，但想不到她干出那么多的事来，把身体搞垮了。现在最好是减少她的工作喽，这也实事求是。

事情初步定下了。在老村长找她谈话前，我怕她没有思想准备，便如实地把情况对她和盘托出。哪知她一下就火了，嚷嚷道：……我是瞎了眼，看上你这种男人！这么多年在一起，还不了解我！我苦呵，苦呵，苦呵……她嚎啕大哭起来，是我猝不及防的。那天午后我们在竹院里小憩，我们肩靠肩地坐在竹榻上，我看她挺高兴地对我说笑，有时对我拍拍打打，有时用双手搂着我的腰，二姐又不在，她显得那般恣意无忌。我便在此时说了真情，哪知她是那般冲动，就是要当那烦人的村官。我马上替她服药，她却把我手心里的药一下打翻在地，气怒不已地对我嚷着：……富文，我的命哪天会送在你的手里！……你以为万富贵

是真心待我？……他以为补交了承包款，村里人对他就没意见了，他就能替代我的村主任！

我竭力对她解释道：他可决没有当村官的意思，上次竞选他即使选上也要让你干，他只是想让你看看，他也是个群众爱戴的人，为了能与你重续婚缘……

我才……不信……她说，然后，她又亲昵地搂搂我的脖子，笑道：我知道你为我好，可我又不是纸糊的，不是好好的吗？……你放心，我的病会好起来的……她轻叹了口气躺下来，拍拍竹榻，让我也躺下。我在她身边躺下了。她说：你抱抱我……我们抱在一起，好吗？

我的一只手从她的颈后插过去，她侧过身，我们相拥着，我能感到透过她那单薄的无袖衫，传递给我的她那富有弹性的胸脯的热力。她开始平静下来，说道：要是以后总是这样，遇到不顺心的事……就愤怒，不能掌握自己，手脚发麻……倒是要去做个手术，把我的脑血栓，彻底地治一下。医生对我说过，到上海大城市……去做个血透手术……把血换一换，那就好了……现在的人真是越来越聪明……

我眼睛一亮，兴奋地对她建议，要不下星期就去上海做手术。她却摇摇头，说这一阵特别忙，内销、外销订单都有保证，现在是来不及做。扩建二厂要抓紧，有些事还真要她管，比如要建一条水泥路，不是她提出路往一边斜一点，只要在一边筑地下通水道，那就会多扔万把块钱，在水里也不会打个泡泡。又比如……

我打断她的话，说道：古人说，不乐损年，长愁养病。你别把村里那些麻烦事装在心里，我们谈谈开心的，好吗？

好啊！她马上笑起来，在我的手臂上轻轻地打了一下，说道：我是那种肠子打结的人吗？那你说，我听着。

我说：我们结婚的事，你说要请几桌呢？

她说：自己家里人吃吃，外人一桌也不请。要发糖，村里每个人都发到。

我说：我奉命照办。到城里买桂花咖啡糖。

她说：好主意。说罢，在我的唇上亲了亲。

我们拥抱着，躺在竹院的习习凉风里。我感到无限幸福。我闭起眼就感到我们已经睡在婚床上，重现了那个月色朦胧的柳村的美妙情景，我把梦变成了现实，相拥着一位妙龄姑娘，在我的心底唤起的是她最美丽的岁月的倩影，仿佛是我们头一次欢晤，头一次彼此献出自己的贞洁，只有现代模糊学才能认同那种审美的绝对偏差，而这种偏差是经常发生在我们生活的多种方面的。

我背着太阳走，我跟着自己影子走，我迎着太阳走，影子跟着我走。我成了桂花的影子，原来她成了我的太阳，她是最恨我成为她的影子的。那我必须拥有自己的太阳，思来想去，那便是真理之神了。我为此特地在县文化科技站，翻阅了几乎所有的医学资料，回来后告诉她脑血栓是何等可怕，被称为埋在脑中的“定时炸弹”。我执拗地要求桂花在百忙中到上海去看病，如同当年我对她百依百顺，仿佛成了一种偏执狂。桂花被我用那温和的语言不停地“蘑菇”，而且在老村长和二姐的协助下，终于服从了我，乘上了沪宁公路线上的豪华客车，来到上海一家医院进行心脑血管的彻底检查，证明她的病况比较严重。时逢村服装二厂开工，忙碌不堪，她无暇住院进行手术，医生给她配了一套新药，嘱我悉心照料。于是，在以后的日子里，她的脑血栓病被控制住了，没有复发过一次。

第二年的夏天，在我们万村是个生机蓬勃的时节。在一片葱郁的田野上，万村冒出了一批二层楼的新房。一色红砖砌的，没

有外粉刷，在绿阴里特别醒目。十位姑娘在春冬之交就从日本回来了，个个穿得花枝招展。那粉红色、雪青色、湖蓝色的衣裙在田野上窸窣飘动，宛若绿色大海上的点点风帆。有的买了铃木牌新式摩托，在村路上疾驰，如同碧海上红色快艇。

桂花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心愿，给服装厂培养了十名骨干。她把萌芳和荷叶提拔为车间主任，她再不用像以往那样为生产线上的质量操心了。第二批姑娘也是十名，经培训，是由县外经委的负责人带队送往日本的。桂花心头也了结了一件大事。她除了处理一些村里的日常工作，便把开发服装新产品作为头等大事。

那天晌午，村服装厂门口风和日丽，新木峥嵘，繁花盛开，蝶飞鸟语。场地上人们正在忙着装货。路过的放学的孩子背着书包，有的说笑着，有的玩着游戏机回家去。突然驶来一辆黑色的桑车，停在场地上。桂花迎了上去。从车上走下县外经委副主任和他的随员。桂花把他们带到那幢漂亮的乳白色二层小楼里休息。那天桂花找我去，让我提供新近的服装画报，所以我也在场。还没进小楼，那位外经委副主任便着急地说：不好了，浅野次郎那儿出了件大事，他入股的那家证券公司突然宣布破产，他再也无法维持自己的公司，提出要与我们终止合同，让你们村十名研修生回来，他按合同赔偿损失。

桂花听到这话，当即就在门口站住了，说道：开弓哪有回头箭的，那请你们想想办法。

付主任摸摸“刺猥头”，说道：哎呀，招收研修生都是定点定向的，我们无能为力。

桂花竭力镇定自己的情绪，说道：让她们回来，我怎么对村里交待？你们先进去休息一下，吃了饭，参观一下我们新建的服装二厂，再走，啊？请多指教。

客随主安排呀！付主任和他的随员走进了小楼。

我在门外看着桂花那焦急的脸，手背拍着手心，轻声对她说：这是怎么搞的！

她反倒安慰我：天无绝人之路，我到日本去想想办法。我本想最近去上海做手术的，可现在火烧眉毛，我要赶快去日本。

秋天再见，院里桂花盛开，你总该回来了吧？我很不放心地说道。

桂花大大咧咧地一挥手，说道：不要那么长时间，你别为我操心。

她一边匆忙地去服装厂食堂关照多烧几个菜，边对我说：老村长在镇上开会，三子随他爸出差去江西搞什么“螃蟹扶贫工程”。求官不到秀才在，你就当个代总经理，有要紧的事替我处理一下。如今你办了文化科技站，也是有胆有识的人喽！

我说：承蒙夸奖。你让我帮忙，我还能推卸吗？

她说：你在服装厂呆多少年啦？针能过，线也能过！

我说：遵命。要是一时联系不上，我自作主张，你可别说我恣意妄为。

不摸锅底手不黑，不拿油瓶手不腻，办事只要想到村民，错不到哪里。她说。

被动性的人们关心事物的一般的生存状况，非被动性的人们关心事物的特殊状态，这犹如一英寸的生死临界。当你只以为自己是看风景的人，而不以为自己也是被人看的风景，那你这辈子就永远别想逃脱习惯思维的怪圈。在桂花赴日后，服装厂遇到了一件大事，畅销的黑白香蕉呢大衣退货！看来我是“死定了”，但我冷静下来，让生产组长进行验查，发现那是一批冒名顶替的赝品。八家客户联名把我推上法院被告席，我端出了服装厂里私下出售商标的内贼，嘿嘿，一下从败诉变成胜诉。反倒在媒体扩

大了我厂产品的信誉。这事我做得很得意。我多么想向桂花忏悔当年我为什么会辜负她的期望。我沿着文化科技站后面的坡地像个蟑螂似的在草丛里急速前行，白云倒映在池塘，青草遮住我的腿膝，野花像星星般在我身边跳蹦，蝴蝶在我眼前飞来飞去，仿佛都在问我，你在干什么？我说：我在寻找自己丢失的灵魂。我似乎还没有完全找到它。我的灵魂落在行动的后面，灵魂只能用来赔罪。

我一直打不通她的电话。半月后，一个闷热的夜晚，我接到了她那来自异国的电话。说工作终于有了眉目，第二批研修生已联系上了新公司，让老村长和她们的家里都放心。我大声地询问她的身体情况，她说：还可以。最后说了两句颇有诗意的调皮话：等着吧，桂花快要开了，今年的桂花肯定比往年的香。

翌晨起床后，我觉得脚上脱了一双铁鞋，走起路来也特别地轻松。中午饭后，我照例到科技站后面的坡地上散步，我手背在腰后，仰头望着阳光灿烂的天际，心里愉快地想，去年秋天到上海看病，真是遇上好医生，他对她采取的措施，果然拿住了她的病。你看她远渡重洋，要解决那么困难的事也没犯病！也许她不必去受血透换血手术治疗的折腾，病没准会渐渐好转呢！再者，古人言：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形体不散，精神不散，如果我们结了婚，阴阳调和，她的精神会变得更好呢！我又想到桂花对我说过，要是结婚，她恨那种污辱女性的陈规陋习，万不能搞闹房，让我们给人当猴耍，男人们可以压在新娘的身上，一个叠一个，村里就发生过压死新娘的事。还有小叔子押床什么的，实在没有道理。我也很同意她的主张，自己都五十多岁头发花白的人了，还玩那小青年的游戏，委实羞愧。

我终于盼来了桂花。从出发到回家，她都由桃陪伴的。桃把

短发染成了棕黄色，着实让我惊讶不已。当晚饭罢，桃对二姐挤眉弄眼地说：二妈妈，他们俩晚上要商量重要工作，我上你家去玩吧！她伸伸舌头，就跟二姐和二姐夫出了门。

桂花坐在我房间的床沿上，我的心怦怦地直跳。我强烈地体验到感情并不随人的年长而衰老。多少日子了，我盼望着这天的来到。我们彼此没有一句话，便互相地拥抱着。我觉得自己浑身在抖索，呼吸也加剧了。我拥抱着她，感到她把整个儿的身体都与我贴在一起，在亲吻里，觉得她的血液也在我的血管里流淌着，那般炽热，那般奔腾，我只感到自己浑身燃烧着，不知用什么词汇能表达对她的爱。一时间，我只有一个念头，我要与她同生死共存亡，把我们融化在一起吧！我能从她对我使劲地相拥，不断地更替着接触的部位，感到她是在全身心地挚爱着我。她也想把自己像窗外的夜色与我相融在一起，像院后的河水流淌在一起，像田野里的蛙鸣欢唱在一起，像大地那样没有缝隙……但我在她的呼吸里感到她有些疲倦了，我们彼此松开了双臂，在灯光下，我们的双眸对视，我们彼此之间仿佛都有千言万语要向对方倾诉，但又觉得只要一开口，就会打搅了我们感情的交融……

后来，还是她先开口，说道：你恐怕想不到，这次研修生转公司多亏了平原野川。

平原野川？我一下心里像吞了苍蝇似的不好受。这家伙不守信誉，中途拆伙，我不会忘记。

桂花边理着有些零乱的头发，边说道：我到处找熟人相帮找新公司，在大阪偏就巧遇上了平原野川。他说：哎呀，中国有句俗话讲得好，有缘千里来相会，我真是太高兴了。我没有把手伸给他，他当然也不会向我伸出手。我想他是个小人，这回当他一次神仙，便对他说明来意。他马上说道：这事不难解决。他说为弥补上次合作中的不愉快，这次替我找公司是一种“恕罪”。我

当即用了一句日语回答他：斯巴拉斯，好极了的意思。他后来替我落实了十名研修生的新公司。我请他吃饭感谢他。他却又请我吃海鲜回请我。嗨，一走进那家海鲜馆我魂没吓掉，里边有十多位服务员一律穿三点一线的裸身服，我都不敢转头看。桃在一边低声骂我：少见多怪！洲上人！土包子！后来，平原野川又请我去按摩淋浴。我见到姑娘们用脚在赤裸的女人身上踏着，浑身上下把你揉呵捏呵，我马上逃了出来。我只能让你按摩，富文，对吗？她嘿嘿地直乐。又说道：那近十天的时间我都在大阪的旅社住着，他要进高级宾馆，我坚决谢绝。那些天，他常对我说这些话：在日本退休后的男人与太太离婚的情况不少，因为太太在离异后便能得到一份独立的社会保险金。他很希望我能留在日本，如果他能有像我这样的太太，那他就成了全世界最幸福的人。反正，在大阪时，他待我真是要天许半边，你不能说人家当面人情背后鬼吧！真心！

我试探地说：那你就远嫁扶桑，干嘛要回洲上？

桂花笑道：是呀！平原野川也这么问过我呀！我便说：我跟万富文先生已经结婚了，就在上个月。哈哈哈哈……她大笑起来，笑得眼睛里都冒出了泪水……

我用亲吻堵住了她的笑。这次亲吻，我是那般地严肃，那般地动情。我想到桂花这样一位丰韵犹在的美丽的能干的女人，她可以有很多机会嫁给那些有钱有势的老板、大人物，她可以在异国或他乡过着富裕豪华的生活，可她最终还是嫁给我，我自感荣幸和羞愧，我心里不由泛出了一种苦涩之情，我想她对我的挚爱，恐怕我这辈子也是还不清的……

桂花却依然笑不可抑，说当时她是以玩笑的口吻对平原野川讲的，他却一下相信了，直搓双手说：对不起，祝你幸福，向万富文先生问候。她依在我的胸口上，抓着我的一只手，像姑娘恋

爱那般情意绵绵。她说：富文，你怎么也想不到吧，牛事不发马事发，平原野川的儿子看中了桃啦！我们就去过他们家两次，他俩好像有点一见钟情。这事告诉你，千万不能说出去，让桃知道，她会骂死我的。

我用手抚摸着她的头发，不解地问道：桃不是有男朋友吗？

噢，那个 K 呀！桃说他们已经分手半年了，K 的爸爸替儿子找了个大老板的女儿。唉，桃呀，我对她关心得太少了。平原野川的儿子在街上当网吧老板。他说网吧是个起步，他要像美国盖茨那样要搞开发软件的电脑公司呢！他在桃面前摆弄电脑，那手指像薅稻田那么快捷。桃甘拜下风，看得着了迷。他俩在电脑上玩游戏，桃却把他打败了。不知桃的智慧超过了他，还是他故意输给她的。后来，可真绝了，桃每到一地，只要打开电脑，就有他追求她的情书，他俩在网上用日文对话，我在一旁，什么也看不懂。桃对我说：妈，以后假使我住日本，我可以当你们村办企业的总代理了，我想你求之不得吧！我对她说：妈不干涉你的婚姻，也不想沾你什么光。她嘴一噘说：那我可要沾你的光，我当了总代理，有钱可赚呀！这丫头，厉害吧？我谅小平原不敢欺负她。

桂花喋喋不休地说着，我津津有味地听着。我们亲吻，拥抱，她允诺了我，在她浑圆的身体上抚摸，我们沉浸在感情的世界里。她上身只穿一件紧身绿色真丝坎肩，我抚摸着，如同抚摸她那润滑的胴体，那起伏的曲线，使我心荡神怡。她把双手插在我的腰后，把胸脯紧靠在我的胸前，对我谈起赴日的种种见闻，在大阪，剃个头好贵呀，要花上好几百人民币，她对桃说，去开片小理发店当老板娘吧！桂花咯咯地笑着。后来，我觉得她的言辞不再那般利索，呼吸也变得有些急促，我劝她快上楼休息已显多余；她右边的手臂忽然间不能动弹，人坐在床沿上也不能站起

来了，一个可怕的念头在我头脑里闪过，中风！偏瘫！我几乎要大声喊出来，但抑制住了。我马上把她平放在床上，后悔极了。我说：你刚远道而来，太疲倦了，怪我没劝你早点休息，又讲了那么多话……

我使劲地按摩她那麻木的半身，她气喘吁吁地说道：……我想吐……头晕……她的舌头似乎也麻木了，讲不清楚话语，然后便大口大口地呕吐起来，瘫在地板上不能动弹。我心急如焚，镇静自己，拿起电话，让服装厂司机马上开车来，送她去县城医院。

小车急速地行驶在入夜的田野上，然后驶上大堤，向县城急速而去。深夏的夜风已变得凉爽起来，从车窗里灌进来，灌进了田野稻禾收割前的清香，灌进了从河塘里荷花的芬芳和鱼儿打浑的腥味儿，还有路旁艾草苦涩的气息。正是江上潮汛期，桂花闭着眼，昏迷在我的怀抱里。微弱的鼻息证明她还活着。我听任夜风把她的头发吹得倒竖起来，我多么想让那夜风都灌进她的心脏和血管，让血液像波涛那样奔腾起来，冲开那被阻塞的脑血管，让她马上能睁开眼，对我说一句：……现在，我觉得好些了……然而，夜风仍然那般枉然，它无助于她的痛苦，却把我的思绪吹得纷乱一团。我一会儿想：我本不该在她归来的当晚，与她相会在自己的房间里；一会儿又想：我本不该出了个馊主意，亲自去把二姐夫叫来，做了那顿佳美的晚餐，她吃得过油、过量。我甚至后悔没有劝阻村民们早点回去，让她与他们交谈了整整两个小时。反正我后悔自己忘记了医生的叮嘱，在她精神愉快时，也要注意让病人保持平静和安宁。显然，我也被她的兴奋感染了，就像这夜风一样，起了头就不知何时煞尾。

在就近的县中心医院的抢救室里，桂花苏醒过来，但她的右半边依然不能动弹。我马上送她到镇江市级医院，医生说已经偏

瘫，需长期治疗。住院十天，她恢复了视听，但右手仍然举不起来，也能坐能站，但右腿不是那么灵便，口齿也不清晰。

那些日子，富贵三天两头驾着他那辆黑色桑车来看她。有一次，他说他已经去过上海，联系好了一家专治心血管病的医院，他要用自己的车送她去。

桂花冷冷地打量了他一眼，她眼神里似乎说，你太殷勤了吧，以前要是这样待我，不至于有今天吧。

富贵脸上虽然尴尬，但还是竭力相劝还是去上海大医院好。

桂花从未见过他脸上那种低三下四的神情，说人心隔肚皮，你热灶一把，冷灶一把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富贵抬起头说，真是为了她好呀！并说他相信她的病一定能好，还说他并不是贪图美色的人……

桂花付之一笑。她不愿他再来看她，用不客气的话撵他走，说他心里是盘算着等她痊愈，可以到日本去，替他的绣花厂找些订单来。桂花明言，当然她不是不可以去做，可绣花厂眼下的质量能过关吗，否则人家日商为什么要退货呢？这叫屎壳郎要上灶台，不看看自己什么模样！

他咬着牙，抑制着，说他并不是势利小人，他真是为了她的健康，为了他那份情感。

他也没有说清那份情感是什么意思，是忏悔的情感还是复婚的情感，或且两者兼而有之。但这些，对桂花来说，她不需要，而且她根本不信，她说了句让富贵更难以容忍的话：……算了吧，……唱的不济装的强，你起码，起码是冲着……冲着我这个村长来的，千臭……千臭万臭，马屁不臭，以前……你对柳，柳又桐不是这样的吗？

这话让他忤地站了起来，他的脸上显出那原本的铁似的又黑又冷的硬直的线条来，那双眼睛里也闪出雪亮的犀利的寒光。他

压抑着愤怒说道：我是来拍马屁，马屁拍在马脚上！然后，他急转过身，拂袖而去，马上从病房外传来那发动引擎的响声，他几乎是让小车像起跑线上的运动员那般腾地起步，一溜烟地消失在医院的大门外。

我猜不透富贵的用心。我只是对桂花说，不要管富贵怎么说，接下来应该去上海大医院把病根治一下。

桂花说她坚决不去，而且马上要离院回洲。她说村里有好多事，出行不便，可以让别人上家来。她那么执拗，简直要拔掉吊液的针管。她说，可以把药配足，让乡里医院的护士上门打针，这病一时半间好不起来的。我只能依从她，扶着她，上了一辆的士车，与她一起回到家里。

老村长为了她的病召开了村党支部会议和村委扩大会，把我也找去了。在会上，他与村委们作出一个决议，任何工作都不得去桂花家找她，让她治病，养病。特别是要对村民做工作，任何事不得去她家找她，而且也不要去看望她，让她绝对地静养。为了她的病，我把站里的工作委托给副手，请了假，整天在家照料她。

夏天过去了，秋雨接踵而来。村庄的树梢不知不觉地转换着颜色，黄叶开始在空中飘舞着，疲倦了，便紧贴在大地上变成了图案。河面上水草开始枯萎，残存的荷叶宛若一把把破裂的纸伞，在细雨下摇曳着……在屋门外，只能听见那沙沙的雨声和屋檐的滴水声，一切是那么寂寞……桂花很不习惯那种静养。我劝她道：谁也没有免你的职，这说明村里各方面都运转得蛮正常，没有什么大事要找你吧！她将信将疑地用那口吃不清的语言说道：那才好呢！不过……服装厂我……总是不放心。我上次布置过……让他们要……开发新产品，鱼争上水……流不走：不然我们要……被动的……她很吃力地说道。又问我萌芳和荷叶她们到

底与外面联系了没有？我如实地对她说：她俩在你住院时，就去过上海、杭州，找了童装专家，正在找面料，打出样子来，让你提意见。

她皱起眉头说：……也不找我谈，驾空我……厂长，什么……意思吗？

我知道她心情不好，解释道：她们怕打扰你休息，让我转告，反正，打出样子，一定会给你看的。

她却说：我……我还有口气，别当我……是死人！

一天，风和日丽。翠陪着喜宝来看桂花。桂花非常高兴，一是儿子来看望她，手里还拎着一篓苹果，她觉得儿子懂事了，喜宝还用水果刀替她削苹果，然后切成小片，把苹果送到她的嘴边，一个男孩能对母亲有这样的举动，她兴奋得几乎要掉泪。再者，翠如同当年陪她进城揽生意时一样，对她问寒问暖，她边情不自禁凑近我耳朵，说了句：她来看我，看起来，这阵……子……富贵待她好，好……些了……

桂花又招呼我快给翠打两个糖水蛋，把从日本带回的糖果拿出来，并让我中午多搞几个菜，跟喜宝的后妈好好聚一聚。她用那不连贯的结巴的语言，叙述着她心中一直想对翠说的话。她说自己与富贵过了十多年的日子，晓得他的脾气，他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他希望自己的老婆也要比别人家的老婆强，她曾经为满足他的这种心理，在村里当妇女队长，后来她又发现他是不允许老婆超过丈夫的人，他们的矛盾就此开始了。不过，他好强，这还是件好事吧。

桂花喝了一口水，又对翠说，她的好强也许与他的影响有些关系。这要感谢他。可是他的自私心让她受不了。她说自己前辈子犯的错误之一就是对丈夫的自私心，睁个眼闭个眼的，惹烦了

她，自己就干脆外出干自己的事了。他那惟我独尊的病根没拔掉。

我怕桂花的话太多会犯病，劝阻她，但在翠的面前她的话不知为什么那么多，劝阻不了。她说她有时是悄悄为他在哭泣的，那是在他的性生活无法得以满足时，她在镇江，在石桥，独自睡在床上都想到过，但她要做生意要管工厂，她无法满足他；还有，他干起活来，从来是拼命的，他有腰肌劳损的病，到了秋天时常会犯，但他从来不对别人说，他总是咬咬牙，照常去干活，你总觉得他身体特别强壮，从来不生病的，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有好几次，他发四十度高烧，照样下地。他就是这么条硬汉子。她喜欢他，也就在这些地方。但她有时也为他的愚蠢而掉泪，他那样拼命地为自己积攒财富，而且那般吝啬！她便会愤怒。她说得泪水盈眶，看着翠，那目光久久地凝注在翠的那双无奈的眼神里，又喟叹不已。她锁着的眉又渐渐地舒展开了，劝慰翠，俗话说前人摔跤，后人把滑，让她日后找个富贵高兴的日子对他说，去看看火葬场吧，人死了都是两手空空的，钱本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还是积积德，让别人也快活些吧！她用手拍着翠的肩膀，说她从根本上还是佩服富贵的，一个当年靠偷卖鱼虾为生的人，现在成了拥有几十万财富的老板，是不容易的，她算自己没有他那么多钱，应该向他学习呢！翠却被她这话一下说得哭了起来，抱着她的肩膀，轻声地呼喊：桂花姐，我的好姐姐……

这时，突然响起一阵摩托声响。那摩托车在门口像中靶的箭戛然停下。富贵从驾驶座下来，双手使劲地从后车座拎下湿漉漉的麻袋包，然后径自从屋里取出一只旧澡盆，把上百斤的几十条大鱼倒在里面，对二姐说：二姐，桂花得这种病，听说最好吃鱼。用水养着它，吃完了，我再送。

这，多少钱？我感到意外，但既然如此，只能收下来。

他看也不看我，说：你给我钱吗？我当场撕给你看！然后他转身对翠大声吼道：家里饭不烧，跑到这里干甚？啊？给我滚回去！你看着我干甚？村里人说过桂花有两个男人嘛！现在你也有两个男人，对吗？你大白天就来找万富文了，就等不得晚上？我万富贵丢尽脸了！那好嘛，你现在就当众人，干脆说一句，你要跟富文还是我？桂花哪怕还有一口气，我也要她！要她！

翠哇地哭起来，拉着孩子飞快地逃跑了。

我和桂花都愣愣地看着。万富贵今天真像发了疯一样。

在那些日子里，我总是扶着她上楼、下楼。二姐烧好饭，桂花就让她回去了，她很不愿意让她看到桂花痛苦的病状，以及我对她的服侍。

每天傍晚，我都要用热水替她擦着瘫痪的半边身体，她的肌肤虽然像美人鱼一样的洁白、美丽，但失去了知觉，我如同接触塑料模特儿，菩萨呵，这便是我对所爱的人亲昵的抚摸吗？虽然我心底依然能唤起对她挚爱的感情，而她呢，却总是皱着眉，用那结结巴巴的语言对我说：看你……满头大汗……歇一歇……我像个活尸……活着……除了连累人……还有什么……意义……

我马上制止她，我抚摸着她光洁的脸，看着她那瘫痪的半面的脸，对她说：桂花，你在我心里，依然美丽……真的……人的美难道就在于外表？……

她却用双手捂起脸，轻声地哭着：我变得……难看……我晓得……富文，我连累你……要到哪一天呢？……你……你还没到六十……你又有学问……还能娶个……好妻子……总比我好……真的，真的……

我忙替她擦泪，俯身把脸靠在她的脸上，我说：我一定要照

料好你……我永远不离开你……我要让你重新站起来……

她不再哭，她那个健眼在暮色里闪动着炯炯的光芒，对我说：……富文，你愿意跟我结婚？……

我忙点头，说道：愿意，愿意……

她的嘴唇艰难地笑起来，说道：那我……高兴……我们……结婚……在八月十五……桂花节……好吗？

好的。我说。

一个阴雨霏霏的早上，桂花吃罢早饭，照例进行上下肢肌肉和关节的功能锻炼，按医生规定，每个动作都要重复六至八次，然后我就让她读报，让她的言语能流畅起来。突然，电话铃响，我去接电话，是日本几家客户从南京打来的，让桂花能在明天赶到新河宾馆，有要事洽商。桂花说最好让我与三子一起去。有事可商量商量。我马上打电话给三子。他在崇明，跟他爸在忙进一步改进生态苗的实验。这么，桂花就让我作为全权代表。她鼓励我道：现在……你比以前……成熟多了，我赴日……期间……服装厂的官司，你……能反输为赢，明珠尽出老蚌……你行！去吧！带上厂里的……戳子……该签就签。也不必打电话……你晓得……该怎么办？

我带着服装厂总会计，当天下午就启程了，先赶到镇江，接了桃，去当翻译，然后直奔南京。总算没有耽误，如期与日商相会。

新河宾馆会议厅的格局甚为雅致。正壁用马赛克镶嵌一双仙鹤，此厅又称鹤仙厅。咖啡色基调的四壁，挂着名家国画，天花板上悬挂着玻璃珠彩色吊灯，一方棕色的油菜花图案编制的地毯，增添了江南的地方风情。深褐色的椭圆形会议桌旁，放置着万年青等翠绿的盆景，给厅里增添了勃勃生气。对面坐着那几位日商都曾在洲上考察过，我都认识。我坐在面对窗口的地方，能

看到外面大街上车水马龙，热闹非凡。那几位日商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了一遍，桃翻译给我听，说他们这次到贵国来，有几件事要办，他们刚从上海松江几家合资厂办完事，来宁相晤，是想商谈今冬明春的订单事。考虑到贵服装厂的产品在国际上已打开市场，贵厂又扩建了规模，故打算扩大订货一倍，问我是否接受。我想了想，他们对厂倒是了如指掌，我当即同意。接下来，日商却又提出了条件，如果这样，那么成衣的单价就要下浮百分之十四。我们有销售风险。我一下犹豫起来，便让总会计计算一下绝对利润值。考虑到批量扩大一倍，成本就相对地下降了，计算下来，我们的人工价还略有提高。我又想到扩建后正需要订单，我喝完了一杯水，心里就定下主意。于是，我抬起头，直起胸，看着窗外那繁华的街市，显出我——一个有知名度的村办服装大厂代总经理的气度，把放在我面前的中华牌烟盒轻轻一拍，转过头来对他们说：行呵！签约吧！

这次签约十分顺利。我与日商在中山陵留了个影，就和总会计、桃乘上了东去列车，在当天夜晚回到了家。桃留在镇江了，明天她要上班。

尽管我悄悄地打开门锁，轻轻地在灶间下了碗挂面，却把楼上的桂花惊动了。二姐穿着睡衣睡裤，披着件薄绒大衣走下楼，说桂花让我到楼上去一下。我边吃着面条边想：我怕影响她休息，本想明天把情况告诉她，但她肯定很牵挂我的南京之行，这么快就回来了，莫不是发生了什么事？你不告诉她，她也许更睡不好。于是我匆匆地吃罢，抹下嘴，就上了楼。窗外正下着秋雨，那雨滴敲打着窗玻璃簌簌作响，从小树林方向传来哗哗的涨潮似的呼啸声，还有村路旁电线噓噓的呜咽，偶尔还夹杂着远处狗的唁唁低吠。屋里倒很安静，桂花穿着一件绒线衣，半依在床榻上，正等待我的来到。

我在床旁的凳子上坐下，欣喜地把情况对她和盘托出。开始时，她的双眼充满喜悦，为增加一倍的订单感到高兴，但听到我答应了他们那样的条件，一下，就沉下了脸，她不能抑制地对我说道：你……你……你凭什么……要签……我……我气死了……气死了……那百分之十四的钱……原来是属于……属于我们村……村民的……你……你……她越说呼吸越急促，那只健手也抖索起来，我求她别说了，向她解释，但她无论如何听不进我的话，她声音变小了，但仍然抖索着嘴唇往下说：你……你为什么……要害怕……我的产品……又不是卖不出去……东方不亮……西方亮……我的产品……已打到意大利……市场……你怎么搞的呀……我心里……早就在做准备……我要搞绣花童装……就是有另……开门路的……意思……你为什么……不能承担风险……

她说着说着，身体就往床边倒下去，我忙拉住她，她的嘴巴还在动弹，但已失语。我浑身直抖，忙对二姐喊道，快跟小何（服装厂司机）打个电话，让他开车过来，送桂花去县城医院，快！快！……

我陪桂花再度来到县城医院的急救室。我两天两夜不食不眠。桂花被抢救过来，但病情比以往更严重了。她的嘴唇搭拉着，无法进食。只能由我一匙一匙地喂些流汁。她言语更为困难，连贯不起来的词汇，表达一个简单的意思……在她合上眼睛休息时，我却无法安睡，哪怕一个钟点，我的思想被这现实击得支离破碎……清晨时，我看到窗外树枝上有只鸟儿，那是个黄雀……它有着黄绿色的羽翅，也能算得上一只漂亮的鸟儿了吧？可是当我想到夏天树枝上站立的黄莺，它有着那种鹅黄色的特别亮丽的翅膀，黄雀便不能与之媲美。所以说世界上是没有绝对正确、绝对纯净的东西的，辩证法教会了我们比较的方法，但仍给

诡辩留有一席之地。我只能用时髦的厚黑学来开脱自己，否则我马上就会晕倒。我并不以为自己的决断是错误的，我认为桂花的思维由于患病走上了一个极点。她的那种自信，成为了在旁人看来也许是难以理喻的东西，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无视她的思维是摆脱了一切束缚，从自由走向了必然的那种境界。然而，气候也会束缚苍鹰的飞翔，她的思维能化为物质吗？她像一支演奏着十分动听乐曲的小提琴手，由于把位太高使弦过猛，那弦崩断了……也许是我的妄断……

我的这种念头并不能使我安宁。桂花在病床上表现出比我更复杂的心理，绞我心肺。她有时唉叹，有时哭泣，有时微笑，总是用那只健手把我的手拉着。特别让我受不了的，她喃喃地、十分吃力地说：……富……文……我……不……该……我……对不起……你……她有几次这么说。分明是我对不起她，签约未能符合她的心意才惹她犯病的，但她的主张，我一时是无法实现的，叫我怎么办？……每次，我的泪水都忍不住地簌簌地滚落下来……

我想送她去上海大医院，她却摇晃着健手，说：……一路……要把我……折腾……死了……不需要……那几天，她却一直断断续续、含糊不清地讲着婚姻的事，她显得那般矛盾。我拉着她的手，总这样劝她：你的病会好的，出院后我们就结婚。她笑笑，那么艰难，又显得那般复杂……

那几天的晚上，她总是把那只健手放在我的手上，才会合上眼皮，我知道，她是怕突然离我而去。哦，那只手，原先是那般丰腴、光洁、温暖，现在却桔黄、粗糙、冷却了，显露出那兰色的经脉，像干涸的河，上面布满了输液的针眼，像一片点播过密的豆子田。她的病情很重，医生对我说，如果她再熬过一周，死神就会离开她。于是，我把自己的手表开快，让时间赶快过去，

但又想，这样实际时间反而显得慢了；我又把手表放慢，甚至停下，这样度过一天，实际上已过去了两天、三天。我感到安慰。但时辰颠来倒去，对于护理又产生了诸多不便。我又把表拨成正点。由此我想到人多么需要心理时间、心理地点、心理物象、心理世界；需要用心理的幻梦代替现实的世界，这是一座通往未来的桥，未来的或然性决定了它必然存在，它或许幻梦成真，或许自欺欺人。

一天清晨，像往日一样，护士来到桂花的病床前，拔去一夜吊完的补液，拔去针头，插入另一瓶的橡皮盖口；像往日一样，旁边病员的家属买来一大杯热气腾腾的豆浆喂亲人，自己也喝；像往日一样，勤工拉开了那天蓝色的窗帘，可见玻璃窗外满天云锦；像往日一样，我打来热水替桂花擦一把脸；那天我发现她的脸色很不好，她虚弱地对我说：富……文……我恐怕……等不到……桂花节……结婚……今天……多……请点……人……热闹……

我的心不由得收紧了。桂花节还有半个月，她都等不到吗？不，不，我想她也许是昨夜没有睡好，心情烦躁；或许她的脾气所致……她总是怕事情不能如期完成，什么事总是赶早不赶晚，或许她希望赶快把这事做掉，尽快地了却心头一件大事……我尽量地让自己平静下来，拉住她的手劝慰她：桂花，没事的。我们的喜事，我也想尽快地办。

我忙向老村长打电话，我说我原先发的桂花节结婚请柬作废，请父老乡亲马上出发赶往医院……

在病房里进行结婚仪式，医院的院长是不同意的。当我含着泪向她简叙了这特殊的婚礼，院长托托眼镜，她眼睛也发红了，鼻子酸酸的，说：这样吧，把病人推到隔壁的会议室里，把桌子、椅子收拾收拾，我们尽量配合吧。

桂花入院后，桃一直守在她身边。对她来说，和我一样，再没有比桂花更亲近的人了。她很快地在那间拆空的屋里布置了一番，正墙上贴着喜字，屋角旁拉着彩条，门口还挂了对红灯笼。她对我说仪式要简单，越简单越好，我也同意。

桂花睁着眼睛，看着我，由于兴奋？由于痛苦？她忽然间不能言语，她的那只健手还能轻轻地举起来，我知道她的意思，我马上用手拉紧她的手，她竭力想对我微笑，我看着她，直想哭，但我强忍着，妆对她微笑……我喂她开水，她轻摇着手，不想喝……她的脸色白里泛青，严重失血，桃拿出自己随身带的化妆小盒替她抹些胭脂，抹点口红，然后对她说：妈要当新娘，真漂亮，真的……这时，桃突然别过头，向门外冲去了，我不知怎么回事，追出去，只见她用手捂着嘴飞跑地到了走廊的尽头，在那儿哇地痛哭起来，她那哭声像不能阻挡溢过闸门的急流，那哭声让我噙在眼里的泪也扑簌簌地流淌出来了。我赶紧擦去泪，对她说：桃，别哭，忍着点，你突然离开，妈会受惊的……桃马上掏出手帕，抽泣了几下，说道：我不哭了，我再也不哭了……然后，她又把眼眶擦了又擦，竭力地显出微笑，重新回到桂花的身边，她那么认真地、仔细地替桂花化着妆，间或还说几句俏皮话。我看着桂花，陡然间觉得她变成了姑娘，我脑际一下闪现出她在柳村日夜、石桥河畔、油菜花地、小树林里的音容笑貌、迷人倩影……我觉得她马上会站立起来，与我并肩地出现在前往祝贺的乡亲们面前，我心里默默地为她祈祷，大难之后必有大福，她总有一天会恢复到这样红润的脸色。奇怪，我心里从未像现在这样确信着。桃开始替她梳理头发，静静地等待着老村长他们的来到。

两小时后，老村长、二姐、二姐夫、萌芳、荷叶、小虎婶、万志猛、富本、富本女人、富仁、富仁女人、三子、秀梅，

还有翠、喜宝、小花，以及我的几位老同学、老朋友，都来了，他们都穿着新衣服，手里拿着礼物和鲜花来参加婚礼。我胸前别着新郎的红绸走进门，护士推着病床也进了门，桂花半躺在摇床上，胸前别着新娘的红绸，我站在她的身旁，在那鲜红的喜字的前面。老村长在匆忙间从桃那里学会了司仪。他宣布我跟闵桂花女士结为夫妻。在场的人轻轻地鼓着掌，然后老村长说：开香槟——于是我把酒瓶打开，倒过来，那香槟酒便向四处似礼花般开放。我目不转睛地注意着桂花的反应，她微笑着，艰难地要举起那健手向大家致谢。

慢！突然从门外走进一个人来，那人西装革履，神情肃穆。他便是万富贵。我也不知他是什么时候来的，他的来到让我感到十分突兀。他站在旁边对大家说：乡亲们，让我说几句。有人以为他是来庆贺的，便鼓起掌来，前夫来祝贺婚礼，在洲上是不多见的。哪知他却说：我反对！万富文在桂花病情极度恶化的情况下，明知她要死，还举行这场婚礼，结个大头婚呵！一场阴谋！他是想独吞她的遗产，这叫车后头拴小牛，歹毒（带犊）！

众人愤怒了，都责备万富贵在婚礼讲出这种话来，简直是畜牲！

这时，桂花的脸突然抽搐起来，又举起手，似乎要对众人解释什么，但那手一下就垂下了，她那双眼睛一下发直了，像塑像那般一动不动了……

几位医护人员早守在门外，见状马上进屋进行抢救，但那残酷的心电图仪表上，把那波动着的曲线拉成了直直的一条横线……桂花就这样，与我永别了，她的眼睛始终睁得大大的，她死不瞑目呀！我知道，她脑中还有许多计划像脑血管那般繁多，但被梗阻了。她不能那么早离开钮扣洲，离开万村的父老乡亲，可是病魔却无情地拉她而去，甚至连她一直期盼的桂花节都未等

到，就那么匆匆而走了……瞬间我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头猛狮，要扑向桂花，我要用利爪撕开她的脑袋，撕开她的血管，把阻塞在她脑血管里的那颗顽石挖出来，我似乎是喊了一声：医生，救救她！再救救她！医生使劲地压着她的心脏，还是对我摇摇头，摇下那头额上的汗珠，于是我感到自己要撕毁自己了！我像服了毒药的猛狮在囚笼里痛得打滚，我开始撕裂自己的肢体和心脏，我蹲下来，用双手撕扯自己的头发……

我仿佛被那一阵阵的狂风暴雨声所包围，不知谁的一声尖厉的哭喊把我唤回那哭声鼎沸的房间。我听见老村长的声音：要哭，回村开追悼会，痛痛快快哭一场，这里是医院，我们还是早点回去吧，让富文、二姐他们料理后事……他的声音里含着泪水。

老村长愤怒地对他说：万富贵，桂花要跟万富文结婚，是她早就对我说过的！乡亲也都知道的。你胡言乱语桂花受得住吗！别在这里胡闹了！听见吗？回去！回去！

他哪里肯依从。他的脸在瞬间变得十分阴沉，一把拉过喜宝，嚷着：好吧！算我跟她离了婚，这孩子是她亲生养的吧！喜宝总应分得他妈妈的遗产吧！喜宝一下摔开他爸的手，气怒地说：我是来参加妈的婚礼的嘛，我不要妈的遗产！富贵凶狠地回他一句：小伢子懂个屁！我要准备一笔培养费，让你成个人尖，才对得起你妈！懂吗？

老村长把富贵拉出门，对他说：你是榆木疙瘩脑袋，还是故意存心闹事呀？当初根据协约，喜宝是归你的，他便不享有母亲的遗产继承权，桂花生前是否另有遗嘱，我不知道。反正这事回村再说吧，你何必让刚过世的桂花，灵魂也不太平呢！

我在一旁对老村长说：桂花生前并没有什么遗嘱，不过，我想过的，桂花如早我而去，她的存款可以让桃与喜宝对分，我一

分也不要，房子我只住一间，二楼归桃所有。我什么也不需要，只要求全村的人承认我是桂花的丈夫！我的双眼狠狠地扫向万富贵。

二姐也从内室走了出来，说道：万富贵，你不作兴这样！你大闹婚礼，把人的命去送掉了，还要什么遗产！太不像话了！

万富贵只是对她冷冷一笑，仍不放过我，说道：遗产的事可以以后再说，我要问你：我跟桂花分手时，她可是结结实实的身体，你是怎么遭罪她，变成这样一个纸糊的，我几句话就能把一个大活人吹倒吗？这责任倒要分分清！

二姐气愤地替我打抱不平：富文为她累死累活，也尽了他的责任，你不能这样日掘^①他。人都说兄弟兄弟，手足之情，即便不是同父同母，从小一起长大，总比外人要亲吧！你能不负责地乱说吗？

老村长一把拽过他到楼梯口，用手点着他，厉声道：你还不快回去！要是你对桂花还有一点真心的话，你就快回去！

萌芳妈则在一边急得双手直拍双腿，嚷着：你们别吵了，不作兴的，不作兴的！将来在阴间里桂花要吃苦头的！

老村长说：萌芳妈，你也别说迷信的话。大家都回去吧！有话回去再说！老村长让万志猛强行使劲拽着万富贵的手臂，把他拖下了楼。

把桂花遗体火化后，我回到家像患了病似昏昏沉沉。将暮时分，晚鹊尚未归巢，屋前屋后沉浸在那淡紫色的宁静里，在我的头顶是一片湛蓝色的白云飘忽的天空，我仰望了一眼向高处飞去的叫天子，感到猛一阵晕眩。万富贵突然来到屋门口，叫我出去

^① 方言。这里是栽赃、挖苦、陷害的意思。

一下，有几句话要说。我跟着他向江堤走去。

晚潮已经奏起序曲，那浪涛拍打着坚固的坝石，发出一阵阵有节奏的喧响。江鸥低掠水面，嘎嘎地鸣叫着，使人觉得焦躁不安。西坠的太阳在水面上落下血红的色彩，那么悲壮，那么沉郁顿挫。风吹刮着堤旁的防护林，发出一种尖啸的呼喊，那么哀怨，那么令人百思不解。我迎着风站着，呼吸着那带着苦涩味儿水浪的气息，风把我那头早已花白的头发吹得竖起来，把我的脸吹得疼痛，我也没有转过身去，我不愿面对他，我只等他发话。过了好一会儿，他才从我身后走到我的旁边，说道：万富文，我找你来，我要告诉你，你的生父是被我父亲害死的……

不，我不信。我转过头，目光狐疑地看着他，我不知为什么他会突然提这往事？

你不信吗？我怀疑。你是不是因此对我埋下了复仇的种子？他的目光犀利地看着我。

我从根上芽上就不知道会有这事，你越说我越不明白。

他狠狠地看着我，说道：那么好吧，我来告诉你：一九四四年底，你父亲从丹阳逃到上海，想找个医生做脸部灌蜡整形手术，在跟我父亲见面后两小时，你父亲就被捕了，出卖他的就是我父亲，他拿到了十根金条的重赏。你不信？可是有人信，说我父亲是为赎罪才收养了你。

我不信！他老人家虽有封建思想，但有颗仁爱之心，他是不会做出这种事的！我坚持地说道。

你果真是这么想？他沉吟半晌，重重地叹了口气，又说道：那我告诉你实情：那天晚上你父亲戴着礼帽，穿着长衫，戴着过嘴过耳的围巾来到我父亲家里，其实他已被一个穿黑制服的秘探发现了。那秘探跟上三楼，直撞房门，用手枪对着他，说道：赤佬！我是在老半斋饭店的餐桌上发现你的，你有本事，吃饭也不

露脸。现在报上都在通缉你，你还想往哪儿跑。走！到警察局去！他拿出手铐正要卡住你父亲的手，这时，我父亲灵机一动，对他说：先生，有话好说，不知……先生是否缺钱用，这里有两根条子，喏，请先生能受用。有钱能使鬼推磨嘛！那秘探收了钱，反过来劝你父亲：上海这地方勿是久呆之处，跑吧。

那秘探拿了钱又告发了他？我急不可待地说。

不！两小时后，他在火车站饭店吃夜宵时被捕，我父亲在场。他们等待夜车，一个操上海口音的摩登店主，一会儿在餐桌前递毛巾，一会儿递茶拿筷子，我父亲当时就感到不大对劲，哪有老板娘亲自服务的？等他俩匆匆吃完饭，那女店主便领着警察站在店门口了。我父亲也因此受牵连被捉，后来是托人送钱才放了出来。

太阳躲进云层，水面上一片灰濛，风开始变得寒意逼人，我不由地打了个抖索。我怔怔地看着他，说道：我在桂花家住地窖时，她父亲是了解此案的，怎么没有告诉我？而且，我更不懂你为什么现在来找我谈这事？

他把手中的烟蒂扔在大堤上，对我冷冷一笑，说道：冤枉呵！冤枉能叫一个人对某件事永远沉默！我父亲对我这样说。其实上海档案局有案可查。可是在一九四五年，村里搬弄是非的人舌头下面能压死人呀！我父亲从来不对别人说这件事，现在我才懂得他是一种什么心情！因为现在我才体会到他的这种心情，我才把父亲关照我不要告诉别人的事说给你听！万富贵那双眼睛像匕首般地看着我，我不知什么缘故。

富贵（我仍然这样称呼他），你有话直说嘛！

他又取出一支烟，打亮了打火机，却未抽，我见他的双手抖索着，愤怒起来，冲着我吼道：现在村里不少人都说是我害死了桂花，是不是你在背后煽阴风点邪火？

请你不要凭白无辜地栽赃人。我竭力控制内心的反抗。

是草有根，是话有因，多少年了，还要我说？你是作不得^①我，起码是为了桂花。好了，桂花现在算你的女人了，她又升天了，你不痛恨我才怪呢！

你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反抗道。

你也算君子？伪君子罢。你还记得以前你在这堤岸上下过的赌？即使我死，也不会跟桂花结婚的！可现在你惟一的要求是要别人承认你是她的丈夫。你还算得个君子？

我一下哑口无言。晚潮汹涌着，越来越猛，在坝上溅起的水沫，撒在我的脸颊、唇边。我一时陷入难以申辩的困境，只有冷冷地对他笑笑，表达我心中的千言万语。

万富贵的话则像汹涌的浪头一阵又一阵向我扑来，他说道：你在嘲笑我吗？嘲笑我还想赢得她那份遗产？如果这样想我的人，都错了！错了！不管你信不信，我是真心爱着她的，与翠再婚的错误让我更看清楚，原来我心底里爱的只有像桂花那样的女人，我需要她……我想复婚，对桂花所作的一切表示，都被她误解了，误解了！误解了！……我反对她再婚，是真为她的身体着想，在她那么虚弱的时候，这种喜庆会断送她的性命的……不管是她要求的，还是你安排的，责任是在你的身上！你的身上！你心里明白她得病到去世的所有经过，你说吧，是我害死了她，还是你害死了她？……他向我泼完了心头的冤屈之水，用衣袖一抹泪水，抹了抹鼻涕，转身欲走，忽然又蜷回对我说：万富贵，翠以后不会被人议论了，我会把她调教成桂花那样，你看着吧！他深深地从肺腑的深处长叹一声，然后下了堤岸，消失在防护林的后面小道上了。

^① 方言。嫉恨的意思。

孤雁从我头顶掠过，留下一声搅人心肺的长鸣，他那番怒不可遏的话，让我痛苦万分。我照料桂花，可说是尽心尽力了，但往往总在她病发后；而她犯病有时却因为我的原因。难道是我断送了她的生命的吗？天啊，我应该怎样地生活着？我挚爱着她，同时又在折磨着她？难道我根本就不配当她的丈夫？她爱我，又恨我，难道这是一种最复杂最痛苦的感情，像石头那般阻塞了她的脑血管？她终于因为我，断送了她的生命和未竟的事业吗？不！决不是这样！然而，本来我并不配当她攀登高山的伴侣，她终因要在程途上拉着我，一起攀上峰顶而身心交瘁，用尽了最后的气力，那倒也是事实。我是多么地痛悔呀！呵，不幸往往总是落在那把每一件事看得那么认真，把每一件事做得那么完美的人身上。但世上果真有完美无缺的事吗？她似乎乐意这样去死，如同懦夫懒汉乐于无所作为而活一样。我后悔极了。这一切原本是可以不这样产生、发展、结局的。呵呵，如果让我重新活一次，我会选择这条道路吗？

那些天，万村都沉浸在悲哀中，人们默默地在等待八月十五桂花节的来到，那一天全村将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万村因为走了桂花，一下沉默了，连村里的狗也不再吠叫……在那沉闷的日子。我忽然接到一个电话，叫人惊震不已。村服装厂的销售科长萌芳从澳大利亚打来电话，说新产品绣花童装被澳商看好，要我定个数额。我站起身，感到一阵晕眩。以前一件新产品总要折腾两三年才能正式投产，有的搞了多年，最后也夭折了。现在几个月就成功了！

我赶忙走出服装厂的大门，亲自把这消息告诉老村长。在去村委会的路上，我不由得想起那天夜晚我从南京谈判回来，桂花对我的责备，我本以为她主观急躁，其实那却是对我生命的叩

问，灵魂的鞭鞑……秋风起，从天边刮起了一大片遮掩着半个天的云块，让我陡然间想起庄子笔下那云块似偌大的鹏鸟，庄子那苍老而庄重的声音回响在苍穹中，曰：适莽苍者，三餐而反，果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如？——蜩和鸠只准备三餐而返，最多飞上百里地，而鹏则不同，它要徙于天池，所以带了三月的粮食。哦哦，那块巨云的投影顿刻掠过了万村的大地腾空而起，宛若垂翅如云的大鹏鸟快速前行，我的心陡然间被震撼了，我几乎要飞翔起来、呼喊起来：桂花，我跟你去！……